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89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为亡灵弹奏

〔西班牙〕塞拉

（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李德明等译



鄭大

1-3

ISBN 7-5407-858-0/I·601

定价: 平　　装7.55元
彩盒精装13.15元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为亡灵弹奏

[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
(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李德明等译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为亡灵弹奏
〔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著
李德明　林一安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上海新华书店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25　插页6　字数332,000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800
ISBN 7-5407-0858-0/I·601
定价：平　装 7.55 元
彩盒精装 13.15 元



〔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1916－）

（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新时期有数的宏伟工程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序

刘硕良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的译介，不自今日始。早在二三十年代，一些获奖作家的作品就介绍到中国来了。我们久已熟知的文学名著，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布登勃洛克一家》等等，都是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代表作。不过，以往这些译介都没有特别着眼于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角度，甚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而且所介绍的数量有限，大部分获奖作家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知晓。

适应改革开放大潮推出的这套壮观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同以往的零散译介。它以系统介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为己任，凡是这个头号国际文学大奖的得主，都要尽量为之单独选出1卷，体裁不限，长短不拘；每卷均有译序和授奖词、答词、生平年表、著作目录，力求给读者提供一个能真实地反映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每一得主的风貌的较好版本。不仅过去译过的获奖作家的若干名著要适当选入本丛书，更要深入地介绍许多尚无译文、尚未在中国展露其庐山真面目的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即使过去已有译介的作品，收入本丛书后，译文作了更新或校订，并增加了前言、附录，其译介的深度和精确度也已胜越于旧译。

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有计划有系统地出版这么一套大

型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呢？当1982年丛书头4种问世时，就有人表示过怀疑。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丛书各卷的陆续推出，随着人们视野的逐步开阔，在经历过从简单否定到一味推崇两个极端之后，对诺贝尔文学奖持客观的有分析的科学态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套丛书的价值和作用也已为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和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确认了。但人们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直至现在，仍然有人不很理解："诺贝尔文学奖不是资产阶级的吗？不是带有地域和政治偏见的吗？为什么我们要以它为标准来划线呢？……"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丛书的出版意图，回答关心它的同志的疑问，趁丛书加快出版进度、力争两三年出齐90卷，并采用统一的封面设计，各卷逐步纳入新的外形框架的机会，增写了这篇总序，谈谈这套丛书的缘起和设想，以进一步和广大读者沟通，并就教于各地方家。

*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8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首次确定了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涉足外国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很快由两三家增加到几十家。1980年冬才挂牌的漓江出版社面对并起的群雄，面对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两家最具权威的老牌出版社，感到要在众山夹峙的缝隙中走出一条生路来，非另辟蹊径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推出了以《保尔和薇吉妮》、《白夜》、《巴黎的忧郁》开头的小开本"外国文学名著"系列，也正是基于要自成特色、要开拓新领域、要出一批名著而又少复以至不重复"人文"、"译文"足印的考虑，当郑克鲁和金子信两位先生1981年联合建议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时，我们很快就接受了。

不错，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文学奖的颁发往往会和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诺贝尔文学奖既生发于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常常导致人们对文艺作品及其评奖工作的认识上的歧异。大家看到，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的评选，物理奖、化学奖、医学奖的得主，一般都众望所归，极少异议，而文学奖就比较麻烦，不时会引

起这样那样的诘责和批评。是不是一有非议就证明评委们评错了呢?恐怕还不能这么看。文学作品的特性本来就容易使它人言言殊,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有比较统一的、公认的、可以量化的鉴评标准,加之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虽以张扬“理想主义”相要求,实际衡量和掌握时却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外人无从得知其内幕详情——即使是评委也不得透露近50年的有关档案,所以,在批评意见和评奖理由之间有时很难迳情直遂地作出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抛开这些因素不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主观上存在某种局限,有时囿于视野或偏见,以致较次要的作家获奖,更显要得多的作家却名落孙山的情况,是确实有过的。

以地域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到1991年止,中间有7年因战争未授奖,有4年每年授予2位作家,实际得奖作家共有88位(萨特未领奖)。他们分布在5大洲30个国家,而主要集中于欧美,其中法国12人,美国9人,英国8人,瑞典7人,德国6人,意大利5人,西班牙5人,俄苏4人,挪威、丹麦、波兰各3人,爱尔兰、瑞士、智利、希腊各2人,比利时、南斯拉夫、捷克、冰岛、芬兰、以色列、尼日利亚、埃及、南非、印度、日本、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墨西哥、澳大利亚等15国各1人。尽管评委会近几年第一次颁奖给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优秀作家,受到舆论的广泛好评,人们仍然觉得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杰出作家理应更早更多地进入获奖行列。就拿亚洲来说,获奖作家迄今仅有2位,而北欧却有12位,悬殊如此之大,无论就各该地区的文学状况或就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来说,都未必与实际相副。造成这种悬殊显然不单纯是亚洲文学翻译介绍少所能解释得通的。

以作家来说。一方面,托尔斯泰、博尔赫斯这样一些文学大师未能获奖,总使人不免有遗珠之感(受损害的决不会是这些大师本人),特别是拿他们和某些获奖作家的实际成就与历史作用相比较,更让人难以理解评奖的天平究竟是怎样倾斜的。另一方面,某些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作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流亡作家得奖,除了他们文学上的业绩外,明眼人都不难看出其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不然为什么不授给那些文学成就显然更高而思想比较进步或者比较持中的著名作家呢。

凡此种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陷和不足。其实,任何文

学奖的颁发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侧重角度，都受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制约，不可能十全十美、皆大欢喜。我们无意苛求诺贝尔文学奖，要它绝对公正，完美无缺；指出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只是要如实地对它加以评价，不盲目地把它看得至高无上，不唯“诺贝尔”马首是瞻，不患“诺贝尔情结”。对任何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奖作家作品在内，我们都应该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评判。盲目崇拜是最没有出息的。

明乎此，我们还要出版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想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奖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杰出作家，他们的优异产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许多举世公认的名家，如罗曼·罗兰、法朗士、莫里亚克、纪德、萨特、加缪、奥尼尔、福克纳、海明威、吉卜林、肖伯纳、叶芝、艾略特、贝凯特、托马斯·曼、黑塞、伯尔、肖洛霍夫、皮兰德娄、显克维奇、阿斯图里亚斯、聂鲁达、马尔克斯、帕斯、塞拉、拉格洛夫、汉姆生、泰戈尔、川端康成、索因卡、马哈福兹、戈迪默……荣膺了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使这项大奖当之无愧地拥有不凡的品位和隆盛的声誉。有些获奖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不算很大，但在其所在国或所在地区仍然占居重要的位置。至于有些作家获奖时呼声甚高；过后则影响减退，这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正常的。中外文学史上都有一些作家如彗星划过天空，不能把光亮久留人间，但这并不排斥他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又可能重新得到人们的发现和承认。文学现象纷繁多变，我们很难简单地从获奖者一时声名的盛衰来断定其当年获奖是否允当。

二、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本世纪以来国际上最重要、最持久、最有影响的文学现象之一，它对各国各民族众多作家的吸引力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即使从它有时授奖欠公而引起种种议论也能得证明—— 证明它为世人为文坛所普遍关注。对于这样一项大奖，这样一种幅射面宽广、渗透力深远的国际文学现象，世界各国都颇为重视，我们中国作为文学大国，理应对它有尽可能如实的客观的了解，理应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它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独到的评析，如果我们不系统出版其作品，又

有什么根据对它发出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呢!

三、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这个大奖和所有获奖者及其作品。如前所述,获奖的不见得完全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未获奖的并不因此而贬损其价值。我们组编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无非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潮流的促动下,从新的角度多开一扇窗口,对北京、上海已出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起一点补充配合的作用,丝毫没有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对外国文学作品划线的意思,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它来识鉴和取舍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了。即从漓江出版社来说,我们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其他外国文学名著和《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域外诗丛》等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尽管如此,作为新时期我国翻译界出版界一项有数的宏伟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仍以它新颖的角度、诱人的色彩,受到了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欢迎和关注,得到了社会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全国"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包括了这套丛书。在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1980—1990)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评奖中,这套丛书有3种——福克纳卷《我弥留之际》、莫里亚克卷《爱的荒漠》、阿斯图里亚斯卷《玉米人》同获一等奖,占一等奖图书总数19种的15%。许多作家赞扬和购藏这套丛书,一次邮寄数十元、上百元到书店、出版社成批购买的不在少数。历届全国书市和在香港主办的中国书展,都把这套书作为重点陈列的展品。新华社多次用中外文向国内外播发丛书出版消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文汇报、《读书》、《世界文学》、《中国翻译》等大报刊以及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多次介绍这套丛书。唐弢、李文俊、彭燕郊等知名作家都撰写过评论。丛书的影响甚至越过了国界,一些国外人士将这套丛书的发行,视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重视洋为中用、对诺贝尔文学奖持郑重态度的一个标志。瑞典诺贝尔图书馆收藏了丛书精装本,文学奖两位评委会见过丛书主编,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并专程访问了漓江出版社,瑞典驻华大使馆和瑞典有关机构还在提供版本等方面给予了友好的帮助。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瑞

典皇家学院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学。

*　　*　　*

出版大型丛书，通常会有一个庞大的编委会，而编委会真正起作用的未必很多。《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不仅在书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开拓，在书稿组织上也希望做点新的尝试：不重名而责实，一切以质量为依归，以实效为依归。

首先确定总的构想和框架：在研究的基础上翻译，翻译与研究相结合，力求使每一卷成为了解该作家的优良选本并起一定的向导作用。这个总目标主要是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的——

一、篇目：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绝大多数是表彰某一作家的整体创作而不特指其某部作品，译本选目必须从授奖词中提名赞扬的作品和史家公认的作品中挑选，首先侧重其代表性和影响力，保证选目的权威，同时适当顾及篇幅、可读、整体平衡和少与其他译本重复等因素。

二、译文：尽量从原语种较好的版本直接移译，即使是译者寥寥可数的小语种作品仍绝大部分译自第一原著。由于组稿困难，个别需要转译的，或采用原著者自己翻译或认可的译本，或设法以原书进行参校，力求忠于原文，接近原文。译作以新译为主，少数旧译在收入丛书时作了必要的校订。希望较多地保持丛书的新鲜感，并传留一部分已有定评的佳译。

三、前言：务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强调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融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只要言之有物，决不吝惜篇幅。福克纳卷的译序就长达4万余言，等于一本出色的福克纳导读或研究福克纳的入门小册子。

四、附录：尽量收齐授奖词、答词、重要访谈录和生平年表等有关配件，给读者提供较多的信息，提供据以作出自己评判的原始材料。这部分文字名为附录，实乃凤尾，读者对它的兴趣决不在正文之下，而且不可不读。

我们设想通过这些安排，在各卷有限的篇幅内扩充容量，提高质量，并共同形成特色，树立整体优势，不独使我国首次译介

的作家作品引人注目，即使我国介绍过的作家作品也能显示出新的翻译水平和出版水平，让购置了其他版本的读者仍然会对诺贝尔丛书中的新版本发生兴趣。

总的框架和构想确定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遴选和延请对获奖作家研究有素并能胜任译撰工作的专家来主持各卷译事：提出选目，组织翻译，撰写前言，辑录附件。这些工作有的由主持者一以贯之，有的则由他组织同道合力进行而最后总其成。实践证明，各卷主事人选准了，工作做到家了，整个丛书的质量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

值得庆幸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名气和中国知识分子赤诚的事业心使我们顺利地得到了语种齐全、实力强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及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等地许多专家的大力支持，先后共襄此一盛举的老中青优秀翻译工作者多达200余人。像董衡巽、冯亦代、赵少伟、吴劳译海明威，李文俊、陶洁译福克纳，巫宁坤译斯坦贝克，施咸荣译贝凯特，柳鸣九译萨特，罗新璋译纪德，桂裕芳译莫里亚克，林秀清译西蒙，高年生译伯尔，刘习良译阿斯图里亚斯，吕同六译皮兰德娄，力冈译肖洛霍夫，高慧勤译川端康成，李野光译埃利蒂斯，林洪亮译显克维奇，绿原译米沃什，文美惠译吉卜林，杨武能译海泽，郑克鲁译杜伽尔，郭宏安译加缪，章国锋译豪普特曼，王逢振译赛珍珠，吴岳添译法朗士，倪培耕译泰戈尔，邵殿生译索因卡，裘小龙译艾略特，刘星灿译赛费尔特，申慧辉译肖伯纳，黄梅译高尔斯华绥，石琴娥译拉格洛夫，李之义译海顿斯坦姆，林桦译延森，朱炯强译怀特，宋兆霖译贝娄，荒芜、汪义群译奥尼尔，潘庆舲译路易斯……都可说是恰当其人，有些人选甚至是国内再好不过的人选。他们长期研究所译的作家，熟悉其全部作品和风格，了解外界有关的评论，自然最有条件选准篇目、把握译文，也最有条件写出高水平的前言来。

* * *

丛书起初是分辑出版的，每辑各书在年代、国家、体裁上稍加搭配并有框架统一的封面，但辑与辑之间年代交叉，封面各异，读者保存和查找感到有些不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特邀著

名装帧设计家陶雪华女士统一进行整套丛书的设计，各卷封面统一，书脊上标明获奖年份，便于读者按年代先后排放。平、精装本均有前后环衬、作家肖像和丛书总序、总目，精装本还增加了彩印函套。过去已出的各卷，重印时将统一调整，个别卷为两位作家合出的也将单独分开。预计到1993年，如果还有两位作家获奖，丛书就将恰好排满90卷，以后新增1位增出1卷，《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这项系统工程也就大功告成并能不断增加活力了。

与丛书配合印行的还有正在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回顾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著作以及分类选本等。相信丛书出到八九十卷以至上百卷并有各类相关产品相继问世时，一座座华美的文学殿堂将吸引更多的读者一道跨入充满希望的21世纪的壮丽征程。

衷心感谢译者、读者和社内外同仁的携手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1991年12月26日

瑞雪天于桂林

·译本前言·

西班牙新小说的先驱

林一安

1942年，在西班牙内战后岑寂而压抑的文坛上，出现了一部篇幅不大、标题也不醒目的中篇小说：《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但是，人们在阅读之后，却不禁为作者的胆量暗暗吃惊。

小说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前后还加了重抄者（即发现和整理这部回忆录手稿的人）的说明，以期造成“真实效果”；其实，故事并不复杂：回忆录的作者即小说主人公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是西班牙一个乡村小镇的青年，他善良、淳朴，对未来满怀憧憬。但不幸的是，他的家是一个贫困、愚昧、落后的家庭。父亲年轻时是个走私犯，被判过刑，坐过牢，出狱后，意志消沉，终日狂喝滥饮，任意打骂妻儿，借以发泄。家人对他十分厌恶，但慑于他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一天，他狂犬病发作，家人积聚在心头的怨恨终于有了渲泄的机会：他们用暴力将他关进壁橱，把他活活折磨死了。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村妇，既愚昧无知，生性又剽悍粗野。面对丈夫的凌辱，她毫不示弱，总是以牙还牙，棍棒相迎。她对子女冷酷无情，从未施过母爱。她的小儿子智能低下，肢体残缺，是她与人私通的产物。当她的情夫狠踢这个小可怜虫时，她竟放声大笑，毫无怜悯之心。帕斯库亚尔从小也受到父母的虐待，享受不到人间

的温暖。他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好不容易结婚成家，可外出度蜜月时，他和妻子同骑的一头母马受了惊，导致婚前受孕的妻子小产。帕斯库亚尔在盛怒之下用刀捅死了母马。后来，他的妹妹和妻子遭到流氓埃斯蒂劳侮辱，他气愤已极，便与之决斗，将他活活踩死。帕斯库亚尔于是被判处二十八年徒刑。服刑期间，他表现良好，满心希望重新做人，后被减刑为三年，期满释放。谁知出狱后，他因不堪忍受恶毒的母亲的骚扰，终于用柴刀将这个给家人带来许多不幸和屈辱的泼妇杀死，从而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被处以绞刑。

这部小说的作者就是198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班牙著名作家卡米洛·何塞·塞拉。当时，他年仅26岁，只发表过一本诗集，题名为《踏着白日犹豫的光芒》(1935)，在西班牙文坛可以说是无名小卒。

可是，就是这位小青年的这样一本薄薄的小书，却在西班牙闹出了一场轩然大波！文学界反响巨大，一时间好评如潮，一致认为此书一扫内战后西班牙文坛沉闷而萧条的空气。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贡萨洛·索贝哈诺认为："《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的问世，一举证明了西班牙小说界蕴藏着巨大的新的活力，为复苏和重建西班牙现代小说奠下了第一块基石，同时也从根本上扭转了40年代西班牙读书界只注重外国翻译小说的兴趣。"① 而且，塞拉在这部中篇里表现的自然主义倾向，还被一些文学评论家称为"可怕主义"或"可怕现实主义"。这是因为，小说中除了有大量令人毛骨悚然的残忍行为描写之外，还有意扭曲人物的形象，有时甚至把人的行为和动物的行为等同起来，造成一种厌恶感，从而深化读者对这种行为的厌恶，进而憎恨形成这类行为的社会诱因。有的评论家指出，就

① 贡萨洛·索贝哈诺：《当代西班牙小说》(1975)，第33页。

美学意义和叙事艺术而言，《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一书也是对传统的有力挑战和成功背叛：它彻底变更了读者一味接受、叙述者无所不知、故事情节按部就班地发展、小说结构四平八稳等陈旧程式，为西班牙新小说的拓展开了风气之先。

当时，西班牙法西斯势力已夺取政权，正受到其御用文人的一片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肉麻吹捧和疯狂鼓噪，塞拉居然创作出这样一部揭露人间黑暗、唤起社会控诉的小说，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该书也立即遭到官方和教会的强烈指责，后来还被查禁。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这部作品表现了战后西班牙人民的幻灭和绝望，而它要告诉西班牙人民的是，西班牙社会内部沉积着一种愚昧落后的文化，这样的社会只会窒息人性，是造成现实罪恶和怨怨相报的冲突的真正祸根；而毫无人性的法西斯政权连同它那严密控制的书刊检查，更是扼杀人性乃至新生命的绞刑架和刽子手！

事情闹得天翻地覆，人们自然会把好奇的目光转向胆大包天的青年作家身上。人们这才搞清，这个年轻人全名为卡米洛·何塞·塞拉·特鲁洛克(Camilo José Cela Trulock)，1916年5月11日出生于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地区拉科鲁尼亚省帕德隆市伊里亚—弗拉维亚县，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兼有英国和意大利血统。

九岁时，塞拉随全家移居马德里。进入大学后，曾攻读法律、医学、哲学和文学。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塞拉中途辍学，离开马德里，参加佛朗哥的军队，当了一名士兵，胡里胡涂地替法西斯卖命。然而，血腥的无意义的杀戮和人性的扭曲强烈地震撼了他，使他醒悟。1939年内战结束后，他开始独立反省那场战争，认识战后的现实和理解人生。塞拉退役回到马德里后，为谋生计，曾当过小公务员、画匠、电影演员、斗

牛士，甚至柔道教练。广泛丰富的阅历为塞拉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厚实的素材。

长期内战后的西班牙，满目疮痍，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但在法西斯政权的文人墨客粉饰下（佛朗哥本人就带头写了一本为反革命内战歌功颂德的“小说”），广大民众受到蒙蔽和欺骗，一时不明真相。这时，塞拉毅然推出《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这样一部血淋淋揭示人性扭曲的作品。应该说，这同时也是作家在思想认识上觉醒的一个飞跃。作家深刻地告诉读者，原来秉性善良的人之所以沦为冷酷、凶残的杀人犯，走上绞刑架，乃是恶浊的社会环境使然。这才是灭绝天良的真正祸首元凶！

这部小说当然也有不少缺陷甚至失误，例如，作品中的一些自然主义或“可怕现实主义”的描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读者对西班牙社会现实的憎恨，从而激起一股颇有影响的社会抗议浪潮，但同时也造成了读者沉重的心理负担和消极的反感情绪，有些恐怖场面的描写过于直露，令人不忍卒读。另一方面，作品中有不少情节描写、人物的心理刻画乃至形象塑造都没能充分展开，因而显得简单、稚嫩甚至牵强，比起40年代即被国际文坛“重新确认”的一些拉丁美洲小说来，如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和《玉米人》、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似乎就稍逊一筹了。

然而，如果考虑到塞拉当时所处的艰难的社会环境以及他对西班牙战后小说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那么，认为他的这部中篇“开创了西班牙小说的新阶段”①，应该说不失为一种公允

① 马里亚诺·安托林·拉托：《圣卡米洛：文学巨星》，西班牙《变革16》杂志，1989年10月30日，第8页。

的评价。

1951年，塞拉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的重要长篇小说《蜂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不仅受到西班牙读者的广泛欢迎，而且还引起了最为苛刻的文学评论家的注意。

小说共分六章和一个尾声，描写的是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不久而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时的马德里下层社会。故事发生在1942年12月短短的三天里：青年诗人马丁失了业，生活无着，终日放荡不羁，无所事事，出入饭馆酒肆，打发日子。有一天，他在罗莎开的小咖啡馆里吃了东西而付不出钱，被老板娘当众逐出门外。小说以此为线索，围绕着活动在小咖啡馆周围的三百余名各色人物展开，其中有工人、职员、医生、警察、小贩、妓女、流氓、跑堂的、放债的、巡夜的、擦皮鞋的……三教九流，纷繁复杂。小说最后以妓女马戈特被人在厕所里勒死，警察准备传讯马丁作为结束。

小说不仅隐喻这家咖啡馆活像一个营营不息地骚动着的蜂房，战后西班牙普通百姓整日为生活忙碌奔波，仿佛一只只疲于奔命的蜜蜂，饱受贫困、饥饿、绝望、空虚等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而且还通过描写这些芸芸众生之间只知金钱和情欲而不知其他的冷漠关系，刻画出他们孤独、隔阂的心态，暗示他们好像被禁锢在一个个六角形的蜡巢里，坐以待毙。

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安赫尔·巴桑塔认为，除了深刻的社会意义外，《蜂房》一书在写作技巧上“也不愧为西班牙小说中最为杰出的作品”，“开创了西班牙小说的新时代”①。

综观全书，这部小说在艺术手法上有四大特点。一是客观主义的描写。塞拉本人承认，“我的这本小说……是按照生活

① 安·巴桑塔：《西班牙小说四十年》(1979)，第12页。

的本来面貌，准确地一步一步地加以描写的。”①因此，无论叙事写人，还是状物绘景，都由一个客观的叙述者客观地、不加议论地从客观的角度进行客观的镜头摄取或笔头记录，然后加以播发或报道。可以看出，作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希图完善他在《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中尚嫌稚嫩的笔锋，促成艺术上更为完善的“真实效应”。然而，笔者认为，书中对于众多人物的介绍，仍然存在着某些电影说明书或履历表式描写的痕迹，作家似乎没有完全摆脱过去那种“简单”的窠臼。

二是“摄影机眼”的引进。“摄影机眼”是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首先倡导运用的。他在他的许多作品里，特别是在192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曼哈顿中转站》中采用了这种写作手法。根据这种技法，作家仿佛长了一双电影摄影机一般的眼睛，对他笔下的人物，可以运用全景、远景、近景、特写、融入、切入、闪回等多种影视手段来加以刻画描绘，因而灵活生动，效果真实。许多文学评论家认为，塞拉显然深受多斯·帕索斯的影响，在《蜂房》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技法。但也有人认为，塞拉只是模仿，并无任何创新。

三是集体主角的巧妙运用。全书合中文仅20万字，但出场人物却有346位之多。这些人物基本上可以说只有上场先后之别，而无主次之分。巴桑塔认为，这些众多的人物都极其重要，都可胜任主角，因而可称为“集体主角”。这是塞拉十分大胆的、在西班牙战后文坛不失为一种独创的尝试。如果没有驾驭文字、刻画人物的深厚功力和准确把握，作家是绝不会贸然行事的。在塞拉笔下，这浩浩荡荡的各色人物性格各异，形象鲜明，血肉丰满。有的人物，作家虽没有用浓墨重彩，但寥寥数

---

① 塞拉：《蜂房》，中文版，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

笔，便活脱脱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形象来。

四是时空的转换和压缩。全书的情节并不一一按时间和场景的顺序排列，作家往往采用倒叙、跳叙以及同步、并置等一系列新颖的时空描写手段处理，因而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效果，同时也增强了读者的参与意识。

《蜂房》显然又是一部对社会的控诉书，因此未出版就遭到当局查禁，不得不在阿根廷出版。直到1962年，才获准在西班牙本土发行。然而作家却因此声名大振，进一步奠定了他在西班牙文学界的重要地位。1982年，此书由西班牙著名电影导演卡穆斯搬上银幕，作家重操旧业，在影片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塞拉于是举国闻名。

1983年9月，塞拉另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为亡灵弹奏玛祖卡》问世，作家由于这部作品而获得1984年设立的西班牙全国文学奖。塞拉通过西班牙内战期间一桩谋杀案及其复仇事件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加利西亚山区居民的生活及其政治倾向。作家巧妙地运用了加利西亚方言，把西班牙西北部这一地区的民俗风情描摹得淋漓尽致，充溢着浓郁的地方色彩。

故事围绕着加利西亚一偏远山区的两大家族派系展开。古欣德家族世代居住此地，因血缘相近，后代长相古怪：两排稀松的牙齿配上一张长长的马脸。但他们彼此和睦团结，友善相处，其中大多数人以种田、打猎、捕鱼为生。另一些居民是从外省迁来的卡罗波人，他们长相也很特别：额头上都有一块猪皮样的印记，犹如工厂产品的商标或者坏人标签。他们从事的是“坐着干活”的行当，如修鞋匠、裁缝、药材店伙计等等。

内战烽烟四起，波及加利西亚。原来就有宿怨的古欣德人和卡罗波人关系日趋紧张。卡罗波人法比安·明盖拉认为铲除对头的机会来了。他的死敌是古欣德人巴尔多梅罗。这小伙子

胆识过人，勇猛异常。最令人惊异的是他前额上生有一块会变色的星形斑痕，有时它会发出红色光芒，有时变成晶莹透明的黄玉，有时仿佛玲珑剔透的翡翠，有时又宛若洁白无瑕的钻石……由于巴尔多梅罗的孔武英勇和神奇色彩，他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威望。法比安对他又恨又怕，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法比安纠集一帮歹徒，将巴尔多梅罗父子抓获，残害致死。消息传到在帕罗恰妓院拉手风琴谋生的盲乐师高登西奥耳里，他第一次弹奏起玛祖卡舞曲，为姐夫和外甥哀悼。三年后，古欣德人举行家族会议，决定由巴尔多梅罗的二弟塔尼斯执行报仇决定。塔尼斯武艺高强，皮肤长得跟钢铁一般坚硬。他接受命令后便伺机行事。一天，他带上两条训练有素的大狼狗，找到了正在河边喝水的法比安。狼犬猛扑上去，咬住要害，法比安一命归阴。高登西奥获悉后，第二次奏起了玛祖卡舞曲，乐声通宵达旦。

这部长篇小说，是塞拉文学创作"革新意识"相当全面的展示。西班牙著名文学评论家鲍尔·伊列在论述塞拉的文学创作时概括道："塞拉多产，但不重复自己；他多变，但每变均有开创。"①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为亡灵弹奏玛祖卡》。

这部小说并不分章，为保持故事的连贯和完整，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只是最后附了一份法医解剖法比安尸体的验尸报告。西班牙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这部小说是塞拉晚年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可以列为西班牙当代小说的经典作品。

确实，这部别具一格的小说具有更为深邃的思想内涵。作家向读者展示的绝不仅仅是血肉模糊的尸体，凶狠野蛮的残忍行为，报仇雪恨的杀戮场面，从而造成人们胆战心惊的"可怕

① 西班牙《国家报》，1989年11月3日。

主义”感觉；作家也决不是企图借助一些肆无忌惮的打情骂俏，粗俗村野的情爱镜头，激起人们的感官冲动。我们从作品中可以明显地体味到，作家强烈地谴责这种迷信、粗野而毫无理智的鲁莽行为。他所探讨的乃是人类的前途。他力图揭示在封闭、愚昧、落后、与世隔绝的社会环境里，在内战狼烟蔓延的阴影下，西班牙民众的生存状态。作家认为，西班牙人犹如一头伤痕斑斑的、被猎叉紧紧卡住脖子的野兽在进行绝望的挣扎。这无疑又是一幅触目惊心的悲惨图景！

囿于阶级局限，塞拉显然没有能够对内战作出公正与正确的解释，但是他对由此而引起的西班牙民众人性的扭曲感到深切的忧虑，对西班牙的前途满怀憧憬而又惴惴不安，他甚至还公开谴责佛朗哥的行政机构，骂它是“蛀虫”、“猛于山间野兽”……我们不难看到，在塞拉的胸膛内，跳动着一颗祝福西班牙、祝福人类的善良心灵！

在写作技巧上，塞拉除了保持他原有的风格和特色之外，还作了许多新的尝试和探索。

在人物的刻画上，他适当地运用了盛行于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给作品蒙上了一层神奇色彩，例如写卡罗波人额头上长有一块猪皮样的印记，古欣德人巴尔多梅罗额头上生有一块会变出各种鲜艳色彩的星形斑痕……这完全改变了塞拉在他过去的小说中常用的客观描摹的手法，而多少糅进了作家的主观色彩，因为对卡罗波人流露出厌恶的情绪，而对巴尔多梅罗则倾注了钦佩和同情，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为亡灵弹奏玛祖卡》中，象征主义手法运用得比较成功的当首推贯穿全书始终的关于雨的描写。那是一种牛毛细雨，它连绵不断，无始无终，下得人们失去了耐心，甚至失去了脾性，使得人无可奈何，逆来顺受，完全“磨”没了棱角，变得混

混沌沌，碌碌无为……作家在这里岂不是向读者暗示，在长期落后、愚昧、封闭的社会禁锢下人性扭曲的缘由？作家在这里岂不是告诫人们，生活在这样恶浊的环境里，不但不能自我拯救，不能自拔，反而会自取灭亡，越陷越深？

积极参与作品中人物的活动，是塞拉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作家在网罗人事、编织情节时，往往亲临其间，成为众多人物中的一个角色。但是，作家的出场，常常是有目的性、选择性的，塞拉显然愿意和他笔下倾注同情的人物往来。这点，在《为亡灵弹奏玛祖卡》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塞拉在这部作品中被人们视为可信赖的人物，所以，巴尔多梅罗的母亲阿德加一有机会便与他对话，吐露心事，倾诉不幸。在以往的小说中，作家用第一人称笔法把自己融入角色的例子，似乎并不少见；然而像塞拉这样在客观的描写中揉进自己的写法，倒还不多见。

总之，这是一部手法细腻、剪裁适当的作品，当然，小说中仍然有些许履历表式的人物介绍和不太必要的性描写，但这毕竟只是瑕不掩瑜的弱点，相信读者自会有公允的评价。

塞拉的其他中长篇小说还有：《憩阁疗养院》(1943),《小癞子新传》(1944),《考德威尔太太和儿子谈心》(1953),《圣卡米洛，1936》(1969),《寻找阴暗面的职业，5》(1973)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圣卡米洛，1936》。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对西班牙内战的反思。故事集中于1936年7月18日前后展开。作家运用主人公的长篇内心独白，即故事叙述者面对镜中的我，以第二人称“你”向自己发问，追究谁是挑起这场内战亦即所谓“杀戮”的肇事者。作家对内战进行一定程度的谴责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他得出的结论却是：“……所有的人……我们都是内战责任的承担者。”而且，他在小说的题辞中竟把进步人士与

法西斯分子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应对内战负责，则实在是不分青红皂白了。这不能不说是塞拉在思想认识上的一大倒退。

但是，不管怎么说，中长篇小说毕竟是塞拉文学创作领域中的一个强项，其特点就是革新意识强烈，多变而又有所开创。

塞拉还著有《飘过的那几朵云彩》(1945)、《风磨》(1955)、《十一个有关足球的故事》(1963)等多部短篇小说集。这些短篇描述了西班牙战后"饥饿的年代"里首都马德里的小市民生活，除了揭露小市民的庸俗、狭隘、投机和彼此之间的争斗之外，还写出了他们在艰难时仗义相助的热肠；此外，还可以欣赏到塞拉笔下的人物在窘境中开善意玩笑的西班牙式幽默，亦即西班牙人苦中求乐的开朗性格。但是，他的大多数短篇写得过于冗长重复，不够洗练，比起同样也是用西班牙文写作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短篇精品来，似乎就显得逊色了。

通观塞拉的文学创作，可以认为，他的风格是在西班牙古老文学传统中融合了旷达豪放的笔法以及激情和责任。1989年10月19日，瑞典文学院在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塞拉时说，这是"由于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情节生动而富有诗意"，"他以风格多样、语言精炼的散文作品含蓄地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们"，"他是西班牙战后年代里，在西班牙文学革新方面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消息传开，西班牙举国欢腾。首相冈萨雷斯当晚即致电塞拉祝贺，并决定安排一个星期的时间让人们吹风笛、放烟火、纵情歌舞。然而在国际文坛，却众说纷纭。哥伦比亚作家梅塞德斯·卡兰萨认为："塞拉不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他最多不过是西班牙文学长期贫乏和普遍平庸时期的突出代表①。"就

① 西班牙《变革16》杂志，1989年10月30日，第23页。

连塞拉的同胞、著名诗人拉斐尔·阿尔贝蒂也颇有微词，他不客气地说："别人更配得奖①。"阿尔贝蒂所谓的别人，是指墨西哥的著名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这位"当今世界健在的最伟大的诗人"果然被阿尔贝蒂言中，于1990年获奖了），还有西班牙著名女作家、诗人罗莎·查塞尔。此说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即使在西班牙语国家即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里，塞拉似乎也并非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据西班牙语文学界的普遍看法，他的名字要远远排在墨西哥的帕斯和富恩特斯、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乌拉圭的奥内蒂、阿根廷的萨巴托、智利的多诺索等著名作家之后，更不消说在欧洲、美国和巴西（用葡萄牙语），还有一大批咄咄逼人的角逐者，如英国的格林和奈保尔，德国的格拉斯，意大利的莫拉维亚，捷克的昆德拉，美国的阿瑟·米勒和欧茨，巴西的亚马多了。

塞拉本人在获知自己得奖后平静而谦逊地说："我认为，一切把全部生命投入文学事业而毫不计较任何形式的名利的作家都可以享受这一殊荣。这次轮到了我，我感到十分荣幸，但更感到责任重大②。"

确实，无论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还是它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技巧，比起国际知名的许多文学大师来，塞拉也许并不是一名强者，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常常不是对所有作家的公正裁判，更不是最后的评价，它不过是世界文坛众多文学奖当中一项影响较大的荣誉。人们如果达到了这一共识，自然就不会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统统奉为至神至尊的泰斗了。

不过，即便塞拉没有获得此项殊荣，只要认真考察塞拉的生平和他的文学创作，就应该公允地承认，他毕竟是一位严肃

① 西班牙《变革16》杂志，1989年10月30日，第22页。

② 西班牙《国家报》，1989年10月21日。

的作家，而且在西班牙，他的确是排名第一位的小说家，并且公认是继塞万提斯之后作品被人们读得最多的一位作家。西班牙文学界赞誉他复苏和重建了西班牙文学，是西班牙新小说的先驱，开辟了一代文风，也并非完全是溢美之词。塞拉本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表示，他决不会改变他的充满激情和责任的创作风格。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不仅是一种性格，一种信心，更是一种职责。

目　录

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

屠孟超　徐尚志　魏　民译

重抄者注

我以为，现在是将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的回忆录付印的时候了。如将它早点付印，未免失之过急。我并不想将它的准备工作做得太快，因为每件事该快该慢，都有它自身的需要，就连纠正手稿上的一个错别字也是如此。草草了事，决无好处。如将回忆录付印期往后拖延，也无理由。作品一旦完成，就该公之于众。

下面我所重抄的这些章节，是我于1939年夏天在阿尔门德拉莱霍的一家药店里发现的（当时也不知是哪一位无知的人将它放在那里）。从那时起，我就将它们渐次整理、抄录，以作消遣；因为原稿字迹潦草，页次颠倒，并缺乏页码，都几乎难以看懂。

我想开宗明义声明一点，我奉献在好奇的读者面前的这部作品，除了重抄之功外，并不属于我本人，就连一个重音符号我也没有加以改动、增添，因为我要尊重原作的文风。我只是对作品中某些过于刺眼的段落，用剪刀将它们剪去，去粗存精。

这样一来，必然会使读者看不到某些细节了。不过，没有这些细节丝毫也不影响作品的价值，却可以避免让读者读到一些过于刺眼的东西。这些东西(我再重复一遍)还是去掉为好。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个典型人物，这也许是我将作品公之于众的唯一的理由。不过，这个典型不值得我们学习，而是应引以为鉴。在这种人面前，人们会这样说：

“你看他干了些什么呀！他干的事与他应该干的背道而驰。”

我们还是让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自己来说吧。正是他，有许多有趣的事要跟我们谈呢。

寄原稿时的一封信

(寄给堂华金·巴雷拉·洛佩斯)

尊敬的先生：

随信寄上回忆录一份。信与回忆录均较冗长，望原谅。由于堂赫苏斯·冈萨雷斯·德拉里瓦的众多朋友中，我只对您还保留着记忆，我只好将它寄给您，以便脱手。我只要一想起这回忆录来，就感到心痛如绞。为了避免在我伤心的时候(最近，上帝不时地让我陷于这样的境地)，将它弃之一边，也为了不让某些人效法我(我已认清我的行为，但为时已晚)，还是寄给您为好。

下面，我再作一点声明。毋庸讳言，往事已不堪回首。但我之所以当众剖白，不是为了忏悔，而是倾诉一下我的衷肠，就回忆所及谈谈我的一生。我的记忆力一向较差，我知道，我

很可能早已将许多甚至很有趣的往事弃诸脑后。但即使如此，那永难在我脑海中消失的一部分记忆，我仍将使之跃然纸上。至于那些一回忆起来就会叫人心痛如绞的往事，我宁可不去叙述，将它们一忘了事。开始写回忆录的时候，我已充分意识到，我一生中（上帝已决定让我早日归天）有些事情是无法加以叙述的，这使我思之良久。我可以向您发誓，在我有限的余生中，我不止一次想搁笔不写，特别是当我的智力已无法让我结束回忆录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最好还是信笔而书，写到哪里，就到哪里。我确实是这样做的。我废话连篇地写了这上百页的文字后，已感到厌倦，决定永远停笔，让您通过想象来补足我尚未谈及的余生。我想这对您来说，不难办到。我已被囚于死牢，除了度过那十分短促的余生外，肯定已不会再发生什么耸人听闻的大事了。

当我开始写我寄给您的这部回忆录时，有一个想法压抑在我的心头，就是说，已经有人知道我的回忆录只能写到何处。如果我不能很好地估计时间，则会半途而废。对于这种事先已对我的行为早已作了预谋的情况，我感到怒火中烧。但今天，我这样一个濒于死亡的人，也只好安于命运了。但愿上帝原谅我吧。

一旦将我的所作所为加以叙述后，我感到一阵轻松，有时甚至在良心上也不那么负疚了。

我相信，有些话我不说你也能领会，因为这些话我自己也说不清。我走入了歧途，现在实在感到痛心。可我这一生已不再请求上帝原谅了。为什么要请求原谅呢？该对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样兴许会更好，因为要不这么办，我很可能又会走回头路。我也不想再请求宽恕了，因为生活教给我的东西太坏了，而我对这些坏东西的抵御能力又实在太差。就让一切像

天书中所写的那样行事吧。

堂华金先生，在您收到这一包稿纸的同时，请接受我对您表示的歉意，原谅我打扰了您，就像打扰了堂赫苏斯先生本人一样。

即颂

台安

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

于梅里达

堂华金·巴雷拉·洛佩斯因无后嗣，临终时，立一遗嘱，将他的财产赠予替他料理过家务的修女。下面是他写的遗嘱中的一条：

第四条： 在我写字台抽屉内用细麻绳捆扎、上面用红铅笔写着“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的那一纸卷，应立即焚毁，不准拆阅，因为它有伤风化。然而，如果上天有旨，上述纸卷在未来的十八个月中未遭火焚，亦未经坏人篡改，那么，纸卷的持有者即可将它据为已有，毋需销毁，并可按自己的意愿(如果与我的意愿不相违背的话)对它进行处置。

……

1937年5月11日

病危之际立于梅里达

一

先生，我并不是坏人，虽说有多种原由使我成为这样的人。

世人种种，但在十月临盆时，都是同样一副皮肉。只是长大成人后，我们却像黄蜡一般，任从命运的摆布、捏弄。人生道路各异，但最后却得到同一个归宿：死亡。有人红运当头，走上繁花似锦的大道；有人则一生坎坷，前程荆棘丛生；有人得到命运的青睐，面对幸福的生活，发出天真的微笑；有人则在平原烈日的烤炙下，紧皱眉头，像野兽一般在人生道路上挣扎。有人喜欢搽胭脂，抹香粉，乔装打扮；也有人喜欢文身以装饰自己，给自己留下永久的标记。这一切该有多大的差异。

我已出世多年，至少已度过了五十五个寒暑。老家在巴达霍斯省的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小镇上。这小镇离阿尔门德拉莱霍约有十公里之遥。它俯伏在一条平坦的、漫长的公路边。这条公路长得就像死囚犯打发饥肠辘辘的时日那样无边无际。对于这一点，先生，您是难以想象的。

这个小镇气候炎热，阳光充足，盛产橄榄与猪猡(请原谅)。房屋外墙都涂成白色。直到今天，每当回忆起这些房子，我仍感到白光耀眼。镇上有一个广场，全用青砖铺地。广场中间有一个美丽的三眼喷泉，早在我离镇的几年前，喷泉口已停止喷水。但喷泉上的装饰，我们都认为十分雅致。喷泉顶上有个赤身露体的孩子塑像。他身边还有一只像海贝壳那样呈波浪形的浴盆。市政厅就在广场边。那是一幢高大的像香烟盒似的方形建筑物。中间是一座钟楼，内有一只像面饼一样白的大时钟，时针总是停留在9点上，好像镇上的人已不需要它报时，只拿它作为装饰品了。毋庸细言，镇上的人家有贫有富。和别处一样，贫困人家总是占多数。其中有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那是属于堂赫苏斯的。瓷砖铺地的门厅，摆设着各色盆景，看来叫人赏心悦目。堂赫苏斯是个惜花如命的人。他吩咐他家的女佣人，要好生照看天竺葵、天芥菜、棕榈、薄荷等各种花草，就像对

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那老妇人整天握着一把小铲，忙这忙那，像慈母似的浇灌花草。毋庸置疑，那些花草也是感激万分。您看它们长得多么枝叶繁茂，青翠欲滴。堂赫苏斯的家也在广场边。这位挥金如土的大财主，除了上面说的惜花如命这一点与众不同外，还有一点叫人难以理解，那就是他家房子的正面不如人家房子美观。他家房子正面色彩平淡无奇，砌墙的砖石未加任何粉刷。而在当时，连最穷苦人家的外墙也是经过粉刷的。他这样做不无目的。门厅上有两块形状奇异的石头，据说贵重得很。每块石头的一端像古代武士的头颅，还有枕头和羽饰。这两块石头一块朝东，一块朝西，仿佛各自把守一方，监视着房子两边的行动。广场的后面，即堂赫苏斯之家所在的那一边，是一座教堂。石砌的钟楼内挂着一只大钟，钟声怪异得难以言传，至今仍萦回在我的记忆中，就像在这附近的街角回响。这钟楼的尖顶和装有时钟的那座钟楼的尖顶一样高。每当盛夏，白鹳来临时，它们能辨别出前一年夏天是在哪一座钟楼里做过窝的。那只跛足的白鹳，就是在教堂的那座钟楼里做过窝的。在它年幼之时，被雀鹰所扰，惊得从窝里摔了下来，但它又挣扎着活了两个冬天。

我家是在镇外，离镇上最靠外的那一排房子大约还有两百来步路。房子很狭小，是一所平房，倒和我家地位十分相称。由于我对它怀有亲切之情，有一阵子我还以此为荣呢。其实，家里能看得上眼的就只有那间厨房，一进门就能看见，总是十分整洁，粉刷得雪白。地面虽然是泥地，但十分结实，还用鹅卵石铺成各种图案，堪与那些现代化的用瓷砖铺的厨房地面相媲美。炉灶大而洁净，玻璃罩周围放置着餐具架，上面放着装饰用的瓷器，漆成蓝色的瓦罐，还有蓝色和桔黄色的盘子。有的盘子一面涂上了釉彩；有的则只画着一朵花、一条鱼；也有

的盘子刻着人名。四周墙上悬挂着这样几件东西：一幅美丽的挂历，上面是一位少女，坐在船上，摇着扇子。挂历下面好像是用银粉书写了这样一行字："莫德斯托·罗德里格斯，洋货商，于梅里达"；一张身穿闪闪发光的服装的"草编工人"的照片；还有三四张照片，有的很小，有的大小一般，也不知是什么人的。我老是看到它们放在那里，但从来没有想起问问那是谁的。

墙上还挂着一只钟。这只钟已不值分文，因为它老是走走停停，毫无用处。此外，还有一个长毛绒制的针插，上面插着几根别针，别针头上镶嵌着彩色玻璃。厨房里的家具又少又简陋：三把椅子，其中一把相当精致，靠背和四条椅腿用弯木制成，椅垫是用藤条编织的；一张带有抽屉的松木桌子，与椅子相比，显得矮了一点，但是倒能物尽其用。人们待在厨房里倒十分适意。入夏时，我们就不生火。每当黄昏来临，我们就打开厨房门，坐在灶上的石头上，十分凉爽。到了冬天，坐在炭火边十分暖和。那炭火只要稍加照料，添点干柴，就能终夜不灭。借助炭火发出的微光，注视着墙上的人影，倒也饶有兴味。那人影来回走动，有时缓步慢行，有时雀跃嬉戏，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人影就害怕。就是现在，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感到不寒而栗。

除了厨房外，家里其余陈设都庸俗不堪，不值一提。我们还有两间卧室。之所以称它们为卧室，是因为有人栖宿其中，别无其它理由。另外，还有一个马厩。现在我常常想，这样一间空荡荡的、四壁透风的草房怎么能称得上是马厩呢？我妻子和我就寝于其中一间卧室，另外一间，由我的双亲占用，一直到不知是上帝还是魔鬼将他们带走时为止。尔后，这间房子几乎一直空着。起初是因为无人占用，后来有人想用房子，但只

想用厨房，因为它既明净，又暖和。我妹妹回家时总是睡在厨房里。后来，当我有了孩子后，这小家伙一离开母亲，也总往那里跑。说真的，这两间房子确实不很洁净，建造得也不好，不过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它们还可以住人，这是最主要的。它既能挡住圣诞节时乌云密布的寒天风雪，也能帮我们躲过8月圣母节时令人窒息的酷暑。

可是，那马厩却十分糟糕。它非常阴暗，墙上还散发出死牲口的臭味。马是从悬崖上跌下来摔死的。每年5月，牲口就为乌鸦们提供它们爱吃的腐肉。

说来也怪，也可能因为我当时年幼，只要有人不让我闻那种气味，我就难过得很。记得有一次，我被征入伍，步行去首都。走了整整一天，一路上闻不到这种气味，就只好像猎犬一样嗅闻空气。晚上在客栈里睡觉时，我就闻我那条灯芯绒裤子。这样一闻，全身的血就暖和起来了……我把枕头推到一边，把脑袋枕在折叠起来的裤子上睡着了。那一夜我睡得特别香。

在马厩里养着一条遍体鳞伤、骨瘦如柴的小毛驴，它帮助我们耕作。如果光景好一些（说实在话，这种情况也不常有），畜栏里就还有一对猪猡（请原谅），有时是三只。我家的屋后还有一块不很大的空地，倒也很有用处。那里有一口水井，后来我不得不将它填平，因为井里的水十分肮脏。

在空地后面，有一条小溪。溪水有时半干，可从来没有满过。水很脏，像成群结队的吉卜赛人路过时一样发出臭味。在小溪里我们有时可以钓到几条漂亮的小鳗鱼。为了消磨时间，下午我常常去钓鱼。我女人倒也十分风趣。她说那些鳗鱼长得和堂赫苏斯一样肥，因为它们吃的东西和他一样，只是晚一天罢了①。

① 指鳗鱼以人粪为食。

我一钓起鱼来，时间就悄悄地从我身边溜走。当我收拾鱼具时，天总是黑了，远处的阿尔门德拉莱霍已经开始亮起万家灯火了。这城市就像一只又矮又胖的乌龟，又像一条蜷伏在地上不肯离开的巨蟒。城中的居民们肯定不知道我在那里钓鱼，也不知道我此时此刻正在注视那万家灯火如何点燃起来，甚至我还想象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谈论着我想到的事情，议论着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城里人总是不了解真情，他们常常连一个只离他们十公里远的平原上的乡下人在对他们胡思乱想也不知道。这个乡下人一边收拾他的钓竿，一边从地上提起他那只藤篮，里面有六七条鳗鱼……

可是，我总认为钓鱼不是男子汉消遣的好办法。因此，我把闲暇的时间更多地花在狩猎上。在小镇上，人们都说我不是个坏猎手。要不是因为谦虚，我可以坦率地说，他们说对了。我有一只小猎狗，名叫奇斯巴，样子长得不好看，又爱撒野性子，可是很听我的话。我和它常常在上午去查尔卡。这地方离小镇有七八公里，在与葡萄牙交界的国境线一边。每次我们都从未空手回家。在回家的路上，那母狗总是在我前头，并且总是在十字路口等我。那里有一块圆而扁平的石头，像一把矮椅子。我对它一直像对任何人一样留有美好的记忆。这块石头很宽阔，中间略往下凹，坐在上面，屁股(请原谅)有点往下陷，舒服得真不愿意离开它。我经常久久地坐在十字路口的这块石头上，吹着口哨，猎枪放在两腿中间，吸着烟头，两眼东张西望，有什么看什么。小母狗就在我面前，坐在它那两条后腿上，歪着脑袋，睁着两只挺有精神的栗色眼睛注视我。我对它说话，它就竖起耳朵，似乎在使劲地听，以便更好地懂得我的意思；我不说话时，它就利用这个机会跟在蚱蜢的后面奔跑起来：有时则只改换一下坐的姿势。每当我离开这块石头上路时，不知

何缘故，我总要回过头来看看它，好像是在向它告别。有一天我走时，心里是如此的难过，以致不得不折回身去，重新坐在那块石头上，母狗也重又坐到我面前，注视着我。这时，我才发觉，它的眼神就像忏悔者的眼睛一样，又冷漠又尖利，正像有人说的，那是黄鼠狼的眼神。我不禁全身为之一震，好像有一股电流，流经全身，通过双臂，流出体外。烟头熄灭了。我慢慢地抚摸着夹在两腿之间的单管猎枪。那母狗继续专注地看着我，好像从来没见过我似的。它好像每时每刻都会怪罪我，说我干了什么坏事。它的眼神使我动脉里的血液沸腾起来，使我身不由己。当时天气炎热，热得可怕，我的双眼被那畜生像钉子一样的视线刺激得眯缝起来……

我拿起猎枪，进行射击；我装上枪弹，继续射击。母狗那发黑的粘乎乎的血在泥地上缓缓地流淌。

二

我小时候留下的记忆都不是美好的。我父亲叫埃斯特万·杜阿尔特·迪尼斯，是葡萄牙人。我幼年时，他已是四十开外的人了。他身高体胖，像座大山；皮肤黝黑，又黑又浓的胡髭向两边耷拉着。据说他年轻时胡子的两边是往上翘的。可自从进了监狱后，他的模样就没有过去那样神气了，胡髭变软了。看样子得这样一直耷拉到进坟墓。我对他十分尊敬，也挺怕他。每次能躲开就尽量躲开他，竭力不同他照面。他生性粗鲁，脾气暴躁，他说什么，别人就得干什么，谁也不能说个不字。我对这种怪脾气的经验是：只有顺着他才行。他生起气来（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往往不该生气时他也生气），就揍妈妈，也揍我。

常常为一点小事就用大棒打我们。我妈妈经常以牙还牙，拿大棒回敬他，想用这种办法改掉他的坏脾气。可我由于年幼，只好逆来顺受。像我这样年幼的皮细肉嫩的孩子怎能奈何得了他！

我从来也不敢问我妈妈，父亲为什么被捕入狱，也不敢问他自己。因为我想还是不要“狗捉耗子，多管闲事”为妙。就是这样，“闲事”也够多的了。其实此事也用不着去打听，镇上总不免会有一些“好心人”，特别是像我们那个人口稀少的小村镇，总有人会来跟我把事情的原委道个端详。原来他是因走私而被关押起来的。看来他干这一行干了好多年。但俗语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又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一天，在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俗语说，“大意出纰漏”），缉私队员们对他跟踪，发现了他的走私物品，就把他投入了监狱。这大概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因为我对此毫无印象。兴许那时我还没有出世呢。

我妈妈和我父亲正好相反，身体不胖，但个儿很高，又细又长。从外表看，身子骨不硬朗。脸色发青，两颊内陷。整个模样看起来就像个痨病鬼，要不，也和痨病鬼相去不远。她也是生就的火爆性格，脾气坏得不能再坏，说出来的话难听得连上帝都不会原谅她。成天价骂骂咧咧，为一点小事就出言不逊，不堪入耳。她终年穿着一身丧服，特别忌水。打我懂事那天算起，我只见到她洗过一次澡。那一次我父亲叫她醉鬼，她好像是为了向他表示她并不怕水，才这么做的。相反，一见到酒她就眉开眼笑。家里有几个小钱，她就拿去买酒。要不就到处找她丈夫的背心，让我去酒店替她打酒。那酒瓶总是藏在床下，不让我父亲发现。她嘴唇两角长着灰白色的胡须，头上长着一头乱蓬蓬的不听话的头发，头顶上挽着一个很大的发髻。嘴巴

的四周有几块疤痕，也可以说是几个印记，红红的，不很大，像是给霰弹击中过似的。我认为那是她年轻时患过的恶性淋巴腺炎给她留下的标记。有时，夏季来临，这些印记就会明显起来，颜色变深，上面还长着一颗颗小脓疱。到了秋季，脓疱开始收敛，入冬就趋于消失。

我父母两人相处得不好。一来他们受教育少，二来缺乏应有的道德品质，再加上他们总是百事不顺心（该我倒霉，这种缺点，都让我给继承了）。这么一来，他们俩就不考虑大局，不注意控制自己，其结果就是常常为区区小事大发雷霆。有时一吵就是几天，没完没了。一般说来，我对哪一方也不支持。因为说句实在话，帮哪一方都不落好。有时看到父亲在揍母亲，有时正好相反，感到好笑。但我从来没有把这当什么正经事看待。

我妈妈斗大的字不识半升，我父亲则粗通文墨，他常以此自豪。每星期一、二，他就常常凭这点教训我母亲，说她是个无知识的人。虽然这样说有些牛头不对马嘴，这对母亲却是最大的侮辱。她每次总是勃然大怒。有一天下午，父亲回家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听，便让我们俩坐在厨房里，听他念新闻，然后就发一通议论。这时，我就发起抖来，因为这一通议论往往就是争吵的前奏。我母亲故意惹他生气，就说他念的和报上说的是两码事，他念的新闻都是他头脑中杜撰出来的。父亲一听，火冒三丈，于是，就像疯子一般大叫大嚷起来，说她什么也不懂，还骂她是个坏女人。末了他总是大声说，要是他能说报纸上说的事，他当初就压根儿也不会和她结婚。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她就骂他倒霉鬼、畜生、饿死鬼、外国佬。而他则好像是正在等她骂出这些话来似的，立即抽出皮带，边追边打，弄得她在厨房里团团转，一直到累了才停止。开始时，我也常挨几下揍，后来我有了经验，学会了“要不浑

身湿，别在雨下淋”的道理。只要见到情况不妙，我就立即逃之夭夭，留下他们俩……

说句真心话，我家的生活没有一点乐趣。但既然命运不由自己选择，万事都是事先（早在出生前）被决定了的（例如一些人命好，另一些人命薄），我也只好听之任之，安于自己的命运。这是不使自己绝望的唯一办法。我年幼时，也就是在人生最受人摆布的那个阶段，父母亲让我去上了一阵子学。父亲对我说，为生活而斗争，是一件艰苦的事，还说我要为此而培养自己，以便掌握为生活而斗争的唯一武器——知识。他这一番话是一口气给我说完的，好像事先背熟了一样。我感到他的语音听起来有些含糊不清，但道理却是很明白的。接着，他好像有所悔悟地大声笑了起来。最后他又慈祥地对我说：

“别放在心上，孩子……我已经老了！”

他沉思起来，并一次又一次地低声重复着说：

“我已经老了，我已经老了啊！”

我上学时间不长。刚才我已经说过，我父亲的性格有时十分暴烈、专横，有时却又十分软弱、胆怯。我观察到，一般说来，父亲粗暴性格只表现在一些家庭琐事上，而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其他原因，他从不坚持己见。我母亲不想让我去上学。一有机会，甚至不分场合，她总是对我说，上学读书也免不了要受穷。她这话恰好说到我心坎上了，因为我对上学也毫无兴趣。这样一来，两人对付一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终于说服了父亲，让我中途辍了学。我已经能读能写，会加会减，这样的文化水平实际上也够应付日常生活了。我停学那一年是12岁。不过，我们还是慢慢地讲，一切都得顺着次序，欲速则不达嘛。

我妹妹罗萨里奥出世的时候，我还十分年幼。我对那时的

记忆已很模糊，因此，我不知是否能如实地叙述当时发生的事情。不过，我得努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想，即使我讲述得不确切，总比那些凭主观想象瞎估计的东西更接近于现实。我记得罗萨里奥临盆的那一天下午，天很热，可能是7月或8月。蝉儿吱呀吱呀地叫个不停，像一把大锯在锯大地似的。人们和牲口都躲在荫凉处。烈日像万物的主宰一样高悬当空，照亮了一切，烤炙着一切……我母亲每次生育都十分困难，痛苦万分。她生育不多，身体又很消瘦，疼痛得快不行了。这可怜的女人一向缺恩少德；再说，她又不会默默地忍受痛苦，于是，就同我一样大叫大嚷起来。她嚎啕了好几个小时，罗萨里奥才落地，因为(真是够倒霉的了)这一胎是难产。有一句谚语说："难产的女人……"下边就不便说了，因为我写的这些话是要给文人雅士看的。替我母亲接生的是个农妇，名叫恩格拉西亚，是山里人，专办婚丧喜事，也会接生。她是个巫婆，是个有点神秘的女人。她带来一种药膏，涂在我母亲的肚子上，说可以镇痛。可我母亲涂不涂药膏都一个样，涂了还是直着嗓门大嚎大叫。恩格拉西亚太太别无他法，只好说这是因为她不信教，或者是个坏基督徒的缘故。我母亲的叫声像狂风一样怒号，那时节我甚至怀疑她是不是着了魔。不久，我的疑团解开了：我母亲那非同寻常的哭喊声是我新生的妹妹引起的。

这时，我父亲跨着大步在厨房里长时间地踱来踱去。罗萨里奥一出娘胎，他就走到母亲的床边，不问青红皂白，大骂她是个狡猾的母狐狸，还拿皮带头狠狠地抽打她。他抽打得那么狠，以致至今我还觉得奇怪，当时他怎么没有把她活活打死。接着，他就离开了家，一直过了整整两天，他才回来。回来时他已烂醉如泥。他走近我母亲的床，吻了她，她也让他吻……尔后，他就到马厩里睡觉去了。

三

人们用一只不太深的抽屉给罗萨里奥改做了一张小床，下面垫了一只塞满棉花的枕头。小床就放在母亲的床边。罗萨里奥全身都被裹上棉布条，严严实实的。我常常以为这样会把她闷死。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当时我总想象新生婴儿一定像牛奶一样洁白。但自从见到我小妹妹那黏乎乎的，像煮过的螃蟹一样呈暗红色的身躯后，我就对婴儿产生了坏印象。那婴儿的头上，就像椋鸟和还在窝里的雏鸟的脑袋一样，长着几根稀疏的、过几个月就会脱落的绒毛。一双不能动弹的亮光光的小手，叫人一看就觉得恶心。生下来三、四天后，解开布条，给她洗澡，我这才有机会看个究竟。这时看看倒没有第一次看见时那样叫人讨厌了。皮肤的颜色好像白净了些，两只小眼睛(还没有张开过)眨了眨眼皮。同时，我觉得两只小手好像也软了一点。恩格拉西亚太太用迷迭香水将她洗得干干净净。这位太太别的称号担当不起，要说她是贫苦人的好帮手倒真当之无愧。她用还没有弄脏的布条又重新把婴儿包裹起来，把那些脏污的布条丢在一边，准备洗涤。这样一来，婴儿觉得十分舒坦，一觉就睡了很长的时间。家里十分安静，谁都不会想到，我们家里有个小毛娃。我父亲坐在地上，就坐在那个“抽屉”边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女儿。过了一个小时，又是一个小时，用恩格拉西亚太太的话来说，他这时的脸孔是“情人的脸孔”。这几乎使我忘了他原来的那个模样。过了一会儿，他就站起身来，去镇上转个圈子，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在平时看不到他的时间里，他又坐了下来，坐在那个“抽屉”的一边，面色如此温柔，眼

神如此谦和，要是不了解他平时的为人，还以为他就是圣人圣罗克① 呢。

罗萨里奥小的时候体弱多病（像我母亲这样干巴的肚子里又怎能生出个胖娃娃来?），开始几年十分难养，她不止一次差一点儿去见上帝。眼见娃儿长得不壮，我父亲心情也郁郁不快，只好借酒浇愁。这样，倒霉的还是我母亲和我。这一阵日子过得更糟。到了这样的地步，倒使我们留恋起过去的日子来了（当时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比那更坏的日子，总以为那时的生活已经够坏了）。说起来，人生也真奇幻莫测。当时那么令人讨厌的生活，后来反倒让人留恋起来了！我母亲的身体比产前更弱。为了对付父亲的棍棒，她也拿起了鞭子。而我，尽管他要抓住我颇不容易，但一旦遇上他，我也就随手抄起一根棍子对付他。有一次，他把我屁股（请原谅）打得流血不止；又有一次，他给我的肋部留下了一块好像用烙铁烙过的伤疤。

女孩子的身体慢慢地恢复过来了。她是靠吃面包块泡葡萄酒慢慢康复的。那是有人替母亲开的药方。岁月总算没有白白地流逝，这女孩子虽比一般孩子发育慢，但总算学会了走路，也开始伊伊呀呀地学起话来。那一副伶牙俐齿的样子，简直把我们都惊呆了。

罗萨里奥度过了所有孩子都大同小异的那个时期，开始长大成人，几乎快长成大姑娘了。我们只要细加观察，就会发现，这女孩子比蜥蜴还要狡猾。由于我家过去从来没有人靠耍手腕达到某种目的，这女孩子很快就成了全家的女王，并把我们每个人都管得服服贴贴的。要是她秉性善良，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可是，众所周知，上帝并不让我家的任何人在正道上出

---

① 圣罗克（1295—1327），法兰西男爵，受谥为圣徒。

类拔萃，因此，她很快就走上了邪路。不久，我们发现，她不是个傻瓜，可要是个傻瓜，却还好一些，她什么都会，就是不干正经事。她偷盗的本领简直可以和吉卜赛老妇相媲美。年纪轻轻，就嗜酒成性，还替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女人拉皮条。由于谁也不去管教她，将她的聪明才智引到正道上来，她就变得越来越坏，以致有一天，这个只有14岁的小姑娘，竟将寒舍中仅有的一点财物席卷一空，跑到特鲁希略的拉埃尔维拉家去了。她这一走，在我家造成的后果您是可以想见的。我父亲归咎于我母亲，她又把责任推给他……罗萨里奥一走，有一方面的变化最明显，那就是我父亲惹的祸。罗萨里奥在家时，他总是竭力不当着她的面捣乱。她这一走，也就是说，再也不会在他面前出现了，于是，他就不管时间、不顾场合地肆意捣乱。想起来也怪，像我父亲这样一个蛮不讲理的顽固脑袋，能制服他的人极少，可是偏偏听她的，只有她才能制服他。罗萨里奥只要一瞪眼，就能使他怒火顿消。就是因为有她在场，才不知免除了多少次厮打。谁又能想到，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女居然能镇住这么个彪形大汉！

罗萨里奥在特鲁希略混了五个月。一场高烧害得她半死不活，逼得她回到家来，卧床长达一年之久。因为她得的是恶性热病，病得快进坟墓了。当时我父亲(不错，他确实是个酒徒，爱吵爱闹，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虔诚的老天主教徒)已经给她授了临终圣餐，已经替她作了上天的一切准备。每种疾病都有它的起伏过程。在她开始康复前的那几夜，全家人都留在家里，我父母亲心情郁郁寡欢。在我的记忆中，这几个月是唯一的全家平和、未闻厮打声的日子。老夫妻俩可真是忧心如焚哪！左邻右舍都想方设法替她寻觅草药。自然，我们最信任的还是恩格拉西亚太太。于是，我们就去向她求助，看看她有什么办法

能救治罗萨里奥。上帝知道，她的医疗方法真够复杂的。不过，考虑到人家是在专心致志地给你治病，还是应该试一试她的方法。这办法慢是慢了一些，但是治好了。俗话说，坏草不死。我说这话的意思绝对不是说罗萨里奥是个坏人（尽管不能强迫别人说她是个好人）。吃了恩格拉西亚太太的药，康复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随着病愈，当然还需要让身体进一步壮实起来。

罗萨里奥身体一好，趁着父母亲高兴的时候(对女儿病体的关心是他们俩唯一的共同点)，这只旧性未改的母狐狸就把我们穷家仅有的点滴积蓄囊裹一空，来了个不告而别，远走高飞，逃之夭夭了。这次她上阿尔门德拉莱霍，安顿在涅贝斯·拉马德里莱家里。我总认为，即使最坏的坏人有时也会做出点好事来。罗萨里奥并没有把我们忘了，逢年过节她还给我们寄点东西来，哪怕是一件背心。这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也很中我们的意，从中可以看出，她还没有坏透。虽说表面上由于职业上的需要，她得穿着打扮得好一点，但她手头实际上也不富裕。在阿尔门德拉莱霍她又认识了一个男人，此人使她破了产。我指的不是她名誉上的破产，那时候她的名誉早已破了产。我指的是她在钱财方面破了产。一旦丧失了名誉，财物是她唯一看重的东西。那家伙名叫帕科·洛佩斯，诨名叫埃斯蒂劳。我得承认，这小伙子模样长得挺俊，虽说他有一只眼睛目光呆滞，因为这只眼睛的眼球是玻璃做的。也不知是在哪一次奇功伟迹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即使看一动不动的人他也总是斜着眼看。他个儿很高，颀长的身材，半金黄色的头发，走起路来，上身挺得笔直，人们叫他埃斯蒂劳①，真是一点也不错。他没

① 西班牙文原意为“被拉长了的人”。

有职业，就凭一张漂亮的脸蛋混日子。因为总有那么一些蠢女人养着他，他可以不干活。这事儿我认为不好，原因不知是不是由于我从来没有机会去干这号事儿。听人说，他曾经在安达卢西亚广场上当过斗牛士。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我以为只跟女人混在一起不是个勇敢的男子汉。由于包括我妹妹在内的女人们都对他确信无疑，于是，他也就自以为了不起。您知道，女人们对斗牛士是十分崇敬的。有一次，我沿着堂赫苏斯的霍拉莱斯庄园漫无目的地走着，正好遇上了他。这时他恰好从阿尔门德拉莱霍出来兜风，沿着小山走了约有五百来步光景。他穿一身咖啡色衣服，头戴鸭舌帽，手拿柳条棍。我们见面时打了个招呼。他为人狡诈，见我没有向他打听我妹妹的情况，就老是想把话题往这方面转，可我不干。他可能以为我气馁了，因为不前不后，正好我们两人要分手各奔东西的时候，他好像不愿意似的问我：

“罗萨里奥呢？”

“你一定知道……”

“我？”

“哼，你还不知道么！……”

“干吗我一定得知道？”

他说话的神情严肃，谁都会以为他一生中从来没有撒过谎。我讨厌和他谈起关于罗萨里奥的事，原因您已经知道了。

他用柳条棍轻轻地敲打着一种叫百里香的小灌木丛。

“那好吧，就让你知道吧，行！你不是想知道吗？”

“你听我说，埃斯蒂劳，你听我说，埃斯蒂劳！我是个男子汉，我可是说到做到的。你别惹我！……你别惹我！”

“你好端端的，我干吗非要惹你？不过，话要说回来，你要了解罗萨里奥哪方面的情况？她跟我有什么关系？她是你妹

妹么？好吧，这又怎么啦？如果说正经的，她是我的未婚妻。”

他那张嘴巴比我厉害得多，可要是动起手来，我可以向您发誓，以已故的祖宗名义发誓，他只要动我一根毫毛，我就宰了他。

我想使自己冷静下来，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脾气。我手中有枪，而对方却没有，这样干起仗来不像话。

“听我说，埃斯蒂劳，我们还是不吵为好！你说她是你的未婚妻，行，就让她成为你的未婚妻吧！这与我有什么相干？”

埃斯蒂劳笑了笑，他好像真想干一仗。

“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

“说什么？”

“你要是成了我妹妹的未婚夫，我早就把你给宰了。”

上帝知道我那天花了多大的劲儿才忍耐住。不过，不知什么原因，那天我真不想跟他干。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他居然能那样跟我说话。在镇上，就是对我说那么一半也没有人敢。

“如果我下次出来散步时遇到你，我就在广场上当着大家的面杀了你！”

“这真是笑话奇谈！”

“把你活活刺死！”

“听我说，埃斯蒂劳，……听我说，埃斯蒂劳！……”

……

那天的事就好像有一根刺扎进了我的肋骨，至今仍感到疼痛。

为什么我当场没把这根刺拔出来？这是我至今也未弄清的一个问题……过了一段时间，我妹妹得了热病，她又回家来和我们共同生活。这时她告诉了我那次口角后的情况：那天晚上，埃斯蒂劳去涅贝斯家看望罗萨里奥，他把她叫到一边说：

"你知道你有一个不像男子汉，甚至连什么都不像的哥哥吗？"

"……"

"你知道他就像兔子听到人声一样趴在地上的样子吗？"

我妹妹当时替我说了话，不过，她的话并不管用。他已经赢了，他赢了我。这是我输的唯一的一场。

"听我说，小鸽子，我们还是来谈点别的事吧。今天你搞了多少钱？"

"八个比塞塔。"

"就只有八个？"

"只有八个。你要多少？现在的光景不好嘛！"

埃斯蒂劳于是用柳条棍抽打她的脸，一直打到他不想打时才住手。

后来……

"你知道你有一个不像男子汉，甚至连什么都不像的哥哥么？"

……

我妹妹请求我，为了她的身体，别离开小镇。

我又觉得肋下扎的那根刺在隐隐作痛。为什么当时没有把它拔出来，我至今也不知道。

四

我讲得有些颠三倒四，请您原谅。我是以人物为主线，没有依照时间的顺序讲。这样一来，就像被追打的蝗虫，从地这头跳到那头，又从那头跳到这头。不过，我以为这样做也未尝

不可。我这是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并不像小说那样将它条理化。我的思想本来就比较紊乱，再加上我老是害怕开了一次头给堵住，就再也讲不下去了。或者说，不知从什么地方继续往下讲。

岁月就这样流逝着。和大家一样，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我家的日子仍和过去一样。要是我不杜撰一点消息的话，除了您能想象的那些情况外，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就在我妹妹生下来的第十五个年头，我母亲还是那副干柴棍的模样。那个时候，又有谁能想到，她又会给我们新添一个小弟弟呢。这老婆子肚子大了，您知道这孩子是谁的吗？因为那阵子她和拉斐尔先生有点瓜葛，未满十月妊娠期，我家又添了一张嘴。那可怜的马里奥（这是我们给小弟弟取的名字）正好生在我家多事之秋。屋漏偏逢连阴雨。母亲的生养正好和父亲的去世巧合。要不是他死得那么悲惨的话，那么，冷静地想想，倒反觉得他死的经过很好笑。在马里奥出世的两天前，我们把他关在壁橱里，因为他被狂犬咬了。开始看起来他不会发病，谁知后来他全身发起抖来，这使我们引起了警觉。恩格拉西亚太太告诉我们，我父亲那眼神会使我母亲流产的。由于我父亲这可怜虫已无可救药，于是，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几个邻居的帮助下，将他关进了壁橱。当时这么做，可得十分小心才行，因为他使劲地咬，谁要给他抓住，非给他咬下一条膀子不可。那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回想起来，就觉得难过、害怕。天哪，当时大伙儿制服他费了多大的劲哪。他就像雄狮一样乱蹬乱踢，并发誓要将我们全都杀死。他眼神显出如此大的怒气，我相信，只要上帝允许他，他真能那样干。在我们将他关起来的那两天里，他又是嚎叫，又是猛踢壁橱门，为此，我们不得不用几块木头将壁橱门加固。怪不得马里奥出生时竟

变成了一个小呆子，大概是让父亲的咆哮和母亲的哭嚎给吓坏了，第二天，也就是“魔王节”①的夜里，父亲不喊不叫了，我们估计他已经死了，就去把他抬出来。我们发现他俯伏在地，脸部表情就像恶魔一样叫人害怕。令我吃惊的是，母亲不但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啼哭，反而笑了。我看到父亲的尸体，两滴泪珠不禁夺眶而出，但又不得不忍住了。父亲的尸体，两眼圆睁，满是血污，嘴巴微微张开，紫黑色的舌头有一半露在外面。在埋葬父亲的时候，神父堂曼努埃尔见到我，给我说了一番教义。他说的话我现在已记忆不多了。他给我讲到来生，讲到天堂与地狱，讲到圣母玛利亚，还讲到对父亲的怀念。我说对父亲的祭祀还是不进行为好。堂曼努埃尔用一只手摸摸我的脑袋，对我说，死神把人们从一个王国带到另一个王国。如果我们仇恨它带去让上帝审判的那个人，死神就会嫉妒。当然，他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他说的话听起来冠冕堂皇，但他要表达的意思和我刚才说的八九不离十。打从那天起，我只要一见到堂曼努埃尔，就和他打招呼，吻他的手。但我结婚后，我女人对我说，这么做太女人气了。此后，我就不再和他打招呼了。后来，我获悉，堂曼努埃尔说我像是一棵长在粪堆里的玫瑰。那当儿我是多么希望能把他卡死啊。后来，我慢慢地消了气。由于我是个生性粗暴的人，不久就把这事忘了。再说，细加思考，我也不能肯定是不是正确地领会了他的意思，也可能堂曼努埃尔根本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人们说的话不能全信。即使他说了，有谁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谁知道他是不是想说我所理解的那个意思！如果马里奥在离开这“泪谷”②时已经懂事了的话，那可以肯定地说，他离开时心情一定不痛快。他和我们生活的时

① 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每年1月6日为魔王节。

② 基督教将人世间称为“泪谷”，意思是人生就是受罪。

间很短，仿佛他早已感觉到他将要投胎到什么样的家庭，并愿意抛弃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的机会，而宁愿在地狱中与纯洁无辜的鬼魂为伍。上帝有知，他真选对了自己的道路。他少活了这么多的年月，也少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他离开我们时，才只有十周岁。十年的时间对每个在人世间受罪的人来说，是太短促了。对一般人而言，这样的年龄早就会走路会说话了。可是马里奥却两者都不会。这可怜虫只能像蛇一样在地上爬行，像老鼠一样在喉咙和鼻腔里发出一阵轻微的吱吱声。这是他学会的唯一的本领。在他出娘胎后的头几个年头里，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个倒霉鬼生下来就是个傻瓜，死时也一定是个呆子。他比一般的孩子晚了一年半才长出第一颗牙齿来，而且长得完全不是位置。于是，恩格拉西亚太太（她多次成了我家的救世主）便不得不用一根细绳将它拔掉，以免将舌头嚼烂。正是这个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拔牙流血过多，而他又把鲜血都吞进肚子里引起的，他得了麻疹，连屁股上（请原谅）都长满了疹子。小屁股两边的好肉与小便和水疱上的脓血混在一起，看起来像是给剥去了一层皮一样。当人们用醋、食盐水给他治病消炎时，这娃儿哭得死去活来，就是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会伤心。接着他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期，每天拿着一个他最喜欢的瓶子玩耍。有时还在屋后的那块空地上或街门口晒晒太阳，渐渐地康复了。这娃儿就这样时好时坏地生活着，不过，比过去确是平静多了。就这样一直到有一天，正当这娃儿四岁的时候，命运又和他作起对来。这事既不是他找的，也不是他愿意的。他既没有惹了谁，也没有冒犯上帝，一只猪猡居然咬掉了他两只耳朵。药剂师堂雷蒙多给他上了一点黄色药粉。邻居太太们见到他涂着黄色药粉，又失去了耳朵，都很心疼他。为了安慰他，她们常常在星期天送给他一件针织品什么的，有时带点杏子、油橄

榄给他，也有时带给他一点香肠吃……可怜的马里奥，他那一双黑色的小眼珠对这表示了多大的感激啊！如果以往的日子他过得很坏，那么，自从遭到猪(请原谅)咬后，更糟的日子还在后头等着他呢。他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一样日日夜夜地哭嚎着。本来就不耐烦的母亲更对他失去了耐心，尽管此时更需要它。于是，他就成天累月地在地上滚爬，人们丢给他什么就吃什么，脏得就连我这样(我干吗要说谎呢)从来也不洗澡的人都感到恶心。一看到猪(这在乡下是司空见惯的)，我弟弟就愤怒得像发了疯一样。他一边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一边赶紧躲藏起来，脸上和两眼流露出恐怖的神情，那害怕的样子就连恶鬼卢西弗尔降临大地时也未见过。

我记得有一天(是个星期天)，他又遇到了这种情况。当时，他是如此害怕与愤怒，以致在他逃跑时，狠狠地咬了拉斐尔先生一口(只有上帝知道是为什么)。

自从父亲去世后，拉斐尔先生就像在一块已被征服的土地上一样在我家进进出出。这可怜的小家伙往这老头子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这在他一生中是从未有过的事。其实，要不是那老头子用另一条腿朝他的一处伤疤使劲地踢了一脚，疼得他半死，几乎失去了知觉，他也不会去咬他。拉斐尔的这一脚，直踢得他鲜血直流，我以为他的血都快要流尽了。那老家伙好像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样笑得合不拢嘴。打那天起，我对他恨之入骨，我以我的名誉发誓，如果上帝不把他带走的话，只要有一天落到我手中，我就一定要结果他的性命。

那娃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我母亲(我肯定地对您说，那阵子我看到她那下贱的样子，真感到吃惊)，不但没有把他抱起来，反而和拉斐尔先生一起同声大笑。上帝知道，我当然很想把他扶起来，但我不愿意这样做……当时拉斐尔先生要是敢叫

我软骨头，那我就当着母亲的面把他砸个稀巴烂！

为了忘却这件事，我离家外出，路上遇到了我妹妹(那时她住在镇上)，我向她叙述了此事。她眼中喷发出如此仇恨的火焰，以致我以为她什么事都会干出来。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时我想起了埃斯蒂劳，我想我妹妹那次一定也是这样对他怒目而视的，我心里觉得好笑。

我们回到家时，此事已过去了两个小时。拉斐尔先生正告辞要走，马里奥仍和我离家时一样，躺在原来的地上，低声呻吟着，嘴啃着泥，伤疤显得更加发紫，看起来比四旬斋时的小丑①还可怜。我以为我妹妹会大闹一场。她把马里奥从地上扶了起来，让他躺在木盆里……那天我觉得她从来没有这样好看过，她身穿一套天蓝色衣服。她这个从来也没有做过母亲、今后也不会成为母亲的女人，她的行为举止就像一个乡下的母亲……

拉斐尔先生走后，我母亲扶起马里奥，将他抱在怀中，就像产了崽的母狗舔小狗一样，轻轻地抚摩着他的伤口，整整抚摩了一夜。小家伙任她爱抚着，微笑着……进入了梦乡，他的嘴唇上还留有刚才微笑的痕迹。这一天夜里，可以肯定，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微笑……

五

接着，过了一段平平稳稳的日子。但是，正像被厄运追逐的人，就是躲在岩石下也难以逃脱一般，有一天，我们到处找

① 四旬斋期间，不但禁止荤食，而且停止娱乐活动，演小丑的因此失了业。

他，都没有找到。后来，发现他淹死在油缸里了，是我妹妹罗萨里奥发现的。其姿势就像一只偷食的猫头鹰给风吹进缸里一样，身躯倒栽在缸里，鼻子顶着缸底。我们将他捞起来时，从嘴里淌出的油就像金丝一样连续不断，一直流到肚子上。生前呈死灰色的头发，现在却“油光可鉴”，亮得叫人以为他死后又复苏了。这一切就是马里奥死后给我留下的回忆。

儿子死了，我母亲没有哭。这样无情的女人，她的心一定是铁打的，她的眼中根本没有眼泪为这孩子的死亡表示哀伤。至于我么，我可以说，我哭了，我并不以此为羞。我妹妹罗萨里奥也哭了。我对母亲恨到了极点，我恨得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不会哭的妇女就像不冒水的喷泉，毫无用处；也好像是天上的飞鸟，不鸣叫，上帝便会让它们掉翅膀，因为不需要它们。

我想得很多，而且是不止一次地思索着。就是现在，我也在考虑。首先是我为什么会失去对母亲的尊敬，失去对她的孝心；同时，我也在想，随着时间的消逝，我是如何失去这种感情的。我想得很多，因为我想回忆一下，从什么时候起，她在我心上已经不是我的母亲了；从什么时候起，她竟成了我的敌人，她已经成了我不共戴天的仇人。同一血缘人们之间的仇恨往往是最深的仇恨。我母亲已成了我恨之入骨的仇人。人们一旦对血缘关系产生厌恶之情，那就会对它加倍地仇恨，我对此想得很多，但难以彻底想通。我只是肯定了一点，即我对她的尊敬早已丧失，我在她身上发现那么多毛病，对她的尊敬之情早就消失了。至于对她的仇恨，也就是说，达到仇恨她的地步，还是以后的事（爱和恨都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感情）。如果说，从马里奥死后那几天我开始憎恨她，这在时间上差不离。

我们用麻布条把那孩子的尸体擦拭干净，以免他带着满身

油污去见上帝。同时，还拿家里的几块细布给他做了一套衣服，我还去镇上给他买了一双麻鞋，一条紫红色的领带，并拿这根领带在他的喉头上打了一个蝴蝶结。那天真无邪的蝴蝶常常喜欢栖息在死人身上。

那位对马里奥生前无情虐待、死后竟对他发起慈悲来的拉斐尔先生，帮我们准备了棺材，还像死者的未婚妻一样来回奔忙，显得十分殷勤而从容不迫，一会儿拿来几根钉子，一会儿拿来一块木板，或者是铅皮。我们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他那殷勤而从容不迫的态度上。我当时不知道，现在仍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预感到，他这么干一定十分幸灾乐祸。他当时心不在焉地说什么：上帝喜欢他！小天使上天去了。这引起我深思。只是现在要回忆起我当时的想法已十分费劲。他一边钉棺材板，上油漆，一边还喋喋不休地重复道："小天使上天堂，小天使上天堂！"他的言语就像我胸口怀着一只钟表那样敲打着我的心。这是一只终将把我胸口砸烂的钟，它随着拉斐尔的言语敲打我的胸口。他的言语缓慢，说话小心翼翼，他那两只像蛇眼一样湿润的蓝眼珠注视着我，企图对我表示同情。可是在我的血液里流动的却是对他的仇恨……回忆起这样的时刻，至今我仍感不快：

"小天使上天堂！小天使上天堂！"

他真是他老娘生的好儿子！这老狐狸装得真像！别谈这些，还是谈点别的事吧。

关于天使的问题，我从来不知是否实有其事，我也从来没有对此严肃地考虑过。有一阵子，我想象那些天使一定是金黄色头发，穿着长长的蓝色或玫瑰红裙子；有时我又把它们想象成白云般的颜色，像玉米秆一般纤细的样子。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想象中的天使总是和我那小弟弟马里奥的模样不

一样。正因为这样，我才认为，拉斐尔先生的话里有文章。他不良的企图就像他卑鄙无耻的人品一样可以确定无疑。

马里奥的葬礼就像几年前我父亲的葬礼一样，贫乏而又单调。棺材后面送葬的人，不夸张地说，不超过五、六人：堂曼努埃尔，侍童圣地亚哥，洛拉，还有三四个老妇人，再加上我。圣地亚哥举着十字架，吹着口哨，脚踩鹅卵石，在前面开路。棺材后面跟着堂曼努埃尔。教士的黑袍外面穿着一件白色的像理发师用的坎肩。再后面就是几个老太太，又是哭，又是唉声叹气。看到她们那模样的人都把她们当成死者的母亲了。

洛拉当时已成了我的半个未婚妻。我之所以说是半个，是因为事实上我们双方都已经有意，只是我却从来也不敢向她吐露一句情话。我怕她看不起我。只要我一打定主意，她十有八九会应允，但我总以为没把握，感到胆怯，老是把这事往后拖，一直拖到不应该拖的时候。我当时已经有28岁到30岁光景，而她呢，比我妹妹罗萨里奥还年轻一点，只有21岁或22岁的样子。她身材细长，棕色的皮肤，乌黑的头发，一双眼珠又黑又深邃，看人时目光刺人；皮肉长得紧而结实，看起来身体很壮实；胸脯发达，因此，谁都以为她已经做了母亲。然而，除了以后发生的那桩我力求将它忘却的事外，我愿意老老实实地告诉您，当时她完全是个处女，就像刚刚生下来时一样，也像一个刚进入修道院的修女一样，对男人一无所知。对这点我必须加以强调，以免对她产生歪曲事实的看法。后来干的事——只有上帝才知道得最清楚——她是有意识的，但对此事我敢肯定地说，她并不是出于淫欲。如果我说的不是真话，我毫不犹豫地愿意让魔鬼来惩罚我。她行动自信，无拘无束，高傲矜持，一点也不像一个贫苦的农家姑娘。她那一头黑发，编成一条大大的辫子，一直拖到后脑门，真是十分动人。几个月后，当我成了能主宰

她的丈夫后，我总喜欢亲吻她的双颊，真是又柔软，又香甜，像是太阳，也像百里香，像从她嘴里淌下的一滴滴凉凉的水珠。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当时葬礼进行得相当顺利。那墓穴已事先挖好，只要将我弟弟的尸体推入其中，上面盖上泥土就成。洛拉跪下时，黑色袜子上部露出了两条像粉肠一样白而皮肉又绷得很紧的大腿……下面的话我就不好意思说了，但不说又有一点忍不住，愿上帝原谅我吧。那时，我对我小弟弟的死反倒感到高兴了……那洛拉的大腿就像银子一样耀眼。我全身的血往脑门上涌，心跳得像要从胸口蹦出来似的。

……

我连堂曼努埃尔和女人们走了都没看见。当时我直发呆。当我恢复神志时，我发现自己坐在新挖的泥土上，坐在埋着马里奥的尸体的泥土上面。我为什么要留在那里，那段时间又是如何过去的，这两件事我没有再去深究。我只记得，当时太阳穴还是在怦怦地跳，心还是要往外面蹦。太阳已快下山，夕阳的余辉已落到那凄凉的柏树上。我唯一的同伴……天气很热，我却感到一阵颤抖掠过全身。整个身子就像给狼盯住了一般，呆在那里，丝毫也动弹不得。

洛拉站在我身边，随着呼吸，她的胸脯一起一伏……

“你怎么啦？”

“你不是看到了吗？”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这……没有干什么！就在这儿……”

我站了起来，靠在她的一只胳膊上。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什么也没有干嘛，你不是已经看到了吗？什么也没有

干……”

洛拉用可怕的眼神注视着我。她的声音好像来自遥远的地方，也好像才从地下出来的人的声音，从地下发出来，听起来十分严厉。

“你跟你弟弟一样。”

“我？”

“正是你，跟你弟弟一样。”

……

接着就是一阵残酷的搏斗。她被按倒在地上，不能动弹，模样显得从来没有过的好看。伴随着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她的胸脯上下起伏……我抓住她的头发，将她紧紧地按在地上。她挣扎着，身子在地上滑动……

我咬她，把她咬出血来，弄得她精疲力竭，驯服得就像一匹小母马……

……

“你原来喜欢我这样！”

“对。”

洛拉露出她那整齐的牙齿，对我微笑……然后，对我理着头发。

“你跟你弟弟不一样！……你是个男子汉！”

她的话就像雷一般在双唇中轰鸣。

“你是个男子汉！……你是个男子汉！”

我记得很清楚，那土地十分松软……地上给我那死去了的弟弟留下了六片虞美人花的花瓣：六滴血。

“你跟你弟弟不一样！你是个男子汉！”

“你爱我吗？”

“爱你。”

六

自从写完上面说的那些后已经过去了半个月。在这期间，一方面，我在受审，我的辩护律师常来找我；另一方面，我又搬了牢房，没有一点空余时间握笔。眼下，当我重新阅读了这几十页的不太长的文字后，我头脑中不禁思绪万千，头晕目眩，虽再三努力，仍不能把思路理出个头绪来。正像您所看到的那样，我上面说的该是多么大的不幸！但后来发生的事却更加倒霉。我想，当我再次回顾这样倒霉的事时，精神上一定会垮下来。我感到吃惊的是，我的记忆居然还这么准，我居然能把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对于这些事我已不能回过头来再经历一番)一行一行地写得一清二楚，像蜡制品一样铮亮透明。如果在几年前让我回首往事的话，那么，此时此刻，我就不会在牢房里写回忆录了。我可能会在屋后那块空地上晒太阳，也可能在小溪边钓鳗鱼，或者在山上追捕野兔。想到这些，感到又好笑，又悲伤。那时我一定会和大多数人一样(不知不觉地)，干该干的事，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同样不知不觉地)，自由自在。至于未来的年华(这些年华也是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度过的)，只有上帝知道该有多少。这一点也像大多数人一样。

新牢房倒更适意一点。窗外有个小花园，像一个房间一样修整得十分干净。过了小花园，到山边，中间是一块平地，其颜色和人的皮肤一样，呈栗色。有时骡马队路过那里，上葡萄牙去。还有那些从茅舍里出来的一溜小跑着的小毛驴。妇女和孩子们只上井边……

我呼吸的就是牢房里的这点空气，吸进，呼出，分毫不漏。

或许明天从牢房旁走过的赶骡人也吸的是同一空气。我看见那只五彩缤纷的蝴蝶，在向日葵上笨拙地盘旋、飞舞。它飞进了牢房，绕了两个圈子，然后，又孤单单地飞出牢房，最后，也许就会栖息在监狱长的枕头上……

我用帽子逮住了一只在吃我的残羹剩饭的老鼠。我对它瞧了瞧，然后又把它放了。我瞧着它一溜小跑躲进了洞穴里。它就从那洞里出来，去那外乡人办的饭铺里觅食。它在牢房中的洞穴里只待一段时间，更多的时间是往外跑……

我要是对您说，我这时内心该有多么的难过和悲伤，你可能会不大相信。我可以向您肯定地说，我当时忏悔之真诚比圣徒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您可能会不相信，因为您所了解的关于我的情况都很坏，由此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可想而知的，不过，我还是要跟您说，当然，目的也只是跟您说说而已，只是为了在我的头脑中去除这样的想法，即您不会理解和相信我对您说的话。要不是因为发誓本身价值不大，我真想以我的名誉向您起誓……当时一阵苦味涌上我的喉头，仿佛在我心脏里流的不是血，而是苦水。那苦水就在我胸中上下翻动。它的苦味涌到我的上腭、舌部，它犹如从墓穴中吹出来的阴风，凄凄惨惨，叫人五内皆裂……

刚才我停了一会儿笔，大约二十分钟，也可能是一两个小时，因为从前面的小道上(从我的窗口看得十分清楚)，走过去了几个人。从他们走过去那自然的姿态来看，可能连想也没有想到过我会在注视他们。走过去的是两男一女，还有一个孩子。看样子，他们走过那里，相当高兴。两个男人都是30岁上下的年纪，女人年轻一些。那孩子还不到六岁，赤着脚，像小山羊一样，在灌木丛周围欢蹦乱跳；他穿着一件短衬衣，肚子露在外面……他往前小跑几步，然后停下来，向飞过那里的一只小

鸟扔石头……尽管他和我小弟弟马里奥丝毫也不相像，却使我强烈地忆起他来！

那女人可能就是他妈妈。她和其他女人一样，皮肤黝黑，全身都给人以愉快的感觉。谁只要看她一眼，就会觉得幸福……我母亲与她完全不一样。可是，我为什么老是想起她？

请您原谅，我写不下去了，我就要哭了……您和我一样，我们都知道，一个会尊重自己的男子汉，决不会像一个妇道人家那样泪沾衣襟。

我将继续把我的故事讲下去。我知道，这样做，心里是很难过的。但是，不这样做，我将更难过，因为我的心驱使我这样做。心脏这架用以推动血液循环的机器，终将热血飞溅……

七

我与洛拉的关系一直朝前发展，这对您来说，已不是秘密了。随着岁月的消逝，也就是说，在我弟弟的葬礼之后还不到五个月(事情就是这样)，我被一个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

那是圣卡洛斯节，在12月。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天天在洛拉家。那天我也去了。她妈同往常一样，站起身来，走出门去。我未婚妻面色有点苍白，表情异常。接着，我又发现她好像刚刚哭过，内心十分痛苦。那天我们之间的谈话(从未十分舒畅过)像蝉儿听到脚步声或石鸡听到行人的歌声一般，断断续续。一张口，话就好象在干得像土墙一样的喉咙口给哽住了……

“你不想说就别说了。”

“我要说。”

"那你就说吧……难道我不让你说吗？"

"帕斯库亚尔！……"

"怎么啦？"

"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没有想过？"

"没有。"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连自己也好笑，这么久才领会……

"帕斯库亚尔！"

"怎么啦？"

"我怀孕了！"

起先，我还有些莫名其妙。消息是如此突如其来，我不禁愣住了。人们常跟我谈起的这种极其平常的事情，我却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现在不知道当时是如何想的……

我不禁热血上涌，两耳通红，热如炭火；双眼则像浸了肥皂水一样，感到刺痛……

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可能足足有十分钟。太阳穴在怦怦地跳动，急促得像一只钟表，但我过了许久才觉察到。

洛拉的呼吸就像吹笛子一样呜呜作响。

"你刚才说，你怀孕了？"

"是的。"

洛拉哭了起来。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要安慰她。

"别这么傻，一些人死了……另一些人生下来。"

那天，我心里感到极为温暖。兴许上帝会因此而免去我将在地狱中受的痛苦。

"说起来，这有什么奇怪呢？你妈妈生你之前，不也怀了孕？我妈妈也一样……"

我想方设法要给她说点什么。我发现洛拉起了变化，好像是把她从反面翻转到正面来了。

“大家都知道，这是十分自然的事，你用不着忧心忡忡。”

我注视着洛拉的肚子，没有任何异常之处。她发髻蓬松，面色苍白，但却十分美丽动人。

我向她走过去，吻她的面颊。她的面孔像死人一般凉。洛拉嘴上露出微笑，让我亲吻。那微笑犹如古代烈女的微笑。

“你高兴吗？”

“高兴……非常高兴！”

……

“你爱我吗……就这样？”

“爱你，洛拉，就这样爱你。”

我说的是真话。那时我确实是这样地爱她：她年轻，腹中有了孩子，是我的孩子。对我的孩子，我曾设想，要对他进行教育，让他成为有用的人……

“我们马上就结婚，洛拉。我得去搞结婚证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是不能了……”

洛拉的声音好像在叹气。

“我将向你母亲表示，我会像个男子汉一样行事。”

“她已经知道了。”

“她还不知道。”

等我想起要走的时候，天已完全黑了。

“叫你妈妈来。”

“叫我妈妈？”

“是的。”

“干吗？”

“把这事跟她说说。”

“她已经知道了。”

“她知道了……不过，我得亲口跟她讲。”

洛拉站起身来(她身材真高!)走出门去。她走出厨房门时，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喜欢过她。

一会儿，她妈妈进来了。

“你有什么事吗?”

“您都知道了。”

“你把她搞成这样，看到了吗?”

“这样不是很好吗?”

“很好?”

“是的，很好。您是不是认为她还没有到年龄?”

她妈妈不吭声了。我从来没想到她会这样温顺。

“我想跟您谈一谈。”

“谈什么?”

“您女儿的事。我想跟她结婚。”

“这还用说吗?你决定了吗?”

“决定了。”

“都考虑好了吗?”

“都考虑好了。”

“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这点时间足够了。”

“那你等一等，我去叫她来。”

老太太走了出去，过了好久，才回来。她们俩都在喘气，她拉着洛拉的手。

“听我说，他说要结婚，你愿意吗?”

“愿意……”

“那好，帕斯库亚尔是个好小伙子，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你们俩亲亲嘴吧。”

“我们已经亲过了。”

“再亲一次，让我看看。”

我朝姑娘走过去，亲吻她。我使劲地吻她，用尽我的全部力气，把她紧紧地朝我双肩压，全然置她母亲于不顾。不过，这样得到的亲吻反倒有些兴味索然，比起墓地上似乎已经十分遥远的那一阵亲吻要乏味得多。

“我能留在这里吗？”

“可以，你留下吧。”

“不行，帕斯库亚尔，你还不能留在这里，你不能留在这里嘛。”

“行啊，女儿，行啊，让他留下吧。他不是就要成为你的丈夫了吗？”

于是，我留下了，与她过了一个夜晚。

次日黎明，我就上教堂去了，一直走到法衣室，堂曼努埃尔正在那里准备做弥撒。这场弥撒是专门给堂赫苏斯和两三个老夫人做的，为的是超度亡魂。他见我走了进去，吃惊地对我说：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你不是看到了吗，堂曼努埃尔？我是来跟您谈一件事的。”

“时间很长吗？”

“是的，先生。”

“你能等我做完弥撒吗？”

“可以，先生，我不急。”

“那就请等一等吧。”

堂曼努埃尔打开法衣室的门，给我指了指教堂里的一条长凳。那是一条所有教堂都有的木制长凳，未加油漆，像石头一样又冷又硬。不过，有时在这样的板凳上却能度过极美好的时光。

“请在那里坐一会儿。你看到堂赫苏斯跪下时，你也跪下；看到他站起来时，你也起来；看到他坐下时，你也坐下……

“好的，先生。”

弥撒跟平时一样，只进行了半个小时。可这半个小时我觉得过得特别慢……

弥撒结束后，我又回到法衣室。堂曼努埃尔正在那里脱法衣。

“你说吧。”

“您可能已经知道了……我想结婚。”

“很好，孩子，很好。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就是为的这个，为的让人类能传宗接代。”

“是的，先生。”

“好的……跟谁？跟洛拉吗？”

“是的，先生。”

“你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吗？”

“不，是昨天才有的。”

“昨天才有？”

“就在昨天才有这个想法。昨天她跟我说她有那个了。”

“有那个了？”

“是的……”

“她怀孕了？”

“是的，先生，她怀孕了。”

“那好，孩子，这样你们还是结婚为好。上帝会原谅你们

的一切，同时，在人们面前，你们也会受到尊重。未婚生育孩子是一种罪孽，是一种耻辱。依照基督教的仪式成婚的父母生下的孩子，则是一种幸福……我来给你们办理结婚证件。你们是表兄妹吗？”

“不是，先生。”

“那就更好了。半个月后，你再到这里来。我给你安排好一切。”

“行，先生。”

“你现在上哪儿去？”

“我么……去干活去！”

“你不想忏悔一下吗？”

“好的。”

我进行了忏悔。我觉得好像全身用热水冲洗过一样疲惫无力……

八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即12月12日，是瓜达卢佩市圣母玛利亚的节日，那年正好是星期三。在办妥了教堂所规定的一切手续后，洛拉和我结婚了。

当时，我一直心事重重，思绪万千，害怕跨出这一步——嘿，结婚该是一桩慎重的事情呀！我确有过软弱无力的时候。在那些时刻，可以向您肯定地说，我差一点就要反悔，打退堂鼓，想让一切都付之东流。我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考虑到不结婚，反而会变成一大丑闻。再说，结了婚也不用那么害怕。最好的做法是我自己保持头脑冷静，听之任之。羊羔被牵去屠

宰场时，或许也会这样想的。

对我来说，婚期一临近，有时我就想，它会使我发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已嗅到某种不幸在等待着我。更糟糕的是，如果我仍当单身汉，同样的预感也不可能保证我有更大的幸福。

我微薄的一点积蓄因举行婚礼而花光了——一方面是结婚不合意愿；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婚事办得和我这个人身份相称。婚礼算不上富丽堂皇，倒和其他任何婚礼一样，办得还算体面。

在教堂里，我让人们安放了一些虞美人花和几簇开了花的迷迭香树，这样让气氛显得舒畅，令人愉快一些。也许正因为如此，松木板凳和青石板铺的地面也让人们感到并不那么冷冰冰了。

她全身着黑，身穿合身的质地优良的亚麻布服装，戴着她继母送给她的纱织花边的白面纱，手捧一束柑桔花。她风度潇洒，为她当时所扮演的角色感到自豪，看起来俨然像个王后。我穿着去巴达霍斯买来的鲜艳夺目的红条子的蓝衣服，头戴全新的黑绸子礼帽，口袋里放着丝绸手帕和怀表链。

我敢保证说，当时我们还很年轻，又有风度，我们俩真是天赐良缘，结成了漂亮的一对。唉，在那些日子里，我有时还怀疑自己是否幸福呢。而现在对我来说，那些日子已十分遥远了。

塞瓦斯蒂安少爷、药剂师堂雷蒙多和堂曼努埃尔的姐姐奥罗拉太太等参加了我们的婚礼。神父为我们祝福。最后，他还对我们说教，这比婚礼本身的时间长三倍，真使我厌烦极了。如果说，我之所以还忍受得了(上帝最清楚！)，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他再次给我们讲什么传宗接代之类的话，也讲到莱昂十三世神父，还给我们讲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的圣巴勃罗和奴隶等……

事实上，这一番话，他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在教堂举行的仪式结束后（我做梦也不曾想到会有那么回事），我们一起回到家里。我家道平平，但是，我们以世上最美好的心意，为所有婚礼参加者准备了吃的和喝的，让大家酒足饭饱，甚至还为那些该去而未去的人准备了双份食物。妇女们可以吃巧克力煎饼、杏仁饼、饼干和无花果面包；为男人们则准备了小橄榄、香肠片、粉血肠、青果和罐头沙丁鱼等。我知道村镇上有人批评我没有请他们吃饭。去他们的！我相信要讨好他们毋需花多少钱就可以办得到，然而，我还是没有那么办。因为我急于想和我妻子一起外出。我觉得只要自己良心上说得过去就行了。至于那些流言蜚语最好是不去理睬它。

宴请宾客之后，我就扶着我妻子，骑上母马，马上套好的马具是从维森特先生那儿借来的。我怕她掉下马来，轻步缓行，还拣大路走。我们朝梅里达方向走去。在那儿，我们打算住三天，也许这是我生平中最幸福的三天。路上我们休息了六七次，为的是吹吹凉风，缓一口气。有一件事我仍惊讶地记得，一想起它我就得停下笔来。那就是当时我们停下马来采集雏菊，互相将它们戴在头上。我们这对新婚夫妇，好像又突然回到了天真烂漫的童年。

到了城里，我们骑着马，有节奏和有规律地一溜小跑着。路过一座罗马式的小桥时，发生了一种不祥的预兆：母马突然惊了（谁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看到了河的缘故）。马的前蹄碰到了一位过路的可怜的老妇人，把她的头部碰伤了。那马险些儿一头栽进瓜迪阿纳河里去。我为了救护她，很快下了马（我若扬长而去就不是好娘养的）。但是老太太给我的唯一印象是她很不高兴。我给了她一个里亚尔①，让她不要再声张，还在她肩上轻

① 西班牙币名。

轻拍了两下，我就走了，赶上了洛拉。她笑了，她的微笑(请相信我)给我带来了灾难。我不知道这是一种预感呢，还是一种预示着即将发生什么事情的“心血来潮”。嘲笑他人的不幸是一种幸灾乐祸，这是一个终生不幸的人说的话。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嘛！另一方面，虽然不是因为怕受惩罚，但对人仁慈总不是坏事。

我们住在米尔洛旅店，住的是一个进门靠右的大房间。头两天，我们在一起亲昵得足不出户。房间很好，挺宽敞；高高的屋顶由结实的栗木横梁撑着，清洁的瓷砖过道，家具齐全、舒适，用起来使人感到高兴。那间卧室就好像一位忠诚的朋友一样使我终身难忘。床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阔气的一张。床头是加工过的胡桃木雕刻成的，四条褥垫是用漂洗过的羊毛做的，能躺在它上面休息够多惬意啊！简直就像国王的卧榻。还有一个衣柜，既高大，又厚实，像店主妇的样子，四个很深的抽屉，配有镀金的拉手。还有一个大衣橱，高达天花板，一面宽大的玻璃镜，两边是为了照明而用同样的木料做的两只匀称的条形烛台。甚至连脸盆架(一般总是质地较次)在那个房间里也显得好看。轻巧而弯屈的竹腿上，架着白瓷的脸盆，边上画有几只可爱的小鸟，使人赏心悦目。靠床的墙上有一巨幅四色石印画，它象征着基督遇难。还有一面彩色小旗，上面画着塞维利亚的阿拉伯式吉拉尔达尖塔，红黄两色的绒球；两旁挂着一副响板；还有一幅罗马竞技场的画，虽然看起来大同小异，但我总认为它具有很大的价值。衣柜上还有一只钟，一个小小的球体代表地球仪，它由一个裸体人的双臂撑着。两个有绿色图案的塔拉韦拉大花瓶，虽然已有些古旧，但仍光泽明亮，讨人喜欢。室内共有六张椅子，两张有扶手，高高的靠背，由于屁股(请原谅)的磨擦，红色的长毛绒已松软了。粗壮的椅腿，

坐上去觉得挺舒服，以至当我回家的时候，还老是惦念着它们，更不用说现在我身陷囹圄了。虽然事过多年，至今我还回想到它们呢。

我妻子和我两人整小时整小时地坐在房间里尽情地享受着这舒适的条件。正如前面已提到过的，开始时，我们从不上街，既然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得不到在这个房间里得到的东西，那么，在这个房间里所发生的一切是多么使我们感兴趣呀！请相信我这种说法：令人不快的事情就是不幸。那头两天看起来十全十美的幸福生活反倒使我们感到惊异了。

第三天是星期六，在那位受伤老太太家属的指点下，我们出去，正好和两个国民警卫队员迎面相遇。一群乱哄哄的孩子知道警卫队员在那里，就聚集在门口，他们发出的喧闹声整整一个月后还在我们的耳朵里轰鸣。犯人的出现在孩子们中间引起多么强烈的仇恨心啊！他们就像一群罕见的小动物，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嘴边露出不怀好意的微笑，好像在看屠宰场上正被宰杀的羊羔（他们的麻鞋染上了这只羊羔的热血），或者像在看一条让马车驶过被压扁了的狗（他们用棍棒敲打它，看它是否还活着）；或者像在看五只刚生下来的小猫在水池子里淹死（他们朝这五只小猫扔石子，他们不时地玩弄这五只小猫，为了尽快地结束它们的生命），他们对待这些小猫那么坏，目的是让它们不至于过多地受罪。

一开始，警卫队员的来临颇使我局促不安，虽然我尽量装得表面镇静，但我生怕我那惊慌失措的模样难以装出镇定的神态。

跟着警卫队员来的，是一位25岁上下的年轻人。他是那位老妇人的孙子，细长的身材，显出像他那般年纪的人所特有的傲慢自负的样子。我待人的诀窍您是知道的。最好的办法是一

面嘴上求情，一面伸手掏腰包。我赞扬他是个漂亮小伙子，同时塞给他六个比塞塔。他兴高采烈地一溜烟跑了。他还祈求上帝(我敢肯定)，最好是一生中能有几次看到他祖母摔到在马蹄下。至于那警卫队员，谁知道是不是因为老太太那方面的人已很快地谅解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只是轻轻理理胡子，清清嗓门，向我宣讲了一番骑马太快有危险的道理，然后就走了，没有再打扰我。

洛拉因警卫队员的来到而大惊失色。但事实上，她并不是胆小的女人，虽然受了点惊，但没过多久，就平静下来了。她脸上又有了血色，目光有神，嘴唇边又露出了笑意，整个面容又恢复到像平时那样艳丽动人了。

正是在那个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第一次发觉她的腹部有些异样。看到她这个样子，开始时我感到忧伤。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在这以前，我因为想生个儿子，但又看不到她肚里有什么动静而感到担忧。我妻子妊娠并不明显，要是不知道的话，很可能根本就看不出来。

我们在梅里达买了一些家用小器具，因为所带的钱本来不多，加上又给了被踢伤的老太太的孙子七个比塞塔。我以为把钱袋里的钱花得分文不剩并不是谨慎人的行为，于是，决定回家去。我又为母马配上了马鞍和从维森特先生市场买来的马缰，并把毛毯卷起来捆在马鞍架上，像来时一样让我妻子坐在马屁股上，便回托雷梅吉亚去。正如您所知道的，我家在上阿尔门德拉莱霍的路边，我们又是从梅里达来的，要到家，就得穿过整排整排的房子。这样，虽时近傍晚，但邻居们都能看到我们到达时那“雄赳赳”的气概，都向我们表示那时他们对我们怀有的亲热之情，热烈地欢迎我们。我下了马，转过身来，照料洛拉下马，免得她给马踢伤。我应单身汉时一起干活的伙

伴们邀请，跟着他们飞快地来到马尔蒂内特·加略酒店。我们嘴里唱着歌，一拥而进。店主人顺势拥抱了我，这一下我几乎被他所使的大劲和身上散发出来的白酒味弄得晕头转向。

我在洛拉面颊上吻了一下，让她先回家去和女友们打个招呼，同时等我回去。她骑上了漂亮的母马就走了，像个女骑士那样显得英俊而又骄傲，好像（她总是这样的）跟这匹畜生所闯下的第一次祸事不相干似的。

在酒店里，人们弹奏着吉他，尽情地饮酒。我们每个人都容光焕发，兴高采烈。当时只管我们自己唱歌喝酒，对周围发生的事不问不闻；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

胡利安先生家的萨卡里亚斯突然激情满怀地唱了起来。听他那像金翅雀一般柔软的歌声真是令人高兴。

他在唱的时候，其他人（开始我们还保持着镇静）如醉如痴地默默地听着他唱。但由于多喝了点酒，又讲了那么多话，大家就激动起来了，于是我们就开始轮流地唱。虽然我们的嗓子不太入调，但大家聚会的目的原是为了取乐，彼此都能谅解。

乐极生悲。可惜的是，欢乐的人们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悲剧。要是知道的话，毫无疑问，我们就会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我这样讲，是因为在加略酒店的晚会像老太婆夜晚念经一般，没完没了。我们谁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该停止。以后的事情很简单，简单得像经常发生的事情那样，但这些事情总是使我们的生活复杂化。

俗话说“祸从口出”，又说“言多必失”。事实上，这些谚语对我来说也确实有道理，因为要是萨卡里亚斯早就能听从上帝的使唤，不多讲话，少管闲事的话，那么，就可以避免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现在他身上也不会留着三个伤疤，替乡亲们

预告天气了。酗酒真是害死人。

萨卡里亚斯在狂欢痛饮时，为了逗大家发笑，给我们讲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发生也不知其经过的关于小偷的故事。那时我敢发誓(现在我仍可以发誓)，他讲的故事指的是我。

我生来就不是很敏感的，但是对这种直截了当的事情(或者我认为是这样的直截了当)，我又怎能佯作不知、保持沉默而不跳起来呢？

我提醒他说话注意一点。

“说实在话，我并不认为这样做能令人愉快。”

“大伙儿都看到的嘛，帕斯库亚尔。”

“也许是这样，我不否认。但我要说的是，你牺牲我一个人来逗大家大笑，是孬种。”

“别激动，帕斯库亚尔，你知道，一激动起来……”

“再说，我认为，借开玩笑来辱骂他人不是男子汉所为。”

“你是指我么？”

“不，我指的是那个省长。”

“你光会吓唬人，其实不像个男子汉。”

“我说到做到。”

“什么说到做到？”

“就是说到做到。”

我呼地站了起来。

“到外面去怎么样？”

“没有必要。”

“装得倒还挺神气！”

朋友们都站到一边。是好汉就不怕捅刀子。

我沉着地打开了折刀。在那样的时刻，任何一个轻率的行动，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给我们带来致命的后果。周围是那

么的死寂，连苍蝇飞过的声音也几乎听得到。

我站起身来，向他扑过去。在他还没有来得及皱一皱眉头之前，就向他砍去……

九

我在三、四个挚友的陪同下，向家里奔去，对刚才发生的情事还余怒未消……

“真倒霉……结婚才三天。”

我们怀着悔恨的心情，低着头，默默地走着。

“是他自己找的；我心安理得，要是他不那么讲……”

“帕斯库亚尔，不必去想它了。”

“老兄，你知道，我感到难过！事情都过去了！”

天已黎明，金鸡报晓。田野里散发出一股岩蔷薇和百里花的香味。

“你砍在他哪里？”

“一只肩膀上。”

“砍了好几下吧！”

“三下。”

“出血了吧？”

“是啊，我看是出了。”

“活该！”

我从来没有像那个晚上一样觉得我家离得那么远。

“天气很冷……”

“不知道，我不冷。”

“可能是身上发冷。”

“说不定。”

我们走过了公墓。

“待在这里面该多难受呀！”

“伙计，干吗讲这个，又来什么怪念头了？”

“你等着瞧吧。”

一棵柏树看起来像是一个高大而干瘪的鬼影，死人的哨兵。

“这样的柏树真难看……”

“是很难看。”

在柏树上栖息着一只猫头鹰，这只预示不祥之兆的鸟，发出了神秘的咕咕声。

“这只该死的鸟！”

“真该死！”

“每天晚上都在这里吗？”

“每天晚上……”

“好像它挺喜欢陪伴死人。”

“是的。”

“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事！你看不是到了吗？就是有点紧张……”

我看看多明戈，他脸色苍白，像个濒死的人。

“生病了吗？”

“没有。”

“你害怕了？”

“我怕？我怕谁呢？”

“谁也不怕，好家伙，谁也不怕；我只是这么说说而已。”

塞瓦斯蒂安少爷插嘴说：

“喂，不要讲了，你们现在还想出气吗？”

“不啦……”

“帕斯库亚尔，你家离得还很远吗？”

“不远了，干吗问这个？”

“没有什么……”

我的家好像被一只神秘的手抓走了似的，离我们愈来愈远了。

“说不定我们已走过你家了。”

“老兄，不会的，家里早该点上灯了。”

我们又静下来了。可能已离家不远了。

“那是你家吗？”

“是的。”

“干吗不早说呢？”

“为什么要早说呢？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家里寂静无声，使我感到吃惊。按照以往的习惯，女人们还在那里，而且您也很清楚，她们总是提高了嗓门讲话。

“好像她们已经睡了。”

“不，我不信，那里点了一盏灯呢！”

我们走进房屋，确实点着一盏灯。

恩格拉西亚太太正在门口，讲话发出“嘶嘶”声，好像柏树上的那只猫头鹰一样，恐怕连她的脸也很像。

“你在这里？”

“孩子，你不是看到了吗，正等着你呢！”

“等我？”

“是的。”

恩格拉西亚太太讲话时的神秘口气令我扫兴。

“让我进去吧！”

“别进去。”

“为什么？”

“就是不能进去。”

“这是我的家嘛！”

“我知道，孩子，我早知道了……但你还是不能进去。”

“究竟为什么不能进去？”

“孩子，你不能进去，是因为你妻子身体不舒服。”

“她身体不舒服？”

“是的。”

“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什么事，她流产了。”

“流产了？”

“是的，母马把她给摔下来了。”

一阵暴怒使我头昏目眩，眼前一片漆黑，两耳失去听觉。

“母马在哪儿？”

“在马厩里。”

朝屋后那块空地上开的马厩门的门框很矮，我弯腰走进去，什么也没看见。

“该死的母马！”

母马站在牲口槽边，我小心地打开了折刀。在这种时刻，一脚踏空便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五更鸡又叫了。

“该死的母马！”

母马向角落移动了一下。我靠上前去，一走近它，在它的屁股上狠击一掌。这畜生已经醒了，极为不安。

“该死的畜生！”

霎时间，我扑向母马，用折刀向它戳去。戳了少说也有二

十下。马皮挺硬，比萨卡里亚斯的皮要硬得多。我离开那儿时，挥动了一下已感到酸痛的手臂，鲜血直溅到我的肘部。那畜生既不叫也不嘶，好像在把它赶向公马时一样，只是短促而又深沉地喘着气。

十

我可以肯定地说（虽然后来冷静下来后，想法完全相反），在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想法在我头脑里闪现，那就是洛拉的流产最好是在她没有结婚时发生，那就可以省去我多少苦恼、怨恨和愤懑。

打从她那次不幸的事件后，我神情沮丧，精神萎靡，思绪异常阴沉，直到清醒过来时，已消磨了整整十二个月的光阴。在这十二个月里，我像灵魂出窍似的，在小镇里到处转悠。该来而没来的东西，在一年或一年不到的时间里终于又来了。洛拉又怀孕了。我高兴地感到，像她第一次怀孕时一样，热望和焦虑猛烈地冲击着我。我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但它过得实在太慢了。我的情绪仍然很坏，它如同影子一般，总是摆脱不掉。

我变得孤僻、粗暴、多疑和沉默了。因为我妻子和我母亲不了解我的个性，我们都处在忐忑不安之中，生怕因为什么而发生口角。我们的关系紧张得都快要崩了，但又好像是我们自己乐于处在这样的关系中。对我们来说，谁说什么都好像是在含沙射影，都是别有用心，都是不怀好意，几个月来我们所受的压抑和苦闷，是您所想象不到的。

一想到我妻子可能再次流产，我就怒不可遏。朋友们发觉

我变了。母狗奇斯巴(如果那时它还活着并跑动的话),也好像并不那么亲热地朝我看了。

我像以往那样,和它说起话来:

“你怎么啦?”

母狗哀求似地朝我看看,很快地摇动着尾巴,好像是在呻吟。我看到了它射出的令人心碎的目光。在母狗的肚子里,也曾死过一窝小狗。由于它无知,谁知道它是否知道它的不幸给我带来了那么多痛苦。一共是三只小狗,都死在腹中了。三只小狗长得一模一样,像糖浆似的黏乎乎的,像老鼠一样呈灰色,身上还长了许多疥疮。人们在草丛中挖了一个洞,把它们埋在里面。每当我们上山猎兔子的时候,我们总要停一会,喘一口气。这时,母狗就怀着没有儿子的母性所特有的痛苦表情,走近洞穴,嗅上几下。

到了第八个月,事情就走上了正轨。在恩格拉西亚太太的指点下,我妻子的分娩一切顺利。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离产期只差一点时间了。这时一切迹象都表明,我可以不用担心了。但我却十分焦虑不安,急不可待,以至我当时认为,只要我能以健全的头脑度过这段困境,我一生中就再也不会发疯了。

到了恩格拉西亚太太说的预产期,洛拉就像钟表一样准。我的儿子——说得更确切一点,我的第一个儿子,就这样顺利地出世了。简直轻松得令我吃惊。在洗礼盆上,我们给他取了一个和他父亲(就是鄙人)一样的名字,叫帕斯库亚尔。我曾想给他取名爱德华多,因为他是在这位圣人的节日里出生的,而这是当地的习惯。但那时我妻子对我却表示出从来没有过的亲热,坚持取名一定要和我一样。由于我充满着希望,这件事她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把我说服了。这看起来是谎言,但确是事实。我妻子对我的温情使我像一个穿上新靴子的小孩子一样高

兴。我可以起誓，我真诚地感谢她。

她生来强壮有力，产后第二天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到处走动。她给婴儿喂奶的形象，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它弥补了我以往经历过的许多辛酸的时刻，它的作用越来越大。

我长时间地坐在床边上。洛拉红着脸，轻声对我说：

"我已经给你养了一个。"

"是啊。"

"长得很漂亮。"

"感谢上帝。"

"现在可得小心照看他……"

"对，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

"还要当心猪猡。"

我突然想起了我那可怜的弟弟马里奥，要是我的儿子跟马里奥一样不幸，我就干脆把他淹死，以免让他活受罪。

"是的，得当心。"

"还要当心，别让他发烧。"

"是的。"

"当心别让他中暑。"

"你说得对，还要留心，别让他中暑。"

想起我儿子那幼嫩的躯体，还要担受这么多风险，我不禁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我们给他种上牛痘吧。"

"让他长大一点再说。"

"我们让他穿着鞋子，别让他割破了脚。"

"到七岁的时候我们送他去上学。"

"我来教他打猎。"

洛拉笑了。她是幸福的。看到她那稀有的美色，怀抱孩子像圣母玛利亚一样，为什么不能说，我也感到幸福呢？

“我们要让他成为有用之才。”

当时，我们对于主宰一切的上帝会从我们手里夺走孩子这点毫无所知。我们的希望、幸福和整个命运就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可是，我们正在把他引向正道时，却失掉了他。人的情感真是神秘莫测。当我们更需要他的时候，他却离开我们了。

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看着孩子虽然感到幸福，但也引起了不安。对不幸，我早有预见，我不知道这对我有利还是有害。如同所有的预感一样，这种预感经过几个月后得到了证实，我的不幸就像流逝的岁月，接踵而至，永无止境。这时，我妻子还在说孩子的事。

“长得很胖，像一团黄油。”

她喋喋不休地老是说孩子的事，使我慢慢地讨厌她了。他会抛弃我们的，会把我们置于绝望的深渊中，他会像抛弃长满欧洲黑莓、荨麻和癞哈蟆、蜥蜴等荒无人烟的破了产的庄园一样，将我们抛弃在一边。我早就知道了，对此深信不疑，因为我相信命运，相信它迟早总要发生，我对本能感到无法抗拒的确信，逼得我心情紧张。

有几次，我像一个天真的儿童一样，注视着小帕斯库亚尔，片刻就热泪盈眶。我说：

“帕斯库亚尔，孩子……”

孩子用圆圆的眼睛微笑着对我看看。

我妻子又插嘴了。

“帕斯库亚尔，我们的孩子长得挺好。”

“是挺好，洛拉，但愿一直如此。”

“你为什么这样讲？”

“你知道，小孩子总是很娇嫩的。”

“你这个人，不要胡思乱想。”

“不，我不是胡思乱想，我们是得当心点。”

“对。”

“不要让他伤风。”

“是的，否则会要他的命的。”

“小孩连伤风感冒也会死人的。”

“外面空气不好……”

对话慢慢地停了下来。像飞鸟和花朵一样的小孩，吸了污浊空气，就会慢慢地死去。

“帕斯库亚尔，我有点害怕。”

“怕什么？”

“你看他会丢下我们吗？”

“你这个女人。”

“像他这么小的娃娃是很嫩弱的。”

“我们的孩子长得挺漂亮，肤色红润，嘴上总是挂着笑。”

“说得对，帕斯库亚尔，我真傻。”

她挺紧张，把孩子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笑了。

“喂，你听我说。”

“什么事？”

“卡门家的孩子是怎么死的？”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这个人，我只是打听打听……”

“据说是得了鼻粘膜炎死的。”

“是污浊的空气引起的吗？”

“可能是。”

“可怜的卡门，她多喜欢她的儿子！听说孩子可爱的小脸

跟他爸爸长得一模一样，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我好像感到要是失掉了孩子，就会处于困境，不会再感到欢乐。”

“对。”

“上帝应该让人们知道每个孩子能活多久，把它写在额头上……”

“别说了。”

“为什么？”

“我不要听。”

洛拉那时的话比在我头上猛击一锄头还厉害。

“你听到了没有？”

“什么？”

“窗子？”

“是的，窗子在吱吱嘎嘎地响，好像风要钻进来似的。”

在微风吹动下窗子摇动的嘎吱声和叹息声，混杂在一起。

“孩子睡了吧？”

“睡了。”

“好像在说梦话。”

“我没有听到。”

“又像在叹气，好像是发生了什么坏……”

“别那么紧张。”

“苍天在上，要不，就挖我的眼珠……”

在卧室里，孩子的呻吟声如同风吹橡树发出的哀鸣声。

“孩子是在呻吟！”

洛拉过去看看究竟怎么了。我待在厨房里，抽着卷烟。每当我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总是拿出卷烟来抽。

孩子只挣扎了两天。我们埋葬他时，他才只有十一个月。十一个月的生命，花了我们十一个月的心血，是那污浊的空气使他葬身于黄泉的。

十一

谁知道是不是上帝因我罪孽深重，而且还要继续作孽而严厉地惩罚我。谁又知道天书中是不是已经写明，我的一生将充满不幸，我未来的岁月将充满艰辛！

请相信我，谁也过不惯那种倒霉的日子。我们总是幻想着，熬过了这一次，该是最后一次了。然而，过了一些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怀着多么悲痛的心情），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呢……我之所以有这些想法，是因为我在洛拉流产并且同萨卡里亚斯动过武后，我原以为自己已筋疲力尽，应付不了啦，但实际情况却是天灾人祸并没有因此而中止。

小帕斯库亚尔离开我们的时候，三个女人总是围着我。这三个女人和我都有某种亲缘关系，有时我觉得她们如同陌路人一样，好像跟世上其他人一样，我和她们毫无关系。她们三个人中间，没有一个人（请相信我）懂得以感情和行动来安慰我因为孩子死亡而引起的伤悲。相反，她们却好像经过协商一致似的，让我生活得更痛苦。这三个女人就是我妻子、我母亲和我妹妹。

当时，我对她们与我做伴是充满希望的，但这三个女人却像令人讨厌、存心不良的饶舌者一样……

她们总是说：

“小天使给邪风带走了。”

“他已离开我们，升入天堂了。”

“小家伙是心肝，这娃儿像太阳一样明亮！”

“可他临死的时候……”

“我抱在怀里时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她们的话就像应答式的祈祷一样，使人感到疲惫而又冗长；也像酒徒夜晚喝酒一样，没完没了；又像小毛驴走路，既缓慢又令人厌倦。岁月就这样，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过去……那日子简直可怕极了。我深信，是苍天对我的惩罚，是上帝对我的诅咒。我只好逆来顺受。

“是出于对孩子的亲热，”我想，“使她们变得如此冷酷无情。”

我总想装作没有听见她们的话，不去理睬她们，看到她们的行为举止，只当作木偶一般，毫不在意，不去听她们讲的话……让痛苦像摘下来的玫瑰花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遁；我也像一颗宝石那样，保持着沉默，以便少受一些痛苦。无意义的幻想对我来说没有起别的作用，它只能使我越来越对那种生活得称心如意的人的幸福感到眷恋。上帝怎么会让这种幻想在我的想象中出现呢？

我怕夕阳西下，如同怕火和怕狂犬病一样。每晚 7 点左右，点燃厨房的油灯是我全天所干的活中最使我痛苦的一件事。各种影子，忽上忽下的火焰，以及夜晚的一切声音(这种在夜晚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如同铁砧上的敲打声，回响在我耳边，声声入耳。这一切都使我想起死去的孩子。

三个女人像乌鸦一样戴着孝，默默无语，待在那里，像死了一样；她们像缉私队员一样，板着脸，各干各的。有时倒是我先跟她们讲几句话，以图打破寂静冰冷的局面。

“这日子真难过。”

"是啊……"

我们大家又沉默了。

我接着讲下去。

"格雷戈里奥先生不打算把母骡卖掉了，恐怕还有点用处呢。"

"是的……"

"你们去过河边了？"

"没有……"

"去过公墓？"

"也没有。"

再要让她们说话就没有办法了。可以说，我对她们的耐心是空前绝后的。我装得好像对她们那异常的表现满不在乎，这是为了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然而，乱子还是发生了，这是命中注定的，如同疾病、火灾、黎明和死亡一样，任何人都阻挡不了。

人间巨大的悲剧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来到的，它像狐狸一样，迈着小心的步子，又像狡诈的蝎子，向我们猛扑过来。

"夜深了。"

"知道了。"

"猫头鹰可能又栖息在柏树上了。"

"那天晚上就像今晚一样……"

"是的。"

"还要晚一点。"

"是的。"

"邪风还在田野里吹……"

"它在橄榄树林中散失。"

“是的。”

屋里又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那股风往哪里吹？”

“是那股邪风吗？”

洛拉过了片刻后回答说，

“不知道。”

“吹到海里去了吧！”

“把小孩都带走了……”

被袭击而受了伤的母狮也没有像我妻子那样的举动。

“女人为什么要生儿育女？是为了让风把孩子带走吗？惩罚真够严厉的！”

“一滴一滴流向水池的水能把那股邪风淹息才好呢！”

十二

“我真讨厌你这个人。”

……

“讨厌你这个男人，没法过日子。”

……

“你经受不住夏天的太阳。”

……

“你经受不起寒冬腊月的寒冷。”

……

“我倒为此而生就像燧石一样坚硬的胸膛。”

……

“我为此长了一张像桃子一样鲜红的嘴巴。”

……

“我为你，养了两个孩子，可是经不起母马的抖动和夜间的邪风。”

她像发了疯，着了魔，又像一只瞎捣乱的凶猛的野猫。说真的，那时我只好低头不语，耐着性子。

“你像你弟弟！”我妻子的话像是捅了我一刀，而她反觉得高兴。

……

在平原上意外地遇到暴风雨时，躲避也是徒劳的，走快走慢大家都一样被淋得湿漉漉的，弄得劳累不堪。闪电照得我们惶惶不安，雷鸣声把我们吓得六神无主。由于紧张，血液直往太阳穴和喉咙口涌。

“啊呀！要是你父亲埃斯特万看到你这样胆小怕事的样子……”

……

“你的孩子一生下，他就死了。”

……

“你要这个女人干什么？看你娶了这么个女人！”

……

还要讲下去吗？太阳普照众生，但是它的光芒使患白化病的人深感刺眼，而黑人则毫不在乎。

“不要再讲了！”

我母亲不会因为我感到痛苦而指责我，依然是孩子死后留给我的痛苦。那小家伙活着的十一个月里完全像颗明亮的星星。

我给她讲得清清楚楚，最清楚不过了。

“大火要把我们两个人都烧死，妈妈。”

“什么火？”

“你正在玩的火……”

我母亲的表情很异常。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男人的心可没有这么坚强。”

“你们的心毫无用处。”

“不，我们的心很有用处。”

她不理解我，我母亲就是不理解我。她看着我，和我讲话。唉，要是不看我倒更好！

“你看到从山上冲下来的狼，飞向天际的雀鹰和在石缝中等候着的蟒蛇吗？”

……

“可是人比所有这一切都还要坏！”

“你为什么要这么讲？”

“不为什么。”

我本来想对她说：

“因为我得把你……”

但是我欲言又止。

……

只留下我和我妹妹在一起了。她是个不幸者，是个失去贞节的女人，也是个女人的尊严已受到玷污的女人。

“你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我从来不相信。”

“我也不会相信。”

“以往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是个坏人。”

“你不是坏人。”

山上又刮风了。那股邪风吹进橄榄树林，将携带着孩子向海边吹去。窗户上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与风的呻吟声混在一起。

罗萨里奥如咽如泣。

“为什么你说自己是个坏人？”

“这不是我讲的。”

……

“是这两个女人……”

电石灯的火焰如同呼吸一样忽上忽下；厨房里散发出乙炔的气味，既辛辣又令人痛快，刺激着我们的神经中枢，使我们全身感到振奋。在那段时候，我这既可怜又受折磨的躯体多么需要刺激刺激呀！

我妹妹面色苍白。从两只黑眼窝里可以看出生活给她留下的残酷的印记。我对她感情深厚，她对我也十分亲热。

“罗萨里奥，我的妹妹。”

“帕斯库亚尔。”

“咱们俩过的日子太辛酸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上帝保佑，但愿如此。”

这时，我母亲又插嘴了。

“我看你的日子不会好起来了。”

我妻子心似蛇蝎，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指望上帝保佑，那日子就过得更差劲了。”

上帝在天上，像鹰一样注视着我们，洞察一切。

“但愿上帝能保佑我们！”

“他也不会让我们过好日子……”

……

十三

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没有写东西了。我躺在草垫上，四脚朝天，眼巴巴地望着时间飞快地流逝。这时间有时像长着翅膀一样，有时又像患了瘫痪病似的。我躺着让想象自由地飞翔，它是唯一能在我身上自由飞翔的东西。我注视着天花板上剥落的泥灰，想象着与之相类似的东西。在这长长的近一个月中间，不顾一切痛苦和忧愁，我按自己的方式享受着过去所没有享受过的乐趣。

当造孽人的灵魂平静下来的时候，宛如雨水流进休闲田，能变干涸之土为良田，使不毛之地长出累累硕果。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即使我要花更多时间，比应该花的还要更多的时间，我仍想弄明白，平静是上帝的恩赐，对我们这些穷人和被生活惊吓过的人来说，是可以期待到的极宝贵的恩赐。现在我知道了，既然我内心已感到平静，就要尽情地享受它。我怕我所剩下的时间已不多了——只剩下很少一点时间，在我死亡前，我一定要竭力过好这段平静的生活。

要是平静的日子前几年就能来临的话，至少，现在我已成了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因为我从中看到了光明和幸福。我并不怀疑那个时候也会像现在这样，对平静的生活深感兴趣。但上帝不愿让我这样做。今天我身入囹圄，镣铐在身，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是痛快快地了此一生，还是继续忍受痛苦，在死亡线上挣扎？当然，要是可能的话，我还想继续活下去。这愿望比平时过舒适生活时还要强烈，这点，您是很清楚的。

在我用以思考的这一个漫长的月份里，对我来说，什么都

发生过：痛苦、愉快、欢乐、悲伤、自信、烦恼和绝望……

上帝，你怎么赐予我这么单薄的身子骨啊！当两种心理状态交接的时候，我抖动得像发高烧一样。我眼睛里噙着惧怕的眼泪。三十天来只一个劲儿地思考着一桩事情，内心深处感到无比的内疚；在这漫长的三十天里，我只有一个念头：像我们这样干过坏事的人，一定会进地狱……我羡慕那面目慈祥的隐士，天空的飞鸟，水中的游鱼，甚至包括茂密的灌木丛中的害兽，因为他(它)们回首往事，心地坦然。作过孽的人最怕回忆往事。

昨天我忏悔了。是我通知牧师来的。来了一个年老的胡子稀疏的小个子牧师，名叫圣地亚哥·卢鲁埃涅。他为人仁慈善良，但有些伤感，像只蚂蚁一样不修边幅。

他是一个随监牧师，每个礼拜天做弥撒，上百个杀人犯、六个看守和四个修女都听他的弥撒。

他进来时，我起立迎候。

“午安，神父。”

“你好，孩子，听说你叫我。”

“是的，神父先生，是我叫你。”

他走近我，吻我的前额。已有多年没有人吻过我了。

“叫我来是为了忏悔吗？”

“是的，神父。”

“孩子，真使我高兴。”

“神父，我也很高兴。”

“上帝宽恕一切，上帝是很宽容的。”

“是的，神父。”

“看到有人迷途知返，实在很幸运。”

“是的，神父。”

"浪子回头金不换嘛！"

他亲热地握着我的手，将我的手靠在他的黑长袍上，并且注视着我的双眼，好像要我更好地理解他。

"信念好像是一盏明灯，在生活的黑暗中指引着我们的灵魂。"

"对。"

"对身受创伤的人来说，信念能奇迹般地使人得到安慰。"

圣地亚哥神父激动起来了。他的声音宛如惶惶不安的孩子一样颤抖着。他微笑着看了看我，他的微笑如同圣人的微笑一般。

"你知道什么是忏悔吗？"

我不敢大声回答，只得细声地说：

"知道得不很多。"

"孩子，不要紧，没有人生而知之。"

于是，圣地亚哥神父给我解释了一些我不完全理解的东西。但是，这都是真理，因为听起来很有道理。我们交谈了好长时间，差不多谈了整个下午，当我们结束谈话的时候，早已日落西山了。

"我的孩子，准备接受宽恕吧。'我以上帝的名义给你以宽恕，快和我在一起进行祈祷吧。我主上帝耶稣基督……'"

当堂圣地亚哥为我祝福时，我特别用心接受，不让自己脑子里产生邪念。我可以保证，我确是竭尽全力来接受它的。我当时感到非常惭愧，我以为我从来也没有感到这么羞耻过。

昨夜，我彻夜未眠。今天，我感到劳累不堪，萎靡不振，好像挨过棒打一样。因为我已向监狱长要来了一大堆稿纸，又因为我精神上已十分萎靡，要不写点东西，就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精神振奋起来。因此，我打算重新抓住故事的线索，力争

把我的回忆录全部写出来。我不知我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把他写完，这种力量对我来说是很需要的。我想到，如果把故事的经过写得过于草率的话，那么回忆录就会变得残缺不全而半途而废。我不能仓促行事，因为我认为，即使像我现在这样全神贯注地一段一段地写，也不会写得十分清楚；要是像流水一样，不加节制，互不连贯，那么回忆录就会写得含糊不清，甚至连它的作者(就是我)也不想看它了。

对记忆所及的种种事件，要仔细地加以考虑。要是把事情搞乱了，结果就只能是撕掉稿纸，重新写作。对这种办法，我竭力回避，如同躲避陷入故事的次要情节会写得不好的危险一样。也许您会认为，我这种想把次要的事件写得很好，而事实上主要的事件却反倒写得很蹩脚的愿望未免太浮夸了。也许您还要取笑我，认为我不想草草而就，想让这回忆录写得好一些的愿望不切实际。因为我要让这部作品写得比任何一个有文化素养的人的一挥而就、未加修饰的作品要好。但要是您能注意到我几乎四个月未曾停止写作，注意到我把回忆录看成是我一生中所干的事情中最重要的事，那么，你就会理解我的意思了。

事物的本来面目初次见到时总是很难认清。比如，当我们就近观察某一事物，或对它加以研究时，初见时总有些陌生，对某些方面甚至一无所知，有时连记忆都没有留下就忘得一干二净。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我们回想某一个人，或某些我们即将了解的村镇时，他(它)们在我们的记忆中有时会突然消失，等看到原物时才记起来。

我写这篇文章时也是这样。开始我以为花八天时间就可以结束了。而今(已是一百二十天的最后一天了)，我只能笑我自己的无知。

我不认为叙述一个人已感到后悔的荒唐事是造孽。堂圣地亚哥神父给我讲，要是这样做能给我带来安慰的话，就这样做。正因为这样做能给我以安慰，堂圣地亚哥神父可以指望，我是知道怎么对待圣诫的。我并不认为我继续讲下去会触犯上帝。有时，事无巨细地一点一滴地讲述我过去的悲惨生活使我感到头痛。但有时好像作为某种补偿，我又为此而享受到最真诚的快意。或许正由于这样讲过之后，我就感到过去的事已远远地离开我，好像我所讲的事情是听来的，是某一个陌路人所讲的。我过去的所作所为和我所期望能重新开始的行为，这两者之间该有多么大的区别呀！但是要面对现实，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已经无法挽回了。一人做事一人当，问题是要力图避免重新犯罪。而现在我显然是身遭监禁，却已经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不想夸大在我生命最后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驯顺，因为我猜想您可能会说我这么做是“马后炮”。希望您最好别这么说。不过，我还是想把事情说清楚。我可以向您肯定地说，要是我的一生都像今天这样安静地度过，那么，我的行为将是全家的榜样。

我要继续写下去。一个月没有写作对一个行将结束生命的人来说是太长了，而对于一个生活迫使他不安宁的人来说则是太安静了。

十四

我没有耽误多少时间，就准备逃离家庭。有些事是要干就干，不能耽搁，这也是其中之一。我打开柜子，把钱放进钱包，干粮放进褡裢，并把一切邪念全都抛开。

我利用夜色，像小偷一样，手提行李，匆匆离开，走上公路，在田野里毫不停步地走去（不知道往何处去）。我走得如此匆忙，以致天亮的时候已疲劳不堪，走过村镇至少已有十五公里路了。我不愿意停下步来，因为那里可能有人认得我。我靠在路边的一棵橄榄树上，打了一个盹，吃了一点准备好的干粮，又继续朝前走，想尽早搭上火车。人们惊异地看着我，可能因为我像个周游世界的人的样子。我经过村镇的时候，小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好奇地跟着我，好像是在看匈牙利人或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人一样，他们不安的目光和天真的动作并不使我感到讨厌，反使我感到亲切。要不是因为那时我像怕霍乱病一样害怕女人，我就会选一点随身携带的小东西给他们了。

我到了堂贝尼托才搭上火车，在那里我买了一张到马德里的车票。当时我并不想在首都住下，而是想到一个可以直接去美洲的地方。旅途很愉快，因为我乘坐的那一节车厢条件并不坏，同时，在火车里看到田野像在一块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拽着的床单上奔跑，这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人们都下车了，我经过打听才知道已经到了马德里。我的心猛烈地跳动着，我还以为离首都还远着呢。这种心跳总是在绝处逢生、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生。

因为我已充分注意到在马德里有许多流浪汉，而我又是晚上到达的，这正是无赖和小偷作案的好时机。我想最谨慎的办法是等到天亮后再去找宿处。于是，我就想在火车站上比比皆是的凳子上睡下休息，以待天明。我找了离嘈杂声远一点的火车站另一头的一条凳子，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一倒下就呼呼大睡了。尽管在刚躺下时，我想模仿石鸡那样睡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结果我却睡得死死的，差不多一直睡到第二天。当我醒来时，觉得全身潮湿、冷彻骨髓。我想一刻也不能再停

留了。我走出车站，一直走近围着篝火的一群工人旁边。在那里，我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篝火的热气去除了我骨髓里的寒气。开始时的对话像垂死的人一样，但很快就活跃起来了。他们看起来像是好人，我在马德里所需要的正是朋友。我让一个正从那里路过的小厮买一公升酒，可这一公升酒我自己没有尝到一滴，跟我在一起的那些人也没有尝到。因为那个小家伙十分狡猾，拿了我的钱后溜之大吉，连影子也不见了。他们取笑我让这个小家伙干那种事，可我是有意想请他们，诚心和他们交朋友的。我一直等到天亮。天一亮我就和他们一起走到一家咖啡店。我请他们每人喝了一杯牛奶咖啡，让他们全都很感谢我。我跟他们谈起了住宿的事。他们中间一个名叫安赫尔·埃斯特维斯的愿让我住到他家里去，一天管两顿饭，只要十个里亚尔。要不是在马德里我呆在他家的日子里，每天至少要另外花十个里亚尔，我认为那时候这个价钱并不算贵。我另外花十个里亚尔是每晚玩“七点半”时被埃斯特维斯赢去的，他和他的老婆在这方面都是老手。

我在马德里没有久待，只不过半个月。在此期间，我从事花钱不多的消遣娱乐活动，买一些必需的，而在波斯达斯街和马约尔广场可以买到的价钱公道的小东西。每天下午，太阳西斜时，我就到海关大街一家名叫埃登·孔塞尔脱的咖啡店去花一个比塞塔。我待在那里，一面喝咖啡，一面听演员唱歌。到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回到小母牛街上埃斯特维斯家的阁楼去。一般情况下，我到他家的时候，他也回家了。这时，他妻子端出晚餐来，我们就一起吃饭。饭后，在两个每晚必到的邻居陪同下，就玩起纸牌来。我们围着小床，把脚伸到火盆边，一玩就玩到天亮。那种生活对我来说倒很有趣，要不是因为我已下了决心，不再回老家去的话，我真会在马德里待下去，一直待

到花完最后一分钱。

我主人的房子地势很高，像个鸽棚，门总是关着，从不打开。火盆白天黑夜都生着火，围坐火旁，把脚伸在桌子的围布下，倒也是一种享受。他们为我安排的房间屋顶是倾斜的，在倾斜部分盖了一条草席子。我不止一次地把脑袋碰在突出的横梁上，老是没有看到那里有横梁，一直到久而久之我习惯了为止。

我熟悉环境之后，就知道了房间里什么东西是凸出的，什么是凹进的。到后来我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摸上床，万事都有一个习惯的过程。

他的妻子，据她自己对我讲，名叫孔塞普西翁·卡斯蒂略·洛贝斯。小个子，长得年轻，一张调皮的脸，看起来讨人喜欢，活泼可爱，又有点矜持。这正是马德里女人所具有的特性。她总是厚颜无耻地看着我，跟我无话不谈。但是，她很快就向我表明(那么快，好像是我让她尽可能这样做的)，我没有什么好跟她噜苏的，我也不可能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她爱她的丈夫。对她来说，天底下除了她丈夫以外，再也不存在其他男人了。这真是件憾事。因为她尽管和我家乡的女人不一样，却长得少有的漂亮，讨人喜欢。但她对我从来没有什么好感；另一方面，我又胆小怕事，她就慢慢地疏远我，而在我眼中她也变得愈来愈高贵了，以致到了这么一种程度：在我看来，她是多么远不可及呀，甚至连想也不想她了。她丈夫像苏丹一样，醋意甚浓，对他妻子很不信任，甚至不让她在石阶上露面。记得有一个星期天下午，埃斯特维斯邀请我和他妻子一起到雷蒂罗公园去散步。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老是责怪他妻子，说她为什么老瞧这个男人，而不瞧那个男人。他妻子倒还忍受得了这样的指责，面部表情亲切，这使我惶惑不解。

在雷蒂罗公园，我们在水池边来回散步。有一次，埃斯特维斯和一个路过那里的人争论起来。他们咬文嚼字，又讲得那么快，我连一半也没有听懂。看起来两人吵架的原因是因为那一个人看了孔塞普西翁一眼。更使我惊异不止的是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骂，却没有动手打起来。他们出言不逊，骂爹骂娘，又是乌龟，又是王八，还要掏出对方的五脏六腑来。奇怪的是他们谁也没有碰一碰对方。看到这少有的做法，我深为惊讶。虽然当时我准备助我朋友一臂之力，可是在那种情况下，我自然只能站在一旁不去插嘴。最后，他们骂得厌烦了就各走各的路，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这倒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要是农村里的人都像城市里的人一样对人宽容，监狱就会像荒岛一样，没有人去了。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我对马德里仍不甚了解(这个城市不是很快就能熟悉的)，我决定继续向已定的目的地前进。我准备了简单的行装，把衣物放在买来的小手提箱里。我买了火车票，在埃斯特维斯陪送下向车站出发(是与我来时不同的车站)，开始去拉科鲁尼亚的旅行。据介绍，拉科鲁尼亚是去美洲的轮船的汇合点。到港口去的这段旅程，比从我家到马德里还要慢，因为这一段路程最长。但因为我是在火车上过的夜，我又不是那种因人来人往和火车声睡不着觉的人，因此，时间过得比我想象的要快。当邻座的人叫醒我时，火车已经到了海边，那大海看起来辽阔无边，深不见底，惊得我张口结舌。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吃惊的事之一。

初步办完一些手续后，我才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天真幼稚。原来以为口袋里带的比塞塔足够我到美洲的开支，我没有想到海上旅行的费用会那么贵。我到一家旅行社去，在一个窗口询问。他们让我到另一个窗口去打听，我排队少说也等了三个小

时。当轮到我的时候，我走到一个职员身边，想打听到美洲什么地方花钱最少，要花多少钱。他却不吭一声地转过身去，又回过头来，手里拿了一张纸。

“路线是……票价是……每月5日、20日从拉科鲁尼亚开航。”

我想跟他说，我所要谈的是关于我个人的旅行事宜，但毫无用处。他用生硬的语气打断了我的话，真使我莫名其妙。

“不要多讲了。”

我拿了路线图和价格表就走，脑子里记着开航的日期，有什么办法呢！

我住宿的那个人家，还住着一个炮兵军曹。他向我解释了旅行社给我的那几张纸上写的内容。当他讲到船价和支付办法时，我估计一下自己身上所带的钱，连支付一半的旅费也不够，真是灵魂出了窍。我面临着这个大问题，却没有解决的办法。那位名叫安德里安·诺格依拉的军曹鼓励我去（他也到过那里），他不停地谈起哈瓦那，甚至还谈到纽约。毋庸讳言，我是怀着惊讶和从未有过的敬慕之意听着他讲的。但是，我知道和他谈话也只是磨磨牙而已。于是，有一天我请求他别再讲了，因为我留在国内的主意已定。他脸部第一次露出不解之意，但他像所有的加利西亚人一样，是一个机智而又谨慎的人，从此就再也没有对我提及此事。

我的脑袋因为对往后该怎么办考虑得太多而疲惫不堪。我决定不管干什么也不再回到家里去。于是，我在那里什么活都干，在车站上搬行李，在码头上运货包，在铁路饭店厨房里帮忙。有一段时间还在香烟厂里当更夫。我什么活都干，这样，一直到结束在海港的生活。后来，我又在阿帕查妓院里打杂。妓院在鹦鹉街上，往左爬一段坡地就到。在那里我的主要工作

是把那些去瞎起哄的人赶走。当然，我什么事情都干一点儿。

在那里我住了一年半，另外，我离家后在外面浪荡了半年。这样一来，就越来越经常地想到我抛弃了的家。开始只是在夜里，躺在他们为我在厨房准备好的床上想。久而久之，我就整小时整小时地想着家里，以至于到后来，白天也想家了。思念之情不断侵袭着我，以至于我觉得要不了多久就能在公路旁的小茅舍里再与家人见面了。我想我会受到家里人的热情接待(时间能治愈一切)。我这种愿望像生长在湿地上的蘑菇一样，滋生得很快。我花了不少劲才借到一些钱。一个晴天，我告别了以阿帕吉为首的朋友们以后，就启程回家去了。要不是魔鬼(我那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利用我不在的机会在我家和我妻子身上兴风作浪，应该说这次旅行有一个幸福的结果。事实上，那时我的还很年轻而漂亮的妻子，虽然受的教育不多，却深知丈夫不在意味着什么，这看起来也很自然。我之所以不在家里，是因为我逃离了家门。这是我最大的罪过，是我不应犯的罪过，是甚至连上帝都要严厉惩罚我的一大罪过。

十五

自从我回家后，已经七天过去了。我妻子至少从外表看来非常亲热地迎候了我。她把我从梦中叫醒，对我说：

“我在回想接你回来的时候，我很冷淡。”

“不。”

“因为我没有料到你会回来，知道吗？我不相信会看到你回来……”

“但现在你该高兴了吧？”

"是的。现在我高兴……"

洛拉好像很苦恼的样子，可以看得出她完全变了。

"你一直在想我吗？"

"一直在想念。为什么你以为我快回来了？"

我妻子又沉默下来。

"两年的日子是很长的……"

"是很长。"

"两年中间，地球转了好多圈……"

"两圈。这是拉科鲁尼亚的一个海员给我讲的。"

"别再提拉科鲁尼亚了。"

"为什么？"

"我不喜欢，要是没有这个拉科鲁尼亚该多好！"

她对我讲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十分严肃。她的目光阴森得像黑暗中的森林。

"地球转了好多圈？'

"是好多圈。"

"我一直在想，在你不在家的两年中，上帝大概会把你叫走的。"

"你还想跟我说点什么？"

"没有什么了。"

洛拉开始痛苦地哭。她细声对我坦白说：

"我要有孩子了。"

"又要有孩子？"

"是的。"

我大吃一惊。

"是谁的？"

"不要再问了！"

“为什么不要问？我要问，我是你的丈夫。”

她放大了嗓门。

“就是你这个要杀死我的丈夫！把我抛弃了两年的丈夫！像躲麻风病人一样躲开我的丈夫！”

“不要说下去了。”

是呀。我的良心告诉我，最好不要再讲下去了。最好让时间过去，让孩子生下来……邻居们将会议论我妻子的风流韵事，可能会对我另眼相看，看到我时可能会窃窃私语。

“你要我叫恩格拉西亚太太来吗？”

“她已经来看过我了。”

“她怎么讲？”

“一切都好。”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你要干什么。”

“不干什么……最好是先把事情解决掉。”

我妻子露出恳求的表情。

“帕斯库亚尔，你下得了手吗？”

“下得了手。洛拉，我下得了手。难道这是第一次吗？”

“帕斯库亚尔，我对这孩子比对哪一个都怜爱，我觉得该让孩子生下来……”

“好让我出丑吗？”

“或许是你的幸福呢，人家知道什么？”

“人家？嘿，早晚总得知道！”

洛拉笑了。那是像一个受虐待的孩子般的苦笑，看了叫人伤心。

“要是我们不让他们知道，谁能知道？”

“大家都会知道的。”

此事我倒并不认为是坏事(上帝最清楚)。

但是，人们受习惯势力的束缚，如同驴子总是被拴在缰绳上一样。

要是在我个人的权益范围内能宽恕她的话，我早宽恕她了。但是世界毕竟是世界，反潮流是徒劳的。

“最好是去叫她来！”

“叫恩格拉西亚太太吗？”

“是的。”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去叫她！又要流产吗？生一个，死一个，把人命看成粪土。”

她扑倒在地，吻我的腿。

“假如你需要的话，我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给你！”

“要它没什么用。”

“因为我冒犯了你。我把眼睛和鲜血都给……”

“也不要。”

“我的胸脯，我的头发，我的牙齿，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但不要把孩子流掉，我是为他而活着的。”

最好是让她哭吧。让她哭个够。直到声嘶力竭，神经破裂。那时，她便会安静一点，理智一点了。

我那倒霉的母亲大概是给这事拉皮条的人。她躲躲闪闪，我总是看不到她。她怕真理似怕火，她竭力少讲话。我从这个门进，她从那个门出(这类事过去没有发生过，今后也不可能再发生)。她总是在规定的时间为我准备好饭菜。为了避免争吵，她也害怕见我，想起来真叫人难过。她的一举一动都十分温顺，这倒反而使我不知所措。我从不愿意和她谈及洛拉的事。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只能在我们两个人之间解决。

有一天，我叫洛拉来，并对她说：

“你可以定心了。”

“为什么？”

“因为不必再去叫恩格拉西亚太太了。”

洛拉像草鹭一样亭亭玉立，考虑了一会儿。

“帕斯库亚尔，你真好。”

“是啊，比你想象的要好。”

“也比我好。”

“不说这个了。你是跟谁？”

“不要问这个了。”

“洛拉，我要知道。”

“但是，我害怕告诉你。”

“害怕？”

“是的，怕你杀死他。”

“你那么爱他？”

“我不爱他。”

“那么……”

“要知道，你身上的鲜血是你生命的保证……”

那句话像是用火漆在我头脑里铭刻下来似的令我永志不忘，也好像是用火漆铭刻下来后将要和我一起死亡。

“我要是向你起誓，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呢？”

“那我也不相信你。”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罢休的，帕斯库亚尔，你有男子汉气概。”

“谢天谢地，但我还有话要讲。”

洛拉倒到我的怀里。

“要是不再发生什么，我可以献出我的余生。”

“我相信你。”

“目的是让你能原谅我。”

“我原谅你，洛拉，但你要对我讲……”

她的脸色变了，变得从来没有这样苍白，看起来令人可怕。她那可怕的脸色是因为我回家来引起的不幸造成的。我抱着她的头，亲抚她，以一个最忠诚的丈夫所具有的亲热跟她讲话。她靠在我肩上，我抚摩她，理解她的遭遇和不幸。我生怕一提问她就会支撑不住。

“是谁？”

“埃斯蒂劳！”

“是埃斯蒂劳？”

洛拉没有回答。

她死了。脑袋耷拉在胸口上，头发散披在脸上。她在那里端坐了一会儿，就倒在厨房里被人踩过的鹅卵石地上了。

十六

当时我不禁心潮翻滚，万箭穿心，全身热血上涌。

我出去寻找杀害我妻子的凶手，玷污我妹妹的无耻狂徒，去寻找给我带来无限痛苦的那个人。我花了很多工夫，才知道他已逃亡在外。这个无赖得悉我回家的消息后，便逃之夭夭了。四个月没有在阿尔门德拉莱霍露面。我出去逮他，我去过涅贝斯家，见到了罗萨里奥。她变化多大呀！苍老了，脸上布满过早出现的皱纹，眼窝黑黑的，披头散发。她曾经是那么漂亮，而今一看到她就令人伤心。

“你来找什么？”

“找个人。”

“见到对手就逃跑的决不是男子汉。”

“对。”

“明知对手会找上门来，却不在家恭候的也不是男子汉。”

“对，那么他在哪里？”

“不知道，昨天就出去了。”

“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你敢肯定地说吗？”

“就像现在是白天一样肯定。”

她讲的可能是真的。罗萨里奥为了照料我，回家来对我表示过亲热，她把埃斯蒂劳丢在一边。

“你知道他离这儿很远吗？”

“他什么也没有跟我说。”

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得耐着性子。用牺牲不幸者来消除对卑劣者所产生的狂怒的做法，不是男子汉的行为。

“那事儿你早就知道了吗？”

“知道了。”

“为什么一直不吭声？”

“该对谁讲呢？”

“真的，跟谁也不好说……”

事实上，她确实没有人可讲。有的事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兴趣的。有的事，就像耶稣殉难时背着十字架一样，只有自己一个人承担，无法对其他人说。我们不能把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别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懂甚至也不理解我们。

罗萨里奥和我一起回到了家里

“我一天也不愿意呆在这里，够烦的了。”

她回到家里，变得又胆怯、又腼腆，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谦恭和勤快。她体贴入微地照料我，唉！真糟糕，对此我一直没有能向她表示感谢，以后也做不到这点了。她总是为我准备好干干净净的衬衣，给我料理房间内的一切家务，要是我回家迟了，总是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这样的生活真令人高兴！白天日子过得像羽毛般轻松，夜晚则像在修道院一样安安静静地度过。那种种邪念（平时总是紧随着我），好像已离我而去了。在拉科鲁尼亚的不幸的日子也好像已是遥远的过去了！那动刀子的岁月也好像在记忆中消失了。对洛拉的怀念曾在我心中留下了那么深的伤痕，现在也正在愈合。

过去的种种正慢慢地被遗忘。这样一直延续到厄运来临。这厄运好像一直在跟随着我，它又死灰复燃，给我带来了灾难。

在马丁内特酒店里，塞瓦斯蒂安少爷对我说：

“你看到埃斯蒂劳了吗？”

“没有，你为什么问这事？”

“没有什么，听说他在镇上。”

“在镇上？”

“人家这么说。”

“你不要骗我！”

“嘿，别这样，是人家这么说的，我就告诉你了，为什么要骗你呢？”

我没有顾得上想一想他这话的确切性，就闪电般地跑回家去，一路上也顾不上脚踩在哪里。我在门口碰到了母亲。

“罗萨里奥在哪里？”

“正在里面。”

“一个人吗？”

“是的，你要干什么？”

我没有回答，走进厨房，在那里见到她正在搬沙锅。

“埃斯蒂劳在哪里？”

罗萨里奥吃了一惊，抬起头来。至少从外表上看，她十分镇静地回答说：

“你为什么问我这事？”

“因为听说他在镇上。”

“在镇上？”

“是人家告诉我的。”

“没有上这里来。”

“真的吗？”

“我敢发誓。”

“不用对我发誓了，这是真的。不过，他虽然还没有来，但稍过一会儿会来，这也是确信无疑的。”

他被我母亲拦在门口。

“帕斯库亚尔在家吗？”

“你找他干啥？”

“没有什么，只谈一件事。”

“一件事？”

“是的，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

“进去吧，他在厨房里。”

埃斯蒂劳哼着小调，没有脱帽就进来了。

“你好，帕斯库亚尔。”

“你好，帕科。请脱下帽子，你是在别人家里。”

埃斯蒂劳脱下帽子。

“你要我脱帽我就脱。”

他想保持镇静、沉着，但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可以看得出他有点紧张，惶惑不安。

“你好，罗萨里奥。”

“你好，帕科。”

我妹妹胆怯地对他笑了笑，这引起了我的反感。他也笑了笑，但在笑的时候，嘴边好像没有血色。

“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吗？”

“你说吧！”

“我让罗萨里奥跟我走。”

“我早估计到了，埃斯蒂劳，你不能把罗萨里奥带走。”

“不能带她走？”

“不能。”

“谁敢阻拦？”

“我！”

“你？”

“是我。你认为我没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

那时，我像蜥蜴般冷静。我清楚地权衡过我的行动会造成的后果。我理了理衣服，估计了一下距离。为了不再像上次那样让他溜走，我没有让他继续说，用一张小板凳重重地朝他脸上打去，把他打翻在地。他像个死人一样，撞到烟囱的围罩上。他打算从地上坐起来，拔出刀子，脸上露出一股令人吃惊的怒火。但他背部的骨头已折断，不能再动弹了。我把他拎起来，放在公路边，对他说：

“埃斯蒂劳，你杀害了我的妻子。”

“她是只母狐狸。”

“不管她是什么，是你杀害了她，你还糟踏我的妹妹。”

“我找到她时，她早已臭名昭著了。”

“什么臭名昭著？是你毁了她！你还不给我住口！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我本不想伤害你，也不曾想打断你的肋骨。”

“我的伤总有一天会好的，到那一天，哼！”

“到那一天怎么样？”

“我会像对疯狗一样，打你两枪。”

“你别忘了，现在你可在我的掌心之中。”

“谅你不敢杀死我！”

“不敢杀死你？”

“不敢。”

“为什么这么说？你太自信了。”

“因为那个人还没有生下来呢！”

这小子正在气头上。

“你想走？”

“我想走就走。”

“现在就走！”

“还我罗萨里奥！”

“不行。”

“还给我，要不我打死你。”

“别说打死我，眼下这一身伤就够你受的了。”

“你不愿意把她还给我？”

“不。”

埃斯蒂劳竭尽全力，想把我摔倒在地。我抓住他的脖子，又把他摔在地上。

“你给我滚！”

“我不。”

我们互相扭打着。我打倒了他，用膝盖顶住他的胸口，逼

他坦白。

“我答应过不把你杀死。”

“答应谁？”

“洛拉。”

“那么，她是爱我的。”

太无耻了，我用力踩了他一下……他胸部发出了像烤肉锅上一样的声音……嘴里喷出了鲜血。我站起来时，他有气无力地把脑袋倒向一边。

十七

我被监禁了三年，漫长的三年，吃尽了苦头。开始我以为三年是熬不过去的，事后想想简直是一场梦。三年的时间里都得在狱中制鞋车间里干活，天天如此。休息的时候，只能在院子里晒晒太阳。当时，我对太阳真感恩不尽。我眼巴巴地盼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其实这对我并不是件好事)。因为我表现良好，未等期满就出狱了。

平时我很少表现得太坏，但正如我对您说过的那样，厄运缠身，它像一颗扫帚星一样紧随不舍，把好事变成了坏事，以致我得不到任何恩惠，一想起来就难过。更糟的是，我不但得不到恩惠，反而走上了邪路，蜕化变质，越变越坏。如果我表现得不好，根据判决我得在钦契拉蹲二十八年监狱。那样，我就可能像所有的囚犯一样，早就腐烂发臭了，或者早就闷得发疯了，绝望了；我也会诅咒所有的神圣，把一切都骂得狗血喷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待在狱中继续洗刷自己所犯的罪过，这样，我就不会再当杀人犯，不会再陷囹圄了(这是真

的）。这样我就会像生下来时一样，脑袋稳稳地长在两只肩膀上，除了我原来的罪过外，不会另犯新罪了。如果我和大家一样不好不坏，表现一般，那么，二十八年的刑期也可能会改为十四年或十六年。那样一来，当我获释的时候，我母亲可能已正常死亡；我妹妹罗萨里奥可能已失去了她的青春美貌，随着她的美貌消逝，她也就不会有危险了。而我（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屡遭失败的我，未能引起您和社会同情的我），也许会温驯得像只绵羊，柔和得像条毛毯，可能会永远摆脱重新犯罪的危险，说不定到时候，我会安安稳稳地找个地方过日子，找点活儿干干，糊糊口，以便忘记过去，只向前看。兴许这时候我已经过上那样的日子了……

可是，当时我表现得太好了。我使出吃奶的劲儿表现自己，逆来顺受，常常超额完成交给我的任务，最终感动了司法当局，受到了典狱长的好评，替我说了好话……把我释放了。人们给我打开了大门，将我这个对坏事毫无抵抗能力的人置于邪恶之中。他们对我说：

“帕斯库亚尔，你刑满了，你可以重新生活，重新斗争，重新去忍受一切，重新和大家交谈与交往了。”

他们以为帮了我的忙，其实，这是断送了我。

我第一次写这一章的时候（还有下面的两个章节），没有想到这样的哲理。但是，有人把我写的偷走了（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要偷我的）。此事说起来您会不信，也许会感到惊奇，因为当时，他们毫无理由的胡作非为使我痛心；另一方面，我又得老调重弹，感到腻烦、窒息。但那时，对于写过的内容还记忆犹新，种种想法信手写来倒十分顺笔，这样，我才把它又重写了一遍。因为，我并不认为违背人们意愿的行为都该惩罚。对我这样一个神经脆弱的人来说，该忏悔的事太多了。当

然，这不包括我犯的许多过错。不管我有多少过错，我都把它们清清楚楚地写下来，以便让您评判。

我从狱中出来后，发现大地一片凄凉，比我想象的要凄凉得多。我被囚禁时，我想象中的田野(您不会知道为什么)，像草原一样一片碧绿茂盛，像麦田一样肥沃美丽；农民们繁忙地耕种。他们起早摸黑地愉快地干着活儿，边干边唱着歌，头脑里不想坏念头，地边放着酒桶，随时都可以喝。但我见到的原野却是荒无人烟，像墓地一样死寂无声，像过了圣母节后的乡村小庙一样孤孤单单……

钦契拉是一个破烂不堪的穷村庄，村民们像所有的曼卡人一样，好像被深重的苦难和忧伤压得抬不起头来似的。他们和其他所有的村民们一样，已不指望世道会有多大变化。我在那儿没有多停留，只待了等火车的一会儿时间。火车将送我回家，回到我的亲人身边。我将在原来的地方重新看到我们家的房子在阳光下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看到我的亲属们。他们以为我要过很久才能回来，没有想到我很快就回到了他们的身边。我又要看到我母亲了。也许三年的时间，上帝使她变得温和了，我也要看到我妹妹了。我那亲爱的妹妹，她见到我，肯定会高兴得跳起来。

火车误点了，晚了好几个小时。说来也怪，像我这样一个在狱中呆了那么长时间的人，竟连火车晚点几个小时也等不及了。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时我等得很不耐烦，一肚子无名火，好像一笔重要的生意没有做成而浪费了我的时间似的。我在车站来回转了一圈，上了趟酒馆，又在附近一块地里踱了一会步，火车还没有到，连影子也看不到，还远着呢！看来还要继续晚点。这时，我想起了监狱，从车站建筑物的后面可以远远地看到它。看上去它很凄凉，但是里面却挤满了许许多多不幸的人。

光他们的遭遇就足够写上几百页的了。我又想起典狱长来，想起了最后一次和他见面的情景。他是个秃顶的小老头儿，花白的胡须，长着一双天蓝色的眼睛。他叫堂孔拉多，我像爱父亲一样爱他，我感谢他，他多次规劝我，安慰我。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是他叫我去的。

“可以进来吗？堂孔拉多？”

“进来！孩子。”

他的声音因年迈体弱多病而显得嘶哑。当他亲切地称我们为孩子的时候，声音好像显得特别柔和，但是也有点颤抖。他让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递给我一个羊皮大烟袋，还拿给我一本作卷烟纸用的书。

“抽支卷烟好吗？”

“谢谢，堂孔拉多。”

堂孔拉多笑了。

“和你谈话，最好面前有许多烟雾，这样可以少看几眼你那丑样儿。”

说着，他放声大笑，笑到最后引起一阵剧烈的咳嗽，咳了好长时间，最后都咳得喘不过气来了，脸涨得通红，像只西红柿。然后他伸手从一只大木箱里拿出两只杯子和一瓶白兰地。我惊呆了。他一向对我很好(这是真的)，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样好过。

“这是怎么回事啊，堂孔拉多？”

“没什么，孩子，没什么……来！喝一杯……为你的自由干杯！”

他又咳了起来。我正要问他：

“为我的自由干杯？”

他打手势让我不要再问。这次正好相反，不是大笑引起咳

嗽，而是因为笑停止咳嗽。

“是的，你们这些小捣蛋鬼还真有点运气！”

他笑着，为能告诉我好消息，为我能自由地走在大街上而高兴。可怜的堂孔拉多，多好的人啊！但是，如果他知道，对于我来说最好还是不离开监狱，那他又会怎么想呢？当我再一次到钦契拉那间房子的时候，他两眼含着热泪，坦率地对我说（那双泪汪汪的眼睛显得更蓝了）：

“好吧！现在谈正经的！你念念……”

他把释放的命令放在我眼前。我难以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

“看完了没有？”

“看完了，先生。”

他打开一个文件夹，取出两张一样的证件，这是出狱许可证。

“这是给你的，拿着，有了它，你可以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在这儿签上名，不要涂改。”

我把证件折叠好放进书包里……我自由了！当时，我真不知是怎么想的，连自己也说不清。堂孔拉多却一本正经地对我进行了一番要忠诚老实、要养成好习惯的说教。同时，还对我提出四点忠告。这些忠告我要是能谨记在心，往后也就不会闹出这么大的不愉快的事了。他一说完话，就像聚会结束时一样，代表一个名叫“促成囚犯新生妇女委员会”的慈善机构发给我二十五个比塞塔。这个机构设在马德里，是专门为了救济我们这号人而设立的。

他按了一下铃，进来一个狱吏。堂孔拉多和我握手告别：

“再见，孩子，愿上帝保佑你！”

当时我欣喜万分。他转过脸对狱吏说：

“穆尼奥斯，你把这位先生送到门口。先把他带到管理处。已经发给他八天的救济金了。”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穆尼奥斯，堂孔拉多倒是见过，是获释三年半后见到的。

火车终于来了。世上的一切或迟或早都会来到，除了被侮辱的人的宽恕外，但它好像离得越远越舒坦。我在自己的铺位上安顿下来，颠簸折腾了足有一天半，才到了对我来说是十分熟悉的那个小村镇的火车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象这个小村镇的样子。车站上连个人影也没有见到。若不是上帝知道我已回来，恐怕没人知道。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怪僻的想法），我老是想象着，当我到车站的时候，月台上肯定会挤满了欢乐的人群，他们高举双手，挥动着手帕欢迎我，到处都在呼唤我的名字。我到达车站时，一股刺骨的寒风像一把尖刀刺进我的心脏。车站上空无一人，又是晚上，站长格雷戈里奥先生手提红绿指示灯，刚刚指挥火车出站。

这会儿他一定会向我转过身来，认出我并且一向我祝贺……

“活见鬼，是帕斯库亚尔，你干吗在这儿？”

“是我，格雷戈里奥先生，我自由了。”

“得了，得了！”

说着，他转身进了自己的小房子，没有再理我。我想对他大声喊：

“格雷戈里奥先生，自由了，我自由了！”因为我认为他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可是，我愣了一下没有这么做。

我气得面红耳赤，差点儿气哭了。格雷戈里奥先生对我的自由竟然无动于衷。

我背着行李，离开了火车站，抄了一条小路，直奔通向我

家的公路。这样走就无需穿过村镇了。我上路了，心里很难过，满心的喜悦被格雷戈里奥先生几句不冷不热的话给赶跑了。于是一连串的不吉利的想法，不祥的预感接踵而至，我不禁思绪万千，想摆脱它们也办不到。夜晚是明亮的，万里无云，一轮明月像一只圣饼悬挂在半空中。寒冷向我袭来，但我对此未加思索。

前面不远，就在小路的右边和大路的中间有一块墓地。它的样子变化不大，和我离开时一样，上面盖的还是那几块黑色的土坯，旁边那棵意大利柏树也依然如故，它的树枝上仍然栖居着那只爱咕咕叫的猫头鹰。就在这块墓地里安息着我那脾气暴躁的父亲，天真无辜的马里奥，被我休弃的前妻和喜欢插科打诨的埃斯蒂劳。此外，里边还有我两个孩子腐烂了的尸骨，一个是流产的，另一个就是小帕斯库亚尔。他只活了十一个月，那可真是旭日方升的时候啊……

就这样，我孤身一人，又是在晚上，灰溜溜地回到了村镇。路上什么也没有碰到。第一眼见到的就是坟墓，这使我心灰意懒，感到不是滋味。就好像上帝早就给我安排好了似的，故意这样做，使得我想到，我们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我的身影一直在前边，它很长、很长，有时它紧贴着地面走，有时与大路拉成一条直线，一会儿又爬上墓地的围墙，仿佛想去探头张望一下。我跑了几步，影子也跟着我跑。我停它也停。我眼望天空，万里长空，云丝不挂。那身影一直紧随不舍，陪同我走到村镇。

我突然害怕起来，原因我自己也说不清。我想象着死人的骷髅在看着我走过，吓得头也不敢抬。我加快了脚步，好像身子变轻了，肩上的箱子也轻了，好像那时候的力气比任何时候都大似的。接着，我就像一条逃命的狗一样没命地奔跑起来。

我像疯子，像野马一样奔跑着，跑到家门口时，已经累瘫了，连一步也不能挪动了……

我把箱子放在地上，坐在上面。周围一片寂静。罗萨里奥和我母亲可能正在家里酣睡呢。尽管我离她们近在咫尺，可是她们丝毫也不会想到我已回到家，已获释了。谁知道我妹妹上床前有没有为我祈祷啊（念她最喜欢的祷文），祈求早点释放我。也说不定她尚未入睡，在为我的不幸而伤心，正想象我躺在牢房的木板上思念她。我一生中唯一的诚挚的爱就寄予她。也许她此时已被恶梦惊醒……

我回来了，已到那儿了，自由自在，身体健康，满面红光像一只苹果。为了安慰她，钟爱她，迎接她的微笑，我准备重新开始一切。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想敲门……那她们会受惊的，因为没有人半夜三更叫门。也许她们连门也不敢开。但是不能老呆在那儿啊。总不能坐在箱子上一直等到天亮啊。

这时，从公路上走来两个人，边走边高声谈话。他们漫不经心地走着，好像很高兴。他们从阿尔门德拉莱霍来，说不定刚刚约会过未婚妻。我很快认出了他们：马蒂纳脱的弟弟莱昂和塞瓦斯蒂安少爷。我连忙躲了起来。我也不知为什么怕他们看见，就迅速地躲在一边。

他们从我家门前一擦而过，离我很近，所以他们的谈话我听得很清楚。

“你知道帕斯库亚尔的情况吗？”

“他只不过做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做的事。”

“他是为保护他女人。”

“当然罗！”

“他被送到钦契拉去了，要乘一天多的火车，已经去三

年了。”

听了他们的话我非常高兴。一个立刻想跑到他们面前拥抱他们的念头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但是，我认为还是不这么办为好。监狱的生活使我变得遇事沉着冷静了，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冲动了。

我等他们走远。估计他们已走远了，我才从藏身的水沟里爬出来，重新回到了门前。箱子放在那儿，他们没有发现。如果他们看到了，他们会走过来的。那我得跟他们打招呼，解释一番，否则他们会认为我藏起来是为了回避他们。

这事我就不再多想了。于是我靠近门，敲了两下。没有回音。等了几分钟还是没有人回话。我又敲了几下，这次敲得比较重。里边的红灯亮了。

“谁呀？”

“是我。”

“谁？”

是我母亲的声音，我听到很高兴，为什么要说谎呢？

“我，帕斯库亚尔。”

“帕斯库亚尔？”

“是的，妈妈，是我。”

她开了门。在油灯下她活像个巫婆。

“你想干什么？”

“怎么，我想干什么？”

“我问你想干什么？”

“我想进来，还能想干什么！”

她完全变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待我？

“您怎么了，妈妈？”

“没有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问我？”

"我看您是给吓呆了。"

我敢肯定，当时我母亲不想再见到我。往日对她的仇恨重又涌现在我的心头，我竭力摆脱它，想把它抛到脑后。

"罗萨里奥呢！"

"走了。"

"走了？"

"是的。"

"到哪儿去了？"

"阿尔门德拉莱霍。"

"她又上那儿去了？"

"又去了。"

"和人姘居？"

"是的。"

"和谁？"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

这时，我好像感到天要塌下来压在我的头上似的，眼前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我想这是不是在做梦。我们两个沉默了一会儿。

"她为什么要走？"

"你不是看到了吗？"

"她不想等我回来？"

"她又不知道你能回来，她常讲起你……"

可怜的罗萨里奥，这么好的姑娘，你过的是什么样的苦日子！

"你们缺吃的吗？"

"有时候是这样。"

"她是因为这个走的？"

“谁知道！”

我们又沉默下来。

“她还来看您吗？”

“来，经常来，因为他也在这儿。”

“他？”

“是的。”

“他是谁？”

“塞瓦斯蒂安少爷。”

这时我真想死，或者回到监狱里去，就是让我出钱重进监狱我也干。

十八

罗萨里奥得知我回来，就来看我了。

“昨天听说你回来了，你不知道我多么高兴啊！”

听了她的话我非常高兴。

“是的，罗萨里奥，我知道，我想象得出来。我也很想见到你。”

我们俩相敬如宾，好像十分钟前才认识似的。我们两个想随便一点。过了一会儿我没话找话地问：

“当时你怎么又想起来要走呢？”

“原因你不是知道了吗？”

“走得这么急？”

“是相当急。”

“就不能等我回来了？”

“我不想等了。”

她的话有点不顺耳。

“我不想再继续受罪了。”

这个我知道，这可怜虫确实受够了。

“帕斯库亚尔，咱们别谈这些了。”

罗萨里奥像往常那样微笑着，但是她的微笑是所有心地善良而又身遭不幸的人才有的那种苦笑。

“咱们谈点儿别的吧！……你知道吗？我给你找了一个对象。”

“给我？”

“是啊！”

“一个对象？”

“是啊，哥，干吗这么大惊小怪的？”

“不……我觉得很稀奇，还有谁家的姑娘会爱我呢？”

“总会有人爱你的，我不是很喜欢你吗？”

我知道妹妹对我非常亲热，她刚才对我的一番表白更使我高兴。她对我的关心，帮我找对象，更使我喜悦。请再往下看（您看看事情的发展）：

“对象是谁？”

“恩格拉西亚太太的侄女。”

“是拉埃斯佩兰萨？”

“对。”

“好漂亮的姑娘！”

“你结婚以前她就默默地爱上你了。”

“这么长时间她怎么不吭一声呢？”

“你想要她怎么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

“那你跟她怎么说的？”

“没有说什么，只说你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我回来了……”

“感谢上帝！”

罗萨里奥为我找的对象确实是个漂亮姑娘。她不像洛拉那种人，而是有点介于洛拉和埃斯特维斯的女人这两种人之间。甚至可以说有点像(请注意)我妹妹那种类型。当时她年龄在30岁到32岁之间，保养得不太好，看起来不那么年轻。她是个虔诚的教徒。像她这么信教的人在当地实属罕见。她有了信仰后，就像吉卜赛人那样对生活随波逐流。一想到宗教她就说：

“万事都由天定嘛，干吗要改变上帝的旨意？”

她和她的姑妈恩格拉西亚太太住在一个小山上。恩格拉西亚太太是她已故父亲的同父异母妹妹。因为那姑娘幼年失去双亲，就由姑妈抚养。再加上她天生性情温顺，胆子小，从来没有人看见或听见她跟其他人吵过嘴，更没有和她姑妈顶撞过。她一向尊敬姑妈。她一贯衣着整洁，脸蛋红彤彤的像个苹果。那以后不久，她就成了我的妻子(我第二个妻子)。她把我家里搞得那么有条理，许多地方都变得没有人能认出来了。

当我和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比较紧张。虽然双方都知道对方将要说的话，但都暗暗地注视着对方，好像在窥视对方的行动似的。当时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但这也一样，我们呆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没有人开口，好像随便哪个先开口都要费很大劲儿似的。最后还是她先开了“火”：

“你回来长胖了。”

“可能是吧……”

“脸上看上去最明显。”

“大伙儿也这么说……”

我暗暗地使劲想表现得和气些，但是做不到。我呆若木鸡，感到巨大的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不过，对此我却保留着

我一生中最愉快的记忆，失去它对我来说是最大的痛苦。

“那个地方怎么样？”

“很不好。”

她好像在沉思，谁知道她在想什么。

“你想念洛拉吗？”

“有时候想，我为什么要撒谎呢？因为我一天到晚都在胡思乱想，我想念所有的人，你知道吗？连埃斯蒂劳都想。”

拉埃斯佩兰萨的脸色变了，变得有点苍白。

“你回来了我很高兴。”

“是的，拉埃斯佩兰萨，你一直在等我，我也很高兴。”

“我等你，你感到高兴？”

“是啊，难道你没有等我？”

“是谁对你说的？”

“你看，我什么都知道。”

她的声音在发抖，无疑这也感染了我。

“是罗萨里奥说的吧？”

“是的，你认为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什么。”

她的眼圈红了。

“你对我有什么想法？”

“你希望我想什么？什么也不想。”

我慢慢地靠近她，吻了她的手。她也让我吻。

“拉埃斯佩兰萨，我和你一样，自由了。”

“和我20岁时一样自由。”

拉埃斯佩兰萨羞怯地看着我。

“我还没有老，必须设法生活下去。”

“对。”

“我还得找个工作，要个家，安排好我的生活……你真的在等我？”

“嗯！”

“那你为什么不对我说呢？”

“我已告诉你了。”

真的，她已经告诉我了，但是我喜欢她再重复一遍。

“你对我再说一次。”

拉埃斯佩兰萨的脸又红了，红得像只辣椒。她说话吞吐断续，她的嘴唇和鼻翅就像阳光沐浴下的朱顶雀头上的羽绒一样松软，说话的时候，像被微风吹动的树叶一样轻轻地扇动着。

“帕斯库亚尔，我一直在等你，为了让你能早日回来，我天天为你祈祷，上帝听到了我的声音。”

“是真的……”

我又吻了她的手。我就只有这点勇气，不敢吻她的脸。

“你喜欢……你喜欢……”

“嗯。”

“你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

“知道，你别再说了。”

突然她容光焕发，激情满怀。

“帕斯库亚尔，吻我吧！”

她的声音变了，连忙把脸捂起来，像羞得见不得人似的。

“我等你等得好苦啊！”

我对任何女人也从来没有像对她那样亲昵，那么尊重。于是我热烈地吻了她，吻了她那么长时间，当我的嘴唇离开她时，在我的心里涌现出对她的一片柔情。

十九

我们结婚两个月后，我发现我母亲跟我在入狱前一样，仍喜欢耍手段，玩花招。她孤僻、冷漠的举止使我厌恶，说起话来指桑骂槐，恶语伤人。尤其是当她跟我说话的时候，那副腔调和她的为人一样虚假。尽管我母亲和我的妻子表面上还合得来(她又有什么办法呢)，但是也对她很反感。一天，拉埃斯佩兰萨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把问题跟我提了出来，我感到她们之间有点水火不相容的样子。解决的办法，我看只有分开，“隔土”相处。所谓“隔土”相处，可以指两个人分居在两个相隔很远的地方。但是仔细一想，让一个人在地面上踩土，另一个人长眠在二丈深的地下，也可以叫“隔土”相处……

分居两地的想法，曾在我头脑里出现过多次。我想搬到拉科鲁尼亚，或马德里或离首都近一点的地方去。但问题是(谁知道是因为胆怯，还是下不了决心)，我一拖再拖，拖到最后，当我外出旅行时，我竟想到要将自己和自己的躯体以及对往事的回忆“隔土”相处……但是世界之大，我仍无处逃脱自己的罪过……面对良心的谴责，在这小小的地球上，我又能迁向何处？

我很想把我同自己的命运分开，把我同我的名字以及对往事的回忆分开，把我的躯体同我自己分开。甚至把我和已经与命运、往事的回忆和躯体分开了的那一部分再“隔土”相处，那所剩就无几了。

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好是能像死人一样离开人间，像被大地吞没一样突然消失，像一缕青烟一样消散在空中。但这种机

会实在难得。如果得到这样的机会，我们就会变成自由的天使，会避免继续陷在错误和罪孽的泥坑里，会把我们从罪恶之躯中解脱出来。要不是有人经常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罪恶之躯，要不是经常有人沉渣泛起，通过感官刺激我们的心灵，我可以向您肯定，我们早就把这罪恶之躯弃之脑后了……悲惨的过去就像麻风病一样在心灵里散发着恶臭。很久以来，新的希望又像夭折的婴儿一样，诞生不久就遭死亡；因摆脱不掉厄运的纠缠，我们的一生充满着痛苦。

死的念头像所有最坏的想法一样，经常像恶狼和毒蛇一样悄悄而来。那些使我们感到惶惑不安的念头决非产生于一朝一夕，突然而至的想法会使人一时感到窒息，但是事过境迁，往后我们仍能过安生日子。而那种逼得我们神经错乱、悲恸万分的思想却总是慢慢地到来，人们好像没有任何感觉，就像薄雾浸湿田野，结核杆菌侵袭肺部一样。死的想法已是命中注定，不停地缓缓发展，前进的步伐像脉搏跳动一样，既有节奏又有规律。今天我们或许觉察不到，也许明天、后天，一个月也觉察不到。可是，一个月后，我们开始觉得吃饭不香，睡眠不甜，开始身受其害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会变得孤僻，离群索居。各种念头像开了锅似的在头脑里翻滚，很可能把我们的脑袋搅破。这样做的目的说不定就是让我们不再去绞尽脑汁。也许几个星期以后，我们仍旧是依然故我，而我们周围的人对我们孤僻的性格和奇怪的为人已习以为常，不感到惊奇了。可是总有一天，邪念会像树木一样茁壮生长起来。我们变得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了，而人们也觉得我们与众不同，整天像热恋着的人似的与大家疏远。于是我们会感到疲惫不堪，人一天天消瘦下去，又粗又硬的胡子也慢慢变软了。我们有切齿之恨，众人的目光使我们难以忍受，良心也在责备我们，可是，没有关

系，还是让它责备的好。

当我们使劲地看一样东西时，眼睛里仿佛就会有一种毒液使我们疼痛难忍。敌视我们的人们已发现我们处境困难，他们很自信，相信直感。不幸的来临有时并不使人感到痛苦，感到反感，反而觉得高兴；另一方面，我们的心灵却向往温情……当我们听到刺耳的声音从梦中惊醒并像狍子一样奔跑时，我们已经中了邪，已经无可救药了。我们此时已头昏目眩，跌倒在地，而且，这一辈子别想再爬起来……或许在一头栽进地狱之前，还能最后爬起来一会儿……事情真够糟的了。

我母亲总喜欢试探我的脾气究竟坏到什么程度。就像苍蝇闻到死尸的臭味一样越长越大，我的脾气也越变越坏。我的脾气坏到了极点。有时我的头脑中会产生极坏的念头，而我自己也对自己的胆量感到吃惊。我对母亲连看也不想看一眼。往后的日子天天如此，每天总感到内心深处隐藏着极大的痛苦，不祥之兆就像乌云一样挡着我们的视线……

我决心动武那天，尽管我感到精疲力竭，我确信，我的恶行将玷污这一日子。我还确信，想到我母亲的死，我并不因此而感到震惊。这是命中注定的事，一定要发生，而且确实发生了。我是此事的肇事者，我想躲避它，但是已躲不掉了。恰恰相反，这时，我对事情即将按照我原来的估计和考虑那样发生，反而感到快慰，就像一个农夫在考虑他的麦田一样。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我度过了许多个漫长的不眠之夜，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目的是给自己鼓劲，给自己打气。我把柴刀磨得又亮又好，刀片就像玉米叶子一样又长又宽，刀片当中还有一道槽……珍珠母制的刀柄，使它显得更加精致耀眼……当时只等确定动手的日期了。其次，就是犹豫不决，畏畏缩缩。无论如何一定要坚持干到底，要保持沉着……另外，就是动作

要迅速。干完后，逃之夭夭，逃得越远越好，逃到拉科鲁尼亚去，逃到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可以平安地生活，同时还希望人们把此事忘掉，这样我就可以回来重新生活了……

我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没有理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良心只谴责那些不正当的做法：比如用棍子打孩子，击落一只燕子……但是，像我这样心怀刻骨仇恨，头脑已被十分固执的念头紧紧缠住而变得麻木不仁的人，在干这样的事时就永远不会后悔，永远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那是1922年2月12日。那年2月12日正好是星期五。那天和往常一样，阳光明媚，天气晴朗。我记得在广场上好像从来不像那天那样有那么多孩子玩玻璃球和掷羊骨①。对那件事我想了很久，力求思想斗争取得胜利，我果然做到了。看来，那时我想后退已是不可能的了。后退对我来说也将是致命的，它可能导致我死亡，说不定我会自杀，说不定最后会投瓜迪亚纳河自尽或卧轨身亡……不行，后退是不可能的，应该继续向前，永远向前，一直干到底，这是一个自尊心的问题。

我妻子可能已觉察到了什么。

“你想干什么？”

“不干什么。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好像你有点反常。”

“别胡说八道！”

为了使她平静下来，我吻了她。那是我最后一次吻她。当时我远远没有想到那是最后一次，如果当时我知道，我会发抖的。

“你为什么吻我？”

---

① 游戏名，将羊骨向上抛扔，看落点而定输赢。

我给她问得愣住了。

"我为什么不能吻你？"

她的话使我想了很多。看样子好像她已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好像她已知道得一清二楚似的。

夕阳又落在每天落山的地方。黑夜来临了……我们吃完晚饭，……她们上床睡觉了……我和往常一样，坐在灶前拨弄炭火。我有好久没有到马丁纳特的酒店去了。

时机到了，我等待这么久的时机终于到了。应该竭力克制自己，以最快的速度速战速决。夜是短暂的，在一夜之间该办的事应当办完，同时要在天亮以前离开村镇几西班牙里①。

我竖着耳朵听了好一会儿，周围没有一点声音。我走近我妻子的房间，她睡着了，我没有惊动她。这时，我母亲一定在打盹儿。我走回厨房，脱掉鞋子。地是冰冷的，地上的石子刺痛了我的脚掌。我从皮套里抽出刀，它在柴火的映照下闪着寒光。

她盖着被单，脸紧贴着枕头躺着。只要我朝她扑过去，一刀砍下去，她就再也不会动弹了，可能连吭一声也来不及……我只要一伸胳膊就够着她了。她睡得死死的，对将要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上帝啊，被杀害的人总是对他们即将遭遇的命运一无所知的)。我很想下决心，但是这个决心总是下不了。我几次刚把手臂举起来，就又放了下来。

我想先闭上眼睛再砍下去。不行，闭着眼睛砍等于不砍，太冒险，会砍空的……应把眼睛睁大，全神贯注地干。要沉着，沉住气。好像一到我母亲身边就沉不住气了似的……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我却像一尊塑像似的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下

---

① 一西班牙里约合5.5公里。

不了动手的决心。我胆怯了。不管怎么样，她毕竟是我的母亲，是生我的女人，就凭这点，也得原谅她……不，决不能因为她生了我就原谅她。她只是把我扔进尘世，却没有给我任何好处，丝毫也没有……

再不能浪费时间了，应该立即作出决定。有一阵子我站在那里像睡着了似的，而手里却拿着刀活像个罪犯……我使劲克制自己，恢复并集中自己的精力。我真想尽快地干完，赶快跑出门去直到累倒在什么地方。我心急似焚。此时，我已感到筋疲力尽，我在她身旁已站了足有一个多小时了，像是在守护她，让她静静地睡觉似的。可我是要杀她啊！是要结果她的性命，将她刺死啊！

大概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不能干，绝对不能干，我干不了，干这号事决不是我力所能及的，这事真使我不知所措。我想溜掉，但出去的时候也许会发出声音，她会被吵醒，会认出我来。不，走是不可能的，看来我是要彻底完蛋了……唯一的出路还是干。为了尽快地干掉她，应毫不手软地给她一击。可还是不行啊！……我好像陷进了泥塘，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没有任何解脱的办法。污泥已漫到了我的脖子，我很快就会像一只猫一样被闷死……但我已没有勇气杀人，我好像瘫痪了……

我转身要走，地板咯吱响了一下。我母亲在床上翻了个身。

“谁？”

这时，确实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猛地朝她扑去，紧紧地按住她。她拼命地挣扎，挣脱了……她抓住了我的脖子，像个囚犯一样大喊大叫。我们展开了搏斗，异常地激烈，激烈得难以想象。我们俩像猛兽一样吼叫，唾沫四溅……我一回头，看到我妻子，她的脸吓得像死人一样苍白，站在门口不敢进来。

她手里端着一盏煤油灯。借着灯光我看到了我母亲的脸。她的脸像神父的法衣一样呈深紫色……我们继续搏斗着，我的衣服给撕破了，弄得袒胸露怀。这该死的老太婆比恶魔的力气都大，我必须拿出男子汉大丈夫的气魄来才能制伏她。我抓住了她十余次，都给她挣脱了。她抓我，对我拳打脚踢，还咬我。她一下咬住了我一个乳头(左边的)，一口咬了下来。这时候，我才将刀尖刺进了她的喉管。

我把她放开，逃了出去。在门口碰到我妻子，我把她手里的灯吹灭，便朝田野跑去。我一口气跑了好几个小时，一停也没停。野外很凉爽，一股轻松的感觉传遍我全身。

这时，我可以喘口气了……

重抄者加的另一个注

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回忆录的原稿就到这儿。此后，是他已无法继续书写，还是写了后遗失了，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有弄清楚。

我已说过，回忆录的原稿我是在阿尔门德拉莱霍药店里得到的。药店老板堂贝尼克诺·博尼利亚先生为我继续寻找原稿提供了不少方便。我把药店像翻一只袜子一样翻了个身。我东寻西找，瓷罐底下，小口瓶的后面，柜子的上上下下，装有碳酸盐的箱子，都找遍了……我学到了许多动听的药名，诸如萨卡里亚斯软膏，牧夫座软膏，御夫座软膏，松脂，树脂，猪油面包，月桂浆果，还有用来治疗产毛动物疾病的“慈善”膏等。我翻找时，芥末粉呛得我咳嗽不止，缬草熏得我胃部痉挛，氨气熏得我流眼泪。尽管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翻遍了，嘴里还不停

地祈祷，祈求圣人帮忙，但我要找的东西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有找到它。

缺少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最后几年的情况，这确实是个大问题。不过，我们不难估计，他后来很可能又回到钦契拉监狱去了(从他的回忆录中可以推断出来)。他在那儿可能待到1935年或1936年。内战开始之前他才被释放，这一点似乎没有疑问。但他在他的家乡发生的十五天革命期间干了些什么，没有办法查清楚。另外，如果把冈萨莱斯·德拉里瓦先生被谋杀的案子除外，那么，我们对他的所作所为，包括他的罪行也一无所知(我们书中的主人公就是这一案件的主犯，已供认不讳)。当然，他的罪行已昭然若揭，无可挽回。但是，我们不知道帕斯库亚尔为什么那么固执，对以后发生的事缄口不言。只是有时兴之所至，略言一二，但这种情景很少发生。假如他被处决的时间推迟，也许在他的回忆录里会谈得深透一点，但事实上并没有推迟，因此，关于他生前所作所为这个空白只有通过人们的传说加以填补了。这样做，对此书的真实性，当然会有所影响。

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给堂华金·巴雷拉先生的那封带有附言的信，和回忆录的第十二、十三章是同时写的，因为唯有这两章和写信用的墨水都是深紫色。这表明，帕斯库亚尔始终没有像他在回忆录里说的那样停止写作，而是精心撰写了那封信，以便在适当的时候，让它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还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人公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样傻乎乎的，那样健忘，这点是可以确信无疑的，因为这一切都是狱警队长塞萨莱奥·马丁亲口对我们说的。他受帕斯库亚尔所托，将他的这卷回忆录从巴达霍斯监狱转移到巴雷拉先生在梅里达的家里。

为了进一步弄清主人公最后一段时间的生活情况，我设法

给堂圣地亚哥·卢鲁埃涅和塞萨莱奥·马丁写了信。堂圣地亚哥·卢鲁埃涅是当时监狱的牧师，现在是巴达霍斯教区的神父，堂塞萨莱奥·马丁是当时巴达霍斯监狱的狱警队长，现在任贝西拉(莱昂)哨所的指挥官。这两个人因职业的关系，当犯人被处决时都在现场。下面是他们的回信。

于马加塞拉(巴达霍斯)

1942年1月9日

尊敬的先生：

收到您12月18日显然是耽搁了的来信，以及随信寄来的关于不幸的杜阿尔特的回忆录打印稿359页。这都是由堂戴维弗莱雷·安古洛转给我的。他现在是巴达霍斯监狱牧师，是鄙人年轻时在萨拉曼卡神学院时的同学。为平息翻腾的心潮，我一拆开信就暂写这么几句。愿上帝保佑，等明天看完信和回忆录后，再遵照您的旨意和我的意愿继续写下去。

(10日，我继续写。)

我刚把信一口气看完。尽管依据埃罗多德①的说法，杜阿尔特这样的回忆录不是什么形式庄重的读物，但您没有想到它给我的印象是多么深，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多么深刻的痕迹，多么明显的印记。对鄙人说来，看到他临终时忏悔的言词，就像一个农夫收割自己的黄灿灿的庄稼一样高兴。当读到一个被大多数人视为鬣狗一般(我被叫进监狱时也有同感)的人所写的东西时，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虽貌似凶残，但从他灵魂深处却可以看到，他原来只是一只温顺的羊羔，是一只被生活所惊的羊羔。

① 埃罗多德(公元前485?—425?)，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

他那视死如归的态度堪称典范，只是到他生命的最后一瞬间，才有些垂头丧气，茫然若失。当然，要是能更勇敢些，这可怜虫的内心也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为他超度亡灵的时候，他那镇定自若的态度令我吃惊。他被带到刑场时，还当众宣告：让上帝实行它的意愿吧。他对上帝如此顺从，真使我目瞪口呆。可惜的是，死刑夺去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要不，他真会像圣人一样死去。他死前的表现对我们在场的人都堪为表率（我刚才已说过，我们看后，都有些情不自禁），对我这个专治灵魂创伤的人说来，也是我所见到的例子中表现最好的一个。但愿上帝将他列入圣人行列！

顺致崇高的敬礼

牧师S·卢鲁埃涅

1942年1月9日于马加塞拉

附言：

关于照片的问题，十分遗憾，未能满足您的要求。此事如何解决，我也无可奉告。

这是第一封信。第二封信是这样的：

尊敬的先生：

您12月18日的来信已收到了。首先敬祝您和以前一样身体安康。我一切尚好（感谢上帝保佑），只是全身像棍棒一样感到僵直。生活在这样的气候里，又能指望什么呢！现在我来答复您来信询问的事。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阻止我为您效劳，即使有，我想您也会谅解的。来信中谈到一个叫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的人的情况，我已回忆起来了。因为他是被我们看守时间最长，也最有名的囚犯。关于他的头脑是否健全的问题，即使

为我提供名医，恐怕也不能证实。不过，他的所作所为确实证明了他有病。忏悔之前，他一切如常。但是第一次忏悔以后发现他深感内疚和惶惑不安，他想通过自我制裁来消除这样的心情。这么一来，星期一他说杀了母亲，星期二又说杀了托雷梅希亚伯爵，星期三又说不知杀了什么人。另外，这个不幸的人故意在几周内不进餐。他消瘦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我认为刽子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这可怜的帕斯库亚尔还发疯般地天天坚持写作。由于他从不打搅别人，再加上典狱长心地善良，总让我们为他提供他继续写作所需要的一切。他为人自信，从不后退。有一次他把我叫到跟前，从一个开口的信封里拿出一封信给我看(他对我说，如果您想看，可以看)。信是写给住在梅里达的堂华金·巴雷拉·洛佩斯的。他跟我说话的口气，我始终没有弄清楚是祈求还是命令：

“当人们把我带到刑场时，请您收起这封信并把这包稿纸整理一下，转交给这位先生。您懂我的意思吗？”

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说话时，两眼紧盯着我，他那神秘的眼神使我震惊：

“上帝会奖赏您的……因为我会这样祈求他。”

我照他的托付行事，因为我看这么做没有什么不好，我一向是尊重死者意愿的。

对于他的死，我只能告诉您一切正常，当然也很不幸。开始时，尽管他感到沮丧，还是当众大声地说：“让上帝实行他的意愿吧！”这使大家目瞪口呆。但很快他就失去了自制力，一见到绞刑架，就昏倒了。他苏醒过来时大声地说，他不想死，还指责人们没有权力这样对待他，这样对待他的人该受到控告。在那儿，他最后一次吻了圣地亚哥神父递给他的十字架。

圣地亚哥神父是监狱里的牧师，他本人就是一个圣人。帕斯库亚尔不顾四周围观的人们，口吐白沫，蹬着双足，丑态毕露地死去了。他死时向大家表明了他怕死。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您在出书后寄给我两本。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另一本寄给行刑队长。他跟我说过，如果您认为合适的话，连邮费一起付给您。

祝您愉快。

此致

敬礼

塞萨莱奥·马丁

这封信耽搁了好久才收到，因此收到这两封信的时间相差较大。这封信是从巴达霍斯寄给我的，一直到1月10日，星期六，也就是前天才收到。

看了这两位先生的信，我还能补充什么呢？

1942年写于马德里

为亡灵弹奏玛祖卡

李德明译

细雨连绵，下个不停；雨点懒洋洋地滴落下来，它的耐性是那样大，好像要下一辈子似的。雨点滴落在和天空同样颜色，介于浅绿和浅铅灰两种颜色之间的大地上；远方的山界许久以前就失去了踪影。

“许久以前，是不是说好几个小时？”

“不是几个小时，而是几年。自从拉萨罗·科德沙尔死后，这座山界就消失了。看来，我们的上帝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它。”

拉萨罗·科德沙尔死在摩洛哥，当时他被派驻在蒂兹-阿萨。据最可靠的消息说，他是被塔弗尔希特部落的一个摩尔人杀害的。拉萨罗·科德沙尔很会搞女人，他也有这种癖好。他长着一头红发，蓝眼睛。拉萨罗·科德沙尔死时很年轻，还不满22岁，可是，方圆五六莱瓜①，甚至更远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善于征服女人。那个摩尔人趁他不备时对他下了毒手，摩尔人是他在无花果树下搞那种脏事时打死他的，谁都知道无花

① 西班牙里程单位，每莱瓜约为5.5公里。

果树荫下很适宜悄悄地干那种勾当；若是面对面地对拉萨罗·科德沙尔下手，不管是谁，摩尔人呀，阿斯图里亚斯人呀，葡萄牙人呀，莱昂人呀，都对他奈何不得。自从拉萨罗·科德沙尔被害以后，那座山界就消失了，永远消失了。

雨不紧不慢地下着，好像从拉蒙·诺那托圣神日①，也许在那之前就开始下了，而今天已经是马卡里奥圣神日②了，这是打牌走运，抽彩中奖的日子。已经九个多月了，牛毛细雨一直下个不停，雨点滴落在田野的小草上和我家窗户的玻璃上，细雨连绵，但天气并不冷，我是说不很冷；我如果会拉小提琴的话，一定整个下午、整个下午地拉小提琴，可是我不会；我如果会吹口琴的话，一定整个下午、整个下午地吹口琴，可是我不会。我只会吹风笛，但风笛不宜在房间里吹。我不会拉小提琴，不会吹口琴，再加上不能在屋子里吹风笛，我每天下午便在床上和贝妮希亚（我在下面将介绍贝妮希亚是何许人也，这个女人有栗子那样的奶头）搞那种脏事，若在首都完全可以去电影院看莉莉·朋斯，这个颇有名气的年轻女高音演员在《梦漫漫》中扮演女主角，这些都是报上说的，可是这儿没有电影院。

公墓里有一眼清泉，它洗刷着死人的遗骨，也洗刷着死人的异常冰冷的肝脏；人们给这眼清泉起了个名字，叫米安盖依罗。麻风病人为了减轻病痛，都到这眼泉水里洗澡。乌鸦栖落在夜间夜莺孤零零地啼鸣的那棵柏树上，啾啾地唱着。现在已经没有麻风病人了，而以前，这种病人很多，他们像猫头鹰那样啼叫，互相通报着，说传教士在寻找他们，为他们驱灾赎罪。

① 每年的8月31日。
② 每年的5月10日。

一般地说，每年的约瑟圣神日①一过，青蛙便苏醒过来，呱呱的蛙声告诉人们，春天正迈着艰难的脚步，带着它那不幸的信息姗姗地走来。青蛙是具有魔力、甚至可以说近似神力的小动物。用五六只青蛙头同安息香花一起熬制的药液可以提神，治愈情妇的小恙或下身疼痛。青蛙这种动物很难驯化，这是因为快要驯化成功的时候，它们便失去了耐性，一下子撑裂开肚皮。玻利卡波是全国最佳驯蛙师；他不单单驯化青蛙，还有乌鸦、负鼠、狐狸，以及其他动物。玻利卡波什么都驯化，甚至包括野狼和猞猁，当时这后一种动物还是很多的；唯一一种他从未驯化过的是野猪，因为野猪是一种智商不高的动物，既不听管教又没有头脑。这位一只手上缺少三个指头的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居住在塞拉·德·坎帕隆小镇上，他常常跑到公路旁观看开往圣地亚哥的公共汽车，车上总是有两三个神父坐着吃干无花果。玻利卡波被马咬了右手，从而失掉了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然而，他用小指和大拇指什么都能干。

“我不能吹风笛，也不能拉手风琴，可是，不会吹不会拉，又有什么可遗憾的？”

在奥伦塞，在帕罗恰的妓院里，有一位盲人手风琴师，他可能已经死了，对，对了，我现在记起来了，他在1945年春天，即希特勒死后一个星期就死了，他演奏“哈瓦”曲和进行曲供那些甘当乌龟的人消遣娱乐，我这里说的是当时的情况；他的名字叫高登西奥·贝拉，进过神学院，失明后，我是说快失明的时候，他被神学院赶了出来。

“他手风琴拉得很娴熟吧？”

“当然罗，好极了！他的确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手法细

① 即3月19日。

腻、利落，有感情，深沉、激昂。”

高登西奥在其谋生的妓院里演奏的曲目单十分丰富，但是其中有一支玛祖卡舞曲，即《我亲爱的马利娅娜》，他只拉过两次，一次是在1936年11月“蛮子”被害时，另一次是在1940年莫乔被杀时。除此之外，他再没有拉过。

“再没有拉过，再没有拉过，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那支玛祖卡舞曲颇为悲哀，催人泪下。”

贝妮希亚是高登西奥的外甥女，加莫索九兄弟、巴加涅依拉人玛利卡波和已故的拉萨罗·科德沙尔的远房表妹。在那一带，除了卡罗波一家以外，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亲缘关系，卡罗波家每个兄弟的额头上都毫无例外地有一块猪皮样的胎记。

细雨轻柔地滴落在阿尔内戈河上，这条河的水流推动着水磨，驱赶着痨病患者，那时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卡塔利娜·巴茵特赤着身子在埃斯巴拉多山岗上散步，两只奶头湿漉漉的，头发一直披散到腰间。

“快走开，你这个心肠狠毒的娘儿们，十恶不赦，你一定会被扔到地狱的油锅里挨炸！”

细雨轻柔地滴落在贝尔木河上，河水奔腾呼啸，唱着哀歌，吻舔着栎树，那时法比安·明盖拉，也就是被称为死神之鸟的莫乔，在砂石上磨着他的折刀。

“快走开，快走开，你这个坏蛋，到了阴间一定会有人找你算帐不可！”

卡山杜费尔人蒙莱多认为，法比安·明盖拉是个货真价实的私生子，私生子有九大特征。

“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

“别着急，你慢慢就会知道了。”

加莫索九兄弟中的老大名叫巴尔多梅罗，对了，他已经死

了，应该说他活着时叫巴尔多梅罗·马尔维斯·温德拉，或者巴尔多梅罗·马尔维斯·费尔南德斯，有的人把他叫做费尔南德斯，反正都一样；可是，他的绰号“蛮子”叫得更多些，因为他性格坚韧，谁都不怕，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1933年的老圣地亚哥圣神日①那天，在德塞得依拉斯，即从拉古迪尼亚到拉林的公路上靠近克莱多依拉古墓遗址的地方，“蛮子”夺了两个民警的枪，把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身后，然后连同滑膛枪一起送交兵营。在兵营里，先说要打他一顿棍子，后来没有那样做，两个民警也给放了，说这两个人是大笨蛋，没有脑子；警察不是当地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消息。“蛮子”在胳臂上刺了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图饰，一条红蓝相间的蛇盘绕在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身上。

“蛮子”是1906年出生的，那一天正是国王阿尔丰索十三世举行盛大婚礼的日子。他22岁同洛利妮亚·莫斯克索·罗德里盖斯完婚，这个女人的性格是那样倔强，不得不用棍子降服她。洛利妮亚死得很惨，一头受惊的黄牛把她顶在王宫大门上，又用蹄子胡踢乱踩。洛利妮亚死时丈夫已不在人间，那时她已经孀居四五年了。“蛮子”只有弟弟而没有妹妹。加莫索九兄弟的父母，或者说巴尔多梅罗·马尔维斯·卡萨雷斯，即“兜肚”，和特雷莎·温德拉(或费尔南德斯)·瓦尔杜依德，即“泼妇”，在1920年那次发生于阿尔巴雷斯站的火车相撞的大事故中不幸遇难，当时死者逾百，火车刚刚驶出拉索山洞，旅客大都窒息而死，于是山洞变成了一个无底墓穴，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墓穴；那一带人说许多人还活着时就被埋掉了，这样可以在事故报告中省去许多说明，然而这种说法大概不可信。

① 即6月25日。

加莫索兄弟中的二弟是塔尼斯，人们都叫他“魔鬼”，因为他一眨眼就能生出个坏主意来。塔尼斯和奥伦塞的一个缉私队员的女儿罗莎·罗孔结了婚。罗莎喜欢饮用茴芹酒，整天没早没晚地睡大觉；这里应该说清楚，她人并不坏，但是茴芹酒常常饮得过量。塔尼斯像他的大哥、三弟和表弟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即飞鸟、青蛙及小兽的驯化师一样，既耕田又养畜；他们也都爱好或者说有兴趣和兽类打交道，但并没有下决心以此为业。他们追捕野马很有办法，把它们围圈在山上打好记号，野马飞奔掀起阵阵尘埃，发出一声声气恼或是恐怖的嘶叫，汗流浃背，或者说汗淋如雨。塔尼斯很有手腕，和外乡人打赌没有不赢的。

“老乡，您输了四个雷阿尔，掏钱吧，和我们喝一杯去，在这里我们无意和任何人结怨结仇。您应该永远记住我的话，这些话能给您很大的慰藉：但愿上帝永存。乌鸦永远歌唱，酷夏一过便是严冬。”

天气转暖时，当然现在气温还不很高，“魔鬼”便喜欢和卡塔利娜·巴茵特，即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一起，脱得光光的，到路西奥·莫罗水磨大坝那儿洗澡，把她那半似长蛇半似山猫的肉体占为己有；这里用“占有”这个词儿，只不过是人们都那么说而已，塔尼斯并非以暴力占有，因为她既不挣扎逃脱也不认为那是受折磨，而是每每潜入水中她都格格地笑个不停。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不会游泳，看她踏着舞步沉到水下很是令人惬意。

贝妮希亚的奶头像烤栗子一样，这点大家都知道，圣胡安一带的栗子熟透了时就是那个样子。贝妮希亚的血液里总是燃着火焰，她从来不知道疲倦，从来不表现出厌烦。贝妮希亚长着一双蓝眼睛，在床上总是一副欢快、活跃的表情。贝妮希亚

结过婚，对了，也许现在她还没有和那个制做木偶、半似女人模样的葡萄牙人离婚，此人常常到莱昂这边来；但是，她逃离了丈夫，住到自己家乡这边来了。

贝妮希亚的母亲是高登西奥，即帕罗恰妓院拉手风琴的盲人琴师的表姐。贝妮希亚·塞加德·贝拉步履矫健，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好像心中有什么高兴事儿似的。她母亲识字，也会书写；贝妮希亚则不会，常常发生这种情况，也就是在家庭境况走下坡路，而谁也无能为力时，这个家最后破产，只能找出几颗别人以前送的金豆子变卖掉维持生活，而现在很可能连一颗金豆也没有了。贝妮希亚的母亲叫阿德加，她手风琴拉得几乎和弟弟一样好，把波尔卡舞曲《凡菲内特》拉得有感情，有声色。

“说到底，我是维拉尔·德·蒙德村人，这个村子坐落在萨尔诺索山和埃斯巴拉多山之间，那里的孩子吃多少奶我都了如指掌。您，堂卡米罗，出生在一个整天吵架的家庭里，这会有报应的。您的祖父用棍子把佩得利尼亚河上的磨坊主人胡安·阿米耶罗斯活活打死了，之后他不得不离开家长达十四年，他逃到巴西去了，这些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说到底，我是维拉尔·德·蒙德村人，这个村子就在西尔瓦博亚和利克贝洛过去一点点的地方，就是说翻过两道山梁，但是，我的亡夫，我是说西得朗·塞加德，他是卡苏拉克人，这个村子在波尔特利纳山脚下，和萨莫罗斯毗邻，但是两村居民几乎连招呼都不打，他们互不往来，看来这对他们无关紧要，他们就是不喜欢来往，甚至连上帝的意志都不放在心上。我把这些事讲给您，是让您看到我这个人是可信的，我并不是外人，而现在到处都是坏人。如果我不发誓说我们之间有亲缘关系，上帝会斥责我的！您的祖父在伊莎贝尔二世时就去了巴西，想来已是百年以

前的事了。您的祖父的风流韵事可真不少，请您原谅，人们都这么说，他跟玛内齐娅·阿米耶罗斯打得火热，玛内齐娅·阿米耶罗斯是胡安和另外一个我记不清叫什么名字的人的妹妹，可能叫弗朗西斯科，对，是叫弗朗西斯科，这个人只有一只眼睛，这并不是说他的另外一只眼睛瞎了，而是说他只长着一只眼睛，这只眼睛长在前额正中，生下来就是这样。[19]您的祖父和玛内齐娅·阿米耶罗斯经常在宝沙松林的一个洞里鬼混，他们在洞里用干草筑窝，用木头烤腊肠吃、暖身子。一天夜里，玛内齐娅的两个哥哥在格拉维利尼奥河的拐弯处等着您的祖父，一个手拿砍刀，另一个手握铁棍，人们说他们要打死他，可是，您的祖父催马冲上去，把他们撞倒了。一只眼睛的弗朗西斯科扔下铁棍疯也似地跑了，但是胡安却面对面地站到您祖父眼前，两个人厮打起来。胡安照着您祖父的腰狠狠砍了一刀，可是，堂卡米罗，他个头儿并不高，却很勇猛，他不顾晕眩，抓起那个屁滚尿流逃跑的弟弟扔下的铁棍，把胡安打倒在地。人们说，给死者解剖时，发现他的肺部已惨不忍睹，简直变成了一滩水。那一棍打得很重！”

加莫索的三兄弟名叫罗克，他虽然不是修士，但是人们都叫他克梅沙尼亚修士，不知道为什么。克梅沙尼亚修士的那个“家伙”特别大，这远近有名，甚至在莱昂地区的朋费拉达都有人知道。克梅沙尼亚修士的“家伙”很可能和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的“家伙”一样大，后者将在本书的以后章节中出现。旅游的人经过这里时，如果想让他们大吃一惊的话，常常带他们去观看卡尔加多依罗山坡上的修道院遗址——那里的羊肠小道清晰可见——以及罗克的那个大“家伙”。

“喂，罗克，把你知道的东西跟这两位先生讲一讲，他们是从马德里来的一对夫妇。喝一杯甘蔗酒吧！”

“应该喝两杯。”

“好吧，两杯就两杯。”

这时，罗克便解开带子，把那个“家伙”掏出来，于是这东西像狐狸似的吊到膝盖那里。罗克虽然已经习惯了，但干这种事时毕竟有些紧张。

“夫人，请您原谅，他很少让它这样曝光。面对不熟悉的人，更……！”

罗克的妻子，也就是阿维拉依奥斯人切洛·多明戈斯，当丈夫让她分腿，准备干那种事时，她就在那“家伙”上套一块餐巾，不让它完全进去，以免伤了自己。

“我的老天！但愿上帝让我们这些女人忏悔，阿门，耶稣！”

阿德加对发生的事知道得很清楚，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守口如瓶。

“如果我们身上的血液都是一样的，您不可能默不作声呀！”

“我不能默不作声；先生，我也不想默不作声，我保持沉默已经很长时间了！喝杯葡萄酒，好吗？”

“好。太感谢了。”

看着那一串串雨点轻轻地落下来，真是别有一番情趣，而这一串串雨点不就是连祷吗？毛毛细雨不紧不慢地洒落在田野里、房顶上和窗户的玻璃上。

“那些证件是我弟弟塞孔迪诺从卡尔瓦利尼奥法院偷出来的，对，应该说是书记员有意让他偷出来的。这个书记员是胡里安·莫斯特依龙，但是人们都叫他科戈索·德·马拉尼斯；此人曾在缉私队当过兵。因为我弟弟对钱看得并不很重，给了他五个比索让他去‘做恶’，又给了五个比索让他去‘行善’，

也就是说给了他十个比索。杀害‘蛮子’的凶手已经死了，死了好久了，这事您比我知道得清楚，我就不说了。卡苏拉克的男人都是些出名的汉子，所以我们女人和他们处得很好，我是说维拉尔·德·蒙德和附近几个村子的女人，因为女人所希望得到的，归根结底是男人的爱抚。莫乔是从远处来的，对了，他的父亲，他们的家，在这儿已住了很多年，但他们是从远处来的，在我们眼里他们多半是马拉加台利亚人，但我不敢肯定，是的，人们都这么说，我不想骗您。如果您要我孙女安赫拉给您做女仆的话，要知道她才12岁，还没有开始干女人的那种脏事呢，我将把那个已经死了的、杀害‘蛮子’的凶手的证件，还有皮靴都送给您，虽然不值几个钱，这我知道，但终归是个纪念品吧。我弟弟把烟草装在皮靴里，这样看上去很好玩；堂席尔维奥，卡瓦耶达的圣马利亚教堂的神父，对，他的亲戚圣者费尔南德斯就是卡瓦耶达人，有一天甚至这样对他说，如果不庄庄重重地把靴子埋掉的话，他就要进地狱。他根本没有理会这些话；我弟弟塞孔迪诺对地狱毫不畏惧，他想，与其说上帝是死亡和饥饿之友，毋宁说是生存和食物的保护者。再喝一点吧，天气太冷了。”

婊子儿子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头发稀少，法比安·明盖拉的头发就很少，东一根西一根的。

“是什么颜色的？”

“听说随天气变化而变化。”

老四和老五，就是说塞莱斯蒂诺和塞费利诺，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在奥伦塞神学院学习时就当上了神父，人们说，他们在品质上受到了良好的教养。人们把塞莱斯蒂诺叫做“玉米穗”，他在塔博亚德拉的圣米格尔教堂供职。塞费利诺则被称做“耗子”，曾在萨佩亚乌斯的圣安德亚安教堂任神父，这个

地方属于拉依里兹·德·维加管辖，现在调到卡瓦耶达的圣马利亚教堂去了，接任已故的堂席尔维奥；卡瓦耶达属于皮尼奥尔·德·塞亚管辖。

是的，看着雨不停地下也是一大乐趣。雨点滴滴答答，冬天下，夏天下，白天下，夜里下，雨点打在田野上，滴在罪恶上。雨为男人而下，为女人而降，为牲畜而落。

对“蛮子”巴尔多梅罗不能正面顶撞，因为他像萨古梅依拉山上的野狼一样凶残；他的二弟“魔鬼”塔尼斯憋着气能把一个彪形大汉高高举起来；他的三弟克梅沙尼亚修士，或者说罗克，有些羞怯；他的两个孪生弟弟“玉米穗”塞莱斯蒂诺和“耗子”塞费利诺唱弥撒，这一点谁都知道，他们的棋术很有造诣。“玉米穗”是猎手(猎兔子和花颈鸽子)，“耗子”是渔夫(打带鱼、鲃鱼，有时走运能打到鲈鱼)。除此以外，他还有四个兄弟。

阿德加是个举止谨慎的人，但是待人慷慨大方，年轻时一定热情奔放，性欲强烈，喜欢聚会。

“据说我的亡夫和另外好几个人，一共有十二三个，也是杀害‘蛮子’的那个已死的凶手杀害的，人们都说那个狗娘养的，请您原谅我用这个词儿，简直和猎枪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对这件事知道得不很确切，但是那个死鬼被杀时，我在奥塞依拉皇家圣玛利亚教堂的耶稣像前为他点燃了一只蜡烛。有的人死了令人悲哀，但是也有的人死了却叫人高兴，您说是不是？还有的死人令人望而生畏，比如淹死的人，得瘟病死的人，而另外一些人则让人忍俊不禁，特别是那些吊死的人被风吹得来回摇动时。我小时候，在宝沙·德·丰多看见一个吊死鬼，小孩子拉着他的双脚打秋千玩，而他却没事儿似的；民警来了以后，把小孩子都赶跑了。法官先生十分严肃，是个谨慎的卡斯

蒂利亚人，名字叫堂莱昂，对于开玩笑的事绝对不能容忍，这我记得很清楚。现在，风俗习惯都变了，变化真大呀！”

拉萨罗·科德沙尔的形象还没有从人们的脑海里消失。阿德加是唯一一个了解那些事情的女人。一天夜里，他从卡布莱依拉下来，一边唱着一边往下走，拉萨罗·科德沙尔总是唱歌，他外出时唱歌，返回时也唱歌。他走到格鲁斯·德尔·齐斯克时被一个汉子截住了。

“我一个人，您也是只身吊影。”

“走开，我可不想吵架，我走我的路，碍您什么事？”

两个人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后来竟然互相抡起了棍子，你打我一棍子，我打你一棍子，打了一百甚至二百棍子，拉萨罗·科德沙尔把那个人打得直不起腰来，后来又把他的两手反绑在身后，并且把他本人的棍子插上，放他回去了。

“走吧，回去让你夫人解开。往后再别和老实人打架了，记住这个教训。”

当时，还能看见那座山界；若不是因为那个摩尔人下毒手，那座山界永远不会消失。在这儿，无花果树长得不好；我如果是个大富翁的话，一定找个无花果树长得茂盛挺拔的地方，买上一百棵以纪念拉萨罗·科德沙尔，这个小伙子很有魅力，让每一只鸟儿都吃到无花果。很遗憾我没有钱，什么事也做不成，不能到外边见世面，不能给女人买金银首饰，不能买无花果树……你不会拉小提琴，又不会吹口琴，所以每天下午都在床上度过。贝妮希亚简直像头听话的母猪，你让她做什么，她从不说一个“不”字。贝妮希亚不识字也不会拉手风琴，但是她年轻，会煎蛋饼，心情好的时候也会让人高兴，她的两个奶头像栗子一样香甜，个大而且坚硬。阿德加对有多少人吊死记得再清楚不过了。

“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的傻儿子，也就是彼杜埃依罗斯那个大笨蛋，不是自己上吊死的，而是作为试验被人吊死的。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名字叫堂梅列希尔多·阿格列克山·芬特依拉，以身材魁梧、四肢发达而远近闻名；堂梅列希尔多的那个‘家伙’耸起时，但愿上帝原谅我！就好像长袍下面支着一根松树桩子。神父先生，您这个样子去哪儿呀？鬼乌龟，我看看教民们能不能帮我弄软了！（如果和他搭话的是女人，他则称呼鬼婊子！）请您原谅我，堂卡米罗！您听我说，我想给您弄点腊肠尝一尝，我劝您多吃腊肠，腊肠是补身子的。我的亡夫西得朗浑身是劲，就是因为他把腊肠整根整根吞下去；我告诉您吧，杀害我亡夫的那个死鬼，如果不是像宰杀狐狸那样杀害我亡夫的话，根本杀不死他。您一定会说是从他背后下的手，没让他看见；如果让他看见的话，那个死鬼和帮凶一定会远远地逃离他。”

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简直被苍蝇包围了起来，这也许是因为他身上有甜味的缘故吧。

“他不讨厌苍蝇？”

“当然讨厌，但是他能忍受，不然，有什么办法呢？”

“活宝”在加莫索兄弟中排行老六，他叫马蒂亚斯，对纸牌算命术略知一二，也会玩杂耍。马蒂亚斯曾在奥伦塞的圣母玛利亚教堂当过看守，但是，后来他的头脑变得聪明一些了，便到卡瓦利尼奥的“安息”棺材厂工作，日工资很高。“活宝”很活泼，跳舞有节奏感，唱歌声音动听，从不走调，玩台球总是赢（有时一连几个月赢到一千比塞塔或更多）。“活宝”风趣诙谐，经常用德国人的声调讲“傻蛋和精灵”的故事。“活宝”是鳏夫，妻子普利妮亚死于肺病，据说是巫婆传染给她的。普利妮亚是老大的妻子洛利妮亚·莫斯克索的妹妹，她

们家里的女孩子都活不长，还没有满足丈夫的要求就一个个死去了。

“一定弄得家破人亡了吧！”

“还不至于，影响不大。”

阿德加去拿腊肠，她还想再弄些白酒来，阿德加的腊肠和白酒都是上乘之品，营养价值很高。

“他们拿彼杜埃依罗斯那个大笨蛋做了试验，又拿我的亡夫做了试验，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坏人总是有的，只是在战争年代有些人更坏罢了。上帝一定会惩罚他们的，事情不能就这样继续下去；他把许多坏人召了去，安详地死在床上的人不多。您已经看到了杀害‘蛮子’和我亡夫的那个死鬼的下场。他杀人太多了，太多了，他最后也没有活下来；血债要用血来还。您比我知道得清楚，您如果不愿意，那就别说出去好了，那个杀害‘蛮子’和我亡夫的死鬼后来被他的亲戚圈了起来，最后淹死在宝沙·德·加戈水泉里，我其实也没有必要讲这些。人们都把罗莎利娅·特拉苏尔费叫做疯婆托拉，因为她不知道羞耻，而且向来如此。罗莎利娅·特拉苏尔费解开衣领，把两个奶头露出来，对那个到处杀人的死鬼说道：‘过来，吃一口吧，这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要的是活下去。’而她现在是这样说的：‘那个死鬼吃了我的奶头，这是真的，他还吻了我身体的其它部位，但是我活了下来，另外，我洗得干干净净，把奶头洗了，把下身洗了，甚至把意志也洗了。’听她讲述这些，真有趣！”

加莫索的每个兄弟都有自己的绰号；这样的事并不是总有的，但是可能偶尔有之。胡里安·马尔维斯·温德拉或费尔南德斯，也就是说胡里安·加莫索，被人叫做“机灵鬼”，因为他行如光，动如星。“机灵鬼”在羌塔达有个钟表店，对了，

其实那钟表店是他妻子的，所以他在兄弟中离开家乡最远，但是生活条件不错。“机灵鬼”和羌塔达镇上的钟表店老板娘、寡妇皮拉尔·毛列·佩尔娜斯结了婚；其实，这个寡妇只不过是个间接继承人：皮拉尔的前夫，也就是店主乌尔瓦诺·达佩纳·埃斯卡依隆，得了腹痛病死了以后，钟表店就由儿子小乌尔瓦诺继承了，但是小乌尔瓦诺总是病恹恹的，不久便得了贫血病死了，这样钟表店就转归了皮拉尔，当时的财产继承法有这样的规定。“机灵鬼”和皮拉尔有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一个个都长得身强力壮，红光满面。“机灵鬼”当店主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这再清楚不过了，不过，这对他关系不大，只要在钟表店当个合伙经营人，孩子能吃饱穿暖，能上学，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那个杀害‘蛮子’、我的亡夫和另外十二三个人的死鬼嘬了疯婆托拉的奶头，这个狗娘养的现在已经死了，但是并没有被埋掉。堂卡米罗，有一个女人，总有一天我会告诉您她是谁，只要您知道是我在讲话，而上帝并不希望我讲得太多就够了，她把他的尸体从墓里偷回家，别人永远不会知道她为什么要偷尸体，当然她本人也不会说出来。应该贴着地面，贴着地面总比浮在水上好。疯婆托拉一点儿也不疯，她很有主意，我想，她现在还和她的女儿埃德尔米拉住在一起，她女儿在沙利亚和一个警察结了婚。她也就是我这个年龄，顶多比我大一两岁，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我们女人都被人嘬过奶头，我们的奶头就是让人嘬的嘛，谁也不能去掉我们的这种嗜好，重要的是不能把奶头弄脏了：这个小伙子在草垛上，那个年轻人在厩棚里，神父在圣器室里，赶集的人在灶前，磨坊主人在磨坊，陌生人在山上，丈夫随时随地……重要的是不能把奶头弄脏了。我的这两个奶头，生我女儿贝妮希亚时那可是地地道

道的奶头，托上帝的福，又大又硬，奶水特别多，蛇也嘬过我的奶头，不过我的亡夫用锄头一下子就把蛇头劈成了两半，打死了。这里都是死人，饥饿的风在栎树中呼啸，奏着《国王进行曲》①。”

雨点滴落在皮尼奥尔的十字路口和阿尔瓦罗纳小溪上，那一带野狼成群，罗基尼奥的牛车在车道上滚动着，车轴的吱吱呀呀声吓得野狼不敢靠近。冬天里，蛞蝓变成了水，躲藏在含有糖分的野樱桃树根下方。炼狱里的亡灵也像麻风病人一样，饮用米安盖依罗的泉水，他们厌倦时便在上帝的陪伴下漫步河边。贝尼托·加莫索的外号是“南蝎”；他的长相真像一只大蝎子，尽管没有毒。“南蝎”是个聋哑人，但十分聪明；他很会做家具，刨木头，饲养家兔，煎蛋饼，他的蛋饼煎得和贝妮希亚一样好。他没有结婚，和哥哥马蒂亚斯住在卡尔瓦利尼奥，在棺材厂里做工，挣的钱足够花销。“南蝎”每个月都到城里逛一次妓院，花多少钱都不在乎。九弟萨路斯蒂奥也和“活宝”、“南蝎”住在一块儿。萨路斯蒂奥这个可怜的小弟弟，性格天真，身体虚弱；他什么都会做，而且毫不费力。“活宝”不想再婚，因为他不知道弟兄们的境况将会怎样。

“我这样不是很好嘛，说一千道一万，我的弟兄们也是上帝的人！”

人们把马尔维斯九弟，或者说最后一个弟弟称做“牢骚狂”，因为他整天用他那蟋蟀一样细小的声音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大概是因为内脏疼痛而说不出来吧。

阿德加不看到大海死不瞑目。

“死倒没有什么关系，糟糕的是让大家都知道，糟糕的是

---

① 西班牙国歌。

给活着的人留下笑柄；我比那个死鬼多活一天就心满意足了，而现在我比他多活了好多天。杀害我亡夫的那个死鬼已经死了，已经死死的了，而我还活着；重要的是看着别人怎样一个一个地死去。现在，我所希望的是在看到大海之前不要死去，我想大海一定很美。疯婆托拉对我说过，大海起码有奥伦塞那么大，也许还要大。杀害'蛮子'和我亡夫的那个死鬼已经死了，我对此感到莫大的安慰。应该离水近一些，水比空气重要。疯婆托拉很会驯化小鸟和其它小动物，而且驯化得和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奥本萨一样好。她驯化雕鸮、乌鸦……雕鸮比乌鸦还蠢笨；她还驯化癞蛤蟆、山羊，山羊比较容易驯化，也驯化石貂、蝙蝠，动物没有她不能驯化的。疯婆托拉还会恐吓母鸡，阉割长蛇，用劈成两半的辣椒擦狐狸屁股，让它不停地跳来跳去。只有她那个村子里的邻居才是好人，真可笑！疯婆托拉比男人有本事。我们女人都偶尔干过那种下贱事，那是司空见惯的，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在乎。天真烂漫的小伙子呀，如果是个色鬼，那就更好了，只要在身边，天气不很冷，又不哭闹。男人们寻找大奶头的山羊，抓住犄角，美美地蹭一阵，那也是常有的事。对了，疯婆托拉和狼干那种事，这事谁也不相信，可是确有其事，我亲眼看见过。野兽对疯婆托拉百依百顺，因为在罗伦西尼奥·德·卡斯弗盖依罗圣神节的那场暴风中，她母亲在马背上受了孕；每年这样的暴风雨来临时，都要死一两个卡斯蒂利亚人、吉卜赛人、黑人和神学院学生，暴风雨残酷无情，破坏性极大。疯婆托拉有一枚奥卡利纳笛子，暴风雨一来，她就吹响笛子通知没有防御能力的小动物：田鼠、多脚虫、豆蜘蛛、蜗牛等等。"

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不姓奥本萨，而是姓波多莫利克，奥本萨是他祖母的姓，他祖母是个很能干的女人，不过脾气暴躁。

卡罗波兄弟的额头上都有一块猪皮样的印记，每个人都有，犹如工厂产品的商标或者坏人标签。莫乔的身上流淌着卡罗波家族的血液，他不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谁也不知道卡罗波一家人是从哪儿来的，反正不是本地人，大概是从马拉卡台利亚来的吧，这个地方比朋费拉达还远，他们可能是逃荒或者躲避法律制裁才迁到这里，这是尽人皆知的。法比安·明盖拉，也就是莫乔，无时无刻不磨他那把折刀，刀刃时时闪着寒光，说不定哪一天会让某个人吞下它。卡罗波一家既不耕田也不养畜，卡罗波一家人都是鞋匠儿，人们把坐着干活的，或者至少不淋雨的人都称做鞋匠儿，当然他们当中包括鞋匠，但也包括裁缝、药店店员、理发师、书记员和其他从事既不需要土地也不需要力气的工作的人。婊子儿子的第二个特征是额头上有一道凹槽，你没有看过法比安·明盖拉的前额吗？对了，他就是这样。

蒙乔·雷克依索·卡斯博拉多被人称做“懒虫”蒙乔，因为他除了到处闲逛和游玩以外什么也不干。他和拉萨罗·科德沙尔·格洛瓦斯一块儿参加过梅利利亚① 战争。在本书前面可能没有提到他的第二个姓，但是他逃出了摩尔人的包围圈，保住了生命，尽管丢了一条腿。“懒虫”蒙乔总是受雇于荷兰轮船，因而得以周游世界；他最喜欢瓜亚基尔。

“有这条长短一致的假腿，活得也不错吧，请不要相信这种谎言。新大力士岛是太平洋中的一个岛，英国人用大炮，对，是用大炮，把这个岛击沉了，因为岛上的土著人要实行十进位制，在他们眼里，拖着假腿是出身高贵的象征；他们想让我当总理，但是我对他们说，我不愿意当总理，宁愿返回故土。”

① 港口城市，位于摩洛哥的地中海岸边，其主权一直属于西班牙。

“懒虫”蒙乔有一副古代探险家的相貌，他是说谎大王，恋爱狂，固执不化，惰性十足，喜欢传播流言蜚语。据“懒虫”蒙乔自己透露，他在巴斯蒂亚尼尼奥海岸看到一棵非常奇怪的树，叫“欧姆利尔”，每到秋天，被悲凄打落的树叶软绵绵地打起了皱褶，好像蜗牛肉似的，然后变成蝙蝠，没有眼睛，翅膀上画着一颗血红色的人头。刮风时，它们可以离开地面，变成活物飞起来；如果不刮风，必须让这些树叶变成的蝙蝠贴在地面上，直至饿死，因为打死它们会带来灾祸。然而，如果贴在地面上，则不会发生任何不幸，天不会塌下来。

阿德加是“懒虫”蒙乔的好朋友，甚至有那么一段时间两个人还谈过恋爱，而现在已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了。

“您看，堂卡米罗，您别笑话，我不时想到您在嘲笑我。最好忍受着点儿，让那些已经做过忏悔的、被判处死刑的人死了以后再死一次。那些死人的眼睛、额头和心脏都画着死神，所有的人都希望他们死去，是这样，这是上天的法律：使别人流血的人，他自己最终也会流血，并且会淹死在血泊之中。另外，这种人没有任何退路，因为世界的大门对他关闭着。应该靠近空气，空气要比死神有用得多。面色苍白如土的死神到处播种死亡的种子，人们已经厌烦它了，报仇的时刻来临时——这种时刻最终会来临的，因为有上帝的帮助——要为每一个苍白如土的死者——他们痛哭过，但是依然活着——种上一棵榛子树，这是为了记住血债，同时也是为了让野猪高兴。这儿种了好多榛子树！那些苍白如土的死者这样告诉尚未轮到偿还血债的人：让我们接受训戒吧！不，先生，他们回答说，那些榛子树是野生的，是它们自己长出来的，是为了让野猪吃到鲜榛子。”

阿德加讲完这最后几个字时声音已经嘶哑了。过了一会

儿，她咽下一口口水，微微笑了笑。

“请您原谅。您想让我用手风琴拉奏波尔卡舞曲《凡菲内特》吗？我已经老了，但是还能拉得出来。您等着瞧吧。”

阿德加拉得很好，有风格。

“您拉得很好。”

“已经不如从前了，自从我的亡夫被杀害以后，我的脑袋里总是乱糟糟的，这个样子谁能拉手风琴呀。我只是随便拉一下罢了，我像一架自动钢琴……您让我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吗？我马上就完。”

阿德加掉下了两三滴眼泪。

“杀害我亡夫的那个死鬼被打死以后，我本以为可以高高兴兴地喘口气了，可是事与愿违。以前，我满腔怒火，现在则蔑视一切；我的体力都耗在这上面了。以前，我沉默不语，现在则开口讲话，我也许讲得过多了。所谓手风琴，就如同喝泉水一样；这几天口渴，过几天又不渴了。我觉得我唯一可以做得好的事就是蔑视，学会蔑视可费了我不少力气。现在，我像上帝那样蔑视一切，这一点我可以对上天发誓。主要的是应该知道这一点可能使一个女人头痛，尽管现在还没有这样。我是这个地方的人，谁也不能把我赶走；我死了以后，要变成泥土，让庄稼长得好一些，我要变成荆豆的金色花朵，好吧，我死以前到底会发生什么事，那就等着瞧了。”

阿德加沉静了一会儿，又斟满两杯白酒，一杯是给她自己的，另一杯给我。

“干杯。”

拉蒙娜小姐的家宅后面有一座花园，这花园一直伸到河边，里面有蒲草，有蕨类植物，有皮筏子，有鲃鱼，还有人在那儿自杀过；十一年当中有三个人自杀，这不算多。这个地方

自杀的人不是很多：一个是无依无靠的老人，一个是失恋的姑娘，另一个是喜新厌旧而内心感到内疚的已婚女人，谁也不知道拉蒙娜小姐的母亲是有意投河自杀还是上天授意的。

"你与我和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都是表兄表妹关系，你和他是姨表，我和他是姑表。你和我是亲戚的亲戚，你想一想，咱们就是亲戚吧？在这里，咱们大家都是亲戚，只有卡罗波一家除外，他们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飞来的，现在人口多得像一棵茂盛的大树。"

拉蒙娜小姐看上去30岁的样子，也许多一岁半岁的。她表情高傲，有怪癖，很自信，不大合群，腼腆、神秘。拉蒙娜小姐有一双康波斯特拉山雀那样又大又黑的眼睛，面色黝黑，大概是有墨西哥人的血统吧，卡山杜尔费兄弟的祖母或曾祖母是墨西哥人。拉蒙娜小姐曾经谈过三次恋爱，最后出于尊严仍然孤身一人生活着。拉蒙娜小姐会作诗，能用钢琴弹奏小夜曲，家里有两个老年男仆和两个巫婆一样的女仆，这几个仆人都是她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她父亲堂布雷希莫·法拉米尼亚斯·霍辛相信招魂术，喜欢弹奏班卓琴，死的时候还是后勤长官呢。拉蒙娜小姐的四个仆人简直是四大灾难，也就是说四个废物，不过，不能把他们赶出家门，让他们饿死，穷困潦倒。

"你们不能走，在这儿住下去吧。我来给你们料理后事，反正你们也活不多久了。"

"谢谢，小姐，上帝会报答您的慈悲心肠的。"

拉蒙娜小姐从她父亲手里继承了一辆庄重的黑色"帕盖特"和一辆漂亮的白色"伊索塔-法兰奇尼"，两辆汽车一直放在车库里。拉蒙娜小姐会开车，在那一带她是唯一有驾驶执照的女人，但是她从来没有把车开出车库一步。

"太耗油了，还是放在那儿生锈吧。"

拉蒙娜小姐的客厅里挂着两幅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索托马约尔的肖像作品，一幅是她本人，穿着当地服装，另一幅是她母亲，肩上搭着西班牙披巾。

“你们母女长得很像，是吧？”

“不知道，我没有见过我母亲。”

“也罢，反正都一样，肖像总是要画得相像的。”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是莎尔瓦多拉的儿子，而莎尔瓦多拉是我母亲的妹妹，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有学问，仪表堂堂。他每次看望我们的表妹拉蒙娜小姐时，都要给她带上一枝白色茶花。

“喂，蒙齐娅，我这是让你知道我爱你，永远把你记在心上。”

“太谢谢你了，莱蒙多，你不该这样费心。”

拉蒙娜小姐有一条绵毛狗，一只土耳其猫，一只身体巨大、羽毛艳丽的赤鹅鹈，一只绿色鹦鹉，一只猴子，一只乌龟和两只天鹅，这两只天鹅在花园的池塘里游来游去，有时竟游到河边，但是每次都游回来。拉蒙娜小姐很喜欢动物，唯一不喜欢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点儿用途的动物，像奶牛啦，肥猪啦，母鸡啦；马儿除外，拉蒙娜小姐有一匹枣红大马，这匹马说不定有20岁了。

“马儿和男人一样，潇洒、轻浮，有的感情高尚。”

除了鹦鹉之外，拉蒙娜小姐的所有动物都有自己的名字：狗叫瓦尔德，和她睡在一起；猫叫金格；赤鹅鹈叫拉贝乔；猴子叫赫莱米亚；乌龟叫夏洛帕；马儿叫卡鲁索；两只天鹅分别叫罗慕洛和雷莫。猫已被阉割了，因为一天夜里它发情，跑出家门，第二天早晨才回来：肮脏、悲凄，并且有伤。拉蒙娜小姐决定了的事绝不更改。

“可怜的小动物！再不能发生这种事了，把它阉了吧！”

当然罗，说阉就阉了，从那以后猫儿再没有跑出家门，跑出去干什么呀？那只赤鹅鹨有蓝、白、红三色羽毛，像法兰西的国旗一样，其间夹杂着几根绿色和黄色的饰羽。这只小鸟每天都呆在一根栖木上，被一根长长的链子锁着；赤鹅鹨一会儿跳下来，一会儿跳上去，一会儿吊挂着，一会儿又厌烦而庄重地从栖木底部往上攀爬，它懒洋洋的，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猴子经常手淫，不住地咳嗽，乌龟只知道睡大觉，潇洒的天鹅在池塘里无精打采地游来游去。在拉蒙娜小姐家里，唯一不被忧伤的指头指点的就是那匹马儿了。

“莱蒙多，你别笑话我。我一个人生活，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我一直一个人生活，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问题是我每天都觉得魂不附体，好像脑袋不是长在自己的脖子上，已经失去了理智一样。每过一天，我们就远离自己一程，同时对我们自己的厌烦也增加一分。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搬到马德里去住？”

上帝让雨点滴落在罪人身上，以示惩罚；大地染上了天空的那种轻柔淡雅的颜色；空中没有小鸟飞过，连一只小鸟也没有。我既不会拉小提琴，也不会吹口琴，又找不到柜子的钥匙取出珍藏在里面的集邮册，于是每天下午就和贝妮希亚躺在床头，朗诵胡安·拉雷阿① 的诗作，听探戈舞曲。贝妮希亚前一天去了奥伦塞，带回一个咖啡壶送给我；这东西很实用，每次可以煮两杯咖啡，一杯给我，另一杯给她自己。

“还想喝吗？”

“再喝一杯吧。”

---

① 胡安·拉雷阿（1895—1980），西班牙诗人。

糟糕的是贝妮希亚身强力壮，性情欢快，两只奶头黑而大，坚硬而甜蜜。贝妮希亚有一双蓝眼睛，喜欢指手划脚，横躺在床上，很会作爱，什么都得听她的。贝妮希亚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但总是自信地微笑。

“我们跳个探戈吧？”

“不跳，我身上冷；你过来。”

贝妮希亚身上总是暖烘烘的，不管天气多冷，她都是这样；贝妮希亚是一架供暖机器，是一架制造欢乐的机器。我不会拉小提琴，不会吹口琴，这倒令我高兴。

“亲我一下。”

“好。”

“给我一杯白酒。”

“好。”

“给我炸一根腊肠。”

“好。”

贝妮希亚像一头温顺的母猪，对任何事都不说一个不字。

“今天留在这里和我一块儿过夜吧。”

“不行，‘耗子’加莫索要去看我，他在圣亚德里安教堂当神父，对了，他现在是卡瓦耶达的圣玛利亚教堂的神父了，他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都去我那儿。”

“好吧！”

拉萨罗·科德沙尔是被一个摩尔人在无花果树荫下杀害的，那人用铳枪突然对他开火，拉萨罗·科德沙尔根本没有料到，一下子就死去了。当子弹从太阳穴射进脑袋时，拉萨罗·科德沙尔还在想着阿德加如何赤身裸体仰面躺在山坡上晒太阳；我们都是从年轻时代走过来的。今天，那棵无花果树仍然生长在麻风病人清洗皮肤病痛的米安盖依罗泉水边，它的树枝

曾经变成过长矛，费盖罗阿一家用这种长矛把佩托·布尔德洛塔的七个妙龄女郎从摩尔人手中解救了出来。今天谁也记不得这段历史了。佛朗塞洛斯草原上的砍柴女工玛拉卡——对于她，阿德加的一位朋友在他撰写的一本书中做过介绍——一共生了十二个女儿；她们在10岁以前都失去了贞操，以出卖肉体谋生。其中一个叫卡尔洛塔，堂娜罗莎咖啡馆的老板娘埃尔维拉曾在奥伦塞城里的贝罗娜妓院见过她。米安盖依罗泉水清澈，但是不能饮用，连小鸟都不能喝它的水，因为泉水冲洗着死者遗骨、死者肺叶和亡灵的贫困命运，泉水载运着痛苦。

盲人高登西奥很听话，拉起手风琴来从来不知道疲倦。

“拉支进行曲吧，高登西奥！”

“您说拉什么，我就拉什么。”

盲人高登西奥就住在他供职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帕罗恰妓院里，这样可以节省房租。他在楼梯底下的更衣室里放个草垫子，睡在上面；高登西奥的小狗窝总是暖烘烘的。那里没有光线，这是事实，可是他不需要光线；对于盲人来说，有没有光线都一样。

“能发现点什么吧？”

“不知道，我觉得发现不了什么。”

早晨，高登西奥拉完琴以后，大约5点或5点半的样子，便去阿尔马古拉大街的梅塞德斯教堂听弥撒，然后回来躺在床上，一直睡到中午。他死的时候，妓女们给他买了一个花圈，并且请人为他做了弥撒；她们没有去墓地，因为警察当局不让。

“您的祖父跑到巴西已经好几年了，这事千真万确，那是在您的祖父把胡安·阿米耶罗斯杀死，把弗朗西斯科吓跑以后，他给了玛内齐娅五万雷亚尔的响当当的硬币——那真是一

笔可观的钱呀——另外用五万雷亚尔买了M.Z.A.铁路股票，还写了一封信，把她介绍给《我们先辈之财产》的作者堂莫德斯托·费尔南德斯-贡萨雷斯，那篇文章署名是卡 米罗·德·塞拉，他经常用这个笔名在《西班牙和美洲画报》和《西班牙邮报》上发表作品。玛内齐娅去了马德里，在圣马尔科斯大街开了一家名叫奥伦塞的酒馆，她干净利落，又不怕吃苦，所以积攒下不少钱，逐渐富了起来，最后和议会官员堂莱昂·罗加·伊巴涅斯结了婚，婚后生了八女二子。几个女儿都找到了称心如意的丈夫；儿子呢，一个当了技术员，另一个给法院当代理人。堂莱昂和玛内齐娅的一个孙子，即他们的四女儿玛鲁希塔二婚之子，竟然在共和时期当上了副秘书长，1949年死在委内瑞拉的巴尔基西梅托。他还是共和派议员，活着时叫堂格拉罗·克梅沙尼亚·罗加，而把阿米耶罗斯这个姓放在了第四位。玛内齐娅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着装整洁，她的儿孙们虽然在这方面不及她，但也个个都是一副好模样。副秘书长的一个女儿，也就是玛内齐娅的曾孙女阿依德·克梅沙尼亚·贝滕古特，曾在50年代被选为巴尔基西梅托美女。

有的笨蛋走运，有的则倒霉，从世界成其为世界以来就是如此，而且将永远如此。罗基尼奥·博伦就是一个不幸的笨蛋，他被锁在一只柜子里长达五年之久，据说是不让他打扰别人；把他放出来的时候，他简直像一只蜘蛛，面色苍白，毛发长得要命。

“这对他有什么关系！您没有发现他那么笨吗？”

“哎呀呀，我不知……他大概早就想伸伸懒腰，呼吸一点空气啦。”

“很可能！我不能否认这一点！”

罗基尼奥·博伦的母亲认为笨蛋没有感觉，不知道疼痛。

“可怜的笨蛋呀！……”

以前还能够带他们去朝圣，可是现在这么缺吃少穿，谁也不愿意见到他们。现在，他们用别的东西消遣娱乐，低声嘟哝，一遍一遍地诉说着苦痛，诉说苦痛时，也是低声嘟哝，在这里没有必要提高声音。教堂司事的葡萄架上吊挂着一串害兽，看上去犹如几副锚钩任凭风吹雨淋，散发出腐肉味。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卡塔利娜·巴茵特趁人看不见时走进教堂司事的葡萄园里，掏出奶头给那些死兽看。

“喂，喂，现在是坏人当道呀。圣犹大，你这个光辉的使徒，让我摆脱痛苦，心情高兴高兴吧。喂，喂，圣犹大，雨水把什么都冲走了。圣犹大，你在天堂，让处在苦痛之中的我得到一点安慰吧。喂，喂，清风把什么都吹走了。”

教堂司事常常用石块把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赶走。

“滚开，令人作呕的疯婆子！还是让魔鬼去看你的奶头吧，别来打扰正派人！”

疯婆子收起奶头，格格地笑起来。然后她淹没在雨气中，顺着路往下走去，她总是笑着，每隔三四步便回过头去看一眼。

卡塔利娜·巴茵特天真无邪，并不是令人畏惧的暴躁型疯子，她的生活充满突发事件，也充满惰性，要想不吃饭活活饿死可不是件容易事；她经常咳嗽，并且咯血，但是每年约翰圣神日①一到，云渐渐飘离天空，她的病情就好转一些。卡塔利娜·巴茵特大概有22岁的样子，最喜欢在路西奥·莫罗的水磨坊的池塘里脱光身子洗澡。

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整天被一群苍蝇围着，至

① 即12月27日。

少有一千只苍蝇在他身边飞舞，为他做伴，据说苍蝇肉很香甜，具有粮食一样的营养价值。一天，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去奥伦塞照像，照像之前被关在黑屋子里长达半小时之久，才使苍蝇安静下来，睡过去。

"为什么不往他身上喷洒灭蝇药呀？"

"不知道，也许是不习惯用灭蝇药吧。"

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和一位独臂老妇人住在一起，老妇人浑身散发着萘的气味，一刻也离不开咖啡酒，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

"多洛雷斯。"

"堂梅列希尔多，有什么事？请您吩咐吧！"

"这块面包太硬了，你吃了吧！"

"好的，先生。"

几年以前，多洛雷斯的胳臂上生了个疖子，也许是恶性溃疡，医生为了避免出现并发症，把她送到医院截肢，于是，那只胳臂被锯掉了。

"一个女人少只胳臂反倒自理得格外好，人们对此非常气愤，据说她不干活。"

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体大如牛，声似雄狮。

"我们男人应该像上帝要求的一样，不应该掩饰自己、唠叨、让人家讨厌，不然就更被人嘲笑，成为别人的笑柄。"

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每天都酒足饭饱。

"在整个四旬斋期间，我要像圣母要求的那样严格节食，人们怎么不提这个呀？"

"有的人正是这样问自己：人们怎么闭口不说这个呀？"

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还喜欢别的东西，这没有必要在此详细交待了，人是控制不住肉欲的，只是他善于伪装，

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

"在这里，说三道四的人太多了，他们不知道羞耻。"

"您说得对，先生，他们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根本不顾事实。"

听说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堂梅列希尔多·阿格列克山已经有了十五个私生子。

"女人们那样纠缠，他何罪之有？"

女人们总像发情的母狗那样跟在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的屁股后面；她们讲述着各自的优点，不管白天黑夜总是围着他转。

"劳驾，问一下，堂梅列希尔多，您为什么这样耐心地对待她们呀？"

"为什么不应该耐心对待她们呀？她们很可怜，她们只想得到一点点慰藉。"

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在塞拉·德·坎帕隆小镇的住房，在他父亲死的当天第二层就塌了下来，人被压在下面。上帝哟，我们还算万幸，安全无恙！倒是没有死人，但是不少人不是断了骨头就是打破了头，人们垂头丧气，心灰意冷。据说是房梁松动，因此地板断裂，我们都掉到了底层的畜栏里，脸上粘满了牲口粪。人们把他父亲已经四分五裂的遗体重新拼凑起来，不然，这个可怜的男人飞向天堂时，很可能缺胳臂少大腿。

"不能把尸体放在外边，不然就淋湿了，你没有看见都快淋湿了吗？快移到墙根去吧。"

这次房子倒塌使玻利卡波丢失了三只已经驯化了的负鼠，那几只小鼠很听话，还会踏着鼓点跳舞呢。

"真是几只难得的小动物，再也找不到那样的动物了。"

玻利卡波的父亲活到90岁，因饮酒过度死去；现在的年轻

人酒量都不大，这位老人嗜酒成癖，不过他如此高龄才过世，酒量该不会对他有什么严重的危害了；现在年轻人的酒量都不大，可是以前干活要花大力气，男人们不仅喝酒还要抽烟，他们敢于与野猪比试高低，用砍刀把这种野兽一劈到底。

“那是什么时代呀！”

“您以为那是真正的有所作为的时代吗？”

玻利卡波的父亲贪图安逸，挥金如土，玻利卡波的父亲在世时名字叫堂贝尼格诺·波多莫利克·图彼斯盖多，出生在一个财产殷实的家庭里；这个家后来破落得一文不名，那是后话了。堂贝尼格诺有许多近似病态的嗜好，他疑心病重，怀疑背叛他的人无处不在。堂贝尼格诺一直认为在所有母兽中，甚至包括蛇类在内，女人是最大的妓女，最不守贞节。堂贝尼格诺的妻子叫多洛特娅·埃克斯波希娅，是巴加涅依拉人，女佣出身，长相俊秀，身材纤细，婚前曾是一个颇为神秘的女人；他们只有一个儿子活了下来，就是最小的玻利卡波，其余十一个都流了产，也就是说在胎儿时就夭折了。多洛特娅是一个美貌过人的女人，堂贝尼格诺疑心很重，他看到许许多多男人管不住自己的妻子，当了乌龟。

“我简直被当成莽夫傻汉了。我能饶恕这种人吗？那个女人和她妈妈是一路货色，不知羞耻，对于她的妈妈，没有人知道任何东西！有些事情最好不知道，知道了反而令人伤心。”

堂贝尼格诺的嫉妒心胜过日本人，而且只是出于怀疑，因为他从来也没有发现他想要发现的东西，他让多洛特娅受了苦，把她关在房间里长达十二年之久，只给她一点面包和凉水，从玻利卡波出生就一直这样对待她，直到她忍受不住，用玻璃划破动脉血管自杀身亡，太可怕了，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法子自杀呀！一位曾是神学院学生的人看管和监视多洛特娅，这个人

说话口吃，满脸雀斑，名字叫路易西尼奥·博塞洛，外号“鸭子”。堂贝尼格诺把他雇来，交待完任务以后就用镰刀把他阉割了，让他打消邪念，免得做出不忠的事来。开始，小伙子很气愤，过了一段时间他看到事情已无法挽回，也就平静下来，慢慢地消了气，听话顺从了。

“这样也好，失去了机会，也就脱离了危险，再说，这里吃得还算好。”

堂贝尼格诺不打算为他妻子举行隆重的葬礼，于是，卡瓦耶达的圣玛利亚教堂神父，即“耗子”塞费利诺，不得不出面干预，以避免闹出笑话来。在突尼斯，则为雷利娅·赫纳依娜公主，即亚基默德·帕吉亚的妻子，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好吧，我认为应该为她举行隆重的葬礼。”

“耗子”塞费利诺，或者说“耗子”加莫索，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二都去看望贝妮希亚，晚上到，第二天天不亮就离开。表面上一切如故，谁都不必干预别人的生活，如果是神父，就更不必了；神父也是男人，男人需要女人，这没有什么不好。贝妮希亚在床上热情奔放，很喜欢搏斗。

“哎呀呀，堂塞费利诺，您太让我高兴了！搂紧点儿，搂紧点儿，快，快！哎哟，哎哟！”

贝妮希亚对堂塞费利诺一向十分敬仰，从不以“你”称呼他。

“过来点儿，我来把您那个东西洗一洗。堂塞费利诺，您知道得真多！您越来越年轻了！”

“哪里，哪里……”

实行什一税和实物税的时候，对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一税和实物税了，教民们送给他什么，比如鸡呀，蛋呀，腊肠呀，成筐的苹果呀，或者他钓到了鱼，他都要给贝妮希亚送去一份。

“我们大家都得吃饭呀，我们的上帝惩罚吝啬，吝啬是天地不容的大罪。再说，西班牙土地上的东西就应该属于西班牙人。”

贝妮希亚生来是个感恩戴德的人。

“我把什么都献给您，好吗？”

“过一会儿。”

蒙乔·雷盖依索，也就是“懒虫”蒙乔，这个在梅利利亚战役中同拉萨罗·科德沙尔在一条战壕战斗过的战友，讲话总是很稳重的。

“过去，在家庭内部互相尊重，互相关心，里里外外干净整洁。我表姐赫欧希娜，您认识她，她用紫茉莉花，也就是毛茛煮水，让第一个丈夫喝了，结果中毒身亡，而她对第二个丈夫则实行一种特殊的控制手段，即每个星期六都让他吃‘小橄榄果’泻肚子，请注意，其实那不是橄榄果，而是另外一种东西。请把假腿递给我，挂在衣架上，我想取点烟叶去。谢谢，我表妹阿德拉，赫欧希娜的妹妹，没有一天不吃草药和骆驼蓬籽，这儿不出产这种东西，我几年前给她带回一铁筒，她种在花盆里，‘欧姆别尔’树叶像空袋一样，或者说像空阴囊，很是神秘。我的这两个表姐妹的母亲，对，也就是我的姨妈米卡埃拉，她是我母亲的姐姐，每天晚上都在厨房的角落里逗我，而那时我的外祖父正在讲述甲米地①战役的惨败。以前，在家庭内部，人与人之间都和睦相处，互相礼貌谦让。”

新大力士岛属于卡蒂卡斯群岛，它沉没的时候，“懒虫”蒙乔发现一种酷似药用牡丹形状的小鸟，身上没有羽毛而是光闪闪的浅绿色肉皮，当地人称这种鸟是“治愈的小耶稣”，他

① 菲律宾吕宋岛的一个城市。1898年，西班牙海军在此被美军战败。

不知道为什么叫这种名字，只知道那里的人用这种小鸟给情妇寄送书信，给妻子送不了信，给未婚妻也送不了信，只能给情妇送信。“懒虫”蒙齐带回来一对，但是半路上死掉了，小鸟受不了红海上的航行。

疯傻女人做事要比疯傻汉子好，因为她们专心致志。我们都知道卡塔利娜·巴茵特是疯婆子，不然就不会叫她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了，但是，那个“家伙”吊在那儿，总是晃来晃去的。

“您怎么知道？”

“这和您有什么关系？”

连绵细雨毫不仁慈地，也许是十分仁慈地滴落在那座消失的山界以内的大地上，山界以外发生什么事不得而知，不过，这无关紧要。连绵细雨滴落在肉体或鲜花生长时发出那种声响的大地上，空中有个痛快的亡灵在游荡，呼唤随便哪一颗心脏收容他。你和一个女人同床共卧，当她生下儿子或者女儿，这个女儿还没有长到15岁就和莱昂的一个游手好闲的男人私奔时，雨点依然如故，不停地滴落在山上。我们处在一切的中间阶段，开始就是一切的中间阶段，谁也不知道结尾之前将发生的情况。两条狗刚刚在雨下交过尾，现在一个面向东方，另一个面向西方，等待着兴奋激起的血流返回原处。

“喂，如果有瓦尔德[①]那样的‘家伙’就好了！”

“你别那么不知羞耻，蒙齐娅。”

拉蒙娜小姐喝了杯巧克力饮料压惊。

“上帝会报答你的，莱蒙多，和你在一起我舒服极了。”

拉蒙娜小姐沉思片刻之后，脸上露出了笑容。

---

① 小狗名，后文还会提及。

“喂，如果你那个‘家伙’能像汽车那样有四挡就好了！”

“你别那么不知羞耻，蒙齐娅。”

拉蒙娜小姐披头散发，两只奶露在外面，向下垂着，她用眼睛望着表哥莱蒙多，后者坐在摇椅上，卷着烟。

“你这个傻子！我们女人赤身裸体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被窝里的话不算数。我穿好衣服，就不再说话了！”

马尔科思·阿尔必德·莫拉达斯两条腿都没有了，整天坐在一个桔色的四轮箱子里；箱子前面有一颗绿色的五角星，并且写着他的姓氏的起首字母M·A·M，每个字母都用金色小钉勾勒出来。马尔科思·阿尔必德被一条疯狐狸咬了双腿之后便瘫痪了，后来双腿开始腐烂，只好进行高位截肢。马尔科思·阿尔必德脸上流露出厌烦的表情，生活无聊，谁都会厌世的，不幸的遭遇会使所有的人都产生这种情绪。马尔科斯·阿尔必德声音混浊，犹如在吟诵圣诗，他说话像是一只破鼓。

“您看看，九年了，我一直疯疯癫癫的。这九年间，我失去了记忆、理性和意志，还有自由。这九年间，我母亲、我老婆和我儿子，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后来，我的双腿又被锯掉了。我母亲在前厅上吊自杀，我老婆被一辆货车轧死，我儿子死于白喉，如果上帝帮忙让我有一点钱的话，他本来会得救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没有必要给疯子做任何解释，人变疯了，也就没有义务尽他的职责了。”

牛车的中轴就是上帝的风笛，牛车沿着土路滚动，发出嘶哑的声音，把巫婆和炼狱中的幽灵驱赶得远远的，牛车的中轴也是世界和寂寞的心脏。我给马尔科思·阿尔必德送去科鲁尼亚工厂产的六支雪茄烟。

“很香，你抽一抽就知道了，都是精心制作之品。”

“太感谢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礼物。”

马尔科思的木刻作品别具一格，圣母像呀，圣神像呀，形象都十分逼真。

“那么我给卡米罗圣神雕刻一幅像吧，您拿去做纪念，好不好？”

“太好了。”

“喂，卡米罗圣神有胡子吧？”

“老实说，我不知道。”

四旬斋期间，帕罗恰的顾客稍减。四旬斋期间，高登西奥出于尊重宗教节日的缘故，暂停拉手风琴。

“一个人做到有礼貌并不花什么力气，我是说，不该触犯上帝。”

在奥伦塞，四旬斋期间，天气还是很冷的，有时甚至下雪，从米尼奥河时时袭来饱含凡士林味的潮气。高登西奥很喜欢听阿奴霞西翁·莎瓦德尔的声音，很富有旋律感，他也喜欢摸她那弹性十足的奶头和臀部。太美了！

“今天夜里可能没有人来睡觉，那你就等我吧，我一定来。”

阿奴霞西翁出生在拉林，她从家里逃出来想见世面，但是并没有走出很远；她现在不敢回家，怕父亲敲碎她脑袋。阿奴霞西翁爱干净，热情。她从厨房出来时，女管家问她：

“你去哪儿？”

“我给高登西奥挤奶去，这个不幸的男人真可怜；今天夜里他简直是个死人，死透了！他很烦闷……”

“去吧，快去吧；有人找你的话，我通知你好了。”

高登西奥把身体的各个部位洗干净坐在床头等她。他抽着烟，身边点着烛光，但是他看不见。他做完那些几乎习惯了的淫荡“杂耍”以后，总是说一声“谢谢”。

“谢谢，阿奴霞西翁，让上帝报答你。”

早晨5点半高登西奥去梅塞德斯教堂听弥撒，他的那位善良情妇不愿意陪他前往。

“我不去，你自己去吧。你回来时在这儿会找到我的，别拖太长时间，路上小心些。”

阿奴霞西翁很可能对高登西奥有感情，每天都有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

多年以前，在共和时期，即在“蛮子”夺下两个警察的枪支前不久，加莫索兄弟，加莫索三个大哥哥和我们几个朋友一道去苏雷斯山上的马场。苏雷斯山坐落在利米亚那边，靠近葡萄牙边界，我们去那儿换换空气，活动一下筋骨，帮马尔维斯亲戚一把。他们住在布里尼德洛，生活没有保障，几乎只靠在洛维奥斯，或者说丰德维拉的圣佩拉约·德·阿拉乌克索教区与葡萄牙人搞走私交易过活。

“我们并不像萨布塞多的蓬特韦德拉人，既不偷马，也不给马做标记，但是我们很愿意去那个地方。”

就是那次远征，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波多莫利克·埃克斯波希托丢了三个指头，人要倒霉，不出一分钟就会断送一切，但是世界并不因此就停止转动。“懒虫”蒙乔已经用上了假腿，若是用上等材料制做假腿，尺寸又合适，根本看不出是假的。“魔鬼”塔尼斯·加莫索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他的力气大极了。塔尼斯只要在额头或脖颈上给马儿一拳，就会把它打翻在地，据说他能够阻断马儿血液的流通。他的弟弟克梅沙尼亚修士，即罗克，每场赌博必赢，他把您知道的那东西摆在桌面上，就是说押四十个硬币，整整四十个硬币，您如果不相信的话，我请大家在这儿吃晚饭。布雷希莫·法拉米尼亚斯·霍辛已经当上了后勤学院学员，应该对他使用尊称“堂”：堂

布雷希莫·法拉米尼亚斯·霍辛是班卓琴师，他长得像美国人，嗜酒是后来的事了。那时，盲人高登西奥的眼睛还没有瞎，在神学院里；马尔科思·阿尔必德的腿也没有锯掉，更没有进疯人院；后来抛下寡妻阿德加的美男子西得朗·塞加德还没有死去，他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刚刚结婚。

“还有谁没到？”

“还能有谁没到呢？”

“蛮子”巴尔多梅罗·加莫索主持会议，他连衬衣都没穿，为的是让大家好好看看他身上的文身和这图饰象征的权威：女人象征财产，蛇象征意志，这很清楚；蛇盘绕在女人身上，这就是说，意志控制着财产，男人是生活的胜者。

“都到齐了吧？”

“为什么不到齐呢？”

鞋匠儿们不骑马。我们没有让法比安·明盖拉，即莫乔，跟我们一道来马场；卡罗波兄弟的额头上都长着一块猪皮，那东西用来点燃混合炸药倒不错，对了，可是额头上有猪皮的人并不适宜跟在马后面到山上去，也不适宜夹在我们中间。再说，卡罗波兄弟并不是本地人，我们不用棍子撵走他们就不错了。他们如果不高兴的话，那就不高兴好了，世界照常转动，谁也不能让世界停止转动。婊子儿子的第三个特征是面色苍白，跟死人一样。对，或者说，跟法比安·明盖拉一样。

“到苏雷斯去有三天路程，这条路我们都熟悉，三天路程累不死人。”

安蒂奥基亚城被埋在，也就是说沉睡在安德拉湖底，多少世纪以来一直为它的残酷罪行赎罪。一个主人并不能用牧羊人的肉满足自己的肉欲，尽管以后可能用腰带勒死他，因为上天戒律绝对禁止这样做；一只狼不能骑到母鹿身上去，一个女人

不能给另一个裸着身子的、怀孕的或患麻风病的女人戴花环。安蒂奥基亚的亡灵要在约翰圣神日的夜里摇响铁钟，请求宽容，然而对他们来说，这一天却迟迟不来，永远不来，因为他们被永远囚在地狱里。凡是穿越安德拉湖的人都会失去记忆，我不知道是从这儿往那边走，还是从那边往这儿走，而且在阿尔杜斯王① 寻找圣格利亚尔② 时，他的士兵竟然变成了蚊子；安德拉湖里全是蚊子，还有青蛙和水蛇。

“可是，那湖是不是在我们去的路边上？”

“对，到了那儿我们就可以放心了。”

从开始到布里尼德洛的旅途生活是欢快的、舒服的，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在毛利里略内斯，也就是说旅程的第二天，“懒虫”蒙乔在酒馆里和别人吵了一架，没有大动干戈，可是，“魔鬼”塔尼斯还是出面作了调解，在那里没有发生任何不可收拾的事情。

“有的人只有喝醉了才开心，最好让他们多呼吸一点空气。”

苏雷斯马场很荒凉，但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到苏雷斯马场去的只有我们兄弟几个人，因为没有必要带别人去。奥伦塞省是加利西亚地区野马最少的省份；在金锁山、飞机塔山和猪山上有一些，不过那已是蓬特韦德拉管区了。我们的亲戚马尔维斯很高兴，端出醇香的老酒招待我们。苏雷斯的野马都有胡须，野马都有胡须，是烈性马。在苏雷斯一带，人们把马场、野马场，把追捕、围关和剃毛做标志的地方统统称为马场；在其它地方，把驯马叫做围关、剃毛、打印。布里尼德洛的马尔维斯兄弟共三人，是塞贡多、埃瓦利斯托和卡米罗，他们是罗

① 阿尔杜斯王，公元前6世纪时统治威尔士。

② 传说是耶稣最后的晚餐使用的杯子。

克的儿子；罗克是"兜肚"的弟弟，他和当地一位姑娘结了婚，后来两个人又分了手；罗克不想回皮尼奥尔，现在和一个葡萄牙女人住在埃斯佩列罗，也就是圣费兹·德·加莱斯教区，行政区叫恩特里莫，离得并不远。罗克和几个儿子的关系还不错，而且每年在罗莎圣神日那天都打发人给妻子送去几只母鸡，他是打发葡萄牙女人送去的。马场远征军由"蛮子"指挥。

"指挥的事交给你了，我们跟着你，听你的。"

"好。"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我们便出发去山里，我们这些和马儿打交道的人，一个个洗漱干净，消除了疲劳；我们的坐骑也都吃饱喝足，在暖烘烘的马厩里休息了一夜，圈马有一个秘诀，要沉着、耐心，不能让野马受惊跑散；开始，把野马赶到一起，小声驯导，让它们慢慢地安静下来，我们的小马儿，太好了！喂，老实点儿！安静些儿，饿了吧！天亮以后，把一群群的野马赶到马场，这时便可以大声呼叫，挥棍抡棒了。

十二三个人骑着马，趁着黎明前的黑暗追捕上百匹，也许不到一百匹的惊恐万状的野马，那可真是紧要关头呀，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截住！"

"从下边往上赶！"

"小心，别让它跑了！"

玻利卡波措手不及，一头小马闯过来咬了他一口，咬住他一只手，只给他留下两个指头。玻利卡波用手帕把伤口紧紧包住，把伤手插到衣兜里，忍受着剧痛；一招不慎，痛失全局，不过，太阳依然东升西落，走它的路，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玻利卡波落在后面，回到布里尼德洛以后，马尔维斯兄弟的母亲用一种老处方给他治：草叶、鲜牛粪、女人尿、蜘蛛网、黄土和糖，让狗把伤口舔干净。

把牲口赶到马场以后，头一两天最好不喂它们水，让它们镇静下来。之后，把受孕的母马分离开来，刚刚分娩过的母马也要分开，弱马和残马则要放掉，让野狼处置它们吧（现在通常送进屠宰场），最后把剩下的马一个个弄倒，剃毛打印记。三四个身强力壮的汉子，有胆量的男人，“蛮子”、他的弟弟塔尼斯、西得朗和马尔维斯家中最小的弟弟卡米罗一起干，并不怎么困难，问题是不能大意。堂布雷希莫·法拉米尼亚斯坐在由于天长日久已变成绿色的石柱上，弹奏班卓琴，高登西奥半似惊愕半似嫉妒地“看着”伙伴们飞马奔跑，“懒虫”蒙乔吊着那条精心制做的假腿骑在马上，挥舞大棒，轰赶马群。克梅沙尼亚修士，马尔科思·阿尔必德，塞贡多，埃瓦利斯托，还有我，注意观察四周，照着篝火，端着酒囊喝葡萄酒，等着合适的时间给马剃鬃毛。

“玻利卡波呢？”

“他去布里尼德洛了，听说他受了伤。”

剃马鬃，越快越好，绝不能慢吞吞的；要早点结束，越早越好。每头牲口可以剃下一磅鬃毛，也可能少一些；马鬃长而干净，一把一把的，和新鲜的牛犊肉一样值钱。克梅沙尼亚修士一直看着我。

“在这里，我们大家都变成了古欣德人，好吧，反正都一样，一些人古欣德人的成分多些，另一些人成分少些；我们大家都长着嘴能吃饭，一个个身强力壮，家里的成员都这样。我们是七尺大汉，体重都在五个阿罗瓦[1]以上。挺得住，没关系！”

---

① 重量单位，每阿罗瓦合11.5公斤。

马尔科思·阿尔必德习惯咀嚼葡萄牙烟叶。

“最糟糕的是口水，把什么都吐掉了；不过，咀嚼烟叶比抽烟叶好，不损伤肺部。”

像其它牲口一样，马儿也要用热烙铁烫印标记。马尔维斯·德·布里尼德洛兄弟的标记是L，即母亲罗莎·洛莱塞斯姓中的第一个字母。马的每只耳朵上也要烫印标记。瘦弱多病的牲口，我是说那些将被饿狼吃掉，在饥饿和寒冷中死去的牲口，每年都多达千头以上，对这些牲口则不必做标记，为什么呢？凶猛的矮马大部分是栗色的，也有黑色的和杂色的，身高还不及两个瓦拉①，绝不能圈起来，不然的话，用不了半天工夫便会因为郁闷非病即亡。西得朗·塞加德累了时便放声唱歌，据说唱歌对肺部和喉咙都有益处。

罗宾·列宝桑把以前发生的事写完之后，便高声朗读起来，接着站起身。

“看来咖啡和白兰地我都喝多了。再说，今天晚上我还要去看望罗西克莱尔，给她送点精制巧克力去，让她长胖些。”

罗西克莱尔是护士，很会打针，她一直给拉蒙娜小姐注射铁、钙和保肝药剂，让她增强体力。拉蒙娜小姐喝“得思齐恩”葡萄酒，贫血、体弱、衰竭，吃胶囊药物、速效钙片。听说罗西克莱尔的情夫不止一个，不过她对此守口如瓶，这种情况有什么可张扬的。当别人不注意的时候，罗西克莱尔和拉蒙娜小姐一块儿跳舞、亲昵；小狗瓦尔德也乖乖地让她抚摸、溺爱，小狗很听话，很温顺。

“罗西克莱尔，别走，再呆一会儿吧。”

“你表哥莱蒙多今天夜里不来吗？”

① 长度单位，每瓦拉合0.8米。

“来不来和你有什么关系？莱蒙多完全可以和我们两个一块儿睡嘛。”

“对，这也是……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弄得我们两个精疲力竭了。”

“罗西克莱尔，闭上你的嘴，别那么风骚。”

“我就应该是我，蒙齐娅。还有，我不愿意听到你叫我风骚娘儿们。”

“请原谅。”

罗西克莱尔和拉蒙娜一块儿吃了晚饭，她在那儿呆到很晚。

“夜都这么深了，你还走呀？”

“没关系；今天该轮到你和罗宾舒舒服服地过一夜了。”

“可是，你不想学点新东西吗？”

“不想学。”

内战期间，罗西克莱尔的父亲曾在奥伦塞被游过街，最后被律师堂赫苏斯·曼萨内多杀害，这位律师以杀人著称，谁也不会给自己的女儿起罗西克莱尔这样的名字呀，玩火者必自焚；应该给女孩子起圣母、女圣徒那样的名字，不要起世俗的、让人捉摸不定的名字：罗西克莱尔，阿玛内塞尔，奥罗拉①……对，奥罗拉还可以说得过去，亚特莫斯弗拉，维纳斯，太荒唐了！罗西克莱尔的父亲当过银行的出纳员，这个可怜的男人，就是因为没有心眼才被人杀害了。

“堂娜阿尔塞妮亚，您是不是认为事情像您说的那样？”

拉萨罗·科德沙尔被杀害了，那是他倒霉，他轻信别人，对摩尔人不应该怀有一点信任，因为他们在感情和性格上都是

① 在西班牙语中，这三个字都有“黎明”之意。

狡猾的，谁也不知道杀害拉萨罗·科德沙尔的那个摩尔人叫什么名字，当时前者在无花果树下做爱，脑海中想着赤身裸体的阿德加，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拉萨罗·科德沙尔很会用弹弓射石，百发百中。

“你大概射不中电线杆上的小鸽子吧？”

“射不中？”

拉萨罗·科德沙尔拿起弹弓，啪的一声！电线杆上的小鸽子粉身碎骨，从空中散落下来。

“你大概射不中那只黑猫吧？”

“射不中？”

拉萨罗·科德沙尔瞄准弹弓，啪的一声！黑猫两眼冒金星，脑袋开了瓢。

“是不是魔鬼呀？”

“我想不是，这一带很少有魔鬼。”

拉萨罗·科德沙尔被杀害时，那座山界就消失了，从那个不幸的日子开始，谁也看不见山界了，我觉得山被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也许移到了通向萨那布利亚路上的坎达和帕多尔内洛西处庄园那里。在格鲁斯·德尔·乔斯克，迎着拉萨罗·科德沙尔的面走上去的那个已婚男人没有估算好距离，上帝哟，那个人怎么如此厚颜无耻呀！当了乌龟，也不该那样厚颜无耻呀，应该有礼貌，谨慎、顺从，做一个有人格有风度的乌龟真不是件容易事呀。

“我走我的路；请您闪开一点，我可不是来打架的。”

那个男人没有躲开，当然罗，他被打伤以后，又被捆绑起来送回家里，羞怯得抬不起头来。蒙乔·雷克依索曾经和拉萨罗·科德沙尔一起在梅利利亚打过仗，但是他活着回来了，虽然腿瘸了，但保住了生命。

“我不知道那条腿哪里去了，我想是被人扔掉了；我认为把人家的腿锯掉了，腿应该归还本人，就是用大盐腌起来也好呀，可以作为纪念物保存起来嘛。”

“懒虫”蒙乔横渡红海时，他的一公一母两只信鸽死掉了；被治愈的小耶稣是只充满幻想的小鸟，很脆弱，只会传送爱的信息，一把它从岛上带走，便会悲痛死去，患感冒死去。盲人高登西奥做完弥撒回来时都快冻僵了。

“太冷了，阿奴霞西翁，这简直是到世界末日了。”

“还没有到那种地步，过来，躺在被窝里，我马上给你弄杯热咖啡。”

雨已经下了两百个日日夜夜，天得不到喘息，地得不到休息，塞克索的那只母狐狸已经老了，并且患有风湿病，人们说它活厌了，站在巢穴的出口处有气无力地咳嗽。我若是像古人那样会弹奏圣诗——现在已经没有圣诗了——就可以每天下午以此消磨时光了，可是我不会。我若是像堂布雷希莫·法拉米尼亚斯那样会弹奏班卓琴，也就用它消磨时光了，班卓琴不也是个很好的伴侣吗，可是我不会弹。我只会吹风笛，站在树下吹风笛也别有一番情趣，与此同时小伙子们欢快地叫喊着，姑娘们时紧时慢地呼吸着，焦急地等待着甜蜜而令人劳神的夜晚到来。我不会弹奏圣诗，也不会弹奏班卓琴，又不能在房子里吹奏风笛，只好每天下午找个人躺在床上干那种脏事，有时单独一个人，问题是我的腰弯不到那种程度，就差那么一点点够不到。可能谁也够不到，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贝妮希亚性格欢快，但是从来不知疲倦，也令人厌烦。贝妮希亚很会做蛋饼，她有两只栗子样的奶头，看着她煎蛋饼时把两只奶头露在外边，很是惬意。

“贝妮希亚。”

“什么事？”

“把报纸递给我，给我斟杯葡萄酒。”

“我马上去。”

安德拉湖里的青蛙要比加利西亚、莱昂、阿斯图利亚斯、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的其它青蛙历史古老；历史如此悠久、身份如此显贵的青蛙，在普罗旺斯的瓦尔河和图卢罗尔河，在匈牙利的巴拉顿湖和爱尔兰的蒂帕雷里，以及在沃特福德两个郡的池塘里，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上帝耶稣源于白鸽，而他的圣洁之母源于百合花和纯净的兜帽。安德拉湖里有一只青蛙，名叫利奥尔塔，从它派生出九个不同但又互为亲戚的家庭，他们是：马尔维斯一家，塞拉一家，塞加德一家，法拉米尼亚斯一家，阿尔必德一家，贝拉一家，波多莫利克一家，雷克依索一家和列宝桑一家；人们把这一大群人统称为古欣德人，他们如果齐心合力干点什么，没有干不成的。

看着贝妮希亚赤身露体地斟酒很有意思，那时雨点不停地从天上滴落到地上，滴落到痛苦、不幸、焦虑的心田上。

“把酒浇到你的奶头上。”

“我才不干那种事呢。”

据1595年威尼斯出版的圣笃会修士阿尔纳多·维昂的作品《生命的十字架》称，爱尔兰阿马主教圣马拉吉亚在他的教皇大事记中明白无误地说道，2053年，如果上苍愿意的话，耶稣将回到人间：“人们将把安德拉湖淘干，而代之以湖区被灾难和瘟疫洗劫。当湖水完全枯竭以后，人们就要刨挖大地寻找矿产，干枯的大地于是将被饥饿和死亡征服。”

我们这些古欣德人很喜欢在朝圣时打闹，这有什么不好！还喜欢在教堂前厅和公墓里跳单人舞，有时手里握着棍棒。我不会拉小提琴，不会吹口琴，不会弹奏圣诗，也不会弹奏班卓

琴，我只会吹风笛，真糟糕。高登西奥在帕罗恰那里拉手风琴，拉华尔兹和进行曲，有时还拉一两首探戈曲，供别人消遣娱乐；但他就是不拉玛祖卡曲《我亲爱的玛利亚娜》，这支玛祖卡曲他只拉过两次，一次是1936年“蛮子”死时；另一次是1940年法比安·明盖拉，即卡罗波·莫乔死时；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拉过。

“供顾客消遣娱乐？”

“我看是，高登西奥一直在用心钻研乐谱。”

他的妹妹阿德加也拉手风琴，她拉波尔卡曲《凡菲内特》、《我的爱》和《巴黎，巴黎》。

“杀害我亡夫的那个死鬼活着时从来没干过正经事，您看见了他的下场。杀害我亡夫的那个死鬼不是古欣德人，但愿上帝原谅我，他是外地人，这就是我们对流浪汉发善心的报应，如果他父亲来要施舍，我们把他打个稀巴烂，就不会使给他吃饭的人流血丧命了；后来，事情被遗忘了，可是我还记得，在那一带，人们谈论得很多，所以应该把事情记在心里。堂卡米罗，您是古欣德人，是古欣德人当然好，我的亡夫就是古欣德人，是古欣德人有好处。可是，这也要付出代价，不管你愿意与否，那个男人死了以后依然是男人，我们女人留下来看着这个死人，把事情讲给儿女们听。我告诉您一件事，这件事所有人都知道了，而您还不知道，因为您不常到这边来，不过，我已经说出一大半了，请您记住：我把杀害我亡夫的那个死鬼挖了出来，一天夜里，我跑到卡尔瓦利尼奥公墓把那个死鬼偷了回来，把他拖回家里，将腐肉切下来喂了猪，后来我宰了那头猪，吃了肉，把前肘放在一边，腊肠和头放在另一边，这样一直吃到最后。古欣德人高兴极了，他们没有作声，卡罗波兄弟生了疑心，但也没有作声，因为他们如果声张的话，谁也不会

理睬；这是上天的戒律，我认为他们迟早要离开这里，有的已经走了，一些人去了瑞士，另一些人去了德国，我总觉得他们会死在天涯海角，被中国人吃掉。”

“还有莫乔吧？”

“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婊子儿子的第四个特征是情妇众多，法比安·明盖拉是一个令人赞叹的美男子。法比安·明盖拉这个在所到之处播种死亡的死鬼，至少和疯婆托拉，也就是罗莎利娅·特拉苏尔费，分文不花地同居了四年之久。他触摸疯婆托拉，即罗莎利娅·特拉苏尔费的臀部，嘬她的奶头，还打骂她，至少从1936年到1940年期间他们住在一起，他是杀害“蛮子”、杀害阿德加亡夫、杀害另外十二三个人的死鬼。

“你还是不作声好，不然，我可能把你打发到那个我已经把另外一些人打发去的地方，他们没有一个人得以回返，这一点你知道得很清楚。”

那个死鬼使罗莎利娅·特拉苏尔费，即疯婆托拉怀了三次孕，这三次她都去接生婆达密亚娜·欧塔利洛，即“洋姜”家里打了胎，是用欧芹做的打胎药。

“许多年来我一直想自食其力，不愿意过妓女生活，我不想和婊子儿子生孩子。也许上帝总有一天会让这种生活结束。”

罗莎利娅·特拉苏尔费，即疯婆托拉，总是这样反复述说着。

“他到处寻找我，这是实情，他走遍了他要去的地方。但是，我依然活着，并且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莫乔像死人的蛆虫一样，死人给这些蛆虫提供食物和住房。”

马尔科思·阿尔必德的轮椅好像一辆马车，除了音乐以外一应俱全。

“我现在要重新油漆一下，那颗星星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铁钉还能用得上，在我疯了的时候，对我来说什么都一样，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要把东西弄得好看一些，就像上帝要求的那样。绿色油漆好看，这我知道，但是干了以后，就显得逊色了。”

马尔科思·阿尔必德坐在轮椅里很舒服，只是有点儿寂寞，对，谁都忍受不了寂寞，但是他很舒服，有的人则不舒服。

“我来画个卡米罗圣神像，把那个‘家伙’画得大大的，这样，人们看到卡米罗圣神时一定会惊愕。”

我们不得不用担架把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从布里尼德洛抬回来，他手上的伤还没好，被小野马咬了以后又大病一场，现在还发高烧。

“烧得厉害吗？”

“还好，不太厉害。”

那里的马尔维斯兄弟的妈妈罗莎·洛莱塞斯不让他走。

“他身上流淌着我儿子一样的血液，呆在这里没有关系，但是让他走山路，身体一定会吃不消。你们应该让他至少睡上两天。”

“好吧。”

我们这些马场人，或者说古欣德人，分别住到了布里尼德洛、普谢多和塞拉，马尔维斯兄弟住在他们的表兄弟家里，玻利卡波也留在了那里，西得朗·塞加德和他的后来失明了的小舅子高登西奥住在猎人兼走私犯乌尔瓦诺·拉丁家里，此人是斜眼，斜得比谁都厉害。

“西得朗，不要看他的脸，斜眼人不能理解正常人的感情。”

布雷希莫住到盲人佩贝尼奥·列吉亚斯的家里，主人只收一个比塞塔的床位钱，马尔科思·阿尔必德和蒙乔去了普谢多，住在拉乌伦蒂尼娅姐妹家里，我和罗宾·列宝桑到了塞拉，看望我的亲戚温塞亚一家。

“你们两个就住在这儿吧，房子很宽绰，留下来给我们做伴。”

温塞亚兄弟和他们的母亲住在一起，老母亲多玲达已经103岁了，她时时抱怨全身发冷，家里的女仆熬制的咖啡酒比谁都好。

“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那个可怜的女人是个哑巴，当然罗，她不会告诉我们她叫什么名字。她不是本地人，看她的长相像葡萄牙人，但或许也不是那里的人，她没有身份证明，和我们住在一起已经很久了，五十多年了，她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没有损害过任何人。在村子里，我们叫她哑巴，这不是绰号，她真是哑巴。”

哑巴熬制咖啡酒时很认真，您如果愿意的话，请记下来。在砂锅里加入下面这些东西：一锅醇香的葡萄烧酒，两磅烤熟的咖啡豆，四磅冰糖，两把核桃，当然罗，要剥了皮的，还要用手掰碎些，以便充分利用其营养成分，另外加进两只苦味桔的果皮。以后，用一根榛木棒不停地搅动两个星期，天亮时顺时针搅动一百次，天黑时逆时针搅动一百次；最后用粗包装纸过滤，装瓶，并且至少存放一年。有的人把酒装在大口瓶里，用蜡封严，也有的人根本不过滤，径直装在栎木大桶里让其醇熟。每当我和罗宾咂着舌头喝酒时，哑巴都露出一副异常兴奋的表情；人们说，哑巴一高兴就禁不住放几个长长的响屁，很有意思。

洛利妮亚·莫斯克索·罗德里盖斯，即巴尔多梅罗·加莫索的妻子，对了，巴尔多梅罗·加莫索就是巴尔多梅罗·马尔维斯·温德拉或费尔南德斯，外号叫“蛮子”，她带着五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好像她给他们的脸上抹了油似的，一个个油光闪亮。然而，罗莎·罗孔即“魔鬼”塔尼斯的妻子的五个孩子，则屁股露在外边，嘴唇上挂着两道鼻涕，上帝的创造物情况不一，茴芹酒也不是白喝的。

“你想喝杯茴芹酒吗？”

“已经到吃饭的时候了？”

阿维拉依奥斯人切洛·多明戈斯，也就是幸运的圣卡拉亚斯副主教罗克的妻子，在这个苦难深重的尘世上受尽了煎熬。

“切洛，你别唉声叹气的，有了总比没有好些。”

“人们都那么说。”

切洛·多明戈斯很会干厨房的活，她制作的腌肉饼美不胜收，一只肘子，她剁成三四块，炖煮之前放在炭火上烤黄，还有杂碎，当然是牛杂碎而不是羊杂碎，羊头羊排，这些都是她的拿手好菜。

“日本人嫉妒心很强，您说是吗？”

“问我这个干什么？”

“不干什么，我听人家这么说。”

堂贝尼格诺·波多莫利克·图彼斯盖多整天唠叨说他能活一百岁，可是九十岁上就死了，他喝的葡萄酒多得身体都盛不下了。

“您不是说谁也没有看见他喝醉过吗？”

“那种事还用我说呀？大家都看见他喝醉过，他喝酒从不避人。您别听别人那一套。”

虽然堂贝尼格诺最后几年有些驼背，但一直像个英武的兵士。

“‘鸭子’！”

“您吩咐吧，堂贝尼格诺！”

“你站到炉架上，不烤得流油别下来。”

“是，先生。”

“鸭子”路易西尼奥·博塞洛像头阉过的牲口那样顺从听话，往他身上发泄愤怒再好不过了。

“‘鸭子’！”

“您吩咐吧，堂贝尼格诺！”

“把裤子脱下来，我要在你屁股上打两棍子。”

“是，先生。”

“鸭子”路易尼西奥·博塞洛在神学院时，伙伴们都往他的床铺上撒尿，他因此常常着凉。

“‘鸭子’！”

“您吩咐吧，堂贝尼格诺！”

“你给夫人送面包和水了吗？”

赫欧希娜，即“懒虫”、瘸子蒙乔的表姐，她的第二个丈夫也奄奄一息了。

“得早一些下手，我已经不年轻了，住在这穷乡僻壤总得有个男人呀。我们女人，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丧夫守寡，但绝不应该孤单单地一个人过日子。”

蒙乔总是怀着亲切的感情谈起赫欧希娜的母亲，也就是他的姨妈米卡埃拉。

“她一直对我很好，我小时候，每天夜里她都逗我；以前，家庭比现在要和睦得多。”

阿德拉和赫欧希娜是亲生姐妹，但是除了嗜酒好烟和爱睡

行军床外，没有丝毫相似的地方。

“女人就为这个活着呀？”

“当然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绝不是为了传种接代。”

阿德拉和赫欧希娜很想让拉蒙娜小姐在唱机上放卡洛斯·加尔德尔的探戈曲：《桃花》，《郊外的旋律》，《下山去》。

“我多么希望变成男人，和女人跳探戈呀！”

“别胡思乱想了！”

前一年的一天晚上，阿德拉和赫欧希娜与拉蒙娜小姐、罗西克莱尔跳了探戈。

“我可以脱掉连衣裙吗？”

“随你便！”

我的姨妈萨尔瓦多拉，即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的母亲，孤身一人住在马德里，对村子里的事，什么都不想知道。

“连亲戚家里的情况也不想知道？”

在我妈妈的族系上我还有三个姨妈和一个舅舅，他们是萨尔瓦多拉姨妈，格列托舅舅，他们的配偶都先后死去了，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仍然单身。格列托舅舅一有空就弹奏乐器，或者说他一个人就是一支爵士乐队。

“可是，他多大年纪了？”

“不知道，七十六七岁或者七十八九岁吧。”

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把时间都花在祈祷、议论是非和撒尿上，她们两个小便失禁。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不和格列托舅舅说话，对了，不是不说话，而是她们讨厌他，恨他，恨得要命，她们从不掩饰这一点。

“最好男人都上吊死了。格列托每天就知道弹呀拉呀，我们一刻也不得安宁，他有意不让我们安宁！他明明知道我们有

头痛病！”

我有两个姨妈和舅舅住在同一幢房子里，姨妈住在比较潮湿的楼下，舅舅住在比较干燥的楼上。格列托舅舅厌倦时就呕吐，他把指头放到嘴里，把肠子吐到脸盆里或立柜后面，听说他把吐肠子当做一大乐趣。格列托蜜月之游去了巴黎，一到那儿，妻子就病倒了，他把她送到医院里，说看到病人就恶心，他是从领事的信中得知自己已经成了鳏夫的。

“可怜的洛尔德斯没有活多久，那是实情，可是，不管怎么说，我尽了我的力，我把她送到一家很好的医院里，并且预付了各种费用，包括葬礼，都是她的命不好。”

我的外祖父母在经济上很有些地位，开皮革厂和棺材厂，棺材厂是制造地狱用品的地方，然而我的姨妈和舅舅把遗产都挥霍了，现在穷得分文没有，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我不知道什么最糟糕，是饥饿还是肮脏；男人们宁愿肮脏，而我们女人宁愿挨饿，也许有的妓女不这样。”

在教堂司事的葡萄园里吊死的那些母兽一天比一天难看，渐渐腐烂了。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一边吃榛子，一边把奶头掏出来给那个死去的狐狸精看。

“滚开，疯婆子，你一个人犯的罪恶比所多玛①和戈莫拉②加在一起还多！把你那东西收回去，向我的耶稣请求饶恕吧，你这么淫乱，真该受到谴责！”

一天，教堂司事用石块击中了卡塔利娜·巴茵特两只奶头中间的部位，她口吐鲜血；教堂司事笑得死去活来。

“我的上帝，打得太准了！差一点打穿她的肺叶！”

① 据《圣经》称，所多玛是约旦河谷地的古城。由于居民作恶、淫乱，被神毁灭。只有罗得及其女儿得到天使指点，才得以逃生。罗得的妻子不听天使的话，变成了盐柱。

② 据《圣经》称，戈莫拉是巴勒斯坦的古城，和所多玛一起毁于天火。

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卡塔利娜·巴茵特跳进路西奥·莫罗磨坊的池塘里，她像一头失群的孤羊，像天使一样的没有任何原罪的羔羊。

“水凉不凉？”

“不凉，先生；不太凉。”

如果看到一群苍蝇飞过来，你就会知道：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一定在苍蝇中间，他身上的肉大概比蜜饯还甜。

“多洛雷斯。”

“听您吩咐，堂梅列希尔多。”

“这酒简直变成酸醋了，你喝了吧。”

“是，先生。”

多洛雷斯抬起臂肘，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多洛雷斯只有一只胳臂，喝醉了便保持不住身体的平衡。

“有些日子她一直斜着身子，据说是她的身体一边轻另一边重。”

堂梅列希尔多以那个“家伙”巨大和坚挺而远近闻名；他如果不当神父的话，完全可以在朝圣时向信徒讲述他的幸福经历，并以此谋生。

“先生们，女士们，请进来看看耶稣大敌的这个地地道道的器官，请原谅，我说它是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大的器官！诸位请不要拥挤，大家都可以进去，那东西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小的！”

不过，当然了，出于对众人的尊重，有些事情神父是不能做的。

“多洛雷斯。”

“听您吩咐，堂梅列希尔多。”

“这些苹果都烂了，你吃了吧。”

“是，先生。”

“你再给我送烂苹果，我就统统塞到你屁股里。”

“是，先生。”

罗马尼亚的卡洛尔国王访问贝尔格莱德，王储米格尔陪同。

堂贝尼格诺的温顺男仆路易西尼奥·博塞洛和圣米格尔教堂神父家里的女佣多洛雷斯是这样两个人物，好像是生活在斥责声中，一只愤怒的手，比铁钩还锋利的手，比马蹄还厉害的手，时刻悬在他们头上，说不定什么时候打将下来，降服他们。

“马蹄应该踢在小肚子上吧？”

“往要害地方上踢！”

我要在纸上记下来，我得向科鲁尼亚表兄再要些雪茄烟送给马尔科思·阿尔必德，作为对那座卡米罗圣神像的报答，神像很可能成为一件艺术珍品。去苏列斯马场时，我和马尔科思·阿尔必德之间你我相称，后来战争爆发了，发生了一些事，再加上没有处理好，现在时而以“你”，时而以“您”相称，在众人面前，我们以“您”相称，我以“你”称呼他要比他用“你”称呼我的时候多。我一定记住向科鲁尼亚表兄再要些雪茄来，马尔科思·阿尔必德是个好青年，他坐在轮椅里一定很厌烦。

“小星星已经看不清了，我得重新油漆一下；绿色油漆好，人们都这么说，但是，和别种颜色的油漆一样很容易褪色，还得漆一遍。”

唱机比留声机好，豪华而更现代化，唱机没有喇叭，声音是从四周的细孔传出来的。罗西克莱尔有几位阿根廷亲戚，他

们把唱机叫做“自动唱机”，手摇唱机要比留声机更古老。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送给我表妹的唱机是“奥德昂”牌“卡德特”型的。如果想听激荡灵魂的音乐，比如肖邦的波兰舞曲《明月，为埃莉莎升起》，还是钢琴好；然而如果听令人烦恼、半疯半癫的音乐，则应该用唱机，这样听起来更神秘，更激荡情感。要是听《风帆华尔兹》这类称不上“阳春白雪”的音乐，钢琴和唱机的效果便是一样的。那架钢琴很小，愈疮木框架，象牙键盘，是拉蒙娜小姐从她母亲手上继承下来的。她很喜欢弹钢琴，并且弹得很有风格。去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拉蒙娜小姐对罗西克莱尔说，她们两个在一起跳舞已经跳厌了。

“别和那个猴子逗着玩，逗着玩是开心，不过会使人背运，再说它也有病。”

“可怜的赫列米亚斯！”

拉蒙娜小姐的钢琴是“克拉梅尔”牌的，有两个银制蜡台，那是装饰物；以前人们的生活比现在好。

“当然咯，不过，以前人们也是要死的。”

“这一点我倒不那么有把握。”

罗宾·列宝桑常常给罗西克莱尔送些精制的巧克力去。

“收下吧，把你那两只奶头保养得硬硬的，硬奶头能激起我的性欲。”

“住嘴，猪猡！”

罗宾·列宝桑经常把诗集借给拉蒙娜小姐。罗莎利娅写《沙尔河畔》时已经住到了马坦萨那里，在西火车站那里，离乌利亚河很近。《沙尔河畔》是用正统西班牙文写成的，而《新的角斗》则是用加利西亚文，这两首诗都很优美，有灵感。《沙尔河畔》是罗莎利娅死前不久发表的，她活得不长，还不到50岁。罗宾·列宝桑估计罗莎利娅像书上说的，不是生在圣地亚哥，而是生

在帕特隆，她生下不久就被抱走了，说是为了减轻那位被神父污辱了的母亲的痛苦；如果人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小姑娘将成为国内最伟大的诗人，也许不会那么匆匆行事、鲁莽无礼了；她险些被置于死地。

“都是蠢驴！”

“唉，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儿。”

罗宾·列宝桑认为罗莎利娅和贝克尔有过爱情关系，但是他没有掌握真凭实据。贝克尔和罗莎利娅的年龄差不多，但是死得早一些，他们两个人的身体都不好。拉蒙娜小姐很喜欢《我的故乡风情》那首诗，那是古罗斯[1]的作品，他是塞拉诺瓦人，去苏列斯经过那里，他是罗宾的叔伯爷爷。

“也许你就是由此对读书产生兴趣的吧。”

“就算这样吧！”

堂拉蒙·卡瓦尼亚斯的《海风》写得非常优美；堂拉蒙·卡瓦尼亚斯是亚罗萨河口附近的坎巴多斯人，身体很好，那时我们已经进入20世纪中叶，我很高兴，因为诗人越来越少了，现在诗人也不如足球运动员和军人多。罗西克莱尔也喜欢诗，尽管不那么强烈。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一边刮胡子，一边吟唱《神圣的心》。

“你就会这么一首诗？”

“你为什么这样问呀？”

“不为什么……”

劳科酒店的杂碎很有味道，比墨斗鱼烹调得好。莱蒙多和我们的表妹只有一起旅行时才睡在一起，复活节期间他们去了里斯本；莱蒙多去看望我们的表妹时，总是给她带去一棵白色

---

① 古罗斯（1851—1908），西班牙诗人。

茶花。

“喂，蒙齐娅，我这是要让你看到我了解你的爱好，永远不忘记你。”

对罗克西莱尔，莱蒙多却只赠送精制的巧克力，对每个人要赠送各自喜欢的东西。被称为莫乔的法比安·明盖拉总是在芬科酒馆里打牌；卡罗波兄弟每局都输得很惨，额头上那块猪皮印记皱起来，满嘴血口喷人，加莫索兄弟的父亲“兜肚”一直这么说，输者自毁；也就是说，输得越多，自毁得越惨，或者说，不是掉到水沟里把脑袋摔成两半，就是在萨古梅依拉山野狼活动的地方或其它地方被人往腹部捅一刀。莱蒙多喜欢骑马逛山，如果雨下得不大，上午便和拉蒙娜小姐一块儿散步；我们表妹的坐骑“卡鲁索”虽然很老了，但还能坚持得住。

“疯婆托拉能和萨古梅依拉山的野狼干那种脏事吗？”

“我的天，你想到哪儿去了！”

那个外乡人看到被称为莫乔的卡罗波兄弟背后没有一个人。婊子儿子的第五个特征在手上，双手柔软、潮湿、冰冷，法比安·明盖拉的手好像沾过口水一样。

“我本不愿意抬高声音说话，但是您如果不把输的钱付给我的话，我就把您的嘴巴撕成两半。”

劳科酒馆的那只猫没有名字，老板娘只说一声“小猫”，它就知道是叫它。在莫乔往外掏钱时，那个外乡人抚摸着小猫，但眼睛并不看它。

“把钱放在桌子上，我有兴趣时再来拿。”

莫乔忍气吞声，因为没有一个人出来站在他那边，他得不到保护，也不配别人保护。法比安·明盖拉，或者叫莫乔，像卡罗波的每一个兄弟一样是坐着干活的，“鞋匠儿”不骑马也不耕田。莫乔是裁缝，兼卖些小百货，线轴呀，胶木钮扣、金

属钮扣呀，棉织袜子呀，手帕什么的，卡罗波兄弟不是本地人，鬼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把钱放在大家都能看得清的地方，比索呀，比塞塔呀，帕塔卡①呀，让大家看得见，放好钱，您就请便吧。老板娘，把酒端上来，我是说这不麻烦的话，我不想麻烦任何人。”

每到星期天，莫乔都用“欧美嘉”牌发胶把头发梳理得光洁油亮，戴上闪光的绿色蝴蝶领结，绉绸手帕用别针固定在衣兜上，不让别人偷去。

“看他打扮得像个人似的！”

“我也这么看，这种人真讨厌。”

婊子儿子的第六个特征是从来不正面看人看东西，法比安·明盖拉就是在黑暗的地方也不正面看人。拉蒙娜小姐的鹦鹉比任何人都老朽，拉蒙娜小姐的鹦鹉吃花生，念诵“神圣念珠”的连祷，万能的圣母哟，为我们祈祷吧，仁慈的圣母哟，为我们祈祷吧，忠诚的圣母哟，为我们祈祷吧，圣母这个词儿用得太多了，这如同把修女请到家里来训教步入歧途的姑娘走上正路。拉蒙娜小姐有四个佣人：布芬利奥·多亚德，82岁，是坎波桑科斯人；安东尼奥·维加德卡波，81岁，森列人；普利妮亚·科莱克，84岁，巴尼奥斯·德·莫尔加斯人；还有莎贝拉·索拉辛，79岁，圣克里斯朵瓦尔·德·塞亚人。那只鹦鹉比最年长的佣人年龄还大，在那里，谁都不死。谨慎的圣母哟，为我们祈祷吧，尊敬的圣母哟，为我们祈祷吧，宣讲布道的圣母哟，为我们祈祷吧，这里的圣母多得简直不可胜数，这如同把耶稣教士请来训教良家的纨绔子弟。拉蒙娜小姐的四个佣人半聋半瞎，有的严重些，有的轻微些，还患有哮喘病和风

---

① 均为钱币名。

湿症，而且每个人的病情都差不多；实际上，他们都已经成了废物，但是总不能把他们都扔到油锅里炸了，也不能喂野狼，或是让毒虱吃掉。

“这是慈善人应该背的包袱，我早就知道这一点；一想到在丧失殖民地之前，这些老废物胸部的心脏曾经为爱情剧烈跳动过，我就感到痛心，真是活见鬼！鹦鹉从古巴带到这里时就已经很老了，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样适应这里的气候的。”

阿德加记录着死人的数目，总得有人记录死神不停地砍杀了多少生命。

“彼杜埃依罗斯大笨蛋不是自己上吊自杀的，而是被人作为试验品吊死的，但不是有意吊死他的，只是失手所致；魔鬼有时也使人无意识地吊死人，这一切都应该归罪于命不好，彼杜埃依罗斯大笨蛋是作为试验品被吊死的，是开玩笑时被吊死的，但他真的死去了，听说是一时失手使他丧了命。”

人们开玩笑把罗克·加莫索称做克梅沙尼亚修士，彼杜埃依罗斯大笨蛋也是开玩笑时被吊死的，死后立即被埋葬了，法院书记员不知道在档案上如何记录这一事件。

“怎么写呀？”

“随便写点什么好了。只不过是一桩不幸的事件，可怜的大笨蛋总是遇到倒霉事、不幸事，有的人生得逢时，有的人则生不逢时，这就是事情的全部。”

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堂梅列希尔多·阿格列克山·芬特依拉为他的儿子彼杜埃依罗斯大笨蛋安排了三场弥撒，但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为什么要做弥撒。

切洛·多明戈斯给他的丈夫罗克·加莫索生了六个儿子。

“几个儿子和他们的爸爸一样吧？”

“当然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切洛把几个儿子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她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

“再说，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骄傲，难得女人有七个这样的男子汉守在自己身边，看到罗克和几个儿子，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格列托舅舅的妻子洛尔德斯舅妈很快就死去了，连蜜月都没有度完。洛尔德斯死在巴黎，因为法国人很少洗脸，于是把天花传给了她；阿德拉认为并不是这种病把她送进坟墓的。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洛尔德斯小姐，但愿她安息，是出生在闰年，谁都知道闰年出生的人不会得天花。”

“但是，你说的那是规律吗？”

“我敢肯定是规律。”

格列托舅舅把洛尔德斯舅妈丢在半路而自己只身回来时，当时还活着的外祖父母伤心极了。

“可怜的洛尔德斯，真让格列托伤透了心！洛尔德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女人，那是实情，但是，她完全可以多活几年。我们这儿的工厂本来可以给她造一副棺材，儿子的媳妇死了应该有棺材嘛，核桃木的英式一号棺材，并且镶嵌上青铜，保护好边角。可怜的洛尔德斯哟！这么年轻就被上帝召去了！”

洛尔德斯舅妈被埋在一个很普通的墓穴里，因为格列托舅舅支付了葬礼的费用，不过没有定下墓穴的位置，法国人是很看重这一点的，领事说这和格列托舅舅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人死在国外，总有关照不周的地方，不了解人家的风俗习惯嘛。”

“法国人信天主教吧？”

“对，信天主教，我看他们是信天主教，当然罗，他们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信天主教的；只有英国人和德国人信奉新教。”

“这我知道。”

加莫索的两个孪生兄弟，“玉米穗”塞莱斯蒂诺是猎手，“耗子”塞费利诺是渔夫，他们分别在塔博亚德拉的圣米格尔教堂和卡瓦耶达的圣玛利亚教堂当神父，这后一座教堂隶属皮尼奥尔地区管辖；“耗子”以前曾经在萨佩亚乌斯的圣亚得里安教堂供职，那里隶属拉依里兹·德·维加地区，即大名鼎鼎的游击队领导人“大墨斑”塞尔索·马西尔德的家乡，这个人一直在游击队里活动，1948年误入埋伏圈，从而全军覆没。这支游击队和埃斯特万·科尔蒂沙斯领导的游击队毫无联系，后者以置办捕鱼汽艇为业，兼任长枪党莫尔加多斯地方的头目，1946年在莫尔加多斯被抵抗战士击毙。“大墨斑”和外号叫佛塞利亚斯的贝尼格诺·加西亚·安特拉德，在奥尔德内斯一带也打过游击，佛塞利亚斯是第四纵队司令，1951年他在科鲁尼亚遭到重创。“耗子”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二都去看同贝妮希亚，这是雷打不动的规定；贝妮希亚很会做爱，但她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女人，她总是以“您”称呼“耗子”，对了，以“您”称呼塞费利诺，分手时，她总要吻一下他的手。

“堂塞费利诺，您走好啊，满足了吧？”

“满足了，亲爱的，上帝会报答你的，我满足极了。”

神父也是上帝的造物，他们和蜘蛛、鲜花以及欢跳着离开校园的女孩一样，上帝知道怎样饶恕人们的罪恶。

“堂塞费利诺，快点！别离开我！哎呀，哎呀！”

贝妮希亚有一双碧蓝的眼睛，奶头像栗子那样大，贝妮希亚不识字，然而她凭借那颗机灵的脑袋安排生活中的一切：爱情和烦恼，生与死，好与恶，总之，一切的一切。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的床上功夫要比“耗子”过硬，据说他上过大学，这一点可以看出来；他在圣地亚哥上学时，曾在彭巴尔、玛卡娜、

葡萄牙女人和洛拉大妈等几家妓院学得好多技巧，应该说他有了良好的训练。“耗子”是渔夫，常常给贝妮希亚送去一两条鳟鱼。

“喂，咱们完了事……对了，你该会理解我的意思吧……去把这两条鱼炸了，你一条，我一条。”

“好，堂塞费利诺，听您吩咐。”

“玉米穗”是猎手，“玉米穗”渴了时，去别的饮水槽喝水。

“费娜。”

“堂塞莱斯蒂诺，听您吩咐。”

“我给你带来一只兔子。咱们明天晚上一块吃吧。”

“堂塞莱斯蒂诺，我现在正来月经。”

“那有什么关系，我在你眼里不是一个重要人物。”

费娜是寡妇，肤色黝黑，婀娜多姿；费娜30岁或32岁的样子，她是蓬特韦德拉人，风骚淫荡，她在那里已经定居了一段时间，她一来便住了下来，大家叫她蓬特韦德拉女人，也叫她母猪玛利尼娅，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称呼她。

“喂，把你的骚劲儿拿出来呀！”

“好吧。”

人们都说费娜在盛怒之下杀了丈夫，但那不是实情，当乌龟的丈夫比雄狮还凶猛。费娜一直对神父怀有特殊的兴趣，据说她有这种癖好：每当看到个不甚年长的神父，便欣喜若狂。

“他们是真正的男人，另外，他们从来不知道疲倦，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和他们在一起，太让人高兴了。”

费娜并不像贝妮希亚尊重堂塞费利诺那样尊重堂塞莱斯蒂诺，她也以“您”称呼他，可是并不经常这样，激动的时候便忘记了。

“可是，你这个混球，都是你把我刺激起来的！……请原谅，堂塞莱斯蒂诺，上帝会饶恕我的，我快喘不过气来了。”

牛车沿着土路滚动，车轴发出的刺耳的旋律谁也学不会，那旋律告知死神赶快逃走，山狼嗥，野猪叫，但是大地毫无惧色，它好像处处是胆。

“满足了吧？”

细细的雨滴把信念、希望和仁爱带给玉米和黑麦，带给美德和与其相伴的恶习，有时也单单带给恶习，带给温顺的奶牛和山狐，细细的雨滴也许根本没有携带信念、希望和仁爱，这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注意这一点，细雨不停地下着，世界继续旋转：一个男人放高利贷，一个女人用一只死兔摩擦阴部，一个小男孩吃青泽李撑死，罗宾·列宝桑送精制巧克力给罗西克莱尔，罗西克莱尔总是逗引那个名叫赫列米亚斯的淘气猴子，一个小女孩被马踢死，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那类的话，等等。细雨不紧不慢地下着，雨滴懒洋洋地浇在世界上，山界那一边已经一无所有，当拉萨罗·科德沙尔在摩尔人居住的地区被杀害以后，我们上帝就把一切都抹掉了。费娜的亡夫叫安东·贡蒂米尔，他身体一直不好，整天无精打采，病恙恙的，另外，他说话口吃得很厉害，费很大劲儿才能讲出一句话来。费娜冷眼对待他，耻笑他，她不应该这样做。

“我是要让你知道你像个大傻蛋；人家方济各会的修士比你胖多了，至少有你两个重。他的知识不多，这是实情，谁也不是生来就什么都会的，可是人家爱学习呀。”

安东把脸涨得通红，狠狠地打了妻子一棍子，正好打在胸骨上；为了回报，她操起锅来，劈头砸过去。

“你真有狗胆呀，鬼乌龟！”

费娜走开了，她抬起一侧臀部，好像要放屁似的，她的脚

步很重，啪的一声关上了门，多凶呀！

“你如果愿意，得亲自来请我。”

拉蒙娜小姐的家在梅索斯·德·莱依诺村外，如果从拉林方向来，则在马路的左侧。梅索斯·德·莱依诺是一个新居民点。先前，人们把这个居民点叫做梅索斯·德·莫列，因为建设萨莫拉至圣地亚哥干线公路，即525号公路时，首先来此造房开店的人都是邻村莫列的人，莫列也隶属皮尼奥尔地区，如果朝卡斯蒂利亚方向走，它则坐落在公路的右侧。梅索斯·德·莱依诺这个名字是后来起的，它和天堂王国① 、加利西亚王国和西班牙王国毫无关系。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地一位最殷实的商人名叫何塞·布朗科·加利西亚，外号叫堂何塞·德·莱依诺。拉蒙娜小姐的家不算古老的望族，其家史大概不会超过两百年，然而却很有声望，很神秘，在那里发生过许多爱情故事、瘟疫和灾祸。拉蒙娜小姐的家很显赫，至少在当地是如此，而在显赫的家庭里，总是发生不幸的事端。拉蒙娜小姐的母亲在阿斯内罗斯河淹死了，这条河根本没有多少水，压根儿没人知道她淹死是有意还是无意。拉蒙娜小姐的长满桂树和绣球的花园一直伸延到河边，那里很容易滑倒和失脚；有时，池塘里的两只天鹅，即罗慕洛和雷莫，也跑到河里去，人们都说是天鹅带回了厄运。费娜的丈夫安东在奥伦塞站被火车轧死，当时有许多人在场。

“怎么没来得及躲开呀？”

“我怎么知道？那个可怜男人做事从来不动脑子。”

在丈夫还活着的时候，费娜就已经给堂塞莱斯蒂诺用野兔烹制佳肴了。费娜总是尽力使神父们高兴，让他们体会到她多

---

① 在西班牙文中，“莱依诺”有“王国”之意。

么和蔼可亲。我母亲的家，对了，现在是我舅舅和姨妈的家，在阿尔瓦罗纳，即圣胡安·德·巴兰教区。格列托舅舅不睡觉时便弹琴作乐，喝老窖白酒，他喝的酒全是从芬科酒馆赊来的，有钱时才还帐。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不祈祷时，便喃喃自语。

“她们的小便情况怎么样？”

“哎呀呀，太可怕了！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至少有二十年的小便失禁史了。”

我觉得洛尔德斯舅妈埋在巴黎是她的福分，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这么想；我的外祖父母却说，她死也应该死在加利西亚。

“这件事无关紧要，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其它事也并非很重要，但多少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您应该知道，法国人把死人装在什么样的棺材里！大概是用石头一样坚硬的纤维纸做成的！”

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除了询问哥哥格列托是否按照宗教礼仪举行了葬礼以外，从来不跟他说一句话。

“去你们的吧！我怎么做，是我的自由。”

“老天爷，怎么这样说话呀！”

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每次和他相遇时，都把眼睛移向一边，格列托舅舅则打响口哨，成心气她们。

“唉，上帝哟，上帝哟！我们到底做了什么缺德的事，要背上这么个十字架呀！”

我的舅舅和姨妈互不讲话，他们曾经为了各自应该在公墓占据什么位置争吵过一次，最后竟然恶语相伤，虽然没有高声吵骂，出言不逊却是实情。格列托舅舅把姨妈气恼以后，还对她们放了一个大屁，一个简直能把人熏倒的响屁，赫苏莎姨

妈和埃米莉塔姨妈放声哭了起来。

“世界是不是到了末日？”

“我看是到了。”

格列托舅舅弹琴，他的琴弹得相当好，并且时而用口哨，时而哼唱助兴，格列托舅舅不惧怕孤寂，琴弦帮助他驱走寂寞带来的痛苦。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下午一定要吃些薄脆之类的小点心，这种食品很便宜，而且十分可口。法比安·明盖拉，即莫乔，不能走进下面这些人家的家门：我舅舅和姨妈的家，拉蒙娜小姐的家，莱蒙多的家，某个古欣德人的家；即使不发生什么事——其实发生了许多事，也最好还是不进去，呆在外边。这并非因为他是外乡人，他输牌时让他把钱放在桌子上的那个汉子才是外乡人呢，谁也没有强迫他忍气吞声，更没有把他赶到门外；在这里不会发生任何针对外乡人的事情。娘子儿子的第七个特征是说话时操着笛子一样的声音，法比安·明盖拉就是用笛子的最高音说话的，高得和修女们诵唱教义时的声音一样。堂赫苏斯·曼萨内多虽然很有才华，但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杀人凶手；他现在很可能在地狱里被烈火永远永远烧烤着，阿门。堂赫苏斯是死在床上的，对，他死在床上，可是身体腐烂，浑身散发着臭味，儿子们都离得远远的，实在忍受不了那股味，一个个在手帕上洒满香水，堂赫苏斯死时不但感到肉体痛苦，灵魂也十分内疚。上帝无情地惩罚了他，虽然没有使用棍棒。莫乔呀，连尸首都没有留下来，当然谈不上保存了。

“冷不冷？”

“不太冷，哪一天早上都比今天冷。”

贝妮希亚是架生产热能的机器，有她陪伴在旁，你会感到无限快乐，你听着，我来告诉你：正因为我们都喜欢你，看到

你既不会拉小提琴也不会吹口琴才高兴呢，贝妮希亚像一盘石磨，从不停歇。

“把那张报纸递给我，好吗？”

“要报纸干什么？”

“真的，我都看过了。”

贝妮希亚像个刚刚生过崽的母狼那样甜蜜，她喜欢为大家做好事。

“床上给我留出位子，好吗？”

“好的。”

贝妮希亚能够憋着气不呼吸，可以坚持一分钟，真怪。你应该憋着气，把她当作死人那样爬上去，死人的身体冰冷，而她不然，全身像火一样燃烧着；等她突然苏醒过来，比任何人都急促地大口喘气时，便奔腾起来，能颠散你的骨架，啃咬你的脖颈，你一定要注意。

“把窗帘拉上，我想睡一会儿。”

拉蒙娜小姐小的时候被带去洗过海水浴，因为她的肤色很难看，那是在坎巴多斯，即阿罗萨河口附近。她有表哥表妹住在那里，他们姓门德斯·科塔巴，她的表哥表妹很多，都很热情亲切。九个表哥很淘气，整天捉螃蟹玩，他们吃面包加牛奶。两个孪生的小表妹，梅塞斯德和贝娅特利兹，梳着长辫，戴小眼镜，两个人都很顽皮，有时爬到房顶上乱跑乱跳，没人管她们。

“管她们干什么？你怎么推，那两个小女孩也不会掉下来。”

在坎巴多斯，海水涨潮和退潮至少有三米，甚至四米之差。海水退下去时，渔夫们站在淤泥里，周围满是活螃蟹、觅食的海鸥和死猫，几乎每次都有一两只死鸡。多明戈斯寡妇的后代

就住在坎巴多斯海边的“古巴珍珠”酒馆里；老板娘堂娜皮拉尔对她很好。那时，他们总把拉蒙娜小姐叫做蒙齐妮亚，现在很少叫这个绰号了。每天早晨7点钟就把蒙齐妮亚带到托哈，必须充分利用时间，在坎巴多斯，不能一个人洗海水浴，豪华而令人神往的小汽艇穿过海面，船头劈开大海，烟柱顺着船尾飘向后方，很有浪漫情趣，有时还能看到海豚；下午4点钟从托哈返回来。洗海水浴的最佳时间是在卡门圣母给大海赐福之后，也就是7月16日以后。蒙齐妮亚每次洗三个疗程的海水浴，每个疗程洗九次，中间休息三天，海水浴期间还要服用“司可特”口服液，这是有益于造血和神经系统的补剂。海水浴之前，要连续三天用卡拉瓦尼亚泉水洗肠，这样洗海水浴才能有效果，然后每天喝一小袋软包装汽水，以便除去味觉。拉蒙娜小姐每当回忆那段生活时，总是不寒而栗，少女生活要比成年女人生活艰苦得多。

“我最希望你把我抱到床上，莱蒙多……已经有一个星期甚至一个多星期你没抱我了。小时候我感到很厌倦，感到非常厌倦，现在我已经加入了老年人的行列，说话间就要变成老太婆了。你再加些白兰地，给我也加一点。为什么不再带我去一趟里斯本呀？”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染上了阴虱，不知道是怎么染上的，有一天他经过奥伦塞，在帕罗恰妓院玩了一会儿，他是去了那儿，可是那儿的女人很讲究卫生。莱蒙多什么也没有对我们的表妹说，事情很难解释清楚，再说女人们对这种事很厌恶，都躲得远远的；莱蒙多使用了杀虱剂，这种药药力最强，不但见效快，而且经济，也可以用英国的油剂，谁都知道那是什么药，这种油剂不留污迹，气味像薰衣草，不难闻，可以即刻杀死各类寄生虫，还有一种“神油”，最大的优点也是不留污迹，而

且气味好闻，莱蒙多选用了杀虱剂，因为这是国货。

“我现在有些担心，我常常心动过速，心脏跳得太快。”

“是不是抽烟过多了？”

“谁知道呀，可能是吧！”

第15旅旅长堂罗赫利奥·卡里达特·皮塔将军，战争伊始就在科鲁尼亚被枪毙了，后面我们将要简单介绍这件事：他的儿子帕科在1940年或1941年从美洲返回西班牙，想和游击队建立联系，可是被当局逮捕了。住在布里尼德洛的马尔维斯一家，即罗克和他的三个儿子，塞贡多、埃瓦利斯托和卡米罗，曾经参加过贝尔梅斯游击队，他们还算走运，活着回到了家里。塞拉地区和巴特伦达地区隔着利米亚河相望，那里的居民既不是加利西亚人，也不是葡萄牙人，讲的语言与其说是加利西亚语，还不如说是葡萄牙语，他们不讲西班牙语，也不懂西班牙语。边界守卫得并不很严实，走私牲畜很方便，边界一带的孩子们去葡萄牙那边的巴拉德拉小学念书，我那些住在布里尼德洛的马尔维斯表兄弟随贝尔梅斯游击队到过阿斯图利亚斯。

对马尔科思·阿尔必德来说，事情进展得很不顺利，失去了双腿虽然也能活着，可还是有腿好一些，不但可以到处走走，而且什么事都能做。马尔科思·阿尔必德坐在轮椅里，用罐头盒当尿壶，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把尿壶拿到小溪去洗，不让它留下尿迹，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心肠很好。

“你看这雨还要下很长时间吧？”

“亲爱的，这我可不知道；我也喜欢出太阳，不过您别以为太阳会出来。”

“鲹鱼”佩贝尼奥和“活宝”马蒂亚斯·马尔维斯在同一个棺材厂，即“安息”棺材厂做工。“鲹鱼”佩贝尼奥当助理

电工，他总是张着嘴巴，若说他不是傻子，他起码不会用鼻子呼吸。人们都管佩贝尼奥·波沙达·科依雷斯叫“鲹鱼”，因为他长得很像这种鱼。“鲹鱼”佩贝尼奥小的时候患过脑膜炎，走路左右摇晃。他现在对性问题、性话题谈得很多：话题和问题是同一种意思，性问题是从性话题派生出来的。

“是不是这样？”

“不是，我认为不是这样；但是您不能否认人们对这个问题谈得很多。”

问题是“鲹鱼”佩贝尼奥喜欢猥亵小男孩，而其他人则喜欢挑逗身体饱满、乳房硕大的女人。他先是给孩子们糖块吃。互相建立了信任之后，他便开始触他们的臀部、大腿和“小鸡儿”，他恨不得办一所神学院。佩贝尼奥的父母看到他是个半呆子，不怎么关心他，这事是有的。

“那个家伙是能够自理的，这一点你会看到的；这些小男孩很有本能，像蛇一样机灵。”

“是吗？”

“当然了！有过之而无不及。”

“鲹鱼”佩贝尼奥是在没有家教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上帝的放纵下长大的，到了年龄又像其他男人一样结了婚，婚后生了两个女儿，这两个傻女儿还不到周岁就一命呜呼了。他的妻子(我实在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就在嘴边上，可是想不起来)和一个祖籍是阿斯托加的货郎私奔了，现在仍然和那个人住在一起。“鲹鱼”佩贝尼奥在没了妻子，重新获得了自由之后，脸上露出了幸福的表情。

“他妈的……还是一个人好！”

一天，“鲹鱼”佩贝尼亚正在和西蒙希尼奥，即“小绵羊”干那种脏事时被人当场捉住，当时，那个六岁的小哑巴被他弄

得半死。人们先是把他押到监狱，后来又送到疯人院，在路上，对他拳打脚踢，皮鞭加大棒，但他们并不想打死他，只是寻开心罢了。他的妻子得知了……等一等，他的妻子叫孔塞布西翁·埃斯蒂维尔·格列山德，我现在记起来了，对，没错，他妻子叫孔塞布西翁·埃斯蒂维尔·格列山德，人们都叫她孔齐娅·德·科娜，她什么也不想知道，反正对她来说都一样，他最好死掉，得麻风病死掉。

“我不恨他，我可以对天发誓，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他非得麻风病不可，他就是死了我也不会为他戴孝的，放心好了。”

孔齐娅·德·科娜自从和那个阿斯托加人私奔以后，变得又漂亮又欢快，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

“女人越变越好看嘛！”

“当然了，男人也一样！”

“活宝”马蒂亚斯生活得很好，不想再结婚了。

“我如果有孩子，还得照顾他们，可是，正因为我没有孩子……普利妮亚心肠好，确实心肠好，不过身体很弱，总是唠叨自己有什么病；女人最讨厌的事不是有没有病，每一个女人都有病，这是尽人皆知的事，糟糕的是她总在你耳边唠叨有这种病有那种病，连上帝也忍受不了呀。”

“活宝”马蒂亚斯喜欢跳舞，打牌、变戏法，也玩台球和骨牌，会讲笑话，喝有一定甜度的茴芹酒，吃椰丝饼和奶油咖啡小饼。两个小弟弟和马蒂亚斯住在一起；“南蝎”是个哑巴，很聪明，“牢骚狂”身体不好，天真烂漫。“南蝎”贝尼托每个月去逛一次妓院，他干活挣钱就是为了这个；“牢骚狂”萨路斯蒂奥从来不走出家门，整天唉声叹气。普利妮亚生前非常漂亮，但她是纤弱型的美女，而她的妯娌、“蛮子”的妻子洛

利妮亚则是泼辣型的佳人。在这一带，这两种类型的美女都很多，洛利妮亚是被黄牛顶在墙上撞死的。“机灵鬼”胡里安被人称为西奥。西奥·马尔维斯·温德拉，或费尔南德斯，在羌塔达镇开钟表店，他的妻子皮拉尔·毛雷·佩尔纳斯把头发染成金黄色，她长得丰满，很引人注目。她爱束橡皮宽腰带，这样一来必须使用好多爽身粉，橡皮腰带才不至于贴在总是潮呼呼的皮肤上，当然咯，腰带上有许多小孔。皮拉尔的第一个丈夫是个嫉妒狂，既不让她染发又不让她束宽腰带。

“不能，绝不能，正派的女人就应该顺其自然，一开始就染发束宽腰带，谁知道最后会走多远呀！”

“可是，你听我说，我姐姐米拉格露丝也束橡皮腰带呀！”

“那是她丈夫的事！你姐姐米拉格露丝做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所关心的是你做什么。”

皮拉尔·毛雷的第一个丈夫乌尔瓦诺·达佩纳患结肠病，那是肠绞痛，死的时候满嘴吐粪。丈夫一死，她便感到一身轻松；有的人死了，是给其家属留下了安宁。小乌尔瓦诺参加了父亲的葬礼，这个孩子躲在门帘后面，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他问母亲：

“妈妈，妈妈，爸爸怎么用嘴吐大便呀？”

皮拉尔·毛雷刚刚度过法律规定的丧期，便同“机灵鬼”结了婚。

“亲爱的，我吃点你的奶好吗？”

“随你吃好了，我的大王，你知道，我的一切都是你的，现在只差办手续了，我的奶头乃至我的整个身子都已经属于你了。”

“太好啦！”

在再次结婚之前，皮拉尔·毛雷把头发染成金黄色，并且

买了橡皮宽腰带。有些事情，包括最隐私的事情，别人是不过问的。小乌尔瓦诺在其同母异父弟弟出生时便升了天，看来他母亲和继父没有耽误很长时间。小乌尔瓦诺是患贫血症死去的，他很小的时候就得了这种病，而且病情很重，他母亲给他吃迷迭香花加玉米饼和虱子都不见任何效果。

“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儿子有什么不能做呀？”

“是这样。”

皮拉尔·毛雷是顺产。

“这有什么可惊讶的，我们女人就是生孩子的嘛，让世界传种接代，这种事称不上是什么功绩。”

圣者费尔南德斯并不是圣神，而是个老虔诚。我的亲戚圣者费尔南德斯生在莫依别那个地方，即皮尼奥尔管辖的卡瓦耶达的圣玛利亚教区，那一天是1808年的使徒日①，卡洛斯四世刚刚放弃西班牙王位。“埃斯帕萨”百科全书上称他生在莱昂省的塞亚，这不是事实，在介绍堂莫德斯托·费尔南德斯·贡萨雷斯即笔名为卡米罗·德·塞拉的那个词条里，说他是卡瓦耶达·德·阿维亚人，这也不对；卡瓦耶达·德·阿维亚在里瓦达维亚附近，离这儿很远。圣者费尔南德斯是我曾祖父堂贝尼托和曾祖母堂玛利亚·贝尼塔的儿子，前者是医生，后者无业，他们是在法王路易十六被处死那一年，即1794年的5月26日结婚的。“埃斯帕萨”把他称为修士胡安·圣地亚哥，这也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是修士胡安·哈科博，虽然含义一样，但字面表达还是有所不同②，他父亲给他起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卢梭③。我的曾祖父是百科全书专家，家中曾保存着达兰贝

① 即6月25日。

② “哈科博”是“圣地亚哥”的昵称。

③ 卢梭（1712—1778），法国作家。他的全名是让·雅克·卢梭。其名字的西班牙文读法是胡安·哈科博。

尔①的八九封信和狄德罗②的三四封信，内战开始以后，我的姨妈赫苏莎和埃米莉塔才把这些信件烧掉，因为一位真正的圣神，耶稣教神父圣蒂斯特万说那两个人都是不敬神明的异教徒，劝她们把信毁掉，以保持心灵的纯洁。

“这些不共戴天的仇敌施展各种阴谋诡计，让我们迷失方向，离开正确的道路。”

“是这样，神父。”

“另外，据我看，那些信是用法文写的。你们快快摈弃这个犯罪机会吧！”

“是的，神父。”

神父圣蒂斯特万吸了一口鼻烟，一连打了三个喷嚏，耶稣！耶稣！耶稣！喷嚏打得山响，他把最后一口酒喝到肚子里，特意把长袍斜穿在身上，露出一副威严的表情，像个保护平民的议员。

“把信都扔到火堆里！”

“哪个火堆，神父？”

“随便一个火堆。”

“好的，神父！”

桑坦德地区的著名宗教学家，尊敬的多明我会修士，神父达尼尔·阿维利亚诺沙，不仅是一位高级布道家，还是地理学会成员，他预言第25888号彩票将在圣诞节摇奖时中头奖，结果他猜中了。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不再用杀虱剂了，拉蒙娜小姐松了一口气。

“我还以为你不爱我了呢，亲爱的，我以为已经不能得到你的欢心了，这些日子你把我折磨得好苦呀！”

---

① 达兰贝尔（1719—1787），法国数学家。

②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哲学家。

“你说到哪里去了，小傻瓜，实际上，我遇到了一大堆问题和伤脑筋的事。”

“可不可以讲给我听一听呀？”

“不能讲，不能讲给你们听，你们是不会理解的。”

“莫非是有关政治方面的事儿？”

“现在别再提它了，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又重新在一起了。”

阿德加对古欣德人的历史了如指掌，有的人把他们称为莫兰人，这没有多大区别。

“您的亲戚圣者费尔南德斯是您祖母罗莎的弟弟。在大马士革，叛徒们把您的亲戚圣者费尔南德斯折腾了一通之后，又从钟楼顶端把他扔下来，他苟延残喘了几个小时才死去。您的亲戚圣者费尔南德斯临死时依然表示自己信仰天主教，那些叛徒们对他说：‘你这个基督教走狗，信什么教呀！’对此，他是这样回答的：‘他妈的，谁也改变不了我的信仰！’您的亲戚圣者费尔南德斯一向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在殉教之前，您的亲戚圣者费尔南德斯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子，有人说11个，他每次到西班牙来都使一个女人怀孕；为了辨认这些儿子——有时是需要辨认的——他烧热一只小铁环，在每个儿子的左侧奶头下方烫出个印记来。对那个最小的儿子我还记得一清二楚，他叫福图纳托·拉蒙·马利亚·雷依，您的亲戚圣者费尔南德斯把他送到圣地亚哥育婴堂，并且给他留下一笔数量可观的钱，让人帮助抚养。福图纳托的父亲被上帝召到天堂去以后，贝亚雷斯山区的一位名叫佩得罗的先生把他带到奥伦塞来，送到一个村子里，那村子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大概叫莫乌拉或洛拉达吧。那孩子离开圣地亚哥时叫福图纳托·拉蒙·马利亚·雷依，后来便改名叫拉蒙·伊格莱希亚。于是，他父亲圣者费尔南德斯留下的让他成年以后继承的数以百万计的财产落到了

别人手中，对于继承财产这种事，您的亲戚们都不怎么放在心上，当然咯，有的人好一些。”

格列托舅舅很讲究卫生，处处谨慎，整天用酒精擦手，手指擦得血红血红的。

“照着基本原则去做，你有什么困难呀？”

“是的，没有什么困难。”

格列托舅舅总是戴着手套，弹奏乐器时也戴着，手套内侧撒着一层除汗剂，这样可以避免手套粘在瘦削的指头上。

“我们生活在乌烟瘴气的环境里，千万注意别染上霍乱、麻风、破伤风、坏疽病和鼻疽病一类的传染病，不然，染上一身病，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格列托舅舅把肚皮露在外边，面朝着风向（他吐痰时转过身去），用新割的蔬菜嫩叶擦屁股。

“无论我们采取多少防护措施，都是不够的。”

“大概是这样吧。”

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每次做祈祷时——口中念诵着十五件神秘的圣事——总要从第一件念到最后一件，念到最后一颗念珠拨完，而到最后常常厌倦地睡过去。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厌倦得像牡蛎那样蜷起身子，好像打了麻药似的，她们唯一能够多少排解一下厌倦情绪的是想到格列托舅舅对她们怎样怎样坏，总之，他是他，他下地狱才好呢！

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用圣器室笛子那样的声调说话，好像要宣讲精神修炼似的。

“我们可怜的哥哥在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那天得向我们的上帝认罪！”

“到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是逃不脱的，或多或少都受到审判。”

"所以应该有一个善终，卡米罗，你可要注意呀。菲莱塔死得那么突然，甚至来不及做忏悔，千万别忘了这个教训！"

"忘不了，忘不了，放心好了，姨妈，放心好了，我早就注意到了。"

两位姨妈不认识"鲹鱼"佩贝尼奥，只听人家提起过他，但是不认识。有些人从人生舞台走过时能够引起别人注意，尽正他们本人不想引起别人注意；而另外一些人虽然处心积虑地想名留青史，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孔齐娅·德·科娜日渐漂亮和欢快了，年轻女人孀居以后常常发福，大自然十分聪颖，常常在性欲的苦痛外面涂上一层油彩，让我们继续生活下去。孔齐娅·德·科娜像吉卜赛女人那样敲响板。

"你在什么地方学的？"

"在我自己家里，只要有耐心，就能学会；敲响板这种事如同呼吸一样，最后自然而然就学会了。"

孔齐娅·德·科娜唱歌谣有情有感，声调动听。孔齐娅·德·科娜是一架生命机器，而"鲹鱼"佩贝尼奥却相反，是一架死亡机器。有些事情就是不好摆弄。孔齐娅·德·科娜目光高傲无耻，她很可能是某位伯爵或将军的女儿，那些一度兴旺发达的家庭的后代总是要把那个时期的傲气表现出来。孔齐娅·德·科娜摊开四肢睡觉，那也是一种可以信赖的特征。

"她的头发像蚕丝，走起路来东摇西摆，您注意到没有？如果孔齐娅·德·科娜有文化素养，一定会走得更远，当上客栈的老板娘，当上理发师、商店主人，或者从事其它类似的职业，可是孔齐娅·德·科娜不识字，不得不忍受。"

"亲爱的，要有耐心！"

"你说得对，耐心和健康是吵架的本钱呀。"

有那么一段时间，孔齐娅·德·科娜在几座远方城市（巴利

亚多利德、毕尔巴鄂和萨拉戈萨)之间游逛，给画家当模特儿，后来不干了，因为从事这种职业依然不得温饱，整天光着身子很不值得。

“再说那些人把你当成玩物，死死地盯着看，很让人生气。”

赫苏莎姨妈曾经有过未婚夫，是药剂师，对了，那时他还没有毕业，有两门功课还没攻下来，他名字叫里卡多·巴斯盖斯·维拉里尼奥，死于内战，他参加了加利西亚红旗纵队，1938年新年那天在特鲁埃尔被打死，和他一起遇难的还有他的上司巴尔哈·德·吉罗加司令。埃米莉塔姨妈也有过未婚夫，名字叫塞尔索·巴列拉·费尔南德斯，是技术员，此人后来抛弃了她，和一位喜剧演员结了婚，可是埃米莉塔一直原谅他。

“心肠狠毒的女人，毒蝎一样的女人，在那种女人面前男人不战而败。塞尔索人很好，但是那个阴险的女妖精施展伎俩，满口花言巧语，欺骗了他，可怜的塞尔索呀！”

上面说的这些并不是实情，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从来没有过未婚夫，她们两个人从年轻时就只身一人过日子。罗宾·列宝桑站到镜子前面，一边精心修饰一边说道：

“我一直坚持说那两个人是她们的未婚夫，我心地善良，我不想改变我的观点。问题是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完全可以当那个药学专业的大学生和技术员的妈妈了。人家怎么说，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只是不想背叛自己的良心。”

“玉米穗”塞莱斯蒂诺，或者叫他堂塞莱斯蒂诺，塔博亚德拉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有长处，也有短处，他和玛莉加·鲁贝依拉斯的关系很密切，后者是土诺斯人，已婚，年轻，人家说她是明加拉贝依沙人，她丈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乌龟”。堂塞莱斯蒂诺和玛莉加在钟楼上幽会，那里虽然并不舒服，但

是十分安静。

“那里空气流通吗？”

“空气呀，流通。”

“猪崽”桑托斯·科福拉62岁，如果上秤称的话，体重最少也有十阿罗瓦，他总想让还不满20岁的妻子玛莉加·鲁贝依拉斯在夫妻关系上忠实于他。

“你胡说什么呀！”

“我不知道怎样对您说，唉，让她一走了事吗？”

“猪崽”既不想闹得满城风雨，又不想失去玛莉加，当然咯，他肚子气得鼓鼓的，不知怎么报这个仇。

“我一定和那个混帐修士算帐，上帝会让他得到报应的！”

时间这把笤帚把皮尼奥尔的乡亲一扫而光，时间是一架从不停歇的收尸机。我的血统高贵的舅舅格拉乌迪奥·蒙德内格罗在内战结束前不久老死了；他这个人很奇怪，始终保持着他的体型，说话不抬高嗓门，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奇，就是日蚀和北极光——内战期间发生过一次北极光——也丝毫打动不了他。当人们告诉他说，“猪崽”已经去过奥伦塞，准备染上阴虱对那个外号叫“玉米穗”的神父报仇时，他认为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听说今年得阴虱的人很多，钟楼里爬满了阴虱，但愿上帝保佑我们！”

外祖母特雷莎有两个妹妹，即马努埃拉和佩帕，还有一个弟弟，叫马努埃尔。特雷莎·费尔南德斯，也就是“皮诺莎”，和她的瞎父亲住在一起，她是马努埃拉的女儿，“串子”格拉乌迪奥·欧德罗和他的弟弟“砍刀”马努埃尔是佩帕的儿子。格拉乌迪奥舅舅有两个十分可怜的瞎女儿，马努埃尔舅舅大半

辈子都是在醉醺醺的状态下度过的；他临死时，还有二百来件衬衣没有穿用，全部寄给了在蒙得维的亚经商的儿子小马努埃尔。马努埃拉·费尔南德斯，也叫“莫拉娜”，是马努埃尔的女儿，她对我们一直很好，因为外祖母给她免除了一笔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债款，很可能是地租。家庭就是一条条流动的河，从不疲倦地流淌着，流淌着。外祖母是圣者费尔南德斯的外甥女。后者被称为拉蒙·伊格莱希亚的福图纳托·拉蒙·马利亚·雷依，也就是圣者费尔南德斯的勇猛儿子，跟尼科拉莎·佩雷斯结了婚，生有七个儿女：安东尼奥，在古巴同何塞发·巴雷拉结了婚，他们的儿子何塞·拉蒙住在纽约；奥尔滕希娅，在古巴同胡里奥·富恩特斯结了婚，他们的子女德力雅、玛鲁哈和弗朗西斯科住在纽约；梅尔塞德斯先是同依尔得丰索·费尔南德斯，后是同何塞·乌塞巴结了婚，首婚有一个儿子，即胡里奥，住在维哥，同多洛雷斯·拉莫斯结了婚（生有一儿一女，儿子阿尔丰索同孔塞布西翁结了婚，家住巴塞罗那，我不记得孔塞布西翁姓什么；女儿梅尔塞德斯同马西米诺·拉戈结了婚，住在维哥），二婚生有五个孩子：玛鲁哈同胡斯托·努涅斯结了婚，住在奥伦塞（他们的两个儿子，胡利奥和霍尔赫，住在马德里）；安东尼奥同阿乌罗拉·德尔·里约结了婚，住在奥伦塞（他们生有两个儿子，何塞·路易斯同玛利亚·路易莎·孔萨雷斯结了婚；罗伯托同埃利莎·坎巴结了婚）；玛蒂尔德同罗曼·阿隆索结了婚（他们有两个儿子，卡洛斯同皮拉尔·希门内斯结了婚，阿尔瓦罗未婚）；何塞，未婚，住在马德里；拉蒙和涅维斯·佩拉依拉结了婚，住在科鲁尼亚。圣者费尔南德斯的第四个孙子是塞萨尔，他同萨拉·卡尔巴利约结了婚，他们都已经过世，生有一子，叫塞萨尔，只有他一个人姓雷依，其他人都姓伊格莱希亚；塞萨尔同贝妮格娜结了婚，我也不记得贝

妮格娜姓什么，他们有两个女儿，即洛尔德斯和拉格尔。然后是奥伦蒂诺，他和路易莎·诺沃亚结了婚，生有两个女儿，卡门同阿道夫·恰莫罗结了婚，皮拉尔同弗朗西斯科·苏埃依罗结了婚。倒数老二是玛利亚，她的亡夫叫何塞·多利沃，生有五个子女：安赫林内斯同何塞·罗德里格斯结了婚；拉斐尔同阿乌罗拉·佩雷斯结了婚；埃乌拉莉亚，未婚；路易莎同塞拉芬·弗莱依罗结了婚；萨拉同阿杜罗·卡萨雷斯结了婚。最小的妹妹是埃尔米妮亚，她的丈夫坎迪多·瓦尔卡塞尔已经过世，他们有四个孩子：安东尼奥同多洛雷斯·德·坎博结了婚；玛蒂尔德、马利亚·德尔·皮拉尔和安东尼奥三个人没有结婚。家庭如同大海，永远不会枯竭，既没有源头，也没有终点。

绵绵细雨滴落在家庭上、人们身上、驯服的和野生的动物身上，滴落在男人身上和女人身上，父母身上和儿女身子，健康人身上和病人身上，埋葬的死人、被流放的犯人和旅行人身上。绵绵细雨如同血液在血管里流动一样。绵绵细雨如同荆豆和玉米生长一样，如同一个男人跟在一个女人身后一样，最后弄得她筋疲力尽，或者因为烦恼、爱情、高烧而死。绵绵细雨也许就是上帝吧，他想就近监视世人，可是谁也不知道是否果真如此。“鲹鱼”佩贝尼奥在医生、律师和法官的干预下离开了疯人院，年轻人倾心于实验和理论，把行为同激素联系在一起，这是尽人皆知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不知道，我只是把人家对我说的话记录了下来。”

医生、律师和法官问“鲹鱼”佩贝尼奥是否愿阉割（谁割去性腺，谁就摆脱了危险），他回答说愿阉割，好吧，有那么大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医生、律师和法官都说，那就把他的睾

丸割掉吧。

“那么，他们对他说没说有关新陈代谢和痛苦的进行性缺钙现象？”

“可能说了，我记不清了。”

有些人是这样死的，另外一些人是那样死的，不是死于战争时期就是死于和平时期，死于疾病、灾祸和不慎，在这里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允许你进行选择，不可能有一个总的框框。有的男人是在英勇保卫碉堡、高举战旗、高呼爱国主义口号时死去的，但是也有的男人带着满脑子梦幻手淫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而身亡，在我的家乡没有仙人掌这种摩尔人地区特有的植物；风衣、仙人掌属无花果、驴子、蜥蜴、山羊和灰尘，灰尘太多了，真不应该跑到这儿来死。塔弗尔希特部落的摩尔人都是女人气很重的人，对了，他们搞同性恋，对他们怎么说都不过分。拉萨罗·科德沙尔有一双蓝眼睛，一头辣椒颜色的头发，拉萨罗·科德沙尔一边在脑子里尽情地想象着赤身裸体的阿德加，一边做爱，上帝哟！这是他的习惯，没有哪个年轻人像他这样想着女人的模样做爱。很遗憾，拉萨罗·科德沙尔死掉了，有些人死了要比别的人留下更多的悲伤，也有的人死了却令人兴高采烈。卡罗波兄弟的前额上都有一块猪皮那样粗糙的皮肤，好像吃毒草的反刍动物特有的印记。

“你能辨认毒草吗？”

“能，先生，从气味和颜色上辨认，也有的从声音上辨认，对了，就是在刮风时，这种草发出一种响声。”

戈雷齐奥·通达斯扛着棺材，手上拿着一瓶汽油和一口袋刨花，向山上走去。

“戈雷齐奥，你去哪儿呀？”

“到山上去，把圣灵埋掉。”

“我的天，你在说什么呀？”

“那好，天黑时你就知道了。”

天黑以后，戈雷齐奥·通达斯找到一处比较理想的地方，那是一孔山洞，里面长满了蕨类植物，还残留着狐狸活动的痕迹。他钻进棺材里，把刨花盖在身上，又在上面浇了汽油，浇了好多汽油，然后划着火柴。他死去了，全身抽搐，但是没有张开嘴巴，据说是圣灵给了他力量。孔齐娅·德·科娜在山上布网捕兔时发现了他。

“他死时是什么样子呀？”

“挺漂亮，真的；全身都烧焦了，但是很漂亮。”

大家对戈雷齐奥·通达斯的做法议论纷纷。

“人们为了留名简直都不知道做什么好了。”

男人是一种古怪的动物，总是逆着做事，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和自己作对。你喜欢那个瘦女人吗？就是那个梳着辫子，到河边洗衣服的女人。喜欢？那你就和她结婚好了，不过，你得做好思想准备，忍受她的连珠屁，女人结婚以后放屁多，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大自然的规律吧。你喜欢那个体态丰满的女人吗？就是那个戴绿头巾，到店里买辣椒的女人。喜欢？那么你给她一枪，打死算了，你要像魔鬼勾魂那样快些跑掉，不要被她缠住。她是不是阴虱那样的女人？对，她缠人那股劲儿就像阴虱，今年的阴虱特别多。不会是蜘蛛吧？不是，亲爱的，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傻呀，为什么说是蜘蛛呢？当然是阴虱呀！你喜欢那个肤色黝黑的女人吗？就是那个穿长裙，用头顶着奶罐的女人。喜欢？那你得赶快逃掉，她很可能是一个“蝎子窝”。男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总是看不清真面目。拉萨罗·科德沙尔被偷偷杀害了，当场一命呜呼，一个小伙子在无花果树下做爱，根本没有干别的什么坏事，便被活活

打死，这是什么事呀！真正的男子汉不应该干那种勾当，战争就是战争，这话是对的，我们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但是在战争中不能正面对人开枪，正面开枪是不道德的，也不能背后下毒手，没有一具尸体像堂赫苏斯·曼萨内多的尸体那样臭气熏天，真是报应，他儿子在尸体上洒了很多香水，仍然无济于事。

“你去参加堂赫苏斯的葬礼吗？”

“不去，我看他的灵魂得不到拯救更好，哪有这样的死人呀！”

技术员塞尔索·巴列拉每天上午都要去毕尔巴鄂咖啡馆喝杯苦艾酒，有时去“女长官”酒吧喝这种酒，他和玛鲁哈的关系已经断了好久，尽管有人说他又和她恢复了来往。在内战爆发前的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在毕尔巴鄂咖啡馆的平台上有两个人被开枪打死；给这两个人送葬时又有两个人被打死，于是当局宣布取消圣体节的一切活动。人们的心情十分激昂，大声狂呼，挥舞棍棒，甚至开枪射击。玛鲁哈·博德隆·阿尔瓦雷斯，人们都叫她小玛鲁哈，是朋费达这个地方的一头母狮，她就是从埃米莉塔手中夺走塞尔索·巴列拉的那个喜剧女演员的，对了，她虽然是喜剧女演员，但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塞尔索本想和埃米莉塔重归于好，可是时间过了那么久，已经不可能了，这种事情说冷下来就冷下来了，倒塌的房屋很难重新建立起来。

“算了，算了吧；我还是和我姐姐赫苏莎住在一起好了，我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祈祷和慈善事业。”

“好吧，随你的便好了。”

巴尔多梅罗·马尔维斯，也就是“蛮子”，额头上有块星形斑记；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见，不过那斑记是存在的，管它

看见看不见呢！“蛮子”额头上斑记的颜色变化不定，有时红似尖晶石，有时黄得如同黄玉，有时又像翡翠一样碧绿，有时还像洁白的钻石，等等，等等。“蛮子”的那块斑记改变颜色时，不管是什么颜色，这种颜色也好，那种颜色也好，谁也别看，最好是划个十字，躲到一边去。“蛮子”在那一大堆加莫索兄弟中拥有绝对的权威，在人数更为众多的古欣德人（有人称他们是莫兰人）中间也是如此。如果世界不是变得如此混乱，那么，没有“蛮子”的允许谁也不敢移动一步。拉萨罗·科德沙尔被杀害以后，最近处的那座山界便消失了，可是事情依然混乱不堪，一个饿死鬼，一个外地移民之家的倒霉鬼，割断了“蛮子”的生命进程。那一天，“蛮子”额头上的斑记没有改变颜色，魔鬼趁机偷偷地把他杀害了。在这几座山上是不能白白杀人的，杀人者必自毙，有时死得晚一些，不过死是一定的。“蛮子”巴尔多梅罗的妻子洛利妮亚·莫斯克索一直点燃着山野法规的火焰：杀人者，偿命；您没有杀人吗？杀了，杀了就得偿命，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饶恕杀人犯。洛利妮亚是个凶猛型的美女，她越是激愤，越显得漂亮。对“蛮子”应该从背后下手，在夜里下手，对“蛮子”不能正面冲撞，因为他的眼睛令人畏惧，那是野狼一样的眼睛。“蛮子”是被一个谁也不愿意记起的死鬼杀害的，有的人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提及，想渐渐地忘掉他；杀害“蛮子”的这个死鬼还杀害了阿德加的亡夫和另外十一二个人，我的一位亲戚把杀害“蛮子”的那个死鬼圈了起来，让他像匹老马似的死在宝沙·德·加戈水泉里了。野狼冲来时，母马都把头朝向内侧，围成一圈，保护小马驹，还常常尥蹶子不让野狼靠近，有时甚至把野狼踢得头破血流。老种马得不到保护，也没有力量自卫，常常被野狼撞倒，野狼先是撞倒老种马，然后把它吃掉，野狼看不上的，狐狸却求之不得，

而狐狸丢弃的，乌鸦则可以用来充饥，这种小动物只好逆来顺受，有的乌鸦会唱歌，很好听。在阿利亚里兹，几年前，即普里莫·德·里维拉① 当政期间，有一位共和党人教乌鸦唱《马赛曲》，他这样做也许是有意气神父，那个人的名字叫莱昂希奥·科乌特罗，是瞎子埃乌拉里奥的兄弟，像枪杆一样又高又瘦，一脸麻坑，在宗教游行时到处触摸贵妇们的身体，他看不见，是凭气味，但是从来不会弄错。里卡多·巴斯盖斯·维拉里尼奥是内战时死的，心脏被子弹打穿了（人们都这么说），战争就是这样。凶残的杀人犯马努埃尔·布兰科·罗马桑塔曾经在这儿座山上活动过，这个野狼一样的人一连杀了十几个人。独眼龙、六指手“结巴”菲利皮尼奥很了解过去发生的事。

那个凶残的杀人犯经常和两个巴伦西亚人，即堂赫纳罗和堂安东尼奥在一起，这两个人失去理智时也变得和狼一样；那已经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少说也有一百年或者更久些，不过这一带人还都知道。杀人犯残酷地打死了十三个人，九个女人和四个男人。一天夜里，月光使他大发雷霆，于是杀了跟他生有一子的妻子马努埃利妮亚·加西亚，把儿子罗申迪尼奥也杀了。他说是带马努埃利妮亚去桑坦德，那地方很远，在卡斯蒂利亚海边，叫她在一个神父家里当佣人，但是，到了一个叫马亚达维利亚的地方，在经过雷冬得拉树林时，一下子就把母子两人杀了，然后甚至把他们吞到肚子里。杀人以后，他安静了一段时间，好像没事似的，后来又失去了理智，把马努埃利妮亚的妹妹贝妮蒂尼亚·加西亚及其儿子法鲁吉尼奥也杀死了，那孩子还在吃奶呢，全身鱼腥味，他是在科尔戈·德·博依把他们杀死的，科尔戈·德·博依就在阿鲁亚斯过去一点距离，

① 普里莫·德·里维拉（1870—1930），1923年至1929年任西班牙政府首相。

但还没有到特兰西雷斯的地方。凶残的杀人犯个头儿不算高大，应该说是矮小，另外，他满口没有一颗好牙。凶残的杀人犯还杀了很多人，何塞发·加西亚是马努埃利妮亚和贝妮蒂尼亚的妹妹，他一发脾气，何塞发·加西亚也死在了科雷乔乌索的路上了。她的儿子何塞西尼奥也同时丧了命。托尼尼娜·鲁亚和她的两个女儿佩雷戈利娜和玛利卡死在一个叫做雷博得恰奥的地方，杀人凶手很喜欢托尼尼娜，痴情地爱上了托尼尼娜，两个人在山上相遇时，他常常把身上的那东西掏出来给她看。他还杀了另外四个人：希拉·米利亚拉多斯，她是恰瓜索索那个地方的女猪倌；秋恰·伦宝·塞尔曼，她是从亚斯·德·萨尔谢斯方向走来时被杀的；还有在普拉多·阿瓦尔一带鬼混的福科·纳维亚乌斯和一个名叫贝尼托妮亚·卡尔多埃罗斯的老废物。

每当有人邀请“结巴”菲利皮尼奥喝一两杯白酒时，他就以笑表示感谢。

“让上帝来世报答您，阿门。”

塔尼斯·加莫索饲养三条大狼狗：凯瑟、苏丹和莫里托，这几条狗健壮凶猛，它们是那样忠实于主人，带上它们可以走遍天涯海角。

“带上这几条狼狗，可以走遍天涯海角，你放心好了，有它们在，连狮子都不敢靠近一步。”

塔尼斯·加莫索的狼狗长着丝绸般的“毛发”(绵羊才长皮毛呢)，全身雪白，头上和颈部有些栗色斑点。塔尼斯是从莱昂弄来这几条狼狗的，加利西亚有许多狗都很温顺、敏捷、警觉，有放牧狗、山狗、看场狗，还有猎狗，可是品种并不像莱昂那儿的狗纯正，据说很多是杂种。

“一条九个星期的小狗，你要价多少？”

"一分钱也不要，我不卖，你如果对我发誓好好待它，我愿意白送给你。"

塔尼斯·加莫索被人称做"魔鬼"，因为他跑起路来赛过自行车，且不说他是去做好事还是坏事，行动迅速是真的。罗莎·楼孔是塔尼斯·加莫索的妻子，她爱喝茴芹酒，整天对着壶嘴儿喝。罗莎·楼孔的父亲叫"裤头"埃乌特洛，是奥伦塞历史上最坏的缉私员，再没有比他更坏的缉私员了。

"他不得好死，等着瞧吧，说不定哪一天要挨枪子儿的。"

村里人都怕"裤头"，尽管并不和他来往。

"和他不能交朋友，他心肠不好，给他点钱，打发走了事。"

去年，在帕罗恰妓院里，"裤头"往盲人高登西奥身上吐痰，因为后者不给他拉《我亲爱的玛利亚娜》那首玛祖卡曲子。

"我只拉我喜欢拉的曲子；你可以向我身上吐痰，也可以打我，那是很容易的事，因为我没有眼睛，但是说到拉曲子，我如果不愿意，就不能逼迫我拉；当然咯，我不愿意拉，谁说也不行。那支曲子不是什么人都能听的，只有我知道什么时候该拉，曲子是什么意思。"

"葡萄牙女人"玛尔塔拒绝和"裤头"睡在一张床上。

"我就是饿死也不和你睡觉。你为什么不往你女婿身上吐痰呀，混帐？你怕他打你吧？"

帕罗恰为了避免争吵，把"裤头"赶到了大街上。

"你给我滚出去，到大街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小混蛋，你真是个小混蛋，脑袋清醒了再回来。"

塔尼斯·加莫索比任何人的力气都大，他为自己有那么大的力气感到高兴。他年轻时，令朝圣的人不寒而栗。如果不是因为茴芹酒的话，他和妻子罗莎本来会生活得很好；妻子心肠

好，作风正派，糟糕的是喜欢喝茴芹酒。几个孩子肮脏污秽，皮靴破露，他们一共有五个孩子，都是随便长大的，没有人怎么关照他们。“魔鬼”塔尼斯也没有太用心，他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跟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卡塔利娜·巴茵特一起游泳上了，两个人赤条条地跑到路西奥·莫罗水磨坊的池塘里，天气热，就应该找凉爽舒适的地方嘛。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不会游泳，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淹死，暴尸水面。

“挺有意思，是不是？”

“哪里！可怜的卡塔利娜！她在哪些事情上伤害过你？”

“魔鬼”塔尼斯·加莫索也喜欢抓着栎树枝打秋千，这样可以不得疥疮，还喜欢在空中挥舞那根打架用的棍棒，质地十分坚硬，上面用刀子刻着他的姓名的缩写。

“我把你那‘家伙’当做红果一劈两半，好吗？”

“你别犯傻了，‘魔鬼’，别开那种玩笑。”

“好吧。那么，我把你的肚皮当做轮胎扎一针，好吗？”

“给我住嘴，他妈的！”

阿德加的脸色十分苍白。

“你不舒服了？”

“没有，您等一会儿，我找点白酒来。”

“您听我说。杀害我亡夫的那个死鬼，无论是现在还是来世都不得安宁，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饶恕他的杀人罪行，这是山野法规。杀害我亡夫的死鬼一家原来不住在这里，但是，上帝知道他们很早就学会了当地的习俗。说明杀害我亡夫那个死鬼——他父亲是丰塞巴顿人，他们是从那儿迁到阿斯托尔加来的——家从什么地方来的档案，是科索·德·马拉尼斯授意让人偷出来的，科索·德·马拉尼斯是卡尔巴利尼奥法院的书记员，以前在缉私队服过役，一次在蓬特韦德拉

一带和走私犯交火时受伤成了瘸子，我是说他授意我的弟弟塞孔迪诺偷出来的，这一点您早就知道了，因为我当时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您。堂卡米罗，您是古欣德人，或者说是莫兰人，您是明白人，干那种事是要有报酬的，这我知道，有时甚至得用生命做代价。以后找一天我把偷莫乔尸首的事好好讲给您听，但愿上帝让您听清楚。卡罗波兄弟都气死了！再喝一杯吗？”

婊子儿子的第八个特征是那“家伙”软而小，在帕罗恰妓院里，妓女们都笑法比安·明盖拉的“家伙”不顶用。

“真像圣母的小天使！真像圣母的小天使！”

蒙乔·莱盖依索，也就是“懒虫”蒙乔，满脑子都是幻想，他可能很有诗人的天才。

“您如果同意的话，我用假腿在地板上给您划几个八字吧，为了讨夫人欢心，我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呀！”

“懒虫”蒙乔像一个失宠的绅士，一个生不逢时的，我的上帝，先天不足的勇士。

“我表姐赫欧希娜在第一个丈夫阿道夫过世以前就和卡梅洛·门德斯有来往，后来找了个适当机会便同他结了婚。我的表姐赫欧希娜和表妹阿德拉一向行为不轨，认为生命短暂，应该充分享乐。那对治愈了的‘小耶稣’鸟儿，在我过红海时死去了，我想，这也好，不然，我的表姐妹也会炸着吃了，那倒更让我生气，说得确切些，让我头痛。米卡埃拉姨妈，您已经知道，就是我表姐妹的母亲，也喜欢猥亵，我很感激她，我小的时候，她让我把手从裙子开口处伸进去，摸她的肚皮和大腿，但是她不脱内裙，米卡埃拉姨妈不脱内裙，在这方面她很迷信。我可以再喝杯咖啡吗？谢谢。我的表姐妹有时同拉蒙娜小姐和打针护士罗西克莱尔跳探戈舞，我表姐赫欧希娜跳热了，就要

求她们允许她脱掉衣服。我可以脱掉连衣裙吗？随你脱好啦。我可以脱掉内裙吗？随你脱好啦。蒙齐娅，你喜欢我吗？住嘴，婊子，躺到床上！把灯关上吗？不关。”

“懒虫”蒙乔在女人群里讲话时总是用假嗓子，声音尖利。

“女人就是怪！您说，是吧？”

“不见得，因人而异。”

公墓里有一孔神水之泉，能治疗昏厥，而又不烧坏衣服，比圣水还有效果，这是因为泉水在流出水面之前，也就是说在地下管道流动时——穿行于田鼠、蚯蚓和邪癖之间——上帝就为它赐了福；人们叫它米安盖依罗水泉，喝凉的泉水可以缓解麻风病患者的皮肤腐烂，虽然不能完全治愈，但是能够减轻病痛。

“我觉得所有女人都可以直接去天堂。”

“我不相信；我想有一大半要下地狱，被扔到油锅里。有的因为当过妓女，有的因为是吝啬鬼，还有的因为形容污秽，有些女人太污秽了，法国女人和摩尔女人并不走得很远。”

雨点滴落在拉蒙娜小姐的房顶上，也滴落在房子的四周、走廊和玻璃上。雨点滴落在伸向河边的花园里的杜鹃花、柏树和爱神木上，一切都是湿漉漉的，大地上的水比土还多，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有三个人自杀，这不算多，他们是：一个再也无法忍受痛苦的老太婆，一个玩纸牌（那纯粹是陷阱）连女儿都输掉了的推销员，一个别人说她奶头永远长不大的妙龄少女。

“我和你是亲戚，在这里除了卡罗波兄弟那几棵毒草以外，我们大家都是亲戚。你如果愿意的话，我让侍者给咱们煮点巧克力，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吃晚饭呀？”

堂布列希莫，即拉蒙娜小姐的亡父，活着时很会用班卓琴

弹奏狐步舞曲和查尔斯顿舞曲。

“我父亲心肠好，这我早就知道，但是他也有怪癖，我总认为他是半个疯子，谁也用不着跟我讲，但是，我觉得探戈舞曲要好听得多，是一种极好的伴舞曲子。”

巴罗哈[1]的《冒险家沙拉卡因》是一部写得非常漂亮的小说，绘声绘色，有情有景，我记不得把这本书借给谁了，借书经常出现这种事，借出去就等于丢了，罗宾·列宝桑借书是还的，我也许没有把那本书借给任何人，而是放在哪个箱子里了。真的，这个家乱七八糟。

“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和我一道吃晚饭？我有一瓶白苹果酒，是人家从阿斯图利亚斯给我捎来的。”

那时，绵绵细雨依然在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谁也不关注世界在有节奏地、不停地运转：一个男人控告另外一个男人，然后，当那个人死在水沟里或公墓的围墙上时，良心上并不感到有亏；一个女人把装满温水的瓶子随便塞到身上的什么地方，这也和任何人没有关系；一个小孩从楼梯上掉下去当场摔死；罗西克莱尔依然和猴子嬉戏，猴子咳嗽得日甚一日，你看看这些怪毛病！卡罗波兄弟的额头上都有一块猪皮样的斑记，他们的先辈也许有谁是野猪，这一点尽人皆知。盲人高登西奥有兴致时——若不是强迫他——还是拉玛祖卡舞曲《我亲爱的玛利亚娜》的，没有眼睛是一回事，没有兴致又是另一回事，高登西奥有一张丰富的节目单。人们反复无常，许多时候不知道点什么节目，您没有看到那支玛祖卡舞曲只能在某些庄重场合弹奏吗？那支玛祖卡舞曲就像唱弥撒一样，有国家的时间、地点，仪式必须庄重。手风琴是一种

---

① 巴罗哈（1872—1936），西班牙作家。

感伤乐器，拉不好本身就很悲痛，人们对什么都不尊重了，看来我们已快到世界末日了。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波多莫利斯克·埃斯波西多的一只手上少了三个手指，那是他一天和亲戚去马场，在苏雷斯山上被一匹种马咬掉的。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住在塞拉·德·坎巴隆，他父亲死的那天房屋顶层倒塌，结果三只驯养得服贴听话、活蹦乱跳的负鼠跑失了。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用小指和大拇指什么都能做，一个人什么都能适应，玻利卡波常常跑到公路上去，开往圣地亚哥的汽车上总有两三个神父不住地吃榛子和干无花果，他们满脸傻气，胡须胡乱地刮了一下，不时偷偷地露出神秘的微笑，好像在打着坏主意。内战之前，神父们坐在公共汽车上大口大口地咀嚼腊肠，打嗝放屁，引起哄堂大笑。堂马利亚诺·维济瓦尔是上下排气的最有名的神父，在全省没有一个人能与他媲美，战争刚刚开始堂马利亚诺就死了，他跑到钟楼上去修理大钟，一只脚踏空掉到前厅的棺木上，后脑勺开了花。堂马利亚诺如果吃得好，能在六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里连续打嗝放屁。

“这个屁是放给那些异教徒的！”

“好了，堂马利亚诺，您这样会患疝气的！”

“我患疝气？绝对不会！这个屁是放给那些新教徒的，他妈的！让路德见鬼去吧！”

世界上最好的腊肠（当然咯，人们都这么说，也许还有好的），是阿德加做的那种。

“我亡夫的气色非常好，因为他能整根吞食腊肠，把细绳割掉，把腊肠塞到嘴里吞下去。可怜的西得朗，安息吧！他是多么喜欢我的腊肠呀！他有时对我说：腊肠从我那‘家伙’顶端跑出来，亲爱的阿德加，还是给你吃吧。好吧！杀死我亡夫的那个死鬼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的腊肠，杀死我亡夫的那个死

鬼，是外地来的饿死鬼。”

阿德加制做腊肠有一条严格的规矩，首先必须是当地品种并且用当地方法饲养的肉猪，即猪的饲料应该是玉米，用卷心菜、土豆、玉米面、干面包、菜豆以及其它所有能够熬煮的、营养价值高的东西熬煮的糊糊；猪还要呼吸新鲜空气，到山上散步，拱土寻找蚯蚓和其它小虫子。猪必须用熟铁器而不是钢刀屠宰，按照众所周知的习惯，也就是说，要下手狠，谁也没有过错。制作上等腊肠首先要把里脊肉剁好，适当加些前肘肉和排骨肉，一定注意不要掺杂进碎骨，多加些淡花椒粉，再加少许辣花椒粉、盐、蒜末和一定量的水；耐心搅拌以后，再存放一天。第二天早晨，先生着品一下味道，然后炒熟了再尝一尝，看看味道如何，缺什么佐料补加一些，总免不了缺什么佐料的。第三天，再搅拌一次，第四天则可以把肉灌进肠子里去，最好用肛肠，尔后按照需要一节一节地用细绳系好。最后把灌好的腊肠放在灶上熏烤两三个星期，直至变硬为止，坚硬了，就是熏烤好了，可以食用了；栎木熏烤腊肠最好，别有风味。马上食用的要吊挂起来，需要保存的，仔细洗干净以后还要涂上一层油。

“我亡夫的身体抵抗力很强，因为他能整根地吞食腊肠，有时割掉细绳，有时连细绳也不割，腊肠头朝外，整根吞下去，有时一天能吞下五根腊肠，他屏住呼吸，根本不会卡在嗓子里。”

卡杜恰和苏阿尔瓦里沙那边有几条小溪，雨点滴落在小溪的水面上，那时天空有一个刚刚过世的小男孩的幽灵掠过，小天使，回到天堂去吧！孩子们死了，几乎在人们不知晓的时候死了，他们死了，安息了，糟糕的是大人，他们要东奔西跑，付出大笔花销，医生呀，药剂师呀，神父呀，比较好的棺木呀，

守丧呀，唱弥撒和做祈祷呀，现在还要有口头遗嘱什么的，为此常常发生争吵……朋费拉达人玛鲁哈·博德隆过去曾同技术员塞尔索·巴列拉，即埃米莉塔姨妈原来的未婚夫有过关系，玛鲁哈不是喜剧演员，但是看上去很像，当然也像首饰店老板的情妇。玛鲁哈头发金黄，睫毛很长。

“她把嘴唇涂得跟心脏一样红吧？”

“没有，为什么问这个？”

“在男人面前抽烟吧？”

“不在男人面前抽烟。”

玛鲁哈有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走起路来步履矫健，有派头，从这里可以看出她是个优良“品种”。玛鲁哈胸部比较丰满，男人一般都喜欢胸部丰满的女人，只是她的声音不美，说话像乌鸦叫一样。玛鲁哈确实在男人面前抽烟，也确实把嘴唇涂得心脏那样红，她用“米切尔”牌的唇笔之王。塞尔索·巴列拉本来没有钱，但也要花一些以满足她的嗜好，喝杯苦艾酒呀，买盒糖果呀，还买女士包、耳坠什么的，而且花销越来越多，最近连一文钱也剩不下了，欠一屁股债，玛鲁哈则礼尚往来，给他剪指甲，洗脑袋。

“和那个粗鄙的女人相比，你更喜欢我吧？”

赫苏莎姨妈的未婚夫里卡多·巴斯盖斯·维拉里尼奥，被杀害时只差两门功课就当上药剂师了。

“不杀害他也可能杀害别人呀，您说，是吧？都是我的命不好。”

“哪里，我不知道该对您说什么好，是您的未婚夫命不好。”

“是这样，您说得对。”

戈雷齐奥·通达斯肩上扛着一根钓鱼竿，沿着另一个世界

的边缘往下走去。

“戈雷齐奥，你去哪儿呀？”

“我去贝伦·德·犹得亚钓圣婴去。”

“我的天，你这是在说什么呀！”

“天亮时你来看看就知道啦。”

细雨连绵，新的一天就要降临了，细雨滴落在戈雷齐奥·通达斯的头上。他坐在河边的一块岩石上，在静静地钓鳟鱼，好像死人一样。

“戈雷齐奥，你是不是死了！”

“我是死了，已经死了六个多小时了，谁也不来看我一眼。圣婴被人们托上毛驴，带到埃及去了，据说他在这儿呆不惯。”

人们以为我们古欣德人和莫兰人是一样的，其实并非如此，那是人们弄不清楚亲缘关系，我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埃米莉塔说明费拉达的女人不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朋费拉达的女人是猴子变来的，谢天谢地），并不是所有古欣德人都是莫兰人，但所有莫兰人都是古欣德人，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不过，我们有什么办法呀！实际上，什么也不清楚，我们莫兰人比古欣德人少，我们完全可以比古欣德人多，结果我们少，莫兰人就是我们这些姓马尔维斯、塞拉和法拉米尼亚斯的人，其他人虽然是亲戚，但不是莫兰人，这部分人和那部分人具有同等重要性，我们都吃得很好。在“安息”作坊里，即我们祖辈的棺材工厂里，曾经有一位意大利人，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他已经死了，我的几个表兄弟用火漆封住了他的屁股，并且用细麻绳缝牢，然后捆在卡瓦耶迪尼亚村附近，即离奥塞依罗教堂神父住地远一些的一棵大树上。我已经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但我记得清清楚楚，放掉他时他大发雷霆，真的，他真不

该忍受那种讨厌的玩笑。可怜的洛尔德斯舅妈的尸体可能只有到最后审判那天才会收拢完整，因为她被胡乱扔在了巴黎的一个万人坑里。格列托舅舅弹奏爵士乐，而且弹奏得有声有色，每年的2月11日，即与他的亡妻同名的宗教殉难者牺牲的那天，他同时弹奏多种乐器：小鼓、大鼓、定音鼓、手鼓、三角铁和钹，可能还有其它乐器；那个有点学历到处杀人的坏蛋堂赫苏斯·曼萨内多死时，就连他的儿子都不为他组织乐队吹打。

“疯婆托拉能和绵羊干那种脏事吗？你说说看。”

“什么！干那种事有什么不好！更糟糕的是她还和法比安·莫乔睡觉呢，这事你是知道的！如果一个女人不要脸，什么事她都能干出来，而且一辈子改不了。”

婊子儿子的第九个特征是吝啬，法比安·明盖拉很穷，但是他有那么多的积蓄，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大富豪。

“那么，他挣那么多钱都干了什么呢？”

“谁也不知道，也许他挣的钱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多。”

谈到音乐，堂布雷希莫·法拉米尼亚斯·霍辛是堂法乌斯蒂诺·桑塔利塞斯·佩雷斯的知音，后者是旁德人，他十分欣赏后者知识广博，会唱爱情歌曲，会弹奏摇把琴。

“那才是真正的艺术呢，而班卓琴吱吱呀呀的，太刺耳了！我如果像我的朋友法乌斯蒂诺那样会弹奏，早就把班卓琴扔到大街上了！”

堂布雷希莫最喜欢听堂加依费罗斯的爱情歌曲了。

“我不知道中世纪是什么样子，到处都是乞讨施舍的神甫、癞头癞脑的绅士、痨病缠身的行吟诗人和行窃抢劫的朝圣者，这些人比比皆是，无恶不作。这是好多好多年以前的情形，但是很可能要比现代好，尽管现代有无线电、飞机和其它发明，

堂桑乔的爱情歌曲也很动听。”

堂娜普拉·加罗特，即帕罗恰，天气不好时总是围着一条马尼拉大披巾，只要电闪雷鸣，帕罗恰就去寻找她的大披巾。每个人都有自己惧怕的东西和恐惧的方式，她用大披巾把脑袋包得严严的，趴在床上，最好是木床而不是铁床。她在黑暗中屏住呼吸，像死人一样一动也不动，闭着眼睛，结结巴巴地低声诵念祷词，祈求圣母保佑，直至危险过去。平时，她对自己的东西看得很严，而这种时候就可以任意偷拿了，并且不会被她发觉。帕罗恰的大披巾远近有名，堂娜普拉年轻时至少照了二十张或裸体或包着头巾的艺术照片：把一只奶头露在外面，手里拿着花瓶；把两只奶头露在外面，站在画有埃及金字塔的布景前；躺在长沙发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屁股对着镜子；把富有雕像美的、娇柔的双肩露出来，站在埃菲尔铁塔前，等等。这些照片都是在拉马斯·德·卡尔瓦哈尔大街的门德斯照相馆拍的，她用实物付给主人门德斯照相费用，太可怕了，时间过得真快！帕罗恰的马尼拉大披巾是奶油色的，边穗宽大，上面用五颜六色的丝线刺绣的中国人像至少有三百个，每个人都是一副象牙脸，修士堂希尔维里奥说那是赛璐珞脸，其实不是，是象牙脸，有的在散步，有的搞杂技，还有的打着伞不让太阳晒着，等等。

“帕罗恰的那条马尼拉大披巾，值多少钱呀？”

“不知道，我看少不了；很可能那在奥伦塞省是首屈一指的马尼拉大披巾了。”

佩贝尼奥·波沙达·科依雷斯得了脑膜炎，已经抬不起头来了，死倒是没有死，这是实情，可是有点神智不清，活像一条鲹鱼，人们都管佩贝尼奥叫“鲹鱼”，因为他像鲹鱼。“鲹鱼”佩贝尼奥在“安息”棺材厂做工，当助理电工，也很会打包，

人们都说“鲹鱼”佩贝尼奥女人气，对，这话说得不错，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同性恋者，他最喜欢干的事莫过于要小男孩，不管白天黑夜都把西蒙希尼奥，即“小绵羊”带在身边，对聋哑人他就更加放肆了，以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鲹鱼”佩贝尼奥仓促地结了婚，最后妻子孔齐娅·德·科娜逃离了他，这很自然，是屡见不鲜的事。“鲹鱼”佩贝尼奥从监狱里出来了，因为他同意割掉睾丸，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手术后，“鲹鱼”佩贝尼奥并没有改邪归正，医生、律师和法官都说他手淫，而手淫应该使人变得安稳些，另外，他全身骨头疼痛，头痛得更厉害。

“佩贝尼奥，骨头痛吗？”

“有点痛，先生。”

“脑袋呢？”

“也有点，先生。”

“不过，只好忍受啦。”

“我知道，先生。”

给“鲹鱼”佩贝尼奥注射激素，让他病情好转，可是效果并不理想，注射激素大概是一种试验吧。

“他不害怕吗？”

“当然害怕；但他一走近小男孩，摸着孩子的屁股就忘掉害怕了。警察抓住他的时候，他对警察局的头头说：是西蒙希尼奥先掏出‘小鸡儿’让我摸的，我本来不想摸。”

牛车在土路上慢慢地转动着，车轴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响声钻进耳朵里，牛车车轴的响声消失以后，耳朵里的吱吱呀呀声仍然嗡嗡作响，牛车车轴的响声总有另一辆车的车轴响声作答，起码有它自己的回声相伴，而如果回声睡去了，上帝则会奏起他的小提琴同它交谈。贝妮希亚有两只栗子一样的奶

头，像栗子那样坚挺，和栗子一样的颜色，贝妮希亚是高登西奥的外甥女，后者是帕罗恰妓院拉手风琴的盲人琴师。

“高登西奥，你如果拉一段玛祖卡舞曲，我给你一个比塞塔。”

“那得看拉哪一段玛祖卡舞曲了。”

贝妮希亚不识字，她没有必要识字；贝妮希亚性格欢快，她走到哪里就把生命带到哪里。

“你想扳手腕吗？你如果赢了，我就让你吃我的奶头，但要是输了，你得让我揪你的那个‘家伙’，直到你喊爹叫娘，好吗？”

“我不干。”

贝妮希亚是一架既享受欢乐同时也制造欢乐的机器。贝妮希亚每当积攒了一点钱，就给人买件礼物，咖啡壶呀，烟盒呀，对于男人必须多多关照。

“我们跳一支探戈曲子吧？”

“不跳；我太累了，过来，和我一块儿坐一会儿。”

贝妮希亚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二都接待卡瓦耶达的圣玛利亚教堂神父，即“耗子”塞费利诺·加莫索，把日子固定下来，只有所得而无所失。

“喂，堂塞费利诺！你越来越让我舒服了！但愿上帝原谅我！别害怕！”

贝妮希亚喜欢光着身子忙厨房里的活儿。

贝妮希亚很会炒菜，煎鱼呀，拌凉菜呀，她拌的凉菜既好吃又有营养，里面有卷心菜包里脊肉、火腿、蒜瓣、欧芹、葱头、香料和鸡蛋。神父“耗子”是渔夫，对贝妮希亚很有礼貌，捕鱼的人作风一般都很正派。贝妮希亚有一双碧蓝的眼睛，她像一盘水磨，从不停止转动。

"在你身边给我留个地方，好吗？"

"好的。"

贝妮希亚说，圣罗丹在巴尔科·德·瓦尔德欧拉斯、佩廷甚至鲁比亚纳一带残杀撒拉逊人。一天，圣罗丹往恩西尼亚·德·拉斯特拉斯山上走去，碰见两个相貌超群的摩尔姑娘。尽管他骑马穷追不舍，却怎么也赶不上她们；马跑得那么快，他的骨架都要颠散了；圣罗丹看到无望赶上两个漂亮姑娘，便大声诅咒起来，摩尔姑娘顿时变成了两块岩石，两块雪白晶莹的岩石，直到现在还一左一右地守在路两旁。

"我觉得在那两块岩石上看见了圣罗丹的幽灵，我设法逃开，但是怎么也逃不脱，对了，我也不想逃脱，因为我很平静，心情也高兴。圣罗丹说话有点古怪，我总觉得他魂不附体。"

"那么，圣罗丹给你讲的是卡斯蒂利亚语①还是加利西亚语？"

"给我讲的好像是拉丁语，不过我听得懂。"

贝妮希亚的母亲阿德加知道许多当地流传的故事，许多神话。她也拉手风琴，拉得干净利落，有感情。她拉得最好的曲子是《凡菲内特》这支波尔卡舞曲。

"您的外祖父曾和几个女人谈过恋爱，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甚至出了人命。玛内齐娅·阿米耶罗斯是个很精明的女人，您的外祖父很有眼力。她相貌好，腿长，头发像蚕丝一样。人们都说，谁都想看上她一眼。您的外祖父用棍子把玛内齐娅的哥哥胡安·阿米耶罗斯打死了。这倒无关紧要，两个男人打架，如果没有人及时劝阻，常常会发生这种事。他是在格拉维利尼

---

① 卡斯蒂利亚语是纯正的西班牙语。

奥河的拐弯处把他打死的，不过，他对玛内齐娅很好，这姑娘去了西班牙首都，在那儿开了一家小店，发了大财。您的外祖父在巴西呆了几年，临行前对他的正式未婚妻，即后来成了您外祖母的姑娘说：'特雷莎，你等我吗？'她回答说：'等，一定等。'这样他就去了大洋彼岸。在那儿当了十四年的美洲人，回来时才结婚，他没有给妻子写过一封信，但是他一直记着自己说的话。我再给您斟点酒吗？"

傻子罗基尼奥·博伦曾被关在彩色铁柜里——海蓝色、金色、桔色和菜绿色——长达五年之久，他母亲的心情很不好。罗基尼奥·博伦的母亲认为傻子比一般人，甚至比野兽更凶野。

"上帝既然创造了他们，总是为了点什么吧？"

罗基尼奥·博伦的母亲每次烫伤时，或者滚开的油溅到身上，或者削土豆划破手，都拿傻子出气。

"你看什么呀，傻子，你比傻子还傻三分。"

罗基尼奥·博伦的母亲叫塞孔蒂娜，她心肠狠。

"喂，亲爱的，上帝把这个傻子打发到我这儿来：都是我的罪过呀，让我背上这么个沉重的十字架！罗基尼奥，快点，别傻愣着。"

罗基尼奥的母亲在没人看见的时候也抽烟，抽的都是从芬科酒馆拾来的烟头儿。她是酒店老板娘雷梅迪欧斯的好朋友，她帮助她洗衣服，宰鸡鸭，送信，她也抽玉兰叶。塞孔蒂娜养着一条狗，这狗吃烂烟头，总是一副醉相，整天处于半昏迷状态，女主人心绪好的时候，这个小动物也会得到优待。人们说罗基尼奥之所以那个样子，是因为他母亲喂养他时，每天夜里都有一条蛇去吸她的奶，可怜的罗基尼奥常常挨饿，我不敢说没有这种事，但是我认为他生下来就傻，这可以从他的眼色看

出来。

“你知道用一个硬币能干什么吗？”

“知道，先生，可以治马蜂的蜇伤。”

“裤头”埃乌特洛把头发剪得很短，像刷子一样，他总是紧皱眉心，额头又窄小，一副粗俗模样。

“埃乌特洛，人家都说‘葡萄牙女人’玛尔塔不愿意和你睡觉，因为你往高登西奥身上吐痰。”

“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婊子养的，堂塞尔万多，请原谅。”

堂塞尔万多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讲脏话。

“别激动，你这个狗屎不如的‘裤头’，当心我把你劁了。”

埃乌特洛安静了下来，因为堂塞尔万多是省议员，埃乌特洛很知道同这样的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埃乌特洛，到烟摊去给我买一本卷烟纸。”

“买紫竹烟摊的？”

“最好买玫瑰烟摊的。”

费娜最高兴男人粗野地骑她，而骑手最好是一位中年神父，年纪不要太轻，也不要太大，塔博亚德拉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即“玉米穗”塞莱斯蒂诺，是在床上征服女人的能工巧匠，费娜·拉蒙德的亡夫安东·贡蒂米尔，这个在奥伦塞火车站被一辆货车轧死的可怜结巴，一直没能征服自己的妻子。

“方济各修士的那个‘家伙’比你的两个还长，没用的东西，你能干什么呀。”

费娜很会炖兔肉，塞莱斯蒂诺不管她是不是在月经期间。

“小兔子还有血呢，你知道，我是从来不限制你的。”

法国人信奉天主教，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信奉天主教，和我们西班牙人不一样。他们给洛尔德斯舅妈染上了天花，然后

扔到了万人坑里，当然咯，是在死后扔的，法国人从来不拐弯抹角，而是直言不讳。洛尔德斯舅妈是度蜜月时死去的，从暖烘烘的洞房一下子转到了冷冰冰的墓穴，这好像朋松·杜·特拉尔① 的一部小说的名字，一个人什么时候死，死在什么地方，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法国人给她染上了天花，格列托舅舅只好当鳏夫了。

曼努埃利尼奥·雷梅塞依罗·多明盖斯把一只乌鸦蛋放在腋下孵化，全部问题就在于安安静静地呆着，不把蛋弄破。曼努埃利尼奥·雷梅塞依罗·多明盖斯被关在监狱里，原因是他用棍子打死过一个人，朝圣时棍飞棒舞，这您是知道的，可是，据说有一根棍子涂了毒药，于是造成了惨案。

“种下了灾难？”

“对，先生。种下了灾难。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就想出个新主意来，因为他情绪多变，反复无常。”

停了一会儿之后，堂格拉乌迪奥·多皮科问道：

“喂，您刚才说的事，是从哪儿贩来的？”

“我的天，怎么这样问呀？这和您有他妈的什么关系呀？”

曼努埃利尼奥·雷梅塞依罗·多明盖斯仔细地照看刚出壳的小鸟，现在，这只小鸟成了他的好伴侣。

“小乌鸦叫什么名字呀？”

“蒙乔，和我那个死于百日咳的表哥名字一样。好听吗？”

“好听，这个名字很漂亮，可是不知道小鸟招人喜欢不？”

“那还用说呀！”

一大早，蒙乔就从窗栏钻出去，飞到外边。

“它扇动两只翅膀，太讨人喜欢了，真像一个小魔鬼，聪

---

① 朋松·杜·特拉尔（1829—1871），法国作家。

明极了。”

傍晚，太阳快落山时，蒙乔回到家里，它每次都准时飞回来，不是落到曼努埃利尼奥的头上，就是落在他的肩上。

“每次都回来吗？”

“每次都回来，先生，我觉得它不会飞到别的地方去。它每次都给我带回一件礼物，玻璃杯呀，蜗牛呀，栗子什么的……”

曼努埃利尼奥教蒙乔打哨，它现在已经会几小节《我亲爱的玛利亚娜》了！盲人琴师高登西奥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才拉这支玛祖卡舞曲。

“高登西奥，把那支玛祖卡舞曲拉给我们听听，好不好？”

“住嘴，懒虫！”

蒙乔还会说话呢，曼努埃利尼奥很想让它学会寒暄问候：早安，堂克里斯朵瓦尔；下午好，堂娜丽塔；晚安，卡斯托拉，祝您万事如意。曼努埃利尼奥的一个老熟人马梅尔托·帕依松也有一只乌鸦，会按照字母顺序说出奥伦塞行政区的地方来：阿利亚里兹、旁德、卡尔瓦利尼奥、塞拉诺瓦，等等。教乌鸦说话要比学乌鸦说话容易得多，乌鸦会预测阴雨、疾病和死亡，用七十多种不同的叫声表达不同的意思。

“我现在很想饲养一只朱顶雀，这种鸟儿会唱祝福歌，可是，到什么地方去弄朱顶雀蛋呀？”

费雷依拉维利亚人阿得利安·埃斯特维兹是佛茨市的一位有名的潜水员，他在佛茨河口处的水底下发现一艘德国潜水艇和全部船员的尸体。阿得利安·埃斯特维兹既勇敢又会游泳，人们都管他叫“沙鱼”。“沙鱼”是“蛮子”巴尔多梅罗的朋友，他让后者陪他到安德拉湖去一趟。

“在桑地亚斯我有一位亲戚，他一定知道安蒂奥基亚城埋

在什么地方，他是那儿的人，一定知道。我陪你去，我不下水，但我陪你去，我的唯一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要打死青蛙，因为青蛙都是我的表姐妹。你可以发笑，这没有关系，但是安德拉湖中的青蛙确实是我的表姐妹，我可以对你发誓。”

“蛮子”巴尔多梅罗在胳臂上刺了一幅文身图，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被一条长蛇缠绕着，女人象征走运，蛇代表灵魂的三大威力。

“对此我一窍不通。”

“这里面有学问。”

“沙鱼”想潜到湖底，躲过加利西亚人德希奥①的罗马士兵以及威尔士国王阿尔图斯②的忠诚战士的血迹，去偷盗安蒂奥基亚城的大钟。

“我知道有三副恶咒，可是那也值得，安蒂奥基亚的大钟价值连城。”

一天夜里，夜莺啼鸣，猫头鹰哀叫，星星在天穹闪烁，“沙鱼”扑通跳到水里，他全身一丝不挂，胸部用红赭石画一个斜十字。

“十字会被水冲掉吧？”

“不会，我看不会，十字不怕水冲。”

“蛮子”端着猎枪站在岸边，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场。“沙鱼”每一分钟或一分半钟浮出水面换一次气，然后再潜下去。

“挺得住吗？”

“暂时没问题，只要身上不冷就没问题。”

“沙鱼”这样浮出潜下足有一百次，他觉得身上冷了，受不住了。

---

① 德希奥于公元249—251年间继承罗马帝国皇位。

② 阿尔图斯为公元4世纪的威尔士国王。

“大钟不很深，不过很牢，最大的那鼎钟的钟舌上吊着一只狼，这事也奇了！狼已经被鱼吃掉了一半身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来过这儿。”

“放心好了。”

温塞亚一家的无名哑巴女佣是被狗咬死的，死得很惨。温塞亚一家的无名哑巴女佣可能是葡萄牙人，她的长相很像葡萄牙人，她比谁都会煮咖啡酒，有技艺，待人也亲切。温塞亚兄弟的母亲多玲达对于女佣的死十分悲痛，她都103岁了，有些事总得有个人手帮忙料理呀。

“我们到奥伦塞去，在帕罗恰妓院暖和一下身子。”

“好吧。”

圣地亚哥人堂埃乌赫尼奥·蒙德罗·里约斯的女婿，即马拉加台利亚人（对了，他不是马拉加台利亚人，而是阿斯托加人）堂曼努埃尔·加西亚·普列托①执政期间，温塞亚一家的那位无名哑巴女佣同民警的一个警官有过一个孩子，这个警官穿胸衣，名字叫多罗特欧。

“他是哪儿人？”

“不知道，他自己说是塞拉诺瓦那边的人，也就是说是拉米兰内斯人，不过，我看他是阿斯图利亚斯人，只是他不愿意说出来罢了，有些人很怪，这您是知道的。”

多罗特欧经常做瑞典体操，高声朗诵埃斯普隆塞达②的诗作《海盗之歌》：每伙海盗十门大炮，顺风扬帆潜逃……多罗特欧不喜欢光顾酒馆，也不去朝圣，不值班时便留在军营里阅读一些诗人的作品，像埃斯普隆塞达啦，努涅斯·德·阿尔塞③

① 曼努埃尔·加西亚·普列托(1859—1938)，曾四次出任西班牙政府首相。
② 埃斯普隆塞达（1808—1842），西班牙著名浪漫主义诗人。
③ 努涅斯·德·阿尔塞（1834—1903），西班牙浪漫主义诗人。

啦，坎波阿莫尔①啦，安东尼奥·格里洛②啦，人们都说，多罗特欧警官也喜欢和女人发生肉体关系。他之所以挑选了温塞亚一家的哑巴女佣，是因为她行为谨慎，不会把事情透露出去，对了，她不会把事情透露出去，这与其说她行为谨慎，毋宁说她是哑巴，不过，反正都一样。多罗特欧留着小胡子，留着狼狗凯瑟那样的胡子，很能引起女人的注意。哑巴女佣很倾心于他，这是多罗特欧说的，多罗特欧一碰到她身子，她便四处抓挠他，发出一些奇怪的呀呀声。

"那她不是像老鼠吗？"

"不对；应该说像绵羊。"

多罗特欧和哑巴女佣生的儿子现在在阿利亚里兹有一辆出租汽车，生活很好，他的太太是接生婆，三个孩子都在圣地亚哥上学：女儿学药学，大儿子学师范，二儿子学医。曼努埃利尼奥·雷梅塞依罗·多明盖斯很不走运。现在失去了自由，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运气好一些，有的人坏一些。

"什么时候能出来？"

"谁也说不清。"

在阿格罗圣蒂尼奥山上有一只母狐狸，专门吃雏鸡，不喜欢母鸡，看来它嫌母鸡老。

"他妈的，这只母狐狸真有公主小姐的派头呀！以前的母狐狸却比它凶，但也是有什么就吃什么呀！"

"对，以前是那样。"

堂格拉乌迪奥·多皮科·拉布涅依罗住在堂娜埃尔维拉夫人的店里，由此人们都说他和老板娘有关系，不过很隐蔽；堂格拉乌迪奥和卡斯托拉也有关系，这个女佣是堂克里斯朵瓦尔

① 坎波阿莫尔（1817—1901），在西班牙民间享有盛誉的诗人。
② 安东尼奥·格里洛（1845—1906），西班牙诗人。

送给他的。

“送给他的？”

“对，你会听懂我的意思的。”

多罗特欧警官除了朗诵诗歌以外，还弹奏竖琴，华尔兹是他的保留节目。“杀人凶手”马努埃尔·布兰科·罗马桑塔像狼一样吞食活人，一位中国医生使他免遭绞刑，说是中国医生，其实既不是医生也不是中国人，而是催眠师，是英国人，他叫菲力浦，在阿尔及尔当生物电学老师。中国医生写了一封信，西班牙司法部为这封信委实大乱了一阵，伊莎贝尔二世①女王得知科学的长足进步以后，赦免了这个罪犯。野狼是不堪忍受铁窗生活的，马努埃尔·布兰科·罗马桑塔被关了一年，就因为没有自由而忧伤致死。有的人对监牢很敏感，甚至一死了之，麻雀也是这样。在阿利亚里兹的圣维里斯莫·德·埃斯皮涅依罗斯教堂每个2月29日，即闰年的2月29日，都为那个狼人的亡灵做弥撒，这种传统在内战开始以后才丢掉。圣维里斯莫·德·埃斯皮涅依罗斯教堂的大钟是那样神奇，太阳照到它时便鸣响起来，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别的什么东西呢。

“格列托舅舅。”

“有事说吧，亲爱的卡米罗。”

“给我十个雷阿尔？”

“不行。”

“那就六个吧。”

“也不行。”

我舅舅和姨妈的家在阿尔瓦罗纳，墙壁上爬满了常青藤和香豆，宽敞明亮，现在几乎东倒西歪了。

---

① 伊莎贝尔二世，1830年至1904年在世。

“你还记得那只乌鸦偷吃瞎子森德里茨的饭吗？他是世界上最坏的瞎子，上帝打发一只小鸟偷吃他的饭，以此惩罚他，他险些饿死。”

堂格拉乌迪奥·多皮科·拉布涅依罗在学校当老师，好像和老板娘埃尔维拉夫人有关系，这方面的情况已经介绍过一些了。

“卡斯托拉很风骚，我早就知道，但是她比我小30岁，有很大的优越性，我不把她赶到大街上去，是想把你拴在这儿，你永远爱我吗？”

“亲爱的，永远爱你，永远爱你，我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了……这谁都知道！”

堂娜埃尔维拉和堂格拉乌迪奥只有躺在床上时才以“你”相称，表面上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堂格拉乌迪奥难得和卡斯托拉睡一次，堂娜埃尔维拉对他们两个人监视得很厉害，但他确实可以做到的是，在走廊里和她相遇时摸摸她的乳房和臀部。

“堂格拉乌迪奥，别动手动脚的，您这样能解决什么问题呀？到了星期日什么都是您的了。”

堂格拉乌迪奥和卡斯托拉星期日下午在腊罗公路上的食品店幽会。店老板是堂格拉乌迪奥的朋友，他把钥匙交给他，那儿有沙发床、洗手间。堂娜埃尔维拉给堂克里斯朵瓦尔更多的自由，她对他并没有多少感情。

“堂克里斯朵瓦尔，您算走运，想和我睡觉的话，只要推门进来就行了！”

“住嘴，别那么放肆！快去干你的事吧。”

曼努埃利尼奥·雷梅塞依罗·多明盖斯的朋友马梅尔托·巴依松准备去当足球运动员，可是，这个想法夭折了，他发明了一样东西，因而不得不放弃当足球运动员的想法。

“你从来没有想到当神父？”

“没有，夫人，从来没有想到。”

“懒虫”蒙乔是个撒谎大王，瘸子一般都爱说谎，当然有的瘸子不这样，但说谎是一般的规律。

“我表姐赫欧希娜在她的第一个丈夫阿道夫在世时，就像‘疯婆’卡塔利娜·巴茵特一样光着身子去路西奥·莫罗水磨坊的池塘里洗澡，有一条鳟鱼瞪着眼盯着她的奶头，直到我表姐离开时它才动一下身子，我表姐的奶头很好看，奇怪的是一条鳟鱼像小伙子那样怔怔地看着她的奶头。”

阿道夫·佩诺塔·阿乌加莱瓦达外号叫“小丑”，他曾经是玛利亚·阿乌希利亚多拉·波拉斯的未婚夫，后者看到他活不长便抛弃了他。

“这家伙已经是个快死的人了，我知道得很清楚，只要摸摸他的双手就知道了。”

“懒虫”蒙乔也看到过一只负鼠和一只兔子爬到岸边的岩石上，兴奋甚至贪婪地观看我表姐的奶头。

“你看看，这些小动物都是如此，这是它们的本能呀！”

玛利亚·阿乌希利亚多拉·波拉斯做出那个决定是有充分理由的。

“那家伙都是快死的人了，只要看看他那失去光泽的皮肤，只要摸摸他的两只手就知道了，我把他推给了赫欧希娜，让她去给他守丧吧，别让死鬼脏了我的身子，好了，我对死人可不感兴趣。”

“可是，玛利亚·阿乌希利亚多拉，你身子还干净吗？”

“住嘴，小孩子，吃你的奶去吧，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玛利亚·阿乌希利亚多拉，别激动！别那么大声和我讲话！”

"小丑"阿道夫于是和赫欧希娜结了婚，但是他没有活多久，天意让他活得比预料的长些，不过，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别人寻欢作乐，他实在不堪忍受此辱，便钻到大衣柜里，在挂衣服的横梁上吊死了；有人说是他妻子用草煮水把他毒死的，这可想而知，法官打开衣柜门，死人一下子倒在他身上，吓得他魂不附体。

"他妈的，居然有这样寻死的！他竟以这种方式欢迎我！"

卡迈洛·门德斯帮助赫欧希娜料理后事，当法官不注意时，他伸手去摸赫欧希娜。

"别动手动脚的，门德斯，把死人抬走以后，我们有时间玩的。"

"好吧，亲爱的，你知道，你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你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

"懒虫"蒙乔很有感情地谈论着他的表姐赫欧希娜、表妹阿德拉以及两者的母亲。

"她就像我的母亲。米卡埃拉姨妈对我一直很好，她喜欢我，我小的时候，她给我买《迪克·吐宾历险记》，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时，她常常逗弄我。她问我：'小流氓，舒服吗？'听到这话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许多人参加了阿道夫的葬礼，这种不幸的人很有同情者。陪同送葬的人谈论凯尔特·德·维哥足球俱乐部，谈论小寡妇人多么好、多么迷人。

"那么，他妹妹呢？"

"这怎么好比呢，两个人根本不一样。"

"懒虫"在摩尔人居住区失去一条腿，他从梅利利亚回来时安了假腿，但他很高兴。

"你这么不幸；怎么还乐呵呵的呀？"

“我笑是因为，如果给我安一个假灵魂就更糟了。”

在我家住的房子里，有三顶白色的卡洛斯分子的贝雷帽年复一年地随便扔在地上，每顶帽子都用金线绣着边饰，那是我妈妈的一位舅舅，堂塞维利诺·洛沙达留下来的，他曾晋升为卡洛斯军队的陆军上校，在奥尔德内斯和阿苏亚地区打仗，这两个地区位于坦伯列河两岸、杜布拉谷地和梅利德平川之间。在那里，内战临近结束时，被称为“佛塞利亚斯”的游击队员贝尼格诺·加西亚·安特拉德和曼努埃尔·朋特纠合在一起，有些地方很适宜有火药味，流血。狂欢节时，我舅舅格列托把堂塞维利诺的三顶贝雷帽拿到大街上踢来踢去，后来又被虫子蛀得到处是洞，在我家里，东西被蛀是很自然的事，在我家里，厌烦和懒惰是两大艺术。

“赫苏莎。”

“说吧，埃米莉塔。”

“妈妈从罗马带回来的那串银制念珠，连教皇莱昂十三世都赞不绝口，你还记得放在什么地方吗？”

“哼，你还问我呢！几百年前我就没看见了，很可能早丢了。”

“说不定。”

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白天黑夜地做祈祷，一刻不停地唠叨，小便失禁，她们不知道怎样才能看到希望之光，信奉使她们得到一点点安慰，然而对慈善却一无所知。格列托舅舅厌烦极了，整天“呕吐”，不是吐在便盆里，就是“吐”在立柜后面。

“太舒服了。”

格列托舅舅的那条狗名叫维斯波拉，它只吃主人恶心时吐出来的或者有滋有味地咀嚼之后又反刍出来的东西，只吃格列

托舅舅用这种方法“排出”的东西。有时，维斯波拉一副吃惊相，作出怪脸，看来是格列托舅舅的呕吐物臭气冲天。格列托舅舅手很巧，会弹奏爵士乐，他如果是黑人就更好了，弹奏爵士乐，或者其它什么东西，譬如长笛、十二弦琴什么的，鳏夫应该是最好的乐师，可以为曲调增加一点兴味。

“我不懂。”

“当然咯！为什么一定要懂呀！亲爱的朋友，有许多事情确实不懂，只好听之任之。”

“我知道。”

圣者费尔南德斯和他的七位殉难伙伴（在这里没有必要列举他们的名字，还是把这件事留给他们的亲戚去做吧），躺在大马士革的巴博·吐马天主教区的圣地西班牙修道院里，百科全书提供的材料几乎都是错误的，但是这无关紧要，因为费尔南德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圣神，我们家只有他是这样的人物。圣蒂斯特万神父这个乡巴佬，不是吸鼻烟就是吃姨妈们做的蛋饼。

“堂欧布杜利奥，再喝一杯吧？这种东西提神。”

“好吧，亲爱的女友，如果你们高兴的话……”

圣蒂斯特万神父不知道什么是怜悯。

“最后审判那天，我们这些主持正义的人将在欢声笑语中得到自己的补偿，而在地狱里的人将被抛到油锅里，永远遭受煎炸。亲爱的赫苏莎，给我一块饼干好吗？上帝会报答您的。我们将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想享受尘世的荣华富贵，得到罪恶的肉欲快感吗？这就是对你们的奖赏！坏蛋，在油锅里好好炸一炸吧，我们的幸福是永存的！亲爱的埃米莉塔，给我一小块蛋饼，好吗？上帝会报答您的。”

圣蒂斯特万神父没有资格当耶稣教会的成员，他倒像慈善

学校的教授，再说，他身上的气味并不怎么好，一股山羊羔味，或者说公山羊味。

“那是因为他确实像圣神那样生活，不注意个人卫生，不懂得尊重别人。”

“当然咯，很可能是这么回事。”

“很可能是，亲爱的女友，很可能是！请告诉我，你们这些人如果失去了灵魂，就是把没药和麝香喷洒在行尸走肉和破烂衣服上，又有什么用呀？”

“说得好！”

“说得太好了！我们要把拯救灵魂当做一项伟大事业来做，而把充斥这个可鄙世界的虚荣和奢华抛到九霄云外。”

“我的耶稣，上帝哟！……”

1935年，西班牙邮政航空公司没有发生一起事故，尽管在其六年服务中飞行的距离足以绕地球120周。马梅尔托·巴依松发明了一种飞行器，取名为“燕子”，实际上它很像蝙蝠，有踏板，有固定齿轮，但是仍然起了“燕子”这么个名字。

“我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燕子是一种最善于飞翔的小鸟儿，看到它飞来心中便倍感欢畅，赫苏莎小姐，如果上帝帮忙，我很快会像燕子一样飞到天上去，您注意到这点没有？我最好从圣胡安·德·巴拉教堂的钟楼上跳出去，借用一点起飞惯性。”

“亲爱的马梅尔托，别干那种傻事，那不是找死吗！”

“不会的，小姐，您等着瞧吧！”

1935年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做过大弥撒之后，马梅尔托便登上圣胡安教堂的钟楼，然后爬到他的飞行器的翅膀上，往空中一跳，结果非但没有飞起来，反而扑通一声栽到了地上。许多人跑来看热闹，有些人甚至从卡尔瓦利尼奥、羌塔

达利拉林赶来，人们看到马梅尔托瘫在地上，立刻骚动起来，跑东奔西地忙碌着。

“安静，安静！”神父堂罗莫阿尔多说道，“他刚刚做了忏悔，领受了圣餐，现在就要去天堂了，你们拿块石头垫在他头下，让他安详地咽下最后一口气吧。应该好好地料理他的后事！”

“我说，可不能这样！最好把他送到奥伦塞去，看看医院能不能抢救过来！”

“你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如此鲁莽行事，出了事我不负任何责任。”

堂罗莫阿尔多说话是很注意分寸的，然而教民们却把他的话当做耳旁风。他们找来一床毯子，把马梅尔托包起来，用出租汽车送到了奥伦塞；那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但是由于手术顺利，不几天便开始脱离了危险。

“我的燕子在哪儿？”

“你的燕子早就摔得粉碎了，问这个干什么？”

“不干什么，快让我恢复健康吧，我还要再试飞一次。我觉得是齿轮转动装置发生了故障。”

“好啦，别再干那种蠢事了，你这是拣了一条命，可别再天天和上帝作对了。”

波拉斯的遗孀堂娜玛利亚·阿乌希利亚多拉·毛伦塞，那个借口阿道夫活不长而拒绝同他结婚的姑娘的母亲，是一位身材肥胖的夫人，一位真正肥胖的女人。她颧骨隆起，走路瘸拐，但步履匀速，并且伴随着各种条件反射和多种“排气”现象，其次序是这样的：走两步，心跳五次，流鼻涕，停下脚步，咳嗽，放连珠响屁，嘴唇抽动，停下脚步，部分排出腹部的胀气，叹息，嗝声独唱，停下脚步。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

月，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她使用有名的粗锉锉掉脚茧、鸡眼和修剪厚厚的指甲，一点儿也不感到疼痛，这是她的一大乐趣。

在米尼奥河下游，即从奥伦塞到卡斯特列洛的路上偏南一点，在拉维达和里维依罗两片谷地中间的地区，还保存着特列列古堡，那里住着死去的摩尔人；特列列是托恩市的一个地方，属圣马利亚·德·安赫尔教区管辖。在加利西亚仍然居住着许多摩尔人，但是见不到他们的影子，因为他们都已经死去，非魔即妖，在地下活动。在特列列古堡里住着的是全地区最富有的摩尔人，他们在外号叫“葡萄牙人”的魔法大师阿布·阿拉-阿齐兹·本·梅鲁安的统治之下，此人是蒙弗尔特省省长，独眼、红发，患有麻风病，但是他具有“点石成金”的法术。石块呀，金龟子呀，虞美人呀，手镯呀，什么东西都能变成金子；特列列古堡里的石块、金龟子、虞美人和手镯都变成了金子，遍地都是。索布拉多·德·比斯波的车夫巴西利奥·里瓦德洛，为了不让基督教徒看见，趁着黑夜给摩尔人送葡萄酒，作为报答他可以得到石板，在回来的路上，这些石板慢慢地变成金子；摩尔人让巴西利奥发誓不把此事告诉任何人，如果不恪守诺言，石板将重新变成原来那种模样。巴西利奥的妻子卡西尔达·戈尔古弗，为突然得到那么多黄灿灿的金子而惊愕不已。

“一定是走私赚来的，”她对丈夫说，“你骗不了我，缉私队非来抓你不可，不把你打个稀巴烂才怪呢。”

“不会的，亲爱的，”巴西利奥回答说，“这钱我赚得光明正大，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是怎样赚来的。”

卡西尔达再三坚持、央求，并且威胁他，巴西利奥受不了奉承和辱骂，最后道出了真情。

“但是，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不然的话，如果摩尔人知道了，连一分钱也不会给我。”

卡西尔达本来很谨慎，但还是说走了嘴，摩尔人终于知道了，他们当然要惩罚巴西利奥。

从那以后，古堡的大门对他紧闭不开了。巴西利奥把妻子痛打一顿，可金子还是不见了踪影，过了几年，他因劳累和穷困而死去。

“再给我一杯白兰地，好吗？”

“好。”

拉蒙娜小姐穿的晨衣很漂亮，布料不厚，但很漂亮。

“我倒愿意全身一丝不挂，但是我怕冷。”

“不会的，亲爱的。”

拉蒙娜小姐认为人生短暂，转眼就是百年，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亲爱的莱蒙多，太让人悲伤了，你不能怀疑这一点。一个女人到了25岁就成老太婆了，而男人却不然，他们的青春年华可以长些，能延迟到30岁，很多人到35岁。亲我一下吗？我今天很伤心，不知道发生了……你认为我是个浪荡女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莱蒙多，起码小狗和你一样给我以乐趣。但是我更爱你，可怜的瓦尔德！你们男人太反复无常，你更是如此，不过，由于我对你也是很任性的，所以可以说我得到了补偿。我们女人比男人寂寞，因而同性恋的女人多于男人，我如果知道不会着凉，就赤条条地躺在床上，一个月也不起来。”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不说话了。

“再给我斟点酒，好吗？”

“好。”

“你请我吃龙须菜罐头，好吗？”

“亲爱的莱蒙多，谢谢你要我请你吃晚饭。”

人们都说，英式饼干厂的老板娘堂娜丽塔·弗莱依列每天都把她的二婚丈夫折腾得精疲力竭，这不是事实。谁也不能把堂罗申多·维拉尔·桑特依罗怎么样，包括作爱在内，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但是，堂娜丽塔有点疯狂倒是真的，甚至可以说她一见到堂罗申多就发狂。堂娜丽塔胖得要命，每天丈夫在她身上爬上爬下两次就够耗费力气的了，而堂娜丽塔是头母狮，从来不会疲倦，有时根本不必在床上，随便什么地方都行。

路易西尼奥·博塞洛是堂贝尼格诺的被阉割了的男佣，他在战争期间死去了，但是属于正常死亡，先是失明，后来又得了肺炎，最后一命呜呼。人们都叫路易西尼奥·博塞洛“鸭子”，但那是出于好心，并非恶意。

“‘鸭子’！”

“堂贝尼格诺，请您吩咐。”

“你瘸着腿走，坚持到最后。”

“好的，先生。”

阿德加对山上发生的事很熟悉。

“对大笨蛋彼杜埃依罗斯是一时失手，这个可怜的人像罪犯一样死掉了，上吊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一旦上吊就无法挽救了。把大笨蛋彼杜埃依罗斯吊死了，但不是有意，可是却把他吊死了，这件事必须从有意还是无意上分析，他父亲是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他对儿子的后事料理得很圆满，做了三次弥撒，葬礼也很隆重。”

“裤头”埃乌特洛可以自由出入帕罗恰妓院，但是在那里不能随随便便。

“你要么干点什么，要么走开，不能到这里来聊大天。”

他的女婿塔尼斯·加莫索不跟他说话。

“我岳父真是个老混蛋，如果不是为了罗莎，我早就让他的脑袋开瓢了。不能相信这种人，常言说得好，你让他一寸，他就要进一尺。”

“葡萄牙女人”玛尔塔宁可挨饿，也不和“裤头”同床睡觉。

“我宁愿饿死，讨饭。埃乌特洛讨厌极了，一刻也不让人闲着。”

堂娜丽塔的第一个丈夫是商人，高身量，肥头大耳，他感情脆弱，悲观厌世，最后用猎枪自杀了。堂娜丽塔的第一个丈夫活着的时候叫堂格列门德，但人们都称他“富翁”。堂格列门德·巴里兹·卡尔瓦略是蒙德维莱索村人，这个村子隶属里约斯地区，归卡斯特列洛市圣埃乌弗米亚·德·皮奥内多教区管辖，位于诺弗列山的南侧。他从事钨的生意发了财，但是，钱对他毫无价值，糟糕的是堂格列门德日甚一日地悲观厌世。一天，他实在忍受不住了，把猎枪塞满了霰弹，舒舒服服地坐在客厅里的扶手椅上，把双筒枪口塞到嘴里，扣动扳机，脑袋立刻开了花，最大的一块头骨只有青洋李子那么大，脑浆溅到灯罩上，不得不用除污剂擦掉。堂格列门德和堂娜丽塔一共有七个孩子，那时都还很小；堂娜丽塔守寡时最多也就三十二三岁，她总找人打架，这是因为身体感到饥渴的缘故。堂娜丽塔在她的精神指导者堂罗申多·维拉尔·桑特依罗神父那儿找到了慰藉，在那之前她就和他有了关系。

“罗申多，你怎么不脱掉长袍呢，咱们按照上帝的意愿结婚吧！”

“不幸的女人，我担任这么高的圣职，哪能结婚呀？这你还不知道吗？”

“这有什么关系！你撤回贞节愿，不就行了吗！”

堂罗申多怒容满面。

“我的上帝哟，为什么季初斋日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呀？”

埃尼斯·加莫索的大黄狗莱昂和马里涅依罗·沙尔都很凶猛、忠实、听话，带上它们可以闭着眼睛走路，狼呀、野猪呀什么的都不敢走近你。塔尼斯还养了好几条牧羊小狗，一个个聪明、活泼、淘气，它们如果知道身后有靠山，甚至敢于向山上的野兽挑战。塔尼斯很有养狗经验，会饲养又善于驯化，狗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益处。

“他的其他嗜好可就提不起来了。”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

在劳科酒馆里，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罗宾·列宝桑和一位卡斯蒂利亚人正在说话。后者使用一种印着斜十字的名片，名字是用花体字制作的：托里比奥·德·莫格罗维霍-德·布斯蒂略·德·奥罗。

“过去是贵族吧？”

“在他被警察逮捕之前，我们以为是这样的，他被逮捕的原因是骗了奥伦塞一位老板娘的钱。”

“我的上帝！”

“您早该听说了，他的真实名字是托里比奥·埃克斯波希托，而托里比奥·德·莫格罗维霍，是一位圣神而不是他的名字，即秘鲁的利马主教圣托里比奥·德·莫格罗维霍，正是由于这位主教的努力，宗教信仰和宗教纪律才在西班牙美洲传播开来。”

“是呀！”

“我还要告诉您，这些情况都是秘书给我提供的。”

“好了，好了……”

“布斯蒂略·德·奥罗是他的家乡，属葡萄酒之乡萨莫拉管辖，听说好几个法院传讯过他。”

“有好几桩案子？”

“很可能。”

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托里比奥·德·莫格罗维霍、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和罗宾·列宝桑争得面红耳赤，在场的其他人则一言不发，不敢讲话。三个人的立场分别是：托里比奥·德·莫格罗维霍既信上帝又信神父，堪称完人；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信上帝（他把上帝称为最高创始人）但不信神父，好像是共济会里的什么人；而罗宾·列宝桑呢，信神父而不信上帝，据说这是为了不使争论中断。

“这不是胡来吗？”

“有那么点意思。”

他们正在争论时，警察闯了进来，那时已是深夜1点多钟。看到警察出现在自己面前，托里比奥·德·莫格罗维霍顿时面无血色。

“您是托里比奥·埃克斯波希托吗？”

“愿为二位效劳。”

“您被捕了。”

托里比奥没有反抗，乖乖地被扣上了手铐，一边一个警察押送着，沿着公路向下走去，消失在黑暗之中。

“天气真冷呀……”

“走起来就不冷了。”

堂娜丽塔在心中盘算，只要堂罗申多活着就不能离开她，这个目的达到了。堂娜丽塔首先从“胃”这个缺口向这位神父发起进攻，因为在贪恋女色方面他早已成了她的俘虏。再则，她也抓住了他的虚荣心和吝啬这两大弱点，堂罗申多贪吃、好

色、虚荣、吝啬。

“这是我那个不要脸的亡夫的金壳手表，你拿去吧，只有你才配戴这种表。”

“谢谢，我要请人刻上赠送日期。”

一天，堂娜丽塔直言不讳地说道：

“你别跟我兜圈子了，痛快点，你到底想不想脱掉教服和我住在一起？你如果下决心这样做，我给你一百万比索。”

堂罗申多答应了她，拿到一百万比索以后便和那个寡妇住在了一起。可想而知，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但是堂罗申多的脸上却始终挂着笑容。

“人们的议论终究会过去的，而钱却丢不得；我和堂娜丽塔很幸福，我一旦脱身就和她正式结婚。上帝除了希望他的造物生活幸福以外，还会有什么奢望呢？”

圣罗希尼亚·德·赫里科公墓里生长着一种叫做曼德拉戈拉的树，有雄雌之分，它的特点可以从拴着一条狗的树根上看出来。女人碰到这种树便会受孕，甚至闻到它的气味都会受孕，那条狗如果想让谁睡过去并且讲出隐藏在心底的实话，便汪汪地叫。我实话实说吧：我承认我用斧子杀了那个用鲜花装饰草帽、用彩色蝴蝶打扮面孔的过路人，我之所以杀他，是因为他瞪了我一眼，并且要在7点半钟对我下毒手。把我绞死也没有关系，我知道上帝会饶恕一个人的罪行，我用茶花把死者烧了，这样可以使他忘掉对我的仇恨。刽子手在圣罗希尼亚公墓里架起了绞刑架，绞刑架旁就有一棵曼德拉戈拉树的柔嫩小苗，被绞死的人用生命之源的精子、盲人之本和力量之泉的血液以及延续生命的唾液培养了这株小苗，并让它健康地生长起来。“鸭子”路易西尼奥有眼疾，堂贝尼格诺让他用曼德拉戈拉树根加上油和酒搅拌之后治眼睛。

“治好了没有？”

“没治好，先生；眼睛反而瞎了。”

曼德拉戈拉树根上如果出现男人形象，不管哪个男人从它旁边走过都会找到一个终身相爱的女伴，直至被突然而至的爱情送到西天，善良的神父为他安葬。警察把托里比奥·德·莫格罗维霍-德·布斯蒂略·德·奥罗一直押送到朋费拉达；他们一共走了九天，因为那个地方很远，爬山过岭。如果曼德拉戈拉树根上出现女人形象，凡是从它旁边走过的女人都会被一个叫做曼德拉戈罗的仪表堂堂的、浓发蓬乱的侏儒爱上，曼德拉戈罗食用荨麻和面粉，说话不张开嘴巴。

“你爱我吗，漂亮的小妞儿？”

“住嘴，傻蛋！你这是找死呀！”

如果想把曼德拉戈拉树从地里拔出来，事先必须用宝剑在它周围划上三个圆圈，同时旁边还要有妓女唱圣诗，一位秃头神父一边跳舞一边把长袍提到身体的羞耻部位。也可以在树上拴一根绳子，让一条饿狗用力拉，但是不能呼吸；树一喊痛，狗就被吓死。

“不能埋，让乌鸦吃掉算了。”

堂娜丽塔在“食”和“欲”方面，也就是在两种不同的“口味”方面满足了堂罗申多，从而征服了他。

“来吧，我会酬劳你的！你不是喜欢吃得好一些吗，不是喜欢我抚摸你吗？那好，去把孩子安顿睡下，再赶紧回来，别忘了给他们祝福。”

“放心好了……”

拉蒙娜小姐有四个佣人（这四个人都上了年纪，眼神不济，耳朵不灵，几乎成了半聋子、半瞎子，此外还患有支气管炎和风湿症），其中一个叫布劳利奥·多亚德，在菲律宾还是西班牙

属地的时候他到那里旅游过。布劳利奥·多亚德道貌岸然，但内心狠毒。

“您还记得堂卡米罗·波拉维哈将军那支驻扎在棉兰老岛的军队吗？人们都说他手持武器把摩尔人抓起来阉割了。”

“不记得，不记得了：您不是在编造吧？”

布劳利奥·多亚德死的时候，瘦得没有一点重量。

“小姐，请神父给他做个弥撒吧！”

“什么？给他念一句祷词我都嫌多。”

公猪在山上巧妙地拱来拱去，狗用牙齿把曼德拉戈拉树根拔起来。其中一条必定是黑狗，它将死去，黑狗和死亡是联系在一起的两种东西。

“我们把男人变成公猪，把女人变成娇妞儿，好吗？”

魔鬼兜售它的药膏，涂上这种药膏，可以在圣罗基尼奥·德·马尔塔的迪欧尼斯和莱昂尼斯两处的圣神庙会上飞来飞去，要是马梅尔托·巴依松知道这事该多好呀！药膏是由一位有营业执照的巫婆出售的，也许她隐去了魔鬼的模样，在太阳出山之前半价售出，是为的让穷人买了涂用。

“像天上的小鸟和炼狱里的亡灵那样飞来飞去！谁想飞，就让他飞好了！”

药膏，还有更为浓稠的油膏，是用这种方法制做的：首先把摩尔人的孩子或没有洗礼过的孩子放在铜锅里，加上玫瑰汁熬煮，快熬干的时候再加入寡妇的月经血、吊死鬼的骨粉、女人的尿液以及曼德拉戈拉树根，还有另外三种植物，一起搅拌，这里说的三种植物是：能够助飞并且解除牙痛、头痛和耳痛的天仙子，女人和滑稽演员用来描画眼睛的颠茄，从死亡的梦境之泉冒出来的带着坟墓尖刺、幽灵尖刺和地狱尖刺的苹果。在圣罗基尼奥也卖长生不老丹和治放荡口服液，喝一口一个雷阿尔。

“您是不是想除掉灵魂的不忠，抹掉通奸的污迹呀？”

一天，堂罗申多出了一点小错，堂娜丽塔便对他大打出手，以致英式饼干厂的工人不得不出面干预。厂负责人卡西亚诺·阿雷亚尔带着工人，他办事十分认真负责。

“小姐，安静一点儿！我求求您了，这样会打死人的！如果堂罗申多不行，我们派别人接替他好了！安静一点儿，小姐，要不然我们就生气了！把奶头收起来，别着凉得肺炎。”

在圣罗希尼亚·德·赫里科公墓里，一个警察在和格列托舅舅玩纸牌，这事让人难以相信，然而确是事实，我亲眼看见的。那个警察叫法乌斯托·贝林琼·贡萨雷斯，是莫蒂利亚·德·帕兰卡尔人，这个地方属于曼查·德·昆卡管辖。

“再卑鄙下流的人也有自己的魅力，卡米罗，糟糕的不是踩到曼德拉戈拉树，而是顺着山坡滚下去，一直滚下去。你看丽塔·弗莱依列，她年轻有钱，可是已经走上了死亡之路。”

一天夜里，一群野狼在圣克里斯朵堡山上吃掉了三条母牛和几头小牛，谁也没有想到那儿有狼。塔尼斯·加莫索带着猎狗和猎枪上山去寻找野狼，第二天夜里打死了两只，其中一只重达五阿罗瓦，这只狼不是萨古梅依拉山上的，不过很像；猎狗凯瑟被咬伤了，他不得不给它一刀，杀死跟随自己多年的猎狗总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塔尼斯叫人把两张狼皮鞣制以后，连同以前的三张一起送给了帕罗恰妓院的女佣阿奴霞西翁·莎瓦德尔了。

“喂，给高登西奥做床褥子，狼皮暖和。”

科鲁尼西那里的表兄妹给我捎来雪茄烟时，我总是立刻给马尔科思·阿尔必德送去。

“言而无信，等于欠下债。”

“谢谢，咀嚼葡萄牙烟叶我都有些腻烦了，一沾到口水就

没有味道，我真不习惯。”

卡塔利娜·巴茵特给马尔科思·阿尔必德拿来一点葡萄酒。

“我今天可以尽情地喝了，我很少像今天这样高兴。”

他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请原谅，我在众人面前同你以你我相称了，好吧，实情是卡塔利娜没有多少钱，几乎一文没有。”

我觉得时机到了。

“咱们你我相称最好，战前咱们就是你我相称的，你也是古欣德人，你和我一样，都是古欣德人。”

“对，这话不错，但我是一个贫穷的古欣德人，一个一文不值的古欣德人……”

卡塔利娜拿来两个酒杯，一个杯子给马尔科思·阿尔必德，另一个杯子给我，一看就知道，我的杯子很干净，真让人高兴。

“我把尿罐给你洗洗吧？”

“好吧。”

马尔科思·阿尔必德用手摆弄着雪茄。

“你不喜欢雪茄？”

“怎么说呢。”

天空掠过一缕充满希望的闪电之光，大概是一只来祝福的白鸽吧。

“我不相信上帝，以前他还多少保护我，可是现在，我整天坐在这个带轮子的棺材里！”

牛车在土路上颠簸，车轴吱吱呀呀作响，惊走了野狼，吓跑了狐狸，大千世界是一只共鸣箱，地表是鼓面，鼓面蒙着皮子。马尔科思·阿尔必德又画了颗小星，并且把自己的缩写名

字描清楚。

“我给你制作的圣像快结束了，是最好的圣卡米罗神，下个星期我就能给你，只要把像表面弄光滑一些就行了。”

费利西亚诺·维拉加贝·圣马蒂尼奥很晚才结婚，他曾和安古斯蒂亚斯·索娘·科瓦辛谈了二十三年恋爱，他们的婚礼很短，还不到一个半钟头新郎新娘从教堂走出来时，她对他说：

“咱们和妈妈到公墓去一会儿，给爸爸的墓献上一束花，好吗？”

他回答说：

“你们去吧，我在这儿等你们。”

安古斯蒂亚斯返身回来时，费利西亚诺早已拂袖而去；劳科酒馆的老板娘雷梅迪奥斯走了出来，交给安古斯蒂亚斯一封信。

“喂，这是费利西亚诺给你留下的信。”

安古斯蒂亚斯十分紧张，她打开信，一张纸条上用圆形字体写着：“你走你的阳光大道吧。”从那以后，费利西亚诺便杳无音信，仿佛被大地吞食了似的，有人说看见他在马德里当汽车售票员。

“安古斯蒂亚斯怎么办呀？”

“她能怎么办呀？开始还是等他，她已经习惯于等待了，等了四五年，后来出家当了修女，当妓女已经没条件了，妓女必须娇嫩些，我是说，年龄不能大。”

维拉加贝一家人都很傲慢，他们一向如此，但都是些平庸之辈，确实是这样，不过很傲慢，很做作，他们有自己的特殊爱好和兴趣。而安古斯蒂亚斯却相反，她平常无奇，一头鬈发。她手持刀的姿势太可怕了，端杯子时翘起小拇指，口中不停地

叨念着什么。

“太让人痛心了。”

“对，太让人痛心了。那比通奸还糟糕，通奸这种事经常发生在条件较好的家庭里，而安古斯蒂亚斯的事只是在贫贱人当中能见到，现在一切都颠倒了。”

“怎么不早一点和她中断来往呀？”

“我怎么知道！他说好多年里他一直陪伴着那个可怜的女人。”

“什么！那是在使她厌倦！”

“厌倦也是实情，喂，你走到哪儿去了。”

拉蒙娜小姐总是说，安古斯蒂亚斯是块木头疙瘩。

“她简直像我们这地方的那种松木疙瘩，也许连松木疙瘩都不如。安古斯蒂亚斯很笨，真的，有的人根本不能排在人类之列，安古斯蒂亚斯是牲口，是头黄色母牛。”

每个人都竭力维护自己，费利西亚诺·维拉加贝出逃了，但是谁也不知道他逃到什么地方去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况。

“麦达多·孔果斯是蓬特韦德拉的一位兽医，他常常穿用一尺来厚的鞋子，打牌作弊，您还记得这个人吗？”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呀！”

“那好，那个家伙的情况正好相反，他本人没有出逃，而是他的妻子跑掉了。他设宴招待一百多人庆贺这件事，花了不少钱。他还对朋友说：‘我老婆跑了，我看她是不敢回来了，她走了以后，我们家倒安静了！’”

麦达多·孔果斯的父亲是保管员，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鸟笼，里面装着一只海鸥标本。

“海鸥这名字很好听，那是为了纪念我父亲的未婚妻，他

在和我母亲结婚之前与她谈了很长时间的恋爱。那是祖传习惯，现在可不这样了，人们放荡不羁，但愿我的父母双亲安息。”

“孔果斯，不要太激动！”

“请原谅。”

兽医的出逃妻子特雷莎·德·尼尼奥·赫苏斯·米盖兹·干达列拉留着男孩一样的发式，并且常常在男人面前抽烟。

“真不知道害羞！她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其实，地方并不很远，她和一个非法营业的公证员跑到了萨利亚，那个人很会跳探戈和狐步舞，据说她对瘸腿丈夫太厌烦了。有些女人，你真料不到她们会干出什么事来。”

我和卡山杜费尔人莱蒙多看见我们的表妹拉蒙娜在花园的树间散步，她穿戴非常考究，独自一人，昂头挺胸，带着小狗瓦尔德。我和莱蒙多用眼睛瞧着她，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跟她说一句话，说什么呢？我们的表妹拉蒙娜走到河边，用眼睛盯着河水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慢慢走了回来，回到家里。我走开了，莱蒙多佯装刚刚来到那里。

“这是给你的茶花，我每次来都送茶花给你。”

“谢谢。”

“你一个人出去散步啦？”

“没有散步，只是到河边看看河水流过，今天是我母亲淹死的日子，她已经死了好几年啦。”

“真的！”

我们的表妹拉蒙娜悲凄地笑了笑。

“亲爱的莱蒙多，时间过得真快！我妈妈死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才13岁，我当时觉得天要塌下来了。天永远不会塌下来。”

“不会塌下来。”

“我们一天一天地老了，我们身上的傲气和自负一年一年地减少了。”

“是这样。”

“还有许多怪癖。”

“对。”

我们的表妹拉蒙娜有些反常，莱蒙多发现她漂亮极了。

“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我真想痛痛快快哭一场。”

特雷莎·德·尼尼奥·赫苏斯跑到了萨利亚，和非法营业的公证员费列蒙·托希多·罗沙巴莱斯同居以后，同以往大不一样了，据说是为了混淆视听。

“应该组织三个协会：穷人衣物施舍协会、分发牛奶协会和休假协会。”

“当然应该组织。我们请教皇为协会祝福，万事如意，事情从一开始就应该做得好些。”

“我们还应该创建慈善机构，把步入歧途的姑娘拉回到正路上来，她们本来就不该离开正路。”

“对。还应该创建一个机构，让吉卜赛人加入我们的西班牙基督教社会，加入我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主教。”

人们把堂娜亚松翁·特拉斯帕加·德·门德斯称为“甜蜜”的乔妮妮亚，因为她的丈夫是甜食店的老板，全名叫费洛梅诺·门德斯·维拉姆茵。“甜蜜”的乔妮妮亚怯生生地问道：

“我们还能赚些钱吗？”

“哎呀呀，亲爱的，你太让我扫兴了！”

特雷莎·德·尼尼奥·赫苏斯·明盖兹·干达列拉感到心中有把握时，大家也会感到有把握，这是自然规律。她开始忘

掉那些慈善团体了，让穷人见鬼去吧！分发牛奶协会是什么东西呀！这把年纪了还想当神父，真他妈见鬼！步入歧途的姑娘们尽情地享受吧！人生是短暂的！吉卜赛人，还是疯疯癫癫地继续表演吧！人们都说，特雷莎·德·尼尼奥·赫苏斯拿定了主意，毅然决然地干起来了。托希多想安慰她一下，但是，怎么安慰呀，能得到效果吗？

“随你便吧，特雷莎，但是你不要闹得满城风雨，不能让别人知道，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干那种事，让人家耻笑，说你风骚放荡。你好好想一想吧，你会看到我说得是对的，我是个具有现代思想的人，这你知道，不过，耐心也是有限度的。”

“当然咯，费利蒙，亲爱的，请原谅我一次吧，我没有办法，请你永远不要抛弃我。带我去跳舞吧？”

特雷莎·德·尼尼奥·赫苏斯喜欢戴宽边帽，玩空竹。

“可是，你想想，你还是那个年龄吗？”

“怎么？怎么不是！”

特雷莎·德·尼尼奥·赫苏斯脑子转得快。

“我真希望你像马尔科思·阿尔必德那样也失去双腿，那样我就可以把你抱在怀里，到大门口往街上尿尿了，让人们都看到我是怎样爱你，怎样关照你的，我简直把你看成侯爵了。”

“别说了，胡说些什么呀？”

“我这并不是胡说，我的掌上明珠，我爱你是真，爱孔果斯是假！”

“谢谢，你睡一会儿好吗？你太激动了。”

“甜蜜”的乔妮妮亚持家有方，勤劳节俭。

“你不喜欢娱乐吗？”

“当然喜欢！哪个女人不喜欢娱乐呀！”

“甜蜜”的乔妮妮亚和她丈夫的甜食店里的两位职员关系

暧昧，一个是千层饼师傅，另一个是炉工。应该永远尊重地位和职务的差别，那两位职员很高兴和女主人来往，但是，女主人十分谨慎，两位职员都认为自己而不是两个人共同享有女主人的魅力。

“亲爱的，我只属于你，我爱你胜过爱任何人！”

罗宾·列宝桑坐在摇椅上，大声朗诵着发生的一切。

“我已经挣得了一杯咖啡和一杯白兰地！我如果有精制巧克力，一定送给罗西克莱尔，让她长胖些，尽管这有点晚了。你应该知道，不该和蒙齐娅的猴子搞那种事！上帝怎么理解女人呀！”

罗宾·列宝桑人长得很帅，具有猎兔狗的风度，他家的豪门史至少已经保持了五代之久。

“对于事情不该那么认真，人们保护虚名胜于保护真理，因为真理总是相对的。”

罗宾·列宝桑卷着纸烟。

“烟丝里的硬梗越来越多了，这哪能卷烟呀！”

罗宾·列宝桑向窗外望去，玉米苗湿漉漉的。有个小伙子过来了，他骑着自行车。

“对，还是爱伦·坡①说得对，我们的思想迟钝、老化、单调，我们的记忆力错乱、凋谢，像菜刀那样生锈了，人家都说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记忆的特征吧。”

阿索林②在马德里的贝纳文特剧院首演《游击队》，获得极大成功，受到颂扬，每次首演都是成功和颂扬，太可笑了！

“靠回忆过日子，记忆如同气球的飘带，飘来飘去！”

拉蒙娜·法拉米尼西斯有一台“千里风”牌的七旋钮收音

---

① 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

② 阿索林（1873—1967），西班牙作家。

机，那是花七千比塞塔买的，质量很好，堪称一流产品，但是，她很少使用。巴加涅浓拉人玻利卡波无论什么都能驯化，对了，并不是什么都能驯化，野猪就不能，野猪没有理智，什么都不懂，它也不想懂，野猪的脑子好像一团粗麻或泡沫岩。在事情混乱不清的时候，最好躲藏起来，等到雨过天晴。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的右手少三个手指，那是他两三年前，也许还要早，四五年前，去马场时被马咬掉的。有些日子好像要出太阳似的，可是过了一会儿又阴暗下来，一切又和以前一样。罗宾·列宝桑不想记日记，因为他不愿意承认人也是那种皮毛坚硬、愚笨无知、整天无所事事、只等待出现奇迹的动物。最为严重的打击恐怕莫过于搅乱人们的兴趣、生活规律甚至观念，野猪总是走同一条路，所以很容易用刀把它杀死。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已经杀死了十四五头野猪，有一头打伤以后逃掉了，他没有找到，所以没有把这头计算在猎获物之内。一个胆小如鼠的剃头匠之死和一位英武潇洒、勋章满胸的骑兵将军之死，当然不能相提并论，罗宾·列宝桑读过许多书，而且记忆力极好，几十本《民族演义》① 能够倒背如流。拉萨罗·科德沙尔无声无息地死在摩洛哥的蒂兹-阿萨阵地上，没吃没喝，这就是战争残酷之所在，而战争立刻开始散发出腐烂味和樟脑味，事情就是这样。高登西奥·贝拉手风琴拉得很好，手风琴是他掌握得最好的一种乐器。高登西奥·贝拉没有眼睛，在普拉·加罗特，即帕罗恰妓院拉手风琴多年，年轻的嫖客把帕罗恰叫堂娜普拉②。贝妮希亚是盲人琴师高登西奥的外甥女，据说她的奶头像两颗大栗子，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卡塔利娜·巴茵特如同一丛盛开金色鲜花的荆豆

---

① 是西班牙作家佩雷斯·加尔多斯（1842—1920）的作品，共46部。

② 在西班牙文中，“普拉”有“纯洁”之意。

苗。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自己的平衡器和活动规律，对于变本必须持谨慎态度。卡塔利娜·巴茵特喜欢在山上把湿漉漉的奶头露在外面散步，这很好。“蛮子”巴尔多梅罗两三年前解除了一对民警的武装，“蛮子”巴尔多梅罗在自己胳臂上刺了一条长蛇缠绕裸体女人的图案，女人们对此印象很深。“蛮子”还不满30岁，不过也差不多了，他的父母是在一次火车相撞事故中遇难的，不是撞死，而是窒息身亡。“魔鬼”比他哥哥“蛮子”有劲，比任何人都有劲，“魔鬼”能一拳击倒一头大牛。阿德加是贝妮希亚的母亲，阿德加的手风琴几乎拉得和她的哥哥一样娴熟，她拉得最好的作品是波尔卡舞曲《凡菲内特》。阿德加的丈夫，我是说她女儿贝妮希亚的丈夫，名字叫阿波尔斯托·布拉加·阿德加，他很可能已经返回葡萄牙了，在这儿没有露过面。阿德加，我是说贝妮希亚，不知道自己仍然是有夫之妇还是已经成了寡妇，事实上这对她也无关紧要。国王霍尔赫五世刚刚去世，让他安息吧，威尔士亲王继承了王位。阿德加对目光所及的那一带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再远一些便是莱昂王国，它紧靠着葡萄牙，而葡萄牙就是外国了。摩尔人的国土，山界已经消失许久了，谁也不知道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的足球队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打败了：西班牙是四，奥地利是五，吉卜林①也死了，正在发生一些非常奇怪、令人茫然的事情，仿佛球都不是圆的了。

“您说什么？”

“您不是听到了吗，球都不是圆的了，这是去年圣蒂斯特万神父在阐述耶稣临终遗嘱时说的。”

阿德加的卡斯蒂利亚语讲得很好，不过有时加一个减一个

---

① 吉卜林（1825—1936），英国作家。

字母罢了："我亲爱的耶稣先生，你治愈了我心上的创伤，我看不到任何有趣味的东西，任何引起我注意的事，耶稣啊，我没有面包吃，没有酒喝。"天医从痛苦的大门走进来，向上帝询问他的命运。他温柔地鼓励他，坐在他床前，说道："我的兄弟，你生了什么病？""我全身都是罪恶，简直像得了麻风病。""好的，吃点我的面包，喝点我的血，我的兄弟，这样你会好起来的。"胡安·阿米耶罗斯没有估算好距离，被棍子打死了，七大棍子打在不同的部位上，其中有两棍子打在心灵上，完全可以打死人，只要打得准。玛内齐娅赤身裸体时像一头小母马，她不怕冷；他哥哥弗朗西斯科只有一只眼睛，但是跑得比蜈蚣还快。外祖父跑到巴西去了，照了好几张相片，背面写着：Ｆ.维列拉，巴西皇家照相馆，佩南布科市卡布加大街18号。照片上的人很帅，留着小胡子，系着蝴蝶形领结，拄拐杖，靠在一张扶手椅背上，穿的裤子还是那样皱皱巴巴，如果外祖父不打胡安·阿米耶罗斯那几棍子，我们现在大概仍然继续赶着马儿在山间小路上奔跑。

"很可能是这样。玛内齐娅·阿米耶罗斯也不会生个当副秘书长的孙子。"

"是的。"

阿波斯托尔·布拉加用"四盗贼"治愈了癫痫，即用醋把蒜、芥菜和树脂放在一起泡。人们把罗克·加莫索称做克梅沙尼亚修士，没有什么原因，就这么叫了起来，他本人不是修士。罗克·加莫索的生殖器又长又大，这是出了名的，远至阿拉贡，甚至卡塔卢尼亚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对此都有所闻。阿德加不习惯讲述发生的事，但是她了如指掌，我也认为她对发生的事知道得特别清楚，比谁都知道得多而且详细，有些事我是从罗宾·列宝桑那儿听来的。

"这种事情我们加利西亚人不用一个星期就能处理完，可是怎么样？您知道，有些人插了手，莱蒙多说是些冒险家、爱国者、优秀运动员、中国与日本的救世主和烈士。您已经知道，事情结果是什么样子：国家陷在血泊之中，人们饥寒交迫，眼睛不敢斜视。本来不应该低垂眼睛，不应该躲闪嘛！我是说不要怕羞，不要怕埋伏在阴暗角落的人看到，他们误会了。事情并不是谁挑唆谁，而是用水把邪火扑灭，应该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而现在并非如此，不让人家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办公室的书记员并不是同谋者，但很可能帮助掩盖了事情的真相：惧怕并不是理想的顾问，胆小如鼠的人总是在衣兜里藏着刀子和手枪。堂卡米罗，你有山鸡的性格，有凶猛公鸡和斗鸡的性格。这种公鸡不会死在床上，它们没有那个时间，但是这没有关系，男人们总是要死的，不管死因是什么，他们不能留在这儿传种，请放心。您的外祖父和玛内齐娅·阿米耶罗斯在宝沙松林的洞穴里幽会，您的外祖父比您生活得好，生活得实在。您比他高，穿戴也好，甚至还戴绸子领带和金壳手表，但是您的外祖父比您生活得好，他身材矮小，但是凶猛如雄狮，比您生活得好，比谁都好。"

一个人很难同时具有婊子儿子的九个特征，总是会少一两个的。

"莫乔是不是有那九个特征？"

"很可能。"

希拉潜到河底寻找鳟鱼，鱼游到坑洼处或者石头底下时，她就用手去捉，法律是不允许这样做的，但是，谁把这种法律放在眼里！希拉是阿德加的孙女，有一双活泼的眼睛、步姿婀娜，12岁，身体好，她奶奶说她还没有干过那种脏事，可能开始干了，也可能没开始。神父们应该有孩子，这样可以避免生

活放荡，也可以在女人做忏悔时不说那些傻话。神父们应该帮助人，而不应该恫吓他们，对了，他们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每个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玉米穗”塞莱斯蒂诺和“耗子”塞费利诺都是神父，另外，这两个人心眼好，品格好。塞莱斯蒂诺和塞费利诺是孪生兄弟，塞莱斯蒂诺是猎手，塞费利诺是渔夫，神父和斗牛士都不留胡子，非常有礼貌。

“我小的时候，一个吊死鬼在宝沙·德·半多上吊死了，他吊得恰到好处，小孩子可以拉着他的两只脚打秋千，玩了一整天，直到堂莱昂赶来，才让警察把孩子们赶走。”

阿德加是盲人琴师高登西奥的妹妹，是加莫索兄弟和拉萨罗·科德沙尔的姨妈或远房姨妈，很遗憾，拉萨罗死了，他很有毅力，好强。你们如果不信，去问那个从格鲁斯·德尔·乔斯克来的男人好了。山界被摩尔人抹掉了，他们对基督教徒说：无花果树只栽种到这里，不能再过去一步，这是穆罕默德的法规，谁也不能违抗。没有必要弹奏任何乐曲，听弹奏也好，看弹奏也好，贝妮希亚犹如一只发情的母狗，歌声像朱顶雀一样动听，贝妮希亚的乳房很小，奶头却很大。贝妮希亚对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倍加提防，此人被苍蝇包围着，生活在苍蝇中间，也许他在长袍底下养着许多苍蝇。

“堂梅列希尔多，您别害怕，用力好了，难得有这么个机会，使劲好了。”

阿德加的亡夫西得朗·塞加德，也就是贝妮希亚的父亲、他被打死的时候，凶手都不敢看他一眼，假如看他一眼就不敢打死他了，连打死的想法都不敢有。

“凶手敢正面看被他们杀死的人吗？您说说看。”

“两种情况都存在，我认为，杀死以后，肯定敢看，这毫无疑问，可也不一定；就是活着，也是敢看的，这得看情况。”

西得朗的兄弟路西奥有好几个儿子，他说，总得把孩子管得严些，不让他们步上歧途。

“别开玩笑了，如果小伙子们眼睛上挂着眼屎，畏光，或者浑身冒汗，或者双手颤抖，或者整天醉醺醺的，最好把他们都抛到山涧里去。这里只需要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幽灵，如果男人都是真正的男人，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罪犯了。”

“活宝”马蒂亚斯。加莫索的妻子普利妮亚·莫斯克索死于痨病，她本来身体就虚弱，骨瘦如柴，又得了这种病。“活宝”没有孩子，他照看着两个小弟弟，即聋子贝尼托和傻子萨路斯蒂奥，“活宝”很会打台球，甚至可以参加表演赛。

“棋呢？”

“也会，还有纸牌和多米诺，‘活宝’什么都会。”

卡西米罗·波卡茂斯·维拉里尼奥和他的妻子特里尼塔·玛索-鲁西尔德，就像狗和猫一样不和，两个人甚至扬言要你杀我我杀你，只是为了孩子才没有分手，谁也不愿意负担孩子。卡西米罗在圣地亚哥·德·托尔塞拉当教堂司事，兼任葬礼司仪，他饲养两头母牛和几头小猪，这些家畜整天到地里寻觅食物。卡西米罗走遍了大半个世界，但是事情很不顺，最后又返回家乡。特里尼塔很年轻就结婚了，一共生了十五个孩子，特里尼塔总是丧魂落魄似的，据说她身上缺乏母爱，发现时已经无法弥补了。特里尼塔喜欢生活在不被人看到的地方，她愿意无声无息地死去。

“你如果跟这堆孩子过下去，我就一个人到山上去，我不怕。”

“不能这样，孩子都是你生的，与其说他们是我的，还不如说是你的。我不能再流落他乡，不能让他们受苦。”

罗宾·列宝桑常常想到发生的事。

“屠杀只能使人们幻想破灭，内心疚痛，幻想破灭多于内心疚痛，事情历来如此。请看看罗马帝国到现在的全部历史吧，屠杀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使许多事情变得更糟，有时扼杀两代或三代人，播下仇恨的种子。”

罗宾·列宝桑希望拉蒙娜小姐阅读《堂吉诃德》。

“你饶了我吧，我更喜欢诗歌，《堂吉诃德》没有意思。”

“你这就不对了，亲爱的。”

“我更喜欢罗莎利娅和贝克尔的诗歌。”

“你知道贝克尔是百年之前的诗人吗？”

“不知道。”

传到芬科酒馆的消息混乱模糊，一位推销员讲过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传闻，他说驻守摩洛哥的将军起义、士兵骚乱，电台播的消息也听不明白讲的是什么，常常听到过部队的脚步声，边界已不复存在。我也不知道现在听到的到底是什么，这是《志愿者之歌》，挺好听，是不是？“活宝”在“安息”棺材厂做工，工钱不低。他感谢上帝，因为他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自食其力了。人们把罗莎利娅·特拉苏尔费称做疯婆托拉，但她是个苦命人，很有理智，重感情。

“我是和死人睡过，那有什么关系？但是，事情最后怎么样，你知道最后的结局，一个人做坏事，终会有报应，有报应的！阿德加如果愿意，让她讲讲吧，这个女人心肠好，可信。”

雨不该停下来，在这里，雨从来不突然停，而是慢慢停下，人们几乎觉察不到雨是在继续下还是停了。外号叫“南蝎”的哑巴贝尼托·加莫索每个月逛一次妓院。他不把钱看得很重，该花的就花，挣了钱不花干什么！贝尼托·加莫索经常喜形于色，他万事如意，遗憾的是他不能言语，不然，一定能讲出许多妙趣横生的事情来，而他的傻兄弟萨路斯蒂奥呢，那样子看

上去好像耳朵痛得不得了。内战结束以后，阿德加被带去看过大海。那是在维哥。

"大海对面是美洲吧？"

"不是，是西班牙港口康嘎斯。"

"管他是什么地方呢！"

阿德加去了沙米尔海滩。但是没有游泳，她是内陆人，没有游泳的习惯。布告对海浴者明令：必须穿用非透明布料的游泳衣，遮体而不紧身，女人用衣必须过膝，或到脚面，或着连衣裙，还必须穿用过膝的裤子，领口不能宽大，衣袖要窄，以免走动时露出腋部，就是身着浴衣也绝对禁止躺在沙滩上，不过，可以端坐。

疯婆托拉也善于驯化小鸟和兽类，有些小动物比另一些小动物容易驯化，此类现象屡见不鲜。她母亲是在马背上受的孕。那一天是罗伦西尼奥·德·卡斯弗盖依罗圣神日，风雨交加，所有动物对如此生下的女孩都百依百顺，而对男孩则反之，它们我行我素，这就要看男孩有没有本事了。法比安·明盖拉额头上有块猪皮，好像贴着一块膏药似的，他的头发稀疏，前额皱纹深邃，我是说，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婊子养的，对这种人的最大惩罚是，不管他们如何掩饰自己的身世，都不能如愿以偿，所有鞋匠儿都坐着干活儿，但是，应该感谢上帝，并不是所有鞋匠儿都是卡罗波那样的人，他们当中有的人很正派，令人尊敬。

"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谁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蒙乔·雷克依索·卡斯博拉多，也就是"懒虫"蒙乔，最喜欢瓜亚基尔。

"比阿姆斯特丹漂亮，瓜亚基尔和阿姆斯特丹不一样，但

是更漂亮，我对此坚信不疑。我在瓜亚基尔时有个未婚妻，她用假蜡和松节油给我的假腿打光，她的名字叫‘金花’科托卡齐·洛佩斯，人长得很漂亮，乳房也大，长得很漂亮，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很可能已经死了，那儿的人没有不死的。”

好久好久以前的一天，门德斯·科塔巴那对孪生姐妹很小的时候，她们直到晚上9点钟才回家，两个人的小眼镜破碎了，围裙上满是桑葚的污迹，辫子上挂满了草叶。妈妈狠狠地骂了她们一顿，随后给她们洗了澡，连肚子里都爬进蚂蚁了！没有给她们吃饭，就赶到床上睡觉去了。

“我这是叫你们好好记住。你们的爸爸如果知道了，非打你们一顿棍子不可。”

贝娅特利兹对梅塞德斯说：

“咱们去采野桑葚和野樱桃，好吗？”

梅塞德斯回答说：

“好吧。”

然后，两个人痛痛快快地玩了起来。天不知不觉地黑了下来，事情就这么简单。

“你数落他们了？”

“当然咯！我对她们说，你什么也不知道，没给她们吃饭。”

“懒虫”蒙乔说，他在巴斯蒂亚尼尼奥海边看到过一些非常奇怪的蛤蜊，红色的玻璃样硬壳像岩石一样坚硬，躯体很小，不给食用，因为有毒，但是只要用嘴一吹，贝壳便打开，从里面飞出个小巫婆，她跑得很快，还能飞得很高，很难捉住，不过，卢戈人会捉，我们奥伦塞人不会，把这样的蛤蜊放在地里晒干，晒干以后会长大，长到正常女人一样高时，让她们干活。阿德加也算是“懒虫”蒙乔的半个未婚妻呢，只是后来两个人

没有把关系维持下来。

“血债要用血来还，不是送上断头台，就是满口吐血不止，最后惨然死去。上帝绝不会饶恕罪犯，你就是钻到地下，他也会找到你，上帝有超凡的记忆力。由此他造了地狱。”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发现“莫乔”法比安很高傲。

“法比安，你别来那套，你应该知道，在这儿，我们都知道谁是什么样的人，你那一套不灵。”

“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管不着。”

“好吧。”

莱蒙多告诉我们的表妹拉蒙娜说，他的心情很不好，因为事情进展不顺利。

“‘蛮子’巴尔多梅罗不愿意躲藏起来，我觉得他这样做不对，人手上拿着武器总会干出蠢事的。最后劝他到塞拉去，住在温塞亚家里，他也不愿意，我和他谈过，他不愿意去，你知道，塞拉就在葡萄牙边界上。”

绵毛狗老了以后很难看，毛长得太长了。小狗瓦尔德已经老了，莱蒙多送给我们表妹拉蒙娜一条俄国狗，名叫“沙皇之子”。

“要不要给它换一个名字？”

“不必，亲爱的，我认为不必换，看情况，以后再说。”

小猫金格也不小了，因为阉割的缘故，老得慢一些，经得起折腾。赤鹈鹕拉贝乔在栖木上整天跳来跳去．它的羽毛不甚艳丽，据说是因为光线不足的关系。鹦鹉没有名字，原来叫罗坎波莱，后来突然没了名字，这也怪了！鹦鹉不感到寒冷的时候，便一遍遍地说“我是皇家鹦鹉”，“我是皇家鹦鹉”，这是指西班牙而不是指葡萄牙。这只鹦鹉变化不大，它还会念圣珠连祷词呢。

“我认为女人应该去战场，这是结束战争的法子，女人比男人脚踏实地，更具有常人之识，更聪明，更务实，她们能够很快发现战争是一场闹剧，什么都遭到破坏，包括理性、健康、耐性、积蓄甚至生命，在战争中，每个人都有所失而无所获，连战争的胜者也是如此。”

“我看你太悲观了。”

“我并不悲观，亲爱的，我是担心。”

“把收音机关上，好吗？”

“好吧，听几张唱片吧。”

“探戈？”

“不，听华尔兹。”

蝙蝠这种动物有天性，又殷勤，蝙蝠能够到达任何人不敢涉足的地方。蝙蝠把一只脚踏在人间的空中，仿佛捕捉灵魂的魔鬼，另一只脚踏在地狱的空中，好似管理灵魂的魔鬼，蝙蝠有时在心脏里携带一只吸血蝠。

“请您讲下去。”

好吧，我讲下去，病人、囚犯乃至死人都是一样的，您怎么那样想不开呀，什么良心责备呀，悔恨呀，认罪呀，内心疚痛呀！死神就吊挂在梁上，木梁很高很高，那里阴暗得什么也看不见，长满了青苔，爬满了虫子，看见死神像吊死鬼一样在好似伊比利亚半岛那样的一块油迹上摇晃，真是让人气愤。

“跳舞吗？”

“过一会儿。”

那些苍白无色的死鬼手执死亡的喷头到处播种死亡，但是上帝一声令下，他们也开始死去，而那些失声痛哭的人则仍然活着，人是一种很有忍耐力的动物，为每一个苍白无色的死人栽种一棵榛子树，这样野猪就可以吃到鲜榛子了。猴子赫莱米

亚的病情和恶习日渐严重，它自己对此并没有责任，拉蒙娜小姐无法保护它免遭罗西克莱尔的纠缠。

“我对你说过上千次了，不要和猴子搞那种事，你没看见它一个劲地咳嗽吗？真可怜。”

乌龟夏洛帕躲藏起来有好几个月了，天气转暖之前它不会露面。马儿卡鲁索则还能坚持住，它是全家唯一没有生病的动物，埃德尔维诺每天早晨都把它拉出去，让它活动一下筋骨，还给它洗刷皮毛。傍晚太阳落山时，堂娜根玛对丈夫说道：

“给我一点茴芹酒，德欧多西奥，我都喘不上气来了。你如果把头塞到一个布袋子里，也会喘不出气来的，哼，你还不如我呢。”

堂娜根玛既不热情也不慷慨，但是肮脏、虔诚，具有这两种格格不入的特征。堂娜根玛过去很风骚，现在正阅读萨盖欧·满德孔神父1920年在韦尔瓦出版的《母亲的欢乐，天主教女信徒之修养》。堂娜根玛患有肛门瘙痒症，用母菊液洗盆浴。

“我觉得你不应该喝茴芹酒，根玛，酒会刺激你的肛门。”

“别废话！”

“好吧，随你便，反正刺激你而不是刺激我。太可怕了，怎么这样呀！”

堂德欧多西奥洗礼时起的名字是卡西亚诺，但是后来举行确认圣礼时改了名字。堂娜根玛和堂德欧多西奥住在奥伦塞的圣科斯麦广场附近，那是堂娜根玛父母去世的房间，家里满是蟑螂，好像原始森林，厕所至少有十年堵塞不通了，必须用两大桶水清洗，用笤帚好好打扫一番，走廊里的瓷砖裂纹斑斑，直线裂纹、三角裂纹、十字裂纹，比比皆是，每块瓷砖都有四道直线裂纹和四处三角裂纹，而三角裂纹是由两道直线裂纹组

成的，延伸开去就又形成三处三角裂纹，一条直线朝北（或者朝南），另一条朝东，再一条朝西。堂德欧多西奥尽量设法不踩出直线裂纹、三角裂纹和十字裂纹来，当然咯，他总是斜着身子，迈着弓形步子走路。堂德欧多西奥去帕罗恰妓院时，总是直奔厨房。

“维希在吗？”

“她忙着呢，堂德欧多西奥，她快完事了，她现在和当铺老板堂埃塞吉尔呆在一起，堂埃塞吉尔来一阵子了。我把费尔来妮塔叫来，好吗？堂埃塞吉尔那个人有些讨厌。”

“不必了，不必了，我还是等一会儿吧，谢谢。”

“那就随您便了。”

高登西奥悲凄地拉着手风琴，旋律不像平常那样干净利落地跳出琴键来。高登西奥几天来一直闷闷不乐，看上去有些忧心忡忡。

“人们是不是都疯了？”

“不知道，反正不那么明智。”

堂娜根玛是维拉马林人，她的父母有两处工厂，一处名叫埃斯普莫索斯·维莱拉虹吸瓶和汽水厂，另一处名叫拉索布列依拉那洗涤剂厂。他们生活很好，很富裕。最后，家长堂安东尼奥又发明了一种叫“埃斯卡瓦贡”的肉汁，其实是一种浓缩牛肉，卫生检测部门下令关闭了这个厂子，因为除了牛肉外，他们还用狗肉和蜥蜴肉，由此家境破落了。在帕罗恰妓院里，堂德欧多西奥很受尊敬。

“要不然我把‘葡萄牙女人’玛尔塔叫来，您先暖和一下身子好吗？”

“太谢谢了！您总是这么细心周到！”

“堂德欧多西奥，别这么说！作为女佣，就是要满足好朋

友的要求。”

维希是普来布拉·德·特里维斯的佩纳佩塔达林人，但是她的安达卢西亚口音很重，而且讲得不太好，不过会学会的。帕罗恰有三样珍贵的收藏品，一样是扇子，第二样是邮票，第三样是金币，这是在莱昂城里经商的堂佩尔佩托·卡尔内罗·亚马沙莱斯死时留给她的。妓院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有，可惜这段故事没有写下来。帕罗恰还没有想好，她死时如何处理这些收藏品。

“如果能找到一个知根知底的人，让他做继承人就好了！我没有儿子，几个外甥也不和我来往，把东西留给他们，事情会更糟！是有一位先生，可是我不能把收藏品留给他，也不能留给教士会，那样会惹出麻烦的！说来说去，还是得留给这几个姑娘，让她们把东西卖掉，把钱分了算了。我死了以后，希望他们把扇子、马尼拉大披巾和金币当做随葬品，邮票就不要了，不过，会有人盗墓的。”

“一定会有人盗墓。”

人们让高登西奥拉进行曲，拉完一首再拉一首，几位绅士派头的先生高呼：“西班牙万岁！”高登西奥拉进行曲，拉完一首又一首，女人们笑呀笑，有的完全被性欲征服了，有的强作笑颜。

“把乳罩摘下来吧。”

“不摘。”

拉蒙娜小姐的两只天鹅罗慕洛和雷莫，早晨游到河里，有时捉到鱼便整条吞下，还没有等鱼完全死去就消化完了。如果雨一下子停了，我们大家都会茫然不知所措。堂赫苏斯·曼萨内多也是帕罗恰妓院的常客，因为他每天早晨都瞪着大眼睛东张西望，堂德欧多西奥就不和他打招呼了，他并不是一下子就

不和他打招呼，而是慢慢形成的，这里面是有一些区别的。

“普拉，您听到什么没有？那些人在说什么呀？”

“我眼瞎耳聋，堂德欧多西奥，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人一下子都疯了，只能这么解释，让上帝听听我们的忏悔吧！”

高登西奥嗓子干得说不出话来。

“给我一杯汽水，好吗？”

“好的。”

堂赫苏斯·曼萨内多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做事井井有条，他把死亡事件一一记在一个本子上，一个专门的本子上，并且为它们编上号码，记上日期、姓名、职业、出事地点、详情，可是几乎从来没有什么详情：第37号，1936年10月21日，伊诺森西奥·索列依罗斯·南德，银行职员，阿尔托·德尔·福利奥洛，临终时做了忏悔。伊诺森西奥·索列依罗斯·南德是罗西克莱尔的父亲，给一个女儿起罗西克莱尔这样的名字，也真是奇了！

“可是，堂娜阿尔塞妮亚，您认为有足够的理由把一个人打发到另一个世界去吗？”

“哎呀呀，哎呀呀！我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这种事和我毫不相干，还是让我安静安静吧！”

“好吧，好吧。”

法比安·明盖拉是一个撒谎大王。法比安·明盖拉的身材并不矮，在矮子中还算中等个子呢，卡罗波兄弟中没有一个人身材高大、体魄强壮。有些矮子和矮子中的中等身材的人很机敏，但是也有的糊涂、头脑不清。在堂赫苏斯·曼萨内多面前，法比安·明盖拉十分拘谨，像个小学生似的。堂赫苏斯·曼萨内多之所以杀人，是为了执行命令，也是为了取乐，二者兼

而有之。有的人只要把手指放在扳机上，扣响，就神气十足，洋洋得意，而法比安·明盖拉杀人是为了讨好某个人，讨好谁呢？不知道。他杀了人，反正有人高兴，有人露出笑容，每次都是这样。恐惧终究会消失的，像小虫子似的从恐怖的管道中逃之夭夭。贝妮希亚有一双碧蓝的眼睛，人很要强。贝妮希亚的父亲西得朗·塞加德是卡苏拉克人，这个村子在波尔特利纳山脚下，他也死于动乱之中，只要天下一乱，人们就有可能死在不三不四的家伙手里。假如上帝不失去他的权威和骄傲，此类事是不会发生的。

"给我炸一根腊肠，好吗？"

"好的。"

米安盖依罗泉水有毒，但并不损害肉体，只不过腐蚀灵魂。谁喝米安盖依罗泉水，谁就变成疯子，也许甚至去杀人，尽管吓得屁滚尿流。梅塞德斯教堂里面很冷，但高登西奥不在乎。高登西奥每天早晨拉完手风琴便去做弥撒，然后回到楼梯下面的屋子里一直睡到下半晌，屋子里没有光线，有没有光线都一样，他要光线干什么？瞎子都是些逆来顺受的人，把人吊死，是被迫为之。

"有个伯爵夫人曾经悬赏堂贝尼格诺的脑袋，您知道她是谁吗？"

"知道，但是我不告诉您。不过，我希望您弄清楚，那个人并不是什么伯爵夫人，而是侯爵夫人。"

使徒圣安德列斯①很嫉妒使徒圣地亚哥②，因为后者地位在前者之上，统治整个教区。

"世界各地的朝圣者纷纷来到孔波斯特拉，有不少人甚至

① 耶稣的弟子。
② 耶稣的大弟子。

从西潘戈、塔尔塔利亚和埃塞俄比亚赶来，相反，却没有人去特依希多那个地方，就连近在咫尺的费罗尔、维维罗和奥尔蒂盖依拉，也没有朝圣者，这太不公平了，因为我也是使徒，和其他使徒一样的使徒。”

我们的上帝耶稣从同一条路走来，对他说道：

“安德列斯，你有百分之百的道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我一定想办法，下一道命令，谁不去特依希多，就不能到天堂来。”

“谢谢。”

我们的上帝耶稣言必行，行必果，他立即下了命令，凡是想拯救自己灵魂的基督徒，必须在生前或死后至少到圣殿去一次。于是，基督徒在变成了没有理性的动物以后，也就是说死后或者说不是活着的时候，去了特依希多，朝拜圣安德列斯。在特依希多的边缘，即世界之端，谁也不敢到那里的大海上航行，因为海浪如山，蝎子成堆，蜥蜴连串，蛤蟆和其它各种各样或温顺或凶猛的野兽遍地皆是，甚至可以看到长长的毒蛇和毛茸茸的毒蜘蛛，它们的身体里都携带着活着时没有朝圣的人的亡灵，这就是说，只有举止谨慎的人才能被我们的上帝拯救。

“真有运气！对吧？”

傻瓜在死神身边走过时，不但看不到死神的模样，而且也闻不到它的气味，不过瞎子在感到死神从自己脊背逃走时，却能看到，狗也能嗅到，只是傻瓜不能，他们分辨不出什么是死神，什么是生命之神。罗基尼奥·博伦被关在柜子里长达五年之久，但是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染上了重疾，他被放出来时还面带笑容呢。罗基尼奥·博伦咬指甲，吃墙上的石灰，看样子倒是挺开心的。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卡塔利娜·巴茵特也

不知道什么是死神，什么是生命之神，马尔蒂尼亚的疯婆子不知道死神会使眼睛看不清东西，所以她把自己的奶头掏出来给死了的母狐狸和负鼠看，教堂司事用棍子和石块把她赶得远远的。

“滚开，猪猡！快滚开，不然我就打死你。”

贝尼格诺·阿尔瓦雷斯逃到马塞达山上流浪，这座山在麦达山脉和圣马麦德山脉之间（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堂梅列希尔多像一个苍蝇窝，像一个苍蝇巢，像一个苍蝇穴，只有苍蝇围着他时，你才能看到他）。他和莱安德洛·卡罗和外号叫“女同志”的恩利盖塔·伊格莱希亚斯在一起（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的女管家叫多洛雷斯，已经上了年纪，并且只有一只胳臂）。贝尼格诺·阿尔瓦雷斯大病一场之后死去了，死后还挨了两颗枪子，据说谁都不信任他，他的弟弟德梅特里奥也死了。另外两个弟弟，何塞和安东尼奥，逃到了葡萄牙，民警把他们从土伊边界押了回来，并且在一个叫做沃尔塔·德·莫乌拉的地方游街示众，这个地方就在维哥公路上，离城半个莱瓜远（女人都跟在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后面，她们像一群发情的母羊，简直不让神父活了，女人像一头头母狮，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嗅到男人）。把偷渡犯押回来游街示众是惯例，埃乌洛西奥·戈麦斯·佛朗盖依拉由于得到在森列市府任职的叔父曼努埃尔帮助，才得以逃了出来。

“还好吧？”

“很好，很好；只要让我讲话，他们就不会杀死我，你记住这一点好了。”

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根本不知道发生的事。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又在祈祷时加了天主经，祈求善良的天使战胜邪恶的野兽，她们的想法有些模糊不清，但是，只要有这

么个想法也许就足够了。圣弗朗西斯科公墓的围墙上每天夜里都黑压压地盖着一层毒蝎和乌鸦。

“达米安在吗？”

“去圣地亚哥了。”

“骑马去的？”

“不是。”

“骑自行车？”

“对。”

特尔玛对孔齐娅·德·科娜说道：

“你到公路上走一趟，一定要找到他，告诉他别回来，这儿正在搜捕他。”

托尔塞拉教堂司事讲起鬼火和炼狱幽灵的故事来。他说，百年以前的死人都有复活的，民警班长不相信他的话。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人死了一个月，根本就不会再复活，就是不到一个月，复活的也很少，别胡说八道了。”

托尔塞拉教堂司事交给孔齐娅·德·科娜三根飞鹿角和一小瓶为圣体照明的篦麻油。

“把这个给达米安，告诉他到特斯特依罗去，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

“好。”

“还要告诉他，不要忘记向圣犹大祈祷。”

“不会忘记的，放心好了。”

圣犹大，荣耀盖身的使徒哟，请你让我的那些刽子手都掉进水井里吧。孔齐娅·德·科娜是个漂亮女人，很会打响板，打得几乎和吉卜赛女人一样好。上天的圣犹大哟，请你把我从灾祸、仇恨和猜忌中解救出来吧。事情必须恢复到以前那种状况，不能这样乱下去。

“不能再乱下去了，可是如果乱下去呢？”

“不会再乱下去了，你瞧着吧。”

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的父亲堂贝尼格诺·波多莫利克·图彼斯盖多死的那一天，家里的房子倒塌了，来人太多，房子像西瓜一样一分为二，结果玻利卡波驯化的负鼠，一共三只，逃走了。他现在又有了两只，一只叫达奥兹，另一只叫维拉尔德，这是罗宾·列宝桑起的名字，它们在房子里窜来窜去，负鼠不受惊吓是不会逃走的。那时，“鸭子”路易西尼奥已经瞎了眼睛，但是还没有得肺炎，玻利卡波的母亲多洛特娅·埃克斯波希多死的时候，“耗子”塞费利诺神父不得不进行干预，因为死者的丈夫不愿意举行大葬。

“干脆把那个婊子用锯末烧了，埋在公墓外边算了，她不配举行葬礼。”

“耗子”塞费利诺神父没有理睬他，“耗子”塞费利诺神父对人一直很慈善，有什么都拿出来送给急需的人，吝啬是最大的罪恶。我的舅舅格拉乌迪奥·蒙德内格罗出身很高贵，他想雇全家里的佣人，填漏两个空缺，一个神甫，一个情妇，他希望有人推荐。当有人告诉我舅舅，“猪崽”桑托斯·科福拉已经在奥伦塞染上阴虱时，他认为那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染有阴虱的妓女，不管是谁，这无关紧要，因为所有阴虱都是一个样子的，一定会把阴虱传染给“猪崽”桑托斯·科福拉，“猪崽”桑托斯·科福拉再传染给他的妻子玛莉加·鲁贝依拉斯，然后，她跑到钟楼去，这个幽会地方既不舒服也不温暖，但是很安全，很安静，把阴虱传染给“玉米穗”塞莱斯蒂诺神父，最后他连眼眉上都爬满了阴虱。这委实可以称为连环游戏，只要这样传染下去，又有时间，全国都会染上阴虱的，而且不停地搔痒；然后，不管怎么样，战争又会发生，灾难也会降临。

我舅舅格拉乌迪奥希望安度晚年，他在动乱中已经生活了好多年，经历了许许多多艰难曲折。

“我需要什么，上帝几乎都能满足我，我缺少什么，就坚定不移地去找。我身体好，有钱花，年纪都一大把了，我自己有房子，孩子们有吃有穿，我有马，养着狗，有猎枪，有厨娘，还有两个男佣，甚至有十一卷本的克维多①文集，这文集是安东尼奥·桑恰编辑出版的。现在，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理想的情妇和神甫，大家各司其职，我每天就坐在客厅里读书，该读的东西太多了，以读书消磨时光，等待死去，读书时，小狗趴在我身边，再在自己面前放一杯葡萄酒，把小铃铛摆在手边。想喝杯咖啡或白酒吗？摇一下铃，厨娘维尔土德斯就送上楼来了。想要仆人往火上加些柴或者为我备马吗？摇两下铃，老仆人安德烈斯就上来听命了。想要仆人除掉外衣上的污迹或者擦擦眼镜吗？摇三下铃，一副女人气的年轻男佣阿维利诺就应声上来了。想消遣一下吗？我用小铃敲一下酒杯，情妇就会上楼陪伴我，我雇佣她，不就是为了干这事吗！想拯救灵魂吗？摇几下小铃，神甫就上来了，他祈祷宽恕我，当然我要花一大笔钱，每个人完成自己的任务后，我便让他们离开，别再打扰我。至于下楼梯发生什么事，哪怕摔死，那是他们的事，我才不管呢。”

“喂，堂格拉乌迪奥，葡萄牙女人可以做您的情妇吗？”

“可以，可以，中国女人也可以，都可以。我唯一注意的是，身体必须丰满，干净，听话，会讲两种语言，加利西亚语和西班牙语，其余的就是锦上添花了。”

如今，那些优良的健康风尚已经不时兴了，人们越来越放

---

① 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著名作家。

肆，满嘴脏话，看来事情越来越糟了。

“摩尔人已经越过直布罗陀海峡，您听说了没有?”

“那已经是旧闻了，亲爱的朋友，您落后了。”

堂梅列希尔多的女管家多洛雷斯长了一个恶性肿瘤，住院以后锯掉一只胳臂。

“没什么关系，一个女人有一只胳臂也能什么都干好，问题是人们早已习惯用两只胳臂干活，顺其自然了。这就是世界的末日吧?爱什么样就什么样吧，我才不管呢。”

“懒虫”蒙乔在效忠国王期间把一条腿丢在了非洲，他的表姐妹阿德加和赫欧希娜做贩卖毒药的生意，这终有一天会招来大祸。

“我没有去过北极，但是我很想去，南极也没有去过，我要看的东西太多了，北极有海豹，南极有企鹅，企鹅很轻信，容易打交道。我喜欢瓜亚基尔，我在那儿过得很惬意，瓜亚基尔到处都能听到蟋蟀叫声，但这对我无关紧要。”

我舅舅格拉乌迪奥·蒙德内格罗说，他参加了1909年利物浦的越野障碍大赛马，他是一个出色的骑手。我舅舅常常说大话假话，可是也说真话，只是没有人相信他罢了。那次，他骑的是一匹毛色黑白相间的马，参加大赛的只有一匹这样的马，马名叫皮蒂·山迪，编号21，我舅舅在跨越第六道障碍物时跌倒了，造成锁骨骨折，也许那是真的。圣马卡里奥玩牌摸彩都很走运，但对赛马却是外行。拉萨罗·科德沙尔有一双碧蓝眼睛，我舅舅格拉乌迪奥也是蓝眼睛。女傻瓜比男傻瓜更喜欢让别人抚摸，如果把手伸到她们的裙子里，一个个都会像蛇一样静静地不动。

“您去拉林吗?”

“不去，我去马塞依拉斯，不过，您如果有事要办，我可

以拐一下去拉林，这不费什么事。”

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下雨了，斑鸠在小河沟里安详地洗澡，猎枪被民警搜去了。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和我们的表妹拉蒙娜在交谈。

“记不记下来无关紧要，这串没头没脑的，我和罗宾谈了好久，他和我的想法一样，人们简直没有脑子了，这是十分危险的。我们担心的是‘蛮子’巴尔多梅罗，因为不管你相信与否，法比安是婊子养的，请原谅，您今天很漂亮，蒙齐娅，给我杯咖啡好吗？这儿真需要一个多少正派一点又有常识的人来指挥，人们已经不尊重传统习俗了，不幸的西班牙呀，这个国家本来可以搞得好一些！你还记得阿德加的哥哥、盲人琴师高登西奥吗？”

“他是不是住在奥伦塞？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

“我当然记得，他的手风琴拉得很好。”

“这个高登西奥，大前天夜里挨了一顿棍子，因为他拒绝拉人家点的曲子。莫乔在奥伦塞很吃得开，这不是他的过错。”

“我给你弄点白兰地加咖啡，好吗？”

“好的，谢谢。”

“放点音乐吗？”

“不必了。”

马尔科思·阿尔必德高兴极了，因为卡米罗圣像已经完成了。

“你想看看你的卡米罗圣像吗？我已经完成了，他是世界上最精美的卡米罗圣像，这不是我说，实际上确实如此。人们说他有一张傻脸，对了，你知道，圣神显灵时，人们就给他画一张这样的脸。我把‘耗子’塞费利诺叫来为圣像祝福，好吗？”

“好的，祝福总是有好处的。”

马尔科思·阿尔必德为我制做的卡米罗圣像十分精美。他有一张傻脸，也许他的脸就是这样的，很可能是为了让他显灵吧。

“谢谢，马尔科思，这幅圣像太漂亮了。”

“你真的喜欢呀？”

“真的喜欢，我太喜欢了。”

在奥伦塞，夏天很热，甚至比瓜亚基尔还热。

“今年外地人是不是太多了？”

“是多，我觉得今年什么都多。”

高登西奥挨了棍子，现在躺在床上，由阿奴霞西翁·萨瓦德尔照看着。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叫阿奴霞西翁·萨瓦德尔的绰号“奴霞”，也叫她“阿奴霞”。她从拉林逃出来想见见世面，然而并没有跑出奥伦塞。

“疼不疼？”

“不疼，现在感觉好多了，今天晚上就到大厅拉琴去。”

“明天再说吧，应该多休息休息。”

法比安·明盖拉额头上的那块猪皮印记，好像擦了一层油似的；法比安·明盖拉依然像以往那样面色苍白无血，身量嘛，并没有长高，不过，他看上去似乎比以前有精神，有派头。

“你看咱们能在天堂见到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吗？”

“见不到，绝对见不到！哪会有那种事呀！那种人绝不能轻易进天堂，更不用说他的额头上有一块猪皮印记啦，有了那种记号，天使是不会放他进去的，你放心好了。”

罗克·马尔维斯是“兜肚”的小弟弟，因此也就是“蛮子”的叔叔了。他的葡萄牙籍情妇给“蛮子”熬了一剂“山羊

草”，为了不让他发生意外的不幸事件，但是服了以后没见效，据说那剂药里还少点什么。“山羊草”是燕子从圣地叼来的，如果有哪个坏人用缓流之水把燕子蛋煮熟，使其失去繁殖能力的话，燕子就把“山羊草”放在窝里，这样蛋就能复活，如果把“山羊草”扔到河里，草会逆流而上，让魔鬼说出它们把财宝藏在了什么地方。魔鬼当然有魔法，不过很顺从，从不违背上帝的天意。魔鬼珍藏着三大宝物，也就是摩尔人的宝物、哥特人的宝物和神甫的宝物，但是，如果给它们朗诵圣希甫利亚诺的那本书①，它们就会乖乖地把宝物交出来。假如魔鬼收回龙像或蛇影，重新现出幽灵的样子，就会施展妖术，腾空而起，呼啸着逃之夭夭。

堂赫苏斯·曼萨内多一边讲着银行职员伊诺森西奥·索列依罗斯·南德的死亡经过，一边哈哈大笑。

“他怕得要死！我问他是不是想忏悔，他立刻大哭起来，我让他跪了一会儿，想一想犯过什么罪恶。”

堂赫苏斯·曼萨内多的说法并不准确，伊诺森西奥·索列依罗斯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视死如归。堂赫苏斯用手枪瞄准伊诺森西奥，逼他跪下，把他的双手反绑在身后，同时不停地踢他的腰部和下身，伊诺森西奥骂他是婊子养的，向他脸上吐唾沫。

“你如果不是婊子养的，那就枪毙了我！”他这样说道，“而你如果不枪毙我，那正是因为你是刽子手，事情就是这样明摆着。”

爱尔兰蒂帕雷里郡的青蛙和安德拉湖的青蛙一样高贵，它们一定也看到流了许多血，血从血管里流出来，什么东西都染

① 即圣希甫利亚诺（公元3世纪）写的《魔法秘诀》一书。

上了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干。有的男人在心脏上吊挂着一只蝙蝠。

伊诺森西奥死的时候没有做忏悔，也没有人为他请神父做忏悔，以求得到宽恕。堂赫苏斯在笔记本上记载的全是谎言，根本不是事实，伊诺森西奥死的时候没有做忏悔。堂赫苏斯是个撒谎大王，而如果留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撒谎还不是他的大毛病呢。堂赫苏斯有一个女儿，叫格拉莉塔，格拉莉塔被未婚夫抛弃了，因为他被捕了。有些人很受人尊重，有些人在受到别人污辱时，能够忍受羞辱。

“格拉莉塔，我要去保卫祖国，你不要给我写信，说不定我一到战场就会牺牲的。”

父亲被杀以后，罗西克莱尔跑到村子里。她没有为父亲戴孝，村长不让为某些死者戴孝志哀。

贝妮希亚很会煎蛋饼，而且常常按照十分古老而奇异的方式把酒洒到赤条条的身体上。对于所有人来说，时间都是向后流去而不复返的，我总是跟她说要往前看，她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这样一来就更明白了，我把酒浇在我的奶头上，好吗？”

“好的，谢谢，因为我现在心情不好。”

报纸十分注意细节报道：某某拒绝接受教会帮助，从而失望地死去了，某某做了忏悔，并且虔诚地领受了圣餐，满意地死去了。有的人满意而死，有的人失望而去，此类事情在圣弗朗西斯科公墓是屡见不鲜的，死神呼唤死亡。我们古欣德人一直喜欢在朝圣时打打闹闹，然而现在我们确实成了半疯子。

“罗宾，我忍受不了啦，谁也阻止不了事态的发展，这如同来势凶猛的霍乱一样。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谁能说服人们维护秩序呀？”

“我可不知道！”

担任过大臣职务的戈麦斯·巴拉德拉在维林被浇上汽油，点着火烧了；据安东尼奥说，谁也不知道安东尼奥是何许人也，他跳了一场可怕的舞蹈，便死去了。

“安东尼奥呢？”

“谁也不知道安东尼奥是何许人也，我已经说过了，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他很可能被乱棍打死了，这种可能性很大，这种人总是被乱棍打死。”

法比安·明盖拉把罗莎利娅·特拉苏尔费从乡下带了出来。

“另外，你必须保持沉默，你在这儿就是要使我感到快活，而不能多嘴多舌，知道吗？”

罗莎利娅满口答应，疯婆托拉一点儿也不疯。

“我活了下来，而莫乔那样死去了，是罪有应得，我认为路都是每个人走出来的，死是这条路的终点，也有例外，不过一般情况向来如此。”

罗宾·列宝桑把表弟安德列斯·布加列依拉留在家里吃饭，他刚从科鲁尼亚来。

“在艺匠俱乐部，把巴罗哈①、乌纳穆诺②、奥尔特加-加塞特③，马拉纽④和布拉斯科·伊巴涅斯⑤的书都烧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却放过了伏尔泰和卢梭的书，据说这些书对他们的刺激小一些。”

报纸上说：在海边，为了让大海把低级、腐朽的东西全部

① 巴罗哈（1872—1956），西班牙著名作家。
② 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作家。
③ 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
④ 马拉纽（1887—1960），西班牙散文家。
⑤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67—1928），西班牙作家。

卷走，正在焚烧堆积如山的书籍和小册子，因为都是些反西班牙的罪恶宣传品和令人作呕的黄色读物。

“埃斯帕兰莎的丈夫被杀以后，你见过她吗？”

“没见过，她打发人告诉我不要去她家。”

安德列斯想去葡萄牙。

“你如果有钱，并且能够很快离开边界，当然可以去葡萄牙，从里斯本可以转到欧洲的随便一个地方，可是，如果没有钱，你就得小心啦，边防警察把所有人都遣送回来，送交土伊当局，那可是个可怕的地方呀。”

阿维拉依尼奥斯人切洛·多明戈斯，也就是罗克·加莫索的妻子，当地的所有女人都羡慕她。

“但愿上帝让我们所有女人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阿门，听说切洛的丈夫罗克的那个‘家伙’像生下六七个月的小兽。”

“我的奶奶，你在说什么呀？男人的那个‘家伙’都是一样的。”

“那可不见得，有的让人看见吃惊，有的则像蚯蚓那么大。”

“那可不是，得看情况。”

“看什么情况呀？”

“还能看什么情况呀？你怎么这么傻呀！”

“懒虫”蒙乔怀着深沉的思念感情讲着他的姨妈米卡埃拉。

“我对童年仍然保留着美好的回忆，那时喝香喷喷的牛奶咖啡，饭后点心是烤苹果片，玫瑰园里长满了红艳艳的玫瑰，米卡埃拉姨妈摆弄我的小鸡儿……不幸的姨妈对我很亲热，她逗弄我是为了在我灵魂深处唤起对生活的向往和对周围世界的兴趣。”

"你别胡说八道了！她之所以逗弄你，是因为她喜欢摸你的那个东西，有的女人喜欢干那种事。"

蒙乔的表姐妹阿德加和赫欧希娜同拉蒙娜小姐和罗西克莱尔跳探戈舞。

萨尔瓦多拉姨妈，也就是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的母亲，住在马德里，因为交通中断，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也许通过红十字会能得到一点消息，格列托舅舅仍然像以前一样弹奏爵士乐，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看上去就像打了麻药一样，说不定真的打了麻药。

"太可怕了！这么吵吵闹闹的！格列托整天弹弹打打，我们的头痛死了。你怎么不去参加奥伦塞十字军呀，去了，我们也好清静清静呀！"

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收到一张传单："加利西亚的妇女们，你们应该知道，克维多说的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现实意义，他说，女人是葬送王国命运的罪魁祸首(我的天哪，怎么这样说呀！)，你们的影响充斥王国的各个角落。"

"你懂吗？"

"懂那么一点儿，不过，我觉得应该称夫人们，而不要笼统地说妇女，看来，他们真花了不少力气，是吧？我觉得他们是想让我们做些针织衫什么的，过些日子你就明白了。"

格列托舅舅的那条母狗维斯波拉每天夜里都汪汪叫个不停，据说它嗅到空气中有死神气味。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是那样胆战心惊，更加起劲地做祈祷，经常喃喃自语，尿也比以前量多次频流冲了。事实上，她们已经丧失了生活常规，好像尿必须达到一定的量似的，家里简直变成了公共厕所。

"到处都是猫臊味！"

"对，对了，是猫臊味！那是老太婆的尿臊味。"

“我的天！”

教堂司事的葡萄园里吊着的那些害兽尸体不停地往地面沉落，现在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模样。

“他用野兽搞巫术，那一定是为竞争了？”

“当然。”

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的女佣多洛雷斯，把电报机保管员阿里米索·马丁内斯藏了起来，搜查时，没有发现他。

“他没到这儿来？”

“没有，我拿生命担保！”

堂梅列希尔多对阿里米索说：

“在暴风雨过去以前，你就忍受着点吧，不要到大街上去，这种状况绝不会持续一辈子的。”

“好吧，先生，太感谢了；我害怕的是莫乔·卡罗波，听说他在这一带到处搜捕，手里拿着皮带。”

“放心好了，他不会到这个村子里来的，过些日子你就知道了，有我在，他不敢。”

马利吉尼娅是多塞迪尼奥村人，这个村子属帕拉达·德·欧特依罗教区，利米亚地区的维拉尔·德·桑托斯市，那已是很久以前摩尔人统治时的事了。在押犯曼努埃利尼奥·雷梅塞依罗·多明盖斯的那只乌鸦叫蒙乔，他的死于百日咳的表弟就叫这个名字，乌鸦扇动翅膀起飞的样子有趣极了。马利吉尼娅这个姑娘年轻、家穷、貌美，她每天早晨都把一头母牛两只绵羊和三只山羊赶到一个叫做坎塔利尼亚斯山的地方去放牧。乌鸦蒙乔正在学习打口哨，已经学会了盲人琴师高登西奥只有高兴时才演奏的那支玛祖卡舞曲的好几个小节。马利吉尼娅的母亲孀居无伴，家里到处笼罩着贫困和灾难的影子。堂格拉乌迪

奥·多皮科·拉布涅依罗是教师，现在教师的日子很艰辛，他和他借宿的客店老板娘堂娜埃尔维拉保持着爱情关系，好像也和女佣卡斯托拉一起过夜。山上有一块岩石，人们都叫它“王后梳妆台”，外形酷似忏悔室，有坐凳，还有小窗户，摩尔王后常常坐在这块岩石上，让人给她梳理辫子，晾晒宝物，以前，基督教徒能够在远处看到这种情景，但是一走近，便一切化为乌有。那个身穿女胸衣的民警警官多罗特欧被关在营房里已有好几个星期了，多罗特欧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堂埃特华多·马尔吉纳[①]的《太阳在佛兰德落下》。一天早晨，马利吉尼娅看见一位面目和善的摩尔老太婆，老太婆呼唤她的名字。

“马利吉尼娅。”

“听您吩咐，太太。”

“你想不想品味一下我身上的虱子？”

马利吉尼娅很尊重老人，她这样回答：

“好吧，太太，当然咯。”

这位老太婆就是坎塔利尼亚斯山上的摩尔王后。她对姑娘又说：

“你能给我一盆奶吗？”

马利吉尼娅又把那句答话说了一遍。

“好吧，太太，当然咯。”

老太婆用手帕包了点什么东西，交给姑娘，并且嘱咐她不要告诉任何人，到家以后才能看，而且要坐在灶前，把门窗关好。堂格拉乌迪奥和堂娜埃尔维拉只有在床上时才你我相称，其它情况下互相从不这样称呼，尽管有时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玩四子棋。马利吉尼娅按照摩尔王后叮咛的做了，她打开手

---

① 埃特华多·马尔吉纳（1879—1946），西班牙诗人。

帕，一看全是金币，至少有十八九枚。马利吉尼娅的母亲高兴极了，她再三向女儿追问，也没有问出那钱是哪儿来的。“沙鱼”阿得利安·埃斯特维兹的游泳技能赛过鱼类和青蛙，他游得那么好，在水下坚持的时间比谁都长，许多人不敢相信那是真的。第二天，马利吉尼娅又到山上放牧，和前一天一样，又见到了摩尔王后。但是，在给这位王后捉虱子时，她咳嗽了一下，因为着了凉。

“你别往我身上咳嗽，”老太婆说道，“你转过脸去，我可不用口水洗礼。”

在“沙鱼”居住的村子费雷依拉维利亚，人们都是用口水洗礼的，所以他们可以毫无畏惧地互相吐唾沫，全村居民是一百年前或一百多年前开始信奉基督教的。马利吉尼娅又带回一手帕金币，妈妈怎么问，她都不作声，不过，有一天晚上，她坚持不住了，说走了嘴，于是“人财两空”，金子变成了铺路石，她本人也不见了踪影。多塞迪尼奥村民们跑到山上去找她，听到九泉之下有个声音说：马利吉尼娅是一个多嘴多舌的姑娘，必须把她扔到炒锅里，加上大蒜和奶油煎炒！

“可怜的马利吉尼娅！她的结局比索布拉多·德·比斯波的马车夫巴西利奥·里瓦德洛还惨。”

“是呀，巴西利奥·里瓦德洛失去了金子，可是，毕竟保全了性命。”

罗西克莱尔的阿根廷亲戚把自动唱机称为唱机，当堂赫苏斯·曼萨内多在他的私人笔记本上记下，伊诺森西奥·索列依罗斯·南德，第37号，1936年10月21日，银行职员，阿尔托·德·福利奥洛，临终时做了忏悔(这不是实情)时，她的阿根廷亲戚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说去就去了，我看他们做得对。

"这会成为另一场大屠杀，这儿谁也不知道能逃命还是不能逃命，这一定会酿成一场特洛伊式的大火，我们大家都将不复存在，官司是西班牙人之间打的。"

阿尔托·德·福利奥洛位于金索·德·利米亚和塞拉诺瓦之间，许多人在鲜血汇成的河流中滑倒跌下，不止一个人摔坏了心灵上的骨骼。

"听说草长得特别快，真的吗？"

"真的，据说那是为了抹去痛苦的脚印。"

赫苏莎姨妈突然病倒了，病情十分严重。

"你们请医生了吗？"

"请了。"

"医生说什么？"

"说她老了，衰竭了，她得的倒不是什么疑难病，只是年龄大了，心力衰竭，跳不动了。"

"我的天哪！"

我去看望她时，发现一切都十分神秘，小狗维斯波拉对于预报如此之多的死讯已经习以为常了。格列托舅舅只弹奏《不要用西红柿杀我》，他一遍遍地弹奏，每天要弹上百次，也许五百次，最后简直听不到声音了，仿佛是习习微风吹拂栎树林。埃米莉塔姨妈和格列托舅舅，为了决定赫苏莎姨妈到底埋在公墓什么地方而争得面红耳赤，赫苏莎姨妈还没有死，不过，看样子有随时死亡的危险。

"我们家的墓穴都埋满了。现在，又没有钱可花了，没有炉子烤面包了。"

"是没有钱，可是你总不能把我们父母的尸骨都扔到河里去吧。"

"那么，你说我们怎么办吧。"

埃米莉塔姨妈相信黄泉的神灵，崇尚纯洁的道德观念。

“你应该永远记住，格列托，我和赫苏莎都没有结婚，还算万幸，我们没有像洛尔德斯那样被你丢弃在巴黎。”

格列托舅舅瞪了埃米莉塔姨妈一眼，仿佛为她催泪似的。

“可是，我的好妹妹，你简直是头牲口，是头骡子！”

埃米莉塔姨妈放声哭了起来，格列托舅舅打着口哨走出房间，在此之前放了一个屁，他经常这样。

“你想好了以后告诉我吧。”

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消息并不能使人们平静下来，或许在埃及发生瘟疫时，人们也是这样沮丧，沉默不语的。

“我们的民族主义军队已经拿下了巴达霍斯。”

“你为什么说我们拿下了？”

“我不知道，那么，你想让我说什么呀？”

“猫脸”是萨莫拉人，他不请自到，一来到奥伦塞就向世人发号施令，看来，他很有指挥天才。

“他是不是有点斜眼？”

“可能吧，但是，谁要是正面看他一眼，可得当心！”

人们从他胡须的样子给他起了“猫脸”这个绰号，他的真实姓名是卞维尼多·贡萨雷斯·罗西诺斯，是贸易专家。“猫脸”身材不高，但很能干，也潇洒，他如果不在身边带着人的话，看上去好像还很高呢。堂布列希莫·法拉米尼亚斯十分厌恶小个子的人，他把他们准确地划为两大类：一类人小鸡可以啄到他们的屁股，另一类人走路时必须高声唱歌，不让小鸡踩到自己。

“不管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没有一个是好人，他们都是坏蛋。矮子最好别到这边来。”

“对，先生。”

“猫脸”是黎明分队的组织者、鼓动者和首任队长，这个分队成员像意大利人一样，军纪严明。“猫脸”是在帕罗恰妓院大门口被乱刀砍死的，高登西奥知道是谁，但是不愿意说出来，他是瞎子，完全可以装聋作哑。

“我全神贯注拉我的手风琴，眼睛又看不见，我怎么知道发生的事情呀？您没看见我是瞎子吗？”

“看见了，看见了，请原谅我；喂，去拉你的手风琴吧。”

“猫脸”挨了两刀，一刀在颈部，另一刀在胸部，凶手十分残忍。普拉·加罗特，也就是帕罗恰，对这一事件很厌恶。

“要么安静下来，要么晚上我关门闭户，这儿只在白天接客，我们是正派人，绝不允许有半点粗鲁举动，只有这样才能平安无事！”

“猫脸”的尸体被扔到大街上很远的地方，为了抹去血迹，把门廊的地板重新铺了一遍。普拉·加罗特对表情沮丧的客人说道：

“现在，你们都给我闭上嘴，懂不懂？最好把这件事早点忘到脑后。”

“对，对。”

阿奴霞西翁·萨瓦多尔对高登西奥说道：

“但愿上帝原谅我，杀了‘猫脸’，我倒很高兴。”

“我也高兴，奴霞。”

“另外，我还知道是谁呢。”

“忘掉他的名字吧，别去想他。”

“猫脸”在人们的记忆中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每一件都想在人们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

“奴霞，给我杯咖啡，好吗？”

“好的，马上给你送来。”

拉蒙娜小姐叫人备好马，到山上去，她在阿伦特依罗遇到了民警。

“早上好，您去什么地方呀？”

“去什么地方？我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难道我想出来散步都不可以吗？”

“当然可以，小姐，我这么问完全出于好心，您可以随便去您想去的地方，可是，现在很乱呀！”

“乱是谁造成的？”

“哎呀呀，我怎么跟您说呢，小姐！也许现在的混乱局面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拉蒙娜小姐回到家里，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和罗宾·列宝桑正在等候她。莱蒙多笑了笑，说道：

“国民政府叫我去。”

“去干什么？”

“不知道，陆军中校、新任省长基罗加叫我去。”

“你去不去？”

“不知道，我正想问你呢，你说我去不去？”

“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应该冷静地考虑考虑才是。”

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莱蒙多认为应该去，但是罗宾觉得不应该去，罗宾想忘掉这件事。

“到葡萄牙去的想法是错误的，那边有边界哨卡，这你知道，不过，离开这儿倒是很容易，你可以参加巴尔哈·德·吉罗加的加利西亚红旗军团，我认为打仗总比这样好。”

国民政府省长、公安部代表、陆军中校堂曼努埃尔·基罗加·马西亚叫莱蒙多去，想任命他当皮尼奥尔·德·维加市长。

“中校先生，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荣誉，但是，我早就想

参加加利西亚的红旗军团，我已经做好了准备，马上就去科鲁尼亚了。”

“那好，您的行为值得称颂，您能推荐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担任这个职务吗？”

“不能，先生，我一下子想不出来。”

电台广播说起义取得了不可抗拒的胜利：马德里已经不存在政府了，政府成员是最后一群背叛我们的可笑家伙，他们乘飞机逃到了图鲁兹[1]。实际上，把权交给了共产党，他们干的最后一桩伟绩是放火烧毁了普拉多博物馆。

“他妈的，如果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谁也别想保住自己的脑袋！”

玛利亚·阿乌希利亚多拉·波拉斯，原来是赫欧希娜第一个丈夫阿道夫·乔盖依罗的未婚妻，或者说是半个未婚妻，她曾经和“猫脸”一块度过了一个星期。

“你注意到没有？”

“我，为什么？卡维尼多是一条好汉，他身材小，但他是一条汉子。别给我来这套，他们的话都是流言蜚语，人的嫉妒心盛，整天背后议论纷纷。”

埃米莉塔姨妈不和格列托舅舅讲话。

“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夫人，没有必要和一个毫无原则的小人讲话，但愿上帝原谅我，我的人格不允许我和他讲话。可怜的赫苏莎，本来可以死得更体面些！”

赫苏莎姨妈的遗体还没有埋葬，格列托舅舅就弹起了爵士乐，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加利西亚的公民们，西班牙救亡和独立的日子已经到来！

---

① 法国一城市。

“我还不知道你的舅舅格列托这么爱国呢。”

“事实并非如此，他并不爱国，他那是一时心血来潮。”

从公墓返回时，格列托舅舅走在我和我表妹拉蒙娜后面，对，是这样。他对埃米莉塔姨妈说道：

“我想跟你谈谈，埃米莉塔，我很可能惹恼了你，请你原谅。原谅我吗？”

“亲爱的格列托，当然原谅啦，上帝不是也原谅了置他于死地的犹太人吗？”

“谢谢，埃米莉塔，你听我说，不要把事情夸大了，懂吗？”

“不懂。”

“好吧，懂不懂反正都一样。不要把事情夸大了，在家人之间，最好不要争论是非，争谁胜谁负，不要继续相互为敌。你承认自己失败，那就投降吧？”

埃米莉塔姨妈的脸一下子涨红了，接着又转为苍白无血，扑通一声昏倒在地。在我和我表妹拉蒙娜照看她时，格列托舅舅跑到楼上，奏起了爵士乐；在那之前，他放了好几个又响又脆的屁，他总是这样。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参加了加利西亚的红旗军团，在科鲁尼亚，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一个小孩 J.T献出一只小羊和五桶原汁鱿鱼，国民政府省长堂弗朗西斯科·佩雷斯·卡瓦略被枪毙；T夫人，即 J.T 的母亲，光荣的西班牙军队的崇拜者，献出一条小香肠、一条大香肠和十几条腊肠，突击队司令堂马努埃尔·盖塞达被枪毙；堂J.T，即T的丈夫，J.T的父亲，献出四只母鸡、六七十个鸡蛋和四片鳕鱼，突击队连长堂贡萨洛·特赫罗被枪毙；I.A 献出一桶普恩特·赫尼尔生产的榅桲果汁罐头，科鲁尼亚市长堂阿尔弗莱多·苏亚雷斯·费林被枪毙；

一位热爱和平的夫人，献出五瓶里约哈红葡萄酒和五桶食油，海军上将堂安东尼奥·阿沙罗拉·格罗希查被枪毙；A.S献出三只兔子和三只鸡，堂罗赫里奥·卡里达特·皮塔将军被枪毙；一位爱国人士献出一盒阿斯托加奶油，堂恩利克·沙尔塞多·莫利努埃沃将军被枪毙；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很沮丧。

“这里还要犯下很多很多的罪行，现在犯的罪行就够多了，真荒唐！但最为糟糕的是平庸之辈取得了胜利，有些时候，人们为自己的平庸举动感到骄傲，为自己的愚蠢和无知感到荣耀，而这种时候正是最糟糕的时候，最富悲剧性、最有血腥味的时候。平庸之辈不退让，他们按照自己的面目打扮上帝，把他打扮成小丑或吹鼓手。我们可以倒退一百年，但是现在应该保持沉默，不要‘逆潮流’而动，从来没有人能够顶着巨浪行走。但愿一切都按照上帝的意旨行事。”

天气很好，老百姓不知所措，太阳照耀着我们呼吸的空气，大气中充满奇异的油垢味；拉蒙娜小姐很担心已经离去的莱蒙多，但是，我们这些男人留下来，更使她担心。

“你们愿意让他们开枪打死吗？在这种环境中，男人还怎么能生存下去呀？你还记得那句说人类互为野狼的话吗？这句话不知道是谁说的，好像猎杀人类的禁令已经取消了。我们女人比男人能自卫，你为什么不像他那样也走呢？”

“我不走，蒙齐娅，我暂时留在这儿，看一看能不能忍受下去。莫乔是婊子养的，这一点你和我知道得一样清楚，但是有我在，他不敢。”

“你别那么说大话，这些人就是要浑水摸鱼，他们是一丘之貉，你支持我，我支持你。”

“好吧，我注意安全就是了。”

在芬科酒馆里，人们静静地喝着酒，看到谁也不信任谁，

太可悲了。

“你相信疯婆托拉和法比安在一起吗？”

“不相信，那是他们之间的事。”

拉蒙娜小姐比任何时候都漂亮，眼睛深沉而乌亮，头发直直的，看来忧愁倒使她多了几分魅力，她也是穿着一套紧身衣服。

“罗宾去干什么呢？”

“他也在犹豫，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犹豫不决，我们大家都犹豫不决，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事情一开始大家就犹豫。”

拉蒙娜小姐从柜橱里取出一瓶波尔图葡萄酒和一桶饼干。

“喝一杯吗？”

“好吧，谢谢。”

“请原谅我没有把饼干放在碟子里，你自己从桶里取着吃吧，里面有椰子饼干，又香又脆。”

拉蒙娜小姐坐在钢琴前面。

“我弹支曲子吧？”

“你愿意弹就弹吧，我只想看见你。”

拉蒙娜小姐笑了笑，脸上露出一副十分诱人的表情，她很少像今天这样动人，我可是了解她的呀！

“你这是在求婚吧？”

“不是，蒙齐娅，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不想使任何女人不幸，更不用说你了。我这个人不配结婚，也许还不配谈恋爱，我大概是个废物吧。”

“别说那种蠢话！你以前曾经想使我不幸，对不对？”

拉蒙娜小姐弹了《浪花，浪花》这首华尔兹曲。

“有点俗气，但是很好听，是吧？”

“对，很好听。”

在眼睛后面，或者说在脑袋里，突然有个部位剧烈地疼痛起来，忍受着吧。

“蒙齐娅。”

“什么？”

“你认为他们会向我开枪吗？”

玛鲁哈·博德隆是朋费拉达人，埃米莉塔姨妈那个未婚夫塞尔索·巴列拉·费尔南德斯的妻子，什么都排斥在外，她着长袖衣裳，不染头发。

“绝不能卖弄风骚，当局有道理，我们西班牙女人多少应该和法国女人或英国女人保持一些距离，在作风上不能走得太远。”

塞尔索·巴列拉听不懂她的话，但是保持沉默。男人心中的暴风雨有时候突然倾盆而落，有时候骤然停止，真难以预测。

“在这儿，最好保持沉默，激动的心情到时候会平静下来的。”

“是这样，可是，如果静不下来，怎么办呢？”

“不知道，大概应该考虑出走或者其它办法。看到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对了，最好的国家血流成河，太让人伤心落泪了！”

蓬特韦德拉女人费娜被人称做“母猪”玛利尼娅，这种绰号听起来很怪，绰号都是不知不觉地叫起来的，犹如毒蘑一样；“母猪”玛利尼娅很有风韵，性情活泼快乐。

“听说你最喜欢神父，是这样吗？”

“哎呀呀，我的先生，是这样！他们太好了，和他们在一起是一大乐趣！您是想让我出丑呀！”

“母猪”玛利尼娅和“玉米穗”塞莱斯蒂诺同床而卧，她

也为他炖兔肉，兔肉加洋葱，俗称“猎人兔肉”。

“应该让男人吃好，把气打得足足的。”

费娜，也就是“母猪”玛利尼娅，她的亡夫安东·贡蒂米尔却从来也没有打足气，出生时就底气不足，死时就像叹了一口气那样默默地去了。

“那个可怜虫没有多大用途，事实上没有和我呆多长时间，随便一个男人都会比他长。”

人们都把莱苏列克西翁·佩尼多叫做云雀，因为她像一只小鸟。“云雀”是个不幸的妓女，虽然年轻，讨人喜欢。

“她的奶头很硬吧？”

“都那么说。”

“猫脸”的死给“云雀”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是她发现的尸首。

“你没有听到喊声吗？”

“没有，先生，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我看见他死时根本没有张开嘴巴，太可怜了！”

“云雀”是莱波里塞洛村人，该村归巴尔科市的圣马利那·德·鲁比亚纳教区管辖。她来到这里时赤着双脚，挨冷受冻，一句西班牙语也不会说。有感情、心眼好的“葡萄牙女人”玛尔塔做了“云雀”的保护人。

“你认为一个女人当妓女是出于自愿？还是因为把她们当成麻风病人到处驱赶而走投无路？你认为馅饼会从天上掉下来，随便让人拣着吃吗？”

门德斯·科塔巴、梅塞德斯和贝娅特利兹是三胞胎姐妹，得过百日咳，她们得这种病时都已经长得很大了，被送到山上去呼吸新鲜空气，还给她们做了猫头鹰肉汤。她们被送到加里尔，路上险些被火车煤烟呛死。

“贝娅特利兹又把眼镜打碎了。”

“梅塞德斯呢？”

“也打碎了。”

“那好，千万别再发生别的不幸事件了，打发人去蓬特韦德拉再买一副好了。”

堂赫苏斯·曼萨内多和“猫脸”切断了许多不幸的、被上帝遗弃的人的生命线，也就是控制了血液系统的那条神秘的细线。上帝根本不参与这个世界的官司，这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的，所以说人类很不幸。在这一带，也就是说在奥伦塞，当然也包括蓬特韦德拉和其它地方，把没有立案就被处死的人叫做青李子，这些人被仓促地打发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青李子？”

“对。”

“吃的那种青李子？”

“为什么这么说，我也不知道。”

阿莫埃依罗人马西米诺·塞干插话说：

“我知道，那些苍白无色的死鬼都这么说。今天夜里咱们去找青李子吗？这就是说，他们那天夜里要去杀人。”

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人，都在圣弗朗西斯科公墓旁边名叫阿拉贡的大空场上执行枪决，“云雀”好像一只小鸟，“云雀”喜欢当兵的，因为她认为这些人身子干净。

“你明天还来吗？”

“不来，我明天值夜班。”

青李长呆在能够呆的地方，并不是所有青李子都能来阿尔托·德尔·福利奥洛的，这是在奥伦塞，我并不是说在其它地方，因为我们国家不应该到处都竖着十字架。莱蒙多在科鲁尼亚并不认识很多人，可是他很快交了一些朋友，加利西亚的红

旗军团在阿古斯丁圣神日①那天开赴前线，死人节过后不久又返了回来，几乎全军覆没，许多人没有回来，战争的不幸之处是许多人在成年之前就被夺去了生命，这是和天律背道而驰的。在加利西亚的一些偏僻地方，人们把风筝叫做"吞风"，吞就是不咀嚼便咽下去，在葡萄牙则有另外的叫法，两百年以前科鲁尼亚的孩子们就在山上放风筝了吧？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是堂胡安·纳亚的亲戚，后者是最了解科鲁尼亚历史的人物之一，可以问问他，在加利西亚，我们大家都是亲戚，或者有点亲戚关系，或者是亲戚的亲戚。也可能过去那儿的苋莱开过花，在葡萄牙语和古加利西亚语中，苋莱这个词也含有鹦鹉的意思。现在，鹦鹉街，也就是两百年前小孩放风筝的山头，已经变成了宁静的、受人欢迎的妓女区，莱蒙多有时夜晚去那里逛上一圈，找人聊聊天。有一次，莱蒙多的一个表弟被人从梅迪亚得塔妓院赶了出来，因为他把一架钢琴从阳台上扔了下来。这个表弟是第16炮团的二等兵，该炮团就驻扎在妓院后面。有五六个朋友，其中一个是班长，商量好把钢琴从阳台上扔了下来，真是一群畜生！还算万幸，当时没有人从街上经过。塞布里安将军取消了他们的假期，把他们重新派往前线。如果梅迪亚得塔妓院知道莱蒙多就是那个炮团士兵卡米罗的表哥，也会把他骂得狗血喷头，踢到大街上去的。那些炮兵一向放荡惯了。最守规矩的人把阿帕恰妓院叫做阿帕切妓院，阿帕切是盗匪的意思。21岁的多洛利妮娅·蒙特塞洛·特拉斯米尔是"水獭"七姐妹中最小的一个，这个小妓女刚刚做完阑尾切除手术，正在恢复中，现在好多了。"水獭"七姐妹是：依内希妮娅，她不高傲，很谦虚，一圈阴毛一直长到肚脐那里，好像一个蚁

① 即8月28日。

窝；罗希妮娅，不吝啬，很慷慨，胸部丰满，臀部宽大，富有性感；马利蒂妮娅，不淫荡，很自重，有些斜眼，这倒使她的表情很风趣；卡米妮娅，不暴躁，有耐性，从不拒绝什么，但这并非因为她是妓女，而是因为尊重他人的缘故；丽蒂妮娅，不贪吃，有节制，怕胳肢，你抓她时，她笑得死去活来，跳着逃开；安帕利妮娅，不嫉妒人，很善良，像鲜花一样腼腆，但是，你如果采摘她，必须使用棍子，先把她捆绑起来；最后一个是多洛利妮娅，不懒惰，很勤俭，识字，会算术；这七个卖笑的姐妹，两个是贝坦索斯人，两个是坎布雷人，三个是科鲁尼亚人。在鹦鹉街，费利尼亚妓院的那些下流女性也从事按摩术，您只要问摩尔女人法蒂玛，就能找到那儿；如果是去坎帕内拉斯妓院，只须问起女强人皮拉尔就行了；如果是去托纳列依拉，一提疯婆巴西利莎的名字就行，她是世界上最有妓女味道的妓女。所有给人以回味的妓院，上面提到的所有这些按摩妓院，都是服务周到、给人以快感的场所。监视呀，纪律也只不过是纪律罢了。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成了“水獭”多洛利妮娅的朋友，由于他有教养，举止大方，门房让他直接去客厅。拉蒙娜小姐打发人去叫罗宾·列宝桑。

“我收到莱蒙多的一封信，他说他们快休假了。”

“太好啦。”

罗宾露出一副担心的表情。

“蒙齐娅。”

“什么？”

“我不参军，他们一定会往我的别墅打电话。另外，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告诉我？”

“对，只告诉你一个人，不告诉第二个人。如果法比安·

明盖拉到村子里来，我就杀了他，人们讲的有关他的事都是真的。"

拉蒙娜小姐沉默了一会儿，才讲话。

"罗宾，要沉着，看莱蒙多回来时说什么吧。你和西得朗·塞加德谈过没有？"

"谈过。"

"和'蛮子'巴尔多梅罗呢？"

"也谈过。"

"他们都有什么想法？"

"他们说莫乔是个没用的东西，但又很可能是个危险人物，因为他背叛了我们，而且有一群帮凶。"

"都是谁呀？"

"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们不是这儿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

"民警知道这事吧？"

"据说他们什么也不想知道，这种事不归他们管。"

"不归他们管，那么，归谁管呀？"

"我哪儿知道！"

面包是神圣之物，有些神圣之物在世界混乱时得不到尊重，睡眠，面包，孤独，生命，面包不能扔到火堆上，也不能扔到地上，面包应该吃掉，面包变硬了以后，就要放到水里，喂小鸡，如果掉在地上，则应该拣起来，吻过之后放在不被人踩着的地方，如果送给乞丐，也要先吻一下。面包是一种神圣之界，和上帝一样神圣，而人则是一个可笑的哨子，像一只野心勃勃的奇异飞鸟。

"还不如哨子和飞鸟呢。"

"对，你说得对，还不如哨子和飞鸟呢。"

拉蒙娜小姐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

“这一切都非常奇怪，对于发生的事情我根本不理解，也许不理解所发生的事的西班牙人还很多，为什么要流那么多血呀？”

拉蒙娜小姐时不时地停下来，沉默一会儿。

“如果外国人闯进我们的家门，我们打仗兴许是一种高尚的行动，比如上个世纪法国人。我真不理解，我不是男人，我们女人的想法总是和男人不同，为了保卫祖国而和外国人打仗，也许是高尚的，但是，现在不是为了保卫祖国，而是在西班牙人之间打！这种事只有疯子才去干。”

“你说得对，我也这么认为，但是我不说出来，你也不应该说出来。”

“不说，不说，我说什么呀？我要像死人那样沉默不语，我只希望这些快点结束。盲目相信别人的人很危险，有的人不相信别人，但是装出相信的样子，那就更糟。信仰是良心的大门，能揭示良心的秘密……我只盼望着我们很快看到这种疯狂举动结束。”

“我看还要持续下去。”

“你这样认为？”

“我的看法很坚定！现在所有的人都很激动，谁也不理智。”

拉蒙娜小姐把烟灰缸移到罗宾·列宝桑的面前。

“别把烟灰给我弄到地板上。”

“请原谅。”

拉蒙娜小姐掩饰不住内心的忧虑。

“是这样，事实上，这种盲目争斗使人变得胆大妄为，丧失了理智，从而自取灭亡。同时，也说不清谁是谁非，你对发

生的事能理解一些吗？人们都变得精神紧张，脾气暴躁，精神紧张、脾气暴躁的人比蝎子还狠毒。”

“一句话，但愿上帝保佑我们！”

现在如同古代一样，那时人们步行去朝圣，靠着女人眼睛的颜色和云彩的颜色，靠着路上的水果味道和落着蜜蜂的鲜花气味，靠着荒野和草原的气息辨别方向。我们现在向北行进、向南行进，我们很顺利，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迷失了方向，永远找不到我们的家，等等。马尔蒂尼奥·弗鲁依梅的小分队在昆卡的贝令琼行动时遇到了麻烦。你还记得罗莎利娅·德·卡斯特罗的诗作《卡斯蒂利亚和卡斯蒂利亚人》吗？马尔蒂尼奥·弗鲁依梅的小分队有五个男人和六个女人，一个女人在打麦场上生了孩子，那儿还有三个六七岁的小孩子。小分队遇到麻烦时，马尔蒂尼奥·弗鲁依梅对他的队员讲话说：

“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认为应当回到故乡去，在这儿呆下去，我们都只有死路一条，一个人也活不了。”

“好吧，可是，听说加利西亚已经被法西斯占领了。”

“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呀？故乡就是故乡，家就是家，管他谁当权呢？”

“对，那也是。”

马尔蒂尼亚·弗鲁依梅的小分队看着北极星辨别方向，借着夜光，夜行晓宿，穿过两条防线，从塔霍河畔来到诺盖依拉·德·拉姆首的卡尔瓦列依拉教区管辖的内斯佩莱依拉村，这是“磨刀人”和“收割人”共同居住的地方，“收割人”离开时耀武扬威，回来时垂头丧气，老天呀！

“你是不是一直以为我们会活着回来？”

“是的。”

多洛利妮娅做了阑尾摘除手术后，与她第一个接触的浪荡

公子就是堂莱斯梅斯·卡维松·奥尔蒂盖依拉，此人是医助，能做些小手术，是科鲁尼亚民兵骑兵队的头目之一，民兵是一个政治性的爱国民防组织。

“你刀口还痛吗？”

“还痛，先生。”

“忍受一会儿吧，我多付你一些钱。”

“好的，先生。”

传闻说，堂莱斯梅斯和拉塔广场的暗杀事件，与袭击“共济会重建及思想与行动组织”的所在地有牵连。你被死神包围着，身边全是死人，你发现自己也在杀人，也在搞破坏活动。

“你知道消息吗？”

“我能知道什么呀？”

堂莱斯梅斯总是偷偷地去阿帕恰妓院，他的地位要求他伪装成正人君子的模样，他对多洛利妮娅说他叫堂维森特，是神父。

“你不要告诉任何人，亲爱的，情欲难抑呀，你也是这样的。”

“是的，先生。”

一天夜里，堂莱斯梅斯搞了一场很大的闹剧。他正在烦闷时，一支枪筒炸裂了，他当然吓了一大跳。

“搞破坏，搞破坏！”堂莱斯梅斯一边系裤子，一边大声叫着，“这是在搞暗杀吗！非得教训教训他们不可！这里是赤色分子的老巢！”

阿帕恰一把拉住他。

“喂，堂莱斯梅斯，我郑重宣布，我们这儿一个赤色分子也没有，知道吗？我们这些人都是一般国民，我自己首先是一般国民，在这方面我不允许有半点疑问，您听清楚了吗？半点

疑问也不能有！您如果不克制的话，我就要打电话把堂奥斯卡尔叫来，但是，我的好朋友，您去和他谈好了，在我们这里，人们可以尽快地交谈，但不能搞阴谋，知道吗？”

堂莱斯莱斯一下子软了下来。

“请您原谅，我以为是炸弹呢，别误会。”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不知道谁是奥斯卡尔，但是，他也不问，问那个干什么？妓院发生事，和那些人有什么关系？我们民族主义者已经占领了托莱多，为什么你说“我们”呢？我们解放了阿尔卡沙尔，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觉得太阳穴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他可能发烧了。佛朗哥被任命为陆海空三军元帅。罗宾·列宝桑说他不参加，他们会给他往别墅打电话的，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想法嘛。拉蒙娜小姐骑上马，嘴里吃着饼干，脸上一副沉思表情，她总是在考虑什么。我们民族主义者已经逼近马德里的大门，你为什么说“我们”呀？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来到村子里，正面碰上了拉蒙娜小姐。

“怎么啦？”

“没什么，为什么问这个？”

“不为什么，我以为你发生了什么事呢。”

拉蒙娜小姐的年纪最老的女佣普利妮亚·科莱克，一天早晨突然死去了，她死时，有一条小蛇从她额头钻出来，要逃走，那蛇像铅笔一样细小。

“怎么死的？”

“老死的，人早晚都要死，有的人未老先死。”

父亲那一代人，拉蒙娜小姐只认得安东尼奥·维加德卡波和莎贝拉·索莱辛。

“还有鹦鹉。”

“对，当然了，还有鹦鹉。”

法比安·明盖拉，也就是莫乔，既不会把西得朗·塞加德也不会把"蛮子"巴尔多梅罗从各自的家里拉出来，他不敢。法比安·明盖拉先是藏在离西得朗·塞加德家不远，后是藏在离"蛮子"巴尔多梅罗家不远的地方，偷偷窥探他们回来没有。他派了十个人把他们抓起来，五花大绑带走了。西得朗·塞加德一开始对他们开了枪，后来看到他家被大火烧了才投降。听到枪声，看到火光，谁也没有跑过去。拉蒙娜小姐没有放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和罗宾·列宝桑走，当时，这两个人正在她家里。阿德加脸上挨了一枪托，昏了过去，被捆在一棵大树上。"蛮子"巴尔多梅罗也扣动了猎枪的扳机，他的枪法很准，一下子就打死了一个人。"蛮子"巴尔多梅罗看见他的妻子洛利妮亚和五个孩子被抓走以后投降了，他的妻子和孩子用嘴咬那些人，那些人用衣服塞住他们的嘴巴。

"上帝哟，这是什么人呀！"

法比安·明盖拉，这个杀死"蛮子"的死鬼，这个将要杀死"蛮子"的家伙，看到被俘的人乐开了花。两个俘虏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两个俘虏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两个俘虏沉默不语。

"快！"

法比安·明盖拉额头上那块猪皮闪着光彩。拉蒙娜小姐的那只鹩鸮是一只具有另一种特征、另一种羽饰的小鸟，它好像有些悲凄，有些厌烦。法比安·明盖拉的头发稀疏，在月光下，这个杀死"蛮子"巴尔多梅罗的死鬼真像一个死鬼。

"这么说你从来没有想到会落得这么个下场？"

无论是西得朗·塞加德还是"蛮子"巴尔多梅罗都没有开口。彼杜埃依罗斯那个大笨蛋被吊死了，那有什么关系？人家又不是有意的。法比安·明盖拉的额头像乌龟一样，也许还不

如乌龟，自从发生这一连串事件以来，太阳落山之后便听不到车轴声了。

“你发现没有，现在该轮到我了，时间越来越迫近了！”

“蛮子”额头上那颗明亮的小星星熄灭了，它有时像红宝石一样红艳，有时如蓝宝石一样瓦蓝，或似紫水晶一样青紫，像金刚石一样闪亮。魔鬼乘机把他杀害了，他只差一二百步的路程。蓬特韦德拉女人费娜有如一架磨咖啡的小磨，蓬特韦德拉女人费娜喜欢跳跳蹦蹦的，她经常跳古巴舞《伊列妮，跳起来》。她的丈夫因为身体不好死去了，是被火车轧死的，那是因为身体条件不好。法比安·明盖拉的人把他们伙伴的尸首扔到了排水沟里，在那之前，先把他那装着文件的公文包抢去了。夜，响声阵阵，夜，万籁俱寂，它鼓舞着那些赶路的人，脚步声在他们心中回荡。法比安·明盖拉面色苍白，对，今天比任何时候都苍白，他总是这样。

“你害怕了？”

佩贝尼奥·波沙达·科依雷斯，也就是“鲹鱼”佩贝尼奥，每天早晨都去做弥撒，祈求怜悯。

“表达怜悯的方式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掩埋死人，您说是吧？”

“是的，亲爱的。”

“鲹鱼”佩贝尼奥满面惊色，他琢磨着一定会有一线亮光给他以启迪。法比安·明盖拉的姘妇又多了起来，这儿有，那儿也有。

“我看你已经来不及置我于死地了，你不想讲点什么吗？”

赫苏莎姨妈的未婚夫里卡多·巴斯盖斯·维拉里尼奥，也许在前线正扣动扳机开火，或者在连队办公室里结帐，杀他嘛，还没有杀。法比安·明盖拉的双手湿漉漉的，一副死人神色的

病人之手可不像他这样潮湿、冰冷和柔软，人都死了，死人不需要呼吸空气了。

“你要向上帝耶稣祈祷吗？”

法比安·明盖拉总是把眼睛朝向另一侧，像圣莫德斯托的癞蛤蟆，一共只有三只，呱呱叫个不停，听起来还以为是百十只呢。

“你害怕吗？”

法比安·明盖拉用假嗓子讲话，好像《圣经》中那七个三十好几的老处女。

“你得向我请求原谅。”

“放开我的手。”

“不能放。”

“魔鬼”塔尼斯的岳父，即“裤头”埃乌特洛，自动乱开始以来显得更加温顺了。有的人暴跳如雷，有的人则能自我控制。法比安·明盖拉这个杀了西得朗·塞加德和另外十一二个人的死鬼不想再磨鞋底了。他有意落后几步，对着“蛮子”巴尔多梅罗的后背开了一枪，“蛮子”倒地以后，又朝他脑袋开了一枪。巴尔多梅罗·马尔维斯·温德拉(或费尔南德斯)，人家都叫他“蛮子”，全身抽动了一下就死了，甚至没呻吟一声。人早晚都是要死的，但是，应该死得有骨气，不能让凶手的心平静，要让他永远得不到安宁，也得不到欢乐。法比安·明盖拉对西得朗·塞加德说：

“你继续往前走，你还有半个小时。”

“蛮子”巴尔多梅罗的尸体就扔在卡尼塞斯的弯路上。第一个看到他尸体的是一只乌鸦，那时天刚蒙蒙亮，小鸟落在一棵栎树枝上，天大亮以后，鸟儿都疯也似地啼叫起来，叫了好几分钟，然后才渐渐沉默下来，看来各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特性。

“蛮子”巴尔多梅罗倒栽葱，背部和头部都是血，嘴角也是血，血和土混作一团。他身上的那幅文身图被盖住了，蛆虫很快开始吃那个女人和那条蛇。吸吮死者血液的负鼠突然逃去，仿佛有人驱赶它们。消息像蜥蜴一样迅速传播开来。

“这不成了火药桶吗？”

“嗯，是的，或者说，胜似火药桶。”

傍晚，当消息传到帕罗恰妓院时，盲人高登西奥正在用手风琴拉奏玛祖卡舞曲《我亲爱的玛利亚娜》。高登西奥连嘴巴都没有张，一直到天亮仍在拉那支曲子。

“为什么不换一支呀？”

“不换，这支玛祖卡舞曲是献给一个尸骨未寒的死者的。”

生命仍然存在，但是，它已经和以前不同了，生命从来不是始终如一的，更何况充满着悲痛。

“已经8点钟了吧？”

“还不到，今天时间比任何时候都过得慢。”

玛祖卡舞曲《我亲爱的玛利亚娜》有几个小节很富有感情，很优美，百听不厌。

“为什么不换一支呀？”

“我不想换，你没有听出这是一支玛祖卡哀曲吗？”

死者巴尔多梅罗的弟弟“机灵鬼”胡里安最喜欢吃他妻子皮拉尔的奶头。有的夫妻关系十分和谐，就是应该这样嘛。

“亲爱的，你喂我点奶好吗？”

“你已经知道，我是完全属于你的，知道了，还问什么？”

“因为我喜欢听到这些话从你嘴里说出来，亲爱的，你们寡妇身上的东西真吸引人。”

皮拉尔做了个风骚的鬼脸。

“我的天，你怎么这样傻呀！”

那个地区有好几家棺材厂，这种行业满兴隆的，事情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不用很久，所有的松林就都砍光做棺材装尸体了。

“批发，是不是便宜些呀？”

“对，太太，批发价格要优惠得多，越来越优惠，最后等于白送。”

“风干人”罗道夫舅舅得知他的外甥卡米罗同一个英国姑娘结婚的消息后，立刻印制了有英文标头的信纸，他对什么人都没有厌恶感。

“这个卡米罗一向别出心裁，西班牙女人到处都是，你怎么偏偏找个外国女人结婚呀？”

格列托舅舅呕吐了一整天，他在摇椅旁放了个盆，这样吐起来既方便又干净。

“你们知道莎尔瓦多拉的消息吗？”

“不知道，一点消息也没有，真可怜，她还呆在赤区，现在这么乱，但愿上帝保佑她不出事！”

格列托舅舅的呕吐物，今天是这种颜色，这种浓度，明天是那种颜色，那种浓度。

“这种变化是情绪的反映，你说是吧？”

“别信那一套。前一天晚上，盲人高登西奥一直在拉那支玛祖卡舞曲，谁也说服不了他，他认定了，只拉那一支舞曲。”

“也许是这样。”

圣者费尔南德斯和他的殉教烈士的遗骨保存在大马士革的西班牙修道院里，这个修道院原来叫巴甫·托马，现在是拉丁教堂，坐落在巴甫·托马大街上，透过玻璃棺材可以看到脑壳、胫骨、腓骨等等，排列有序、整齐。方济各修士们一向喜欢展示各种文物，在修道院里出售非常漂亮的明信片，上面的文字

是法文。

“你知道孔齐娅·德·科娜唱歌像天使一样动听吗？”

“知道，有人跟我说起过。”

现在禁止给东方仙丹做广告，禁止隆乳、固乳、复乳，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因为西班牙女人应该保持乳房原来固有的特征，不要隆，也不要固。“机灵鬼”胡里安喜欢大奶头，不过，有皮拉尔就行了。

“把奶头露出来。”

“不行，小乌尔瓦诺还没有睡呢！”

西得朗·塞加德的尸体被抛在去德拉马达村的路上，从卡尼塞斯拐弯处到那里也就是半个小时路程的样子。他睁着两只眼睛，背部和头部各挨了一枪，据说枪毙人都是打两枪，他的尸骨还没有完全僵冷。阿德加的鼻子和眼眉还在出血，嘴也在出血，那一枪托打得她好苦呀！阿德加把丈夫的眼睛合上，用口水和眼泪把他的脸洗干净，抱到牛车上，拉到墓地。她和贝妮希亚挖好墓坑，埋得很深，尸体用家中最好的新亚麻床单包着，上帝知道这是为什么，自从他创造了世界以来，这是一直用文字写着的。阿德加和贝妮希亚跪在地上祈祷，那时有许多气泡从寿衣的皱褶处冒出来。

“贝妮希亚，埋在下面的那个男人是你的父亲，我敢对你发誓。但愿上帝给我胆量看到杀人的凶手死去！”

从远处传来牛车车轴的吱吱呀呀声，犹如上帝在讲话，他说，对了，他说，我会给你胆量去看杀死西得朗的那个人是怎样死去的。她不想说出他的名字，只想看到他死去，留下一具肮脏不堪的尸体。

“贝妮希亚，你在听吗？”

“我在听，妈妈。”

“蛮子”巴尔多梅罗的两个当神父的孪生兄弟之一，“耗子”塞费利诺，为西得朗·塞加德的亡灵做了弥撒。

“阿德加，我不能说出这是为谁做弥撒，奥伦塞这里不允许做弥撒。”

“没关系，上帝不在禁令之内。”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认为，我们西班牙人都疯了。

“突然变疯的？”

“不知道，也许好久以前就开始了。”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希望早点结束假期，其实他已经没有多少假期了。

“前方还没有这么残酷，虽然不能这么说，但是那儿不搞暗杀，不搞诽谤，是有诽谤，但是不那么狠毒。这儿的悲剧源于思想，城里的恶浪拍击着农村，如果人们不回到家里，混乱的局面不会消失，这是上帝的惩罚。”

圣蒂斯特万神父的训戒果断、庄严、明了，很受夫人们欢迎，这很危险；圣蒂斯特万神父相信火的洗礼是绝对必要的，这也很危险。圣者费尔南德斯送到孤儿院的那个儿子，原来的名字叫福托纳托·拉蒙·马利亚·雷依，现在则开始被人们叫做拉蒙·伊格莱希亚斯了，因而失去了父亲让他继承的一百万雷阿尔，对于这类事情，头脑一定要清醒些。

“钱跑到谁的手里去了呢？”

“您真不知道呀！很可能被干这种事的人瓜分了，人都是要活下去的，人必须设法从一切地方得到生活资料。”

格列托舅舅对发生的一切十分气恼。急躁不过是缺乏教养的一种表现，姐妹们，请原谅，那是圣蒂斯特万神父在前面煽动，我很遗憾，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圣蒂斯特万神父是个平庸之辈，乡巴佬，圣蒂斯特万神父是个穿长袍、头脑空空的粗

人，如果有可能，他给我们大家都做忏悔，求得宽恕，等我们成熟时，看在上帝的份上，打发我们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弹竖琴。圣蒂斯特万神父是个不要脸的家伙，吸你们的血，榨你们的骨髓。

“你们如果不想听的话，就用枕头把头捂起来。”

拉蒙娜小姐抚摸着罗宾·列宝桑的脑袋；两个人坐在一条石凳上。太阳偏西了，皮毛坚硬的飞鹿在奔驰，朱顶雀在绣球花丛中歌唱，千脚虫在艳红的玫瑰花中爬来爬去，这里是战争气氛中的一个世外桃源。

“罗宾，我很伤心、痛苦，我希望你问我点什么而我又不回答你。”

罗宾苦笑了一下。

“我来吻你一下吧？”

拉蒙娜小姐也笑了。她没有讲话，但是让他吻了。

“蒙齐娅，我和你一样伤心，心惊胆战。这太可怕了，可是，如果战争对民族主义者不利，那事情就更糟了。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对，我不想回答你。”

罗宾·列宝桑和拉蒙娜小姐慢慢地接吻，没有激动的表情，他们也互相抚摸，但很冷漠、很轻柔、很羞涩。

“走吧，今天晚上你不要留在我这儿过夜了。”

“好吧。”

从那以后，再没有人叫他的名字了。莫乔·卡罗波笑个不停，但那不是实情。莫乔·卡罗波并不感到良心受到了谴责，他也许感到内心有愧，只是他本人不知道罢了，但是，他感到惧怕，惧怕三样东西，惧怕罪恶，惧怕孤独，惧怕黑暗，所以他身上总带着枪。罗莎利娅·特拉苏尔费，也就是疯婆托拉，用相思草煮水给他洗身子，她讨厌两样东西，可能讨厌更多的

东西，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她至少讨厌两样东西：点着灯睡觉，系着皮带睡觉。

“对，系着皮带，腰间挎着手枪，有时还要穿着皮靴。”

莫乔·卡罗波在对某个人发笑，连他自己也不确切知道是在对谁发笑。他什么都嫉妒，这样是无法生活的，当感到惧怕、不知羞耻地去讨好、全身变成蜥蜴那样的青绿色时，就会葬身于罪恶之中。首先是保持沉默，然后不满情绪迅速增长，最后人们纷纷跑出家门，于是背上一枪头上一枪地打起来，入夜死人满街头，据说这种事屡见不鲜。如果一个妓女为圣母玛利亚作诗谱歌，那是因为她本人想成为圣母玛利亚，几乎任何人都不是他本人想成为的那种人。

“帕罗恰，给我找间屋子，好吗？”

“好，亲爱的，过来。你别给我讲巴尔多梅罗·马尔维斯的事了，我已经知道了。”

“蛮子”巴尔多梅罗·马尔维斯很勇敢，酷似新加坡的老虎，也像萨古梅依拉山上的野狼，不得不从背后开枪打死他，而且还要把他的双手反绑起来，因为他们不敢从正面开枪，也不敢放开他的手。“蛮子”巴尔多梅罗·马尔维斯的二弟，“魔鬼”塔尼斯，身强力壮得像圣巴兰特兰岛上的公牛，野性十足，他又像露帕王后①的蜥蜴那样聪颖，这条蜥蜴不但会算乘法，还知道欧洲各国的首都。“魔鬼”塔尼斯如果顺利的话，他在脑门儿上打一拳，可以吓坏贝伦门楼里的圣牛，也能吓坏那匹骡子②。塔尼斯·加莫索饲养着好几条猎狗，凯瑟在一次搏斗中被狼咬成重伤，他不得不忍痛杀死它，为的是不让它受罪。

---

① 古代罗马神话中的人物。

② 希伯来先知以赛亚称，耶稣诞生时，曾有一牛一骡为他温暖稻草做的摇篮。

塔尼斯·加莫索是萨拉戈萨第12步兵团第2营的战士，在征兵处服役。

“你还记得堂赫内罗和堂安东尼奥吗？他们是巴伦西亚人，和曼努埃尔·布兰科·罗马桑塔是死对头。”

“不记得，先生，不记得了。”

莱昂希奥·科乌特罗，也就是教八哥唱《马赛曲》的那个阿利亚里兹的共和分子，被罚关了禁闭。瞎子埃乌拉里奥是个残废人，不大受人尊敬，也被关了起来；他和莱昂希奥·科乌特罗是兄弟。埃德尔维诺和“魔鬼”塔尼斯在征兵处一同工作，他是中校索拉·罗德里格斯的副官。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让暴风雨尽快过去，其它事由上帝去处理好了。”

塔尼斯的几条狗由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照管，此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废物，但是会饲养动物，他还负责遛那匹名叫卡鲁索的马，这匹马是战争期间从埃德尔维诺那里夺来的。

被完全排除在服兵役义务之外的年轻人，已经用名单形式公布出来了：拉蒙·雷克依索·卡斯博拉多（“懒虫”蒙乔），右腿被截肢；佩贝尼奥·波沙达·科依雷斯（“鲹鱼”佩贝尼奥），患有严重脑病；高登西奥·贝拉，双目失明；胡里安·莫斯特依龙（马拉尼斯的瘸子），腿痛；罗吉尼奥·博伦，先天智力发育不全；马梅尔托·帕依松，因脊椎骨折而瘫痪；马尔科思·阿尔必德，双腿截肢；贝尼托·马尔维斯·温德拉或费尔南德斯（“南蝎”贝尼托），是聋哑人；萨路斯蒂奥·马尔维斯·温德拉或费尔南德斯（“牢骚狂”），先天智力迟钝；路易西尼奥·博塞洛（“鸭子”），已被阉割，并且双目失明；此刻我只能记起这几个人，很可能还有别的人；罗宾·列宝桑虽然被认定能在军队中做辅助工作，但是没有被征召。

“这更好，您说是不是？”

这就如同是上帝的一种惩罚，我们肯定是犯下了罪恶，从而触怒了上帝。农村本来是天堂的集市，由于发生了这种残忍和令人痛心的事件，它正在变成地狱的一角。

“或者说变成了炼狱的碎尸间？”

“也许是这样，您没有走错路，事实上那些人给我们留下的只是一堆死尸。”

有人猜测，赫苏莎姨妈的未婚夫里卡多·巴斯盖斯·维拉里尼奥的心脏挨了一枪，人们都这么说，那么，民族主义者和赤色分子加在一起，已经死了多少人啦？塔尼斯·加莫索的岳父，即“辫头”埃乌特洛是个不足挂齿的东西，不值得和他打招呼。

“埃乌特洛。”

“听您吩咐。”

“你给我滚到狗屎堆上去。”

“好吧，先生。”

埃乌特洛十分惊恐，他每次去帕罗恰妓院都付双倍钱，但是，那儿就是不让他进去。

“老乌龟，你为什么不朝你女婿的脸上吐痰呀？”

“葡萄牙女人”玛尔塔不愿意看见埃乌特洛，她恨透了他。

“往瞎子脸上吐痰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找一个能够自卫的对手，往他脸上吐痰呀？你害怕什么呀？”

尽管拉蒙娜小姐那么说了，罗宾·列宝桑还是留了下来，和她呆在一起。

“我保证不打扰你，蒙齐娅，可是，我一天比一天害怕孤寂。”

“对于我来说，单独一个女人住在这幢房子里，未免显得太大了。”

拉蒙娜小姐似乎比以前消瘦了些。

“罗宾，这是尘世的法律，有个不幸的男人正在践踏这个法律，你知道我在说谁，现在不能杀人不偿命，在这里，杀人者必死，有时迟一些，但是必死，早晚得死！不过，维护这个法律，还是大有人在。我们两家人，罗宾，都尊重法律，习惯，也尊重习惯，不过，如果所有的男人都死去的话，只要洛利妮亚·莫斯克索和阿德加·贝拉活着，就一定会给她们的亡夫报仇，这两个女人勇敢而正派。如果她们也死了的话，那还有我呢，我对你发誓，但愿上帝原谅我，我这样对你说，并不是为了显示我自己。”

“魔鬼”塔尼斯的妻子罗莎·罗孔嗜茴芹酒如癖，不过，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呢。

“有一个人，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他用上帝儿子的血煎制蛋饼，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那个家伙非下地狱不可，让蛋饼卡在他的嗓子里，活活憋死，阿门，耶稣。我不想说出这个人是谁，他弄来两公升上帝儿子的血，这是看见的人对我说的，他笑得合不拢嘴，又弄来半升牛奶、四汤盆面粉、四汤匙白糖、食盐、桂皮，还有三个打好的鸡蛋，把这一切和好以后便成了面浆，在烤锅上抹一层猪油，便可以煎出一张张很薄很薄的蛋饼，摆放在盘子里以后，再抹上圣灵解毒花蜜，圣徒圣地亚哥一定会把蛇，还有蝎子都打发来！”

“他妈的，别让水蛭钻到你屁股里！”

“不会的，我夹紧点儿就是了！”

“小心点儿。”

磨坊主人路西奥·莫罗是朝圣活动中的活跃人物，马丁圣

神日① 那天他死在了卡斯莫尼尼奥路上，背部挨一枪，头部挨一枪，据说这种情况都是打两枪，他那顶带有遮沿的帽子上还有一朵花。卡塔利娜·巴茵特悄悄地把他埋掉了。

“他多少和你有点关系吧？”

“是的，他是水的主人。”

山上的每个角落都有血迹，这下子鲜花可得到了营养，还有泪痕，人们看不见，因为眼泪和露珠混杂在一起了。蚯蚓在地下嗅闻着，田鼠也是这样，蝙蝠已经熄灭了身上的光亮，直到来年才会重新点燃，今年的圣诞节一定很凄冷。

“什么时候是新年呀？”

“不知道，我认为到时候就到了，和往年一样。”

路西奥·莫罗脚上的脓疮已经治好，是卡塔利娜·巴茵特给他治好的。她手上托着香灰为他祈祷，默念着那些惯常的祷词：脓疮，脓疮，你快快跑，神圣的主教走过这里，守护神说要把你捉到。很遗憾，没有杀掉路西奥·莫罗，他现在把脓疮治好了，“懒虫”蒙乔怀疑人们是不是还有理智。

“不用跟我说，这么乱，我们的结局说不定更糟，人们都很傲气，这对国家没有好处，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愿意自找麻烦。”

“你做得对，你现在如果粗心大意，麻烦事就会找上门来，告发你。我更怕那种事，不过，只好忍着。”

“懒虫”蒙乔很有怀乡诗人的那种感情，心中十分悲苦。

“我表妹赫欧希娜真有意思！她丈夫被吊死了，法官叫人把尸首抬走。卡迈洛·门德斯用手抚摸这个小寡妇，当然咯，他是不会摸法官的，真蠢！你还记得卡迈洛·门德斯吗？他很

---

① 即11月11日。

会玩台球，抽烟时缕缕青烟升起。他呀，他在奥维多被围困时丧了命。我是那一天知道的，枪子儿打在太阳穴上。”

今年的夏天已经过去了，夏天里，米安盖依罗泉水里有青蛙，谁也不知道青蛙是从哪儿来的，在公墓的泉水里一般是没有青蛙的，这种情况不多见，蚊子是有的，蚊子什么地方都有。拉蒙娜小姐的父亲堂布雷希莫，但愿他永远安息，当年坐在公墓的围墙上，弹奏狐步舞曲和恰恰舞曲，真是没有教养！堂布雷希莫的班卓琴弹得十分娴熟。

“人们都希望死者感到厌烦，可是我却说：死者为什么要厌烦呢？他们死了，不是已经够痛苦了吗？有两种死人，厌烦的死人和开心的死人，不要把两者混淆起来，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先生，为什么不是呢？”

堂布雷希莫很热爱哲学，喜欢找这类题目聊天。

“生命死去以后，死亡即降生，并且开始新的生活，这就如同连环游戏一样。在奥伦塞，曾经有一个财产登记员，很会玩连环游戏，他死于结肠梗阻，至少有一个月没有解大便。死亡的生命直到死尸的最后一只蛆虫老死或饿死以后才完结，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先生，当然是这样，这很明显。”

堂布雷希莫在遗嘱中明确表示，只希望给自己举行一次祈祷弥撒，不要举行唱弥撒，停尸的那天夜里燃放二十比索的花炮，这就足够了。在他被安放在四支大蜡烛中间开始进入永恒的梦境时，人们度过了难忘的时刻。

“穿着军装，满潇洒嘛！”

“是的，应该为所有死者穿上军装。”

“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我认为那样会混淆视听。穿上教服，甚至便服也不错嘛！穿上加利西西地方服装或其它什么服

装，那就成了笑料了，另外，也禁止这样做，是这样，很可能现在要禁止这样做。有的死人随便穿什么衣装都显得很得体，而另一些死人则是灾难，对，惨不忍睹。”

“别胡说八道，索图略！”

弗洛里安·索图略·杜列沙斯曾经在巴尔科·德·瓦尔德欧拉斯当过民警，是一个很好的风笛手，并且对感冒、结核、麻风、重病、绝症、死人和鬼魂也很有研究。他也有一些治病知识，一些神奇的治病知识，还可以用嘴模仿五花八门的叫声：鸽子的咕咕叫声，猫的咪咪叫声，驴子的咴咴叫声，夫人的屁声，绵羊的咩咩声，等等。弗洛里安·索图略是在特鲁埃尔战场上被打死的，他奔赴那里，可能被发现了，也可能没有被发现，眉宇间挨了一枪，当即身亡。他的灵魂很可能受到谴责，因为他没有来得及做忏悔，死时身上还留着半包香烟，一位帕伦西亚神父把那儿根香烟抽光了，他染上了抽死人香烟的习惯。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现在经常出入拉蒙娜小姐的家，骑着那匹名叫卡鲁索的马儿，给她送信。

“你去奥伦塞？”

“您如果打发我去，当然去啦！”

“打发你，我才不打发呢；不过，你如果去那里，不管是去做什么，都告诉我一声，我也许请你办件事呢。”

“好的。”

以屁多而著称的神父堂马利亚诺·维洛瓦尔从钟楼上摔了下来，脑壳崩裂。有许多令人痛心的事儿，背信弃义的战争，18号流感，里弗战役①，那些痛苦的年代好像是死神的一统天下，堂马利亚诺从钟楼上摔下来时，放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屁。

① 里弗是摩洛哥北部的一个地方，当地人民1921年至1926年间开展了反抗西班牙占领的斗争。

“这个屁是放给新教徒的！路德必死！”

那个将要死去的人只有最后几秒钟的生命了，他知道这几秒钟如同橡皮筋那样拉得很长很长，会回忆起许许多多往事。

“如果那个将要死去的人不知道这种情况呢？”

“也一样，时间并不是游戏。”

在帕罗恰妓院里，一次，阿奴霞·莎瓦多尔和死鬼“猫脸”卡维尼多·贡萨雷斯·罗西诺斯一块儿睡觉。他们完事以后，她向他提了一个很古怪的问题。

“你流了吗？”

“难道你没有感觉到吗？”

“请原谅，我当时走神了。”

“猫脸”是半个佛兰德人，很自负，帕罗恰妓院的女人都不喜欢他，他死的时候，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为他落泪。加利西亚公民，西班牙团结而伟大的新的一天诞生了！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我想起了格列托舅舅弹奏爵士音乐的情景。”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的假期结束以后，被派往韦斯卡前线，拉蒙娜小姐把所有衣物都为他准备好了。

“你是不是提出要当代理少尉呀？”

“我不，提那个干什么？如果轮到你死，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一样，听说前线的子弹上都带着名片，如果其中有你的，你就是钻到石头底下也逃脱不了。”

“是这样，是这样。”

堂赫苏斯·曼萨内多带着一身腐败的臭肉死去了，真不幸，另外，他还十分惧怕阴间的生活。

“他尽管很卑鄙，而且是杀人凶手，但是这一辈子活得很舒服。”

“嗯，那是另外一回事。”

军需官法孔多·塞亚拉·里瓦是个大好人，如果想请他帮助谁，只要说一声就行。

“你觉得摩尔人怎么样？”

“全是混蛋，你想让我怎么说呢！你看看蒙佛特省长、巫师阿布·阿拉·阿齐兹·本·梅鲁阿，还不知道呀？摩尔人是一群饿鬼，身上满是虱子。他本人患有麻风病，整天用手搔痒，用金币打破同事们的脑袋。好了，我不说了，最好保持沉默。”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在安德烈斯圣神日①那天挨了一枪，子弹打在腿上，但是没有伤到股骨。那天，本来没怎么交火，打枪不多，但是，只要对面的坏蛋放一枪，打着你，这就够了，如果打中头部，更够你受的，不小心，很危险，因为那天很平静，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便放松了警惕，结果挨了一枪，也是的，大家都放松了警惕，偏偏打中了他。

“要是被打死，那该怎么办呀？”

“当然咯，如果子弹再往上一点儿，就打死了。”

盲人高登西奥在另外的场合拉了那支玛祖卡舞曲。在前线这里，坏人毕竟是少数，命运会给你指出一条逃生之路。大富翁堂格列门德·巴里兹·卡尔瓦略，好多人只叫他大富翁堂格列门德，忍受不了妻子堂娜丽塔给他戴上那顶沉重绿帽子的耻辱，把枪口塞到嘴里，开枪自杀了，那时我们还处在和平时期，一切都完了。原来是他的妻子和她的精神指导老师，即神甫堂罗申多来往很密切。

“听说脑浆都溅到灯罩上了，真的吗？”

① 即11月30日。

“真的，可能是真的。”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先后被转移到两三个野战医院，医院都很小，条件也差，只有绷带和碘酒，最后被送到米兰达·德·依布罗，取出了子弹，那里全是意大利人。后来他又被送到洛格罗尼奥，进了艺术手工学校，那里待他很好，他交了好几个朋友，被单上有很多血迹，但是那无关紧要，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是哪里人？”

“是维多利亚市郊埃洛利亚加人，我父亲在电报大楼工作。”

“懒虫”蒙乔在摩尔人地区被砍掉了一条腿，事实上，什么地方都有这种事，没什么新鲜的。

“你觉得摩尔人怎么样？”

“你让我怎么说呢？待我很好，我并不认为他们比基督徒坏。”

“懒虫”蒙乔的性格一向很沉着，是有些喜欢吹牛，但是很沉着，很冷静。

“可是，不幸的人，你把那条腿丢在什么地方了？”

“丢在了梅利利亚，这一点你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我给你讲过不下一百次。不过，我要说，重要的是回到了祖国，这儿有心肠狠毒的人，到处胡乱杀人的并不是摩尔人。”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住在第五号病房，里面有二十四张床，炉子昼夜烧着，这真不错，因为洛格罗尼奥的冬天很冷。第五号病房里，有两个修女和两个女护士照看伤病员，这四个年轻姑娘听修女卡塔利娜吩咐，修女卡塔利娜是里奥哈人，很能干，做事果断。

“我之所以说做祈祷，那是因为应该做祈祷，知道吗？”

“知道，修女。”

那个潜到安德拉湖底想偷走安蒂奥基亚大钟的潜水员，即“沙鱼”阿得里安·埃斯特维兹，毙命于马德里战场，他身上还残留着子弹头。

“你认为他倒霉吗？”

“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你怎么认为呢？”

马梅尔托·巴松没有去打仗，但是，他发明了一种飞行器，险些丧生。

“我认为那是传动装置出了毛病，我真希望快快恢复健康，再去试飞一次。”

不几天，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意外地和他表弟、炮团士兵卡米罗所在的连队相遇了。

“是你？”

“你这不是看见了吗，我受伤了。”

“什么地方？”

“胸部。”

“天哪！”

堂娜玛利亚·阿乌希利亚多拉·毛伦塞，即波拉斯的遗孀，带头捐献十个比塞塔，支援在国外购置武器用。

“如果我们每个西班牙人都捐献两个杜罗，那么钱凑到一起就很可观了。”

托纳列依拉女人、疯婆巴西利莎是可怜的帕斯瓜利尼奥·安特米尔·卡奇索在战争期间的保护人，后者在萨莫拉步兵第八团当班长。她每个星期都给他写信，并且寄去巧克力和烟丝，班长安特米尔被打死以后，疯婆巴西利莎还不知道，仍然继续给他寄东西，有时还寄腊肠，反正有人吃，不会扔掉。在第五号病房里，只有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和他的表弟卡米罗自己备

有牙刷。

“牙膏呢？”

“也有，还有半筒。”

一天早晨，修女卡塔利娜一只手拿着一把牙刷，走了进来，开始对伤病员讲话。

“你们这些蠢驴，看懂不懂，但愿上帝给我更多的耐性！讲究卫生很重要，你们所有人都应该保持清洁，让细菌死掉，懂吗？现在只有这两位加利西亚人有牙刷，你们不感到羞耻吗？两位加利西亚人！我为这个病房向上校要了一把牙刷，他答应了，牙刷在这里。”

修女卡塔利娜把牙刷拿给大家看，是糖果颜色的。

“看清楚没有？”

“看清楚了。”

“那好，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做祈祷时，我来给大家刷牙，从这个屋角开始，一直刷到另一个屋角。”

小狗维斯波拉死于肠梗阻，据说前一天晚上格列托舅舅吐出的食物难以消化，并且含有酒精，小狗受不了。但是，拉蒙娜小姐的那条名叫“沙皇之子”的俄国狗，毛色光亮，潇洒威严，谁见了都喜欢。

“你是不是还坚持我给它换一个名字呀？”

“亲爱的，我不知道……干脆什么名字也不叫。”

阿里丰索·马丁内斯把布西尼奥斯的圣米格尔教堂神父藏起来的那个人放了出来。谁也不知道他被藏在什么地方，对了，堂梅列希尔多的女管家多洛雷斯除外，“莫乔”本来也不敢对神父正面顶撞。

“他没到这儿来吗？”

“没有，我都一百年没见到他了。”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和他的炮团士兵的表弟卡米罗的床铺紧挨着，中间只隔着一张床头柜，两个人共用一把便壶；有一个叫阿吉列的人死了，是吐血死的，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向修女卡塔利娜提出要求，换了床位。

“谁把阿吉列的打火机偷去了？”

“我没偷，我对您发誓。”

原来是伊希特罗·苏亚雷斯·门德斯偷的，死人的东西他什么都偷，钱呀，打火机呀，烟盒呀，手表呀，照片什么的，他都偷，但是，我没有必要检举他，不然的话，修女卡塔利娜很可能把他赶到大街上去。

“加利西亚人，我相信你的话，你这个人不大可信，但是，我相信你的话。”

修女卡塔利娜比可怜的安古斯基亚斯·索娘·科瓦辛有女人味，后者结婚一个半小时就被丈夫抛弃了，她肯定进修道院当修女了。

“她的情况怎么样？”

“不知道，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很可能患贫血病死了。”

“很可能是这样。”

“也可能被牛虻咬了，变成了瘸子。”

“可能。”

前线野战医院的小姐们常常到这个医院来照顾我们，人们都把她们叫做马尔加丽塔姐妹，那是为了纪念卡洛斯七世① 的爱妻。布拉多敏侯爵曾到埃斯特利亚王宫拜访过国王夫妇，巴列一因克兰② 在他的《冬天奏鸣曲》中讲过这件事。马尔加丽塔

① 卡洛斯七世（1848－1901），他的妻子叫马尔加丽塔。

② 巴列一因克兰（1869－1936），西班牙作家。《冬天奏鸣曲》成书于1905年。

姐妹给伤病员分发披巾和香烟，还有毛袜子、衬衣、运动衫和其它衣物，以及奥斯博内产的三零牌白兰地，贡萨雷斯·比亚斯产的三杯牌白兰地和多梅克产的三丛葡萄牌白兰地，这些酒很呛嗓子，实际上，她们待我们像待圣维森特·帕乌尔教团① 的穷人一样。马尔加丽塔姐妹身着桔色衬衣，头戴红色贝雷帽，因为她们是卡洛斯的支持者，当然咯，人们经常叫她们是卡洛斯派的志愿者，她们头头的名字叫玛利亚·罗萨·乌拉卡·帕斯托尔，也可能叫罗萨·玛利亚，我记不清了，身材有点高，不过，烟团士兵卡来罗很喜欢她。

“她很温存，她使我想起希尔维斯特雷将军，也就是堂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希尔维斯特雷，他在安奴亚尔惨遭失败②。”

“是不是因为她有胡子？”

“不是，而是因为她的仪表、她的步履。”

只有原英式饼干厂现为西式饼干厂的负责人卡西亚诺·阿雷亚尔才能在堂娜丽塔出走时劝阻她。

“喂，卡西亚诺，但愿上帝能原谅我。不过，如果我丈夫花了我那么多钱还扣动扳机开枪，我向您发誓，我一定把他杀了，上帝哟！”

“小姐，克制一点儿，一定要冷静，让堂罗申多吃好，他身体比什么都要紧，好吧，快给他用雪利酒打几个蛋黄吧。”

马尔加丽塔三姐妹来到第五号病房，她们带来一篮子礼物。

“小战士，我奖励你一件圣心披肩，避邪驱灾，你看，这

---

① 这个教团是法国历史学家奥萨南姆（1813—1853）创建的。

② 指1921年西班牙军队在摩洛哥北部里弗附近的安奴亚尔遭到当地人民的抵抗。

上面写着：子弹子弹，请您站一站，耶稣的心和我紧相连。”

炮团士兵卡米罗面色苍白，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

“我不要，我不要，谢谢，您还是奖给别人吧，我求求您，求求您，我以前在军装外面罩一件披巾，并且用别针固定好，可是在大约一个月以前被人从背后扯走了。小姐，我郑重其事地把这件事告诉您，可是对我来说，圣心是一个不祥之物。”

马尔加丽塔发火了，仿佛有谁激怒了她。

“你这个不敬神明的家伙，胆敢蔑视耶稣的圣心！”

修女卡塔利娜出面干预，她坚决保护炮团士兵卡米罗，伤病员在她的管辖权限之内，别人不该过问。

“给我滚开，痨病鬼，不要脸的！出去！我的这些小伙子，谁也管不着！知道吗？给我滚开！事先没有得到允许，不能进病房来！”

修女卡塔利娜是一个坚定果敢的女人，对谁也不退让，在她眼里，我们这些伤病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她的私有财产；这只适用于西班牙人，因为修女卡塔利娜不接受意大利人和摩尔人。

“那些人吗，让他们自己的修女去照顾好了，我这里的人不能太混杂。”

圣地亚哥·德·托尔塞拉教堂司事卡西米罗·波卡茂斯惊恐不安。

“您看我们能不能摆脱这场暴风雨？”

“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人是有忍耐力的，我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和他的表弟身体状况已经好转，现在能够走动了。下午，他们常常到莫拉将军大街的双狮咖啡馆去，这个咖啡馆以前叫波尔塔莱斯。修女卡塔利娜给他们一份记帐

单，可以喝咖啡、酒，可以吸雪茄，他们有时带上乔敏·加尔巴拉·拉劳诺。此人是拉卡尔兵团的卡洛斯派志愿者，他失去了双手和双眼，一颗“拉菲特”式炸弹突然爆炸，夺去了他的双手，炸瞎了两只眼睛。他闲得厌烦时总是哼唱一首小曲，歌词大意是这样的：我是下佛尔塔人，劳动者家庭出身，乔敏人很好，真让人可怜。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给他读《新里奥哈报》，不幸的是有一天下午他要去妓院，看来他很想女人。妓院在河的对岸，屠宰场和发电厂之间，那是莱昂诺尔妓院，只有两个妓女，即“城市姑娘”和“谦虚姑娘”，她们是莱昂诺尔的女儿，人长得很瘦，表情悲伤，天天服用钙片，她们的父亲是劳动者总同盟盟员，被枪毙了。莱昂诺尔妓院把厨房当客厅，仅有的一间卧室里挂满了圣像，和妓院气氛大相径庭，有《永恒的救助》、《圣丽塔·德·卡西亚》、《圣洁的孔塞甫西翁》、《耶稣的圣心》、《皮拉尔圣母》、《手执贞洁木杖的圣约瑟》、《布拉格圣婴》，还有一张铁床、两个床头柜、一把椅子、板凳、闹钟、便壶、洗手罐和便携式坐浴盆，小碟子里放着高锰酸钾药片。“城市姑娘”和“谦虚姑娘”哭了起来，她们不想接待他。

“我不，我不，我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可怜的男人身上连一处抓扶的地方都没有。”

莱昂诺尔对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说：

“她们都很年轻，还没有学会接待各种各样的客人，但是，你不要担心，以后不会这样的，放心好了。我来接待他吧，他眼睛看不见，不会注意是谁，等一等，我来洗一洗，喷一点儿香水。”

“大墨斑”塞尔索·马西尔德现在在洛格罗尼奥，他是白岭第24步兵团的士兵。“大墨斑”后来参加了游击队，先是在白拉林游击分队，后来和贝尼格诺·加西亚·安特拉德，即佛

塞利亚斯在一起。好多人都认为他在1950或1951年误入民警在山上设置的埋伏圈，被打死了。但是，事情并非如此，1953年我还在委内瑞拉的阿马库罗三角洲省首府图库皮塔见过他。那时他已经和一个风骚的胖女人结了婚，妻子叫“珍珠花”阿拉瓜皮切。他平时到奥里诺科河垂钓消遣。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和他表弟卡米罗卷入了一桩案子，原来是医院的仓库丢了四十多块奶酪，上校勃然大怒。

“一定要严惩窃贼，所有能够自己活动的伤病员都给我出院，进行门诊治疗，别在这儿捣乱！”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和他表弟卡米罗被赶到了大街上，没吃没喝。

“这不公平，”他们对修女卡塔利娜说，“我们和奶酪失盗毫无关系，可现在，把我们当做窃贼赶了出来。我们的伤还没有治好呢，更糟糕的是，上校不肯接见我们。”

“耐心点儿，小伙子，在部队里必须有耐心，要善于忍耐。”

堂赫苏斯·曼萨内多的女儿格拉莉塔的未婚夫，名字叫伊格纳西奥·阿劳霍·希德，是帕斯托尔银行职员，在私人贷款处工作。当堂赫苏斯·曼萨内多开始在笔记本上记载死人情况时，伊格纳西奥·阿劳霍·希德怒火中烧，参加了志愿者行列。他刚到前线就被打死了。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和他表弟卡米罗钻进了双狮咖啡馆。

“眼下最好找个客栈，以后就只好听天由命了。我身上还有点钱，咱们可以告诉蒙齐娅寄点钱来，好了，咱们来看看钱够不够。”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和他表弟卡米罗的伤还没有完全治好，这是实情，但是，他们可以走动了，事情也没有什么了不

起。他们被赶出两三个小时就住进了埃斯特列莎客栈，女主人叫堂帕乌拉·拉米雷斯，客栈坐落在埃雷利亚大街，靠近帕斯特拉纳殡仪馆，全部房租和伙食费加在一起还不到三个比塞塔，而且还包括洗衣。

"你瞧，我们在这儿一定很舒服。"

罗宾·列宝桑每天下午都去拉蒙娜小姐那儿，两个人都觉得他们要对自己并没有过错的事情负责，这种事时而有之，最好的办法是让时间流逝。

"我觉得我完全误会了，蒙齐娅，我花在判断事物、蔑视事物上的时间也许太多了，这样是无法生活下去的。生活步入了歧途，我很担心，蒙齐娅，我比你更担心，我认为再过五十年人们还会议论这种疯狂的举动，简直是疯子。一定要当心这些滑稽演员，他们不知道天高地厚，犯有政治狂热病……我今天真想让你给我放一支肖邦的波兰乐曲，或者你弹弹钢琴，最好是你弹钢琴……我们好几天没有得到莱蒙多的消息了，他好吗？他根本不会想到我们很惦念他……我今天多么希望你给我斟一杯酒呀……蒙齐娅，这一切是多么奇怪呀！我一下子变得这么高兴，喂，看我情绪能保持多久……你为什么不把裙子往上提一提呀？"

拉蒙娜小姐坐在摇椅上，一边默默地笑着，一边慢慢地撩起裙子。

"你说吧。"

堂娜帕乌拉·拉米雷斯的丈夫名叫堂科斯麦，在财政厅当书记员；堂科斯麦又瘦又小，但是，很讲究打扮，梳理头发时喜欢使用阿根廷发蜡。每到星期天，一方面为了消遣，另一方面也为了挣几个钱，他都到市乐团去演奏。他用大号吹奏《吻的故事》、《路易斯·阿隆索的婚礼》、《女车夫》、塔霍舞曲《多洛

雷斯姑娘》。堂娜帕乌拉有一对又大又结实的乳房，她把堂科斯麦当做小伙子使唤，轻蔑地叫他贝多芬。

“贝多芬，去买点儿菠菜来，快回来！再买点儿木炭，顺便到殡仪馆看看，今天早上抬出来的那口漂亮棺材是给谁的。”

“我马上去，亲爱的帕乌拉，我先把这张报纸看完。”

“什么报纸不报纸的！干活要紧！”

“好，亲爱的。”

堂娜帕乌拉的房客一共有五个人：神文堂森恩·乌必斯·特哈达，气管炎患者；退役军官多明戈·贝尔加沙·阿内迪略，哮喘病患者；镶牙师堂马丁·贝萨雷斯·莱昂，患睾丸炎；还有我们两个人，战争伤员。

“我们如果再傻里傻气的，年纪大了就会更糟，你说是不是？”

“当然咯！”

1952年的慈善法第二条规定，最应该得到帮助的人是疯子、聋哑人、盲人、瘫痪病人和老人，这也许并不错。客栈老板夫妇只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小帕乌拉。她长着一副令人作呕的面容，这个不幸的姑娘像只小老鼠，另外还长着胡子，戴着眼镜，令人作呕，真令人作呕。

“你为什么不和她搭话呀？我想，你如果和她搭话，说不定会给我们做点好吃的呢。你嘴馋，怎么不试试呀？”

“他妈的，你怎么不去试试呀？”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和他们炮团士兵表弟卡米罗去医院治伤和打针，进行门诊治疗，当然咯，修女卡塔利娜继续为他们提供记帐单；过了几天，当他们坐在咖啡馆喝饮料时，两个人交谈起来。

“你对‘蛮子’和西得朗·塞加德的事怎么看？”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板起面孔，把声音压得很低。

“没什么看法，你想让我说什么呀？”

炮团士兵表弟卡米罗呷了一口白兰地，低下头说道。

“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办？”

“不知道，眼下应该有耐心，不要和任何人谈起那件事，要等到这一切结束以后，家人团聚了再决定。咱们莫兰人很多，古欣德人更多，所有活着的人都应该发表看法，你和我都知道那个人，他必须偿命，他逃不脱，放心吧，咱们有法律。咱们谈点别的事吧，什么都行。”

炮团士兵卡米罗又要了两杯酒。

“还有记帐单吗？”

“没有了，过一天算一天吧。”

白兰地端来了，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陷入了沉思。

“你看看，咱们现在喝酒，但是不能举杯互祝健康！”

家乡离这儿有四天的火车路程，那真是一顿好棍子呀。

“如果有可能，我恨不得马上就回去。”

“我也是！另外，我要把枪送给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和他的炮团士兵表弟卡米罗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了，但是，他们心里感到烦，另外，身上又没了一文钱，他们在伊比利亚酒吧间玩扑克赢的那点钱只够付房租的，也不能太冒险了。小帕乌拉除了丑陋之外，个性也很高傲，这不免有些令人费解，炮团士兵卡米罗尽管想尽一切办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能把她弄到手。

“应该活下去？”

“当然咯，您的路并没有走错，应该活下去。”

塞哥维亚人阿塔纳西奥·依盖鲁埃拉·马丁是塔巴内拉·拉鲁恩加的塞哥维亚人，他在牛虻的包围中长大，会变戏法，

会算命，会制造迷魂药，还会猜测别人的想法，预言未来。他不会是共济会员吧？他的妻子跟摩尔人跑了，堂阿塔纳西奥满嘴吐白沫。

“和信奉穆罕默德教的人私奔，还不是狗娘养的？”

“您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已经把她从我的生活中抹掉了。”

“是吗？”

谈起女人的话题，男人不禁感到有了一点安慰。

炮团士兵卡米罗想尽量讨好人。

“您听我说，依盖鲁埃拉先生，谁都知道女人的那种事儿，有的风骚，有的瘸腿，有的耳聋，有的患结膜炎，有的子宫下垂，有的有狐臭，有的脊柱有病，有的和摩尔人或基督徒私奔，都一样。有的想让你走正路，成为有用的人，那你就得忍受着了！从早到晚给你唠叨，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手把手教给你，另外，还向你询问帐目，好像你不会算帐似的，简直像个老妈妈，这谁也忍受不了，她们为什么不消停一会儿呀？也许她们做不到这一点。女人是的，这我知道，但并不是所有女人都好，就算小帕乌拉没有别的毛病，也可以说她是一个找不到婆家的剩货，但是一般地说，女人都很好，我们不能抱怨，糟糕的是她们很令人讨厌，整天唠叨个没完没了……喂，您在南格拉雷斯·德·奥卡医院里有熟人吗？”

“没有，什么事？”

罗宾·列宝桑写了一夜东西，他觉得有点不舒服，于是用酒精灯烧了点咖啡。只把灯芯烧一点点就完事了，咖啡起码能烧热。罗宾·列宝桑时不时地呷一口，一边读着写完的东西，一边眯缝着眼睛思考。

“对，我已经赚到咖啡喝了，这毫无疑问。有些事情非常遥远，有些则很近，事件的时间和人物名字都记混了，哪能记那么多的事呀！事实是，一切都变得十分遥远，那时见妮希亚还很小，阿德加刚刚死去丈夫，她看上去也很年轻。蒙齐娅总是打扮得很利落，过去的事在脑子里混成一团，我们家从来没有过合法遗嘱，这并不是审视良心，但表面看是这样。莱蒙多总是喜欢到山上去，我身体一直不好，我记得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去打野狼和野猪，但我不打野兔，野兔留给卡斯蒂利亚人去打吧，他们早晨拿着猎枪跑到田野里，不管什么动一下，他就开枪打，看是不是活物，鸽子呀，兔子呀，小孩呀，都一样。莱蒙多和密西西比三角洲岛上的人在一起呆过，他们讲西班牙语……一位先生对另外一位讲了些不着边际的话：您应该醒悟，有理智的人就是年纪轻轻便死去的大傻瓜……”

罗宾·列宝桑把头低垂在胸前，睡着了，那时他思绪万千，而这正是被困倦征服的征候，人人都是这样。

“你为什么不躺在床上呀？”

“你知道，我写了一夜东西，现在睡上一会儿，一整天就都不会感到累了。”

塔尼斯·加莫索用左手拔荨麻，一口气也不喘，荨麻只扎那些不小心的人，拔荨麻而又不被扎伤，这事是很容易学会的。狗懒洋洋地叫着，月亮圆的时候或者有谁死了，狗也叫。拉蒙娜小姐花园里的天鹅很老了，两只天鹅叫罗慕洛和雷莫，它们活那么多年，当然很老了，此刻在池塘里默默地游着，它们就是这样。塔尼斯·加莫索听到铲草声，偷偷地笑了起来。

“我当妓女，你就成乌龟了，那你还不如我呢。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就对众人和女管家当面说出去，现在如果你不立刻走开，眼睛盯着地板走开，我就要站在大厅中间当着你的面讲

出去，听见没有？”

“葡萄牙女人”玛尔塔很讨厌“裤头”埃多特洛，自从他往盲人高登西奥的脸上吐痰以后，她就不愿意见到他。

“你为什么不往我脸上吐？我穿裙子，你穿裤子，但是你不敢对我怎么样，因为你是一个不幸的人，是一个废物。你敢动手，我就杀了你，我对天发誓。”

帕罗恰把“裤头”赶到大街上，让“葡萄牙女人”回到厨房里。

“你别到这儿来，连想也别想，去喝杯咖啡，冷静一下吧，今天来了一连意大利人，活儿少不了。”

堂维南西奥·莱昂·马丁内斯是商店会计，对家系学和古币学均有研究。他病恹恹的，像婊子养的，整天吃索拉诺寡妇做的果仁糖，满脑子坏主意。堂维南西奥在市立卡门圣母公墓自杀身亡，卡门圣母公墓在洛格罗西奥只叫公墓，几乎没人知道它的全名。公墓就在门达维亚路上，从皮埃特拉桥上走过去，不要过小埃布罗河，经过屠宰场、发电厂和莱昂诺尔妓院就是。堂维南西奥先到了莱昂诺尔妓院，和“谦虚姑娘”玩了一会儿，“谦虚姑娘”发现他精神很不集中，时不时地走神。

“堂维南西奥有些怪，不让我用高锰酸钾给他洗，而是不停地祈祷。他那时弯背弓腰，眼睛斜视，很可能身上什么地方都疼痛，头呀、牙呀什么的，谁知道他什么地方痛呀。”

堂维南西奥喜欢音乐，很会弹钢琴，他自己写曲谱，定的是H调。

“您看他像不像大卫王？”

“不像，我看他不像大卫王；但是，很像玛丽·皮克福特①。”

① 美国著名电影女明星。

堂维南西奥没有杀过人，但是劫虏过女人，劫虏过好多女人，这些女人都是赤色分子，真可笑，劫虏女人，然后污辱她们。

“真有意思！他图的是什么呀？”

“不知道，糟糕的是，我们现在还不能问他。”

自从民族主义者控制地区维多利亚的主教，即穆希加出走以后，堂维南西奥便表现异常了，说起来这件事大约发生在10月中旬，堂维南西奥很敏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那件事发生以后，他就没有抬起过脑袋。

“喂，‘谦虚姑娘’，太阳落山时，把这枚金英镑交给你妈妈，一定在太阳落山时，这是我的礼物，你告诉她收藏好，不要拿给任何人看。”

堂维南西奥大约傍晚6点钟到了公墓，跪在父母——堂米格尔和堂娜阿多拉西翁——的墓前，静静地为他们祈祷，神秘而痛苦，不是神秘而高兴或荣幸。天黑下来时，他钻到一处墓穴里，脱掉裤子和内裤，抚摸了一会儿身体上那个粘乎乎的部位以后，把一杯放有毒药的西班牙佛朗哥红葡萄酒一口气喝掉，酒坊就在不远的地方。堂维南西奥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据说他做了一件奇怪的事，那是因为假牙掉了下来。

“你看看，这是什么呀！”

“这位堂维南西奥一向有些古怪，这是实情。”

罗宾·列宝桑醒来时头有些晕，浑身骨头酸痛。

“吃片阿斯匹林，喝碗汤好吗？”

“不喝汤，最好喝咖啡牛奶，给我一杯咖啡牛奶吧。”

罗宾·列宝桑浑身打哆嗦，拉蒙娜小姐在床上又加了两床毯子，并且给他脚下放了一个暖水袋。

“你这是发烧了，老老实实躺一会儿吧，身上出点汗就好

了……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被人说的东西！”

罗宾·列宝桑过了三天才康复，他体温很高，说胡话。

“我尽说胡话了吧？”

“没有，还是老一套，有几句话很引起我的情感，你称我是一个不忠的妻子……”

拉蒙娜小姐笑了笑，表情显得很稳重，很高尚。

“我从来没有想到和你结婚，罗宾，我几乎对什么都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罗宾·列宝桑对她殷勤地笑了笑，回答道：

“蒙齐娅，请原谅我，我是很想和你结婚的，你真的不想吗？我这一辈子就是在幻想中度过的。”

炮团士兵卡米罗复员回家了，人不能倒霉一辈子嘛，坚持下来就是胜利。这里所说的倒霉，就是他因为胸部挨了一枪而一蹶不振，上帝在他的后颈上抽了一鞭子，好狠呀！那些人从背后把他身上的“圣心”扯去了。医生不怎么会麻醉，也不大会使用手术刀，还有医疗证明，就是开不下来，真的，官廷里的事慢如牛，看来他们很苦恼。军政府在证明上盖了两三个栗色大印：奉第六军将军大人之命特开此证明，第16轻炮团士兵卡米罗退役返回内格雷依拉（科鲁尼亚）定居，军事医学法庭判定他已经身残，不宜继续在军队服役，返程可以乘坐火车，费用由国家支付。恳请交通当局不要为他的旅行设置障碍，要尽量提供方便，并且安排食宿。1937年6月21日，于洛格罗尼奥，胜利元年。军政府首脑签名，签名难以辨认。

“为什么不去帕特隆呀？”

“不知道，他的未婚妻在那儿，他大概不愿意和她结婚吧，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准尉把证明交给他，并且邪恶地朝他笑了笑，说：

“他妈的！这一切对你来说都已经结束了。你现在算舒服了，但愿你万事如意，你们这些混帐年轻人总是走运。”

“是的，先生。”

我们好像在谈论征服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争。拉蒙娜小姐的父亲堂布雷希莫不愿意人们在埋葬他时痛哭流涕，也别流露出厌恶情绪。堂布雷希莫从来都是珍惜生命的，他用班卓琴弹奏狐步舞曲和查尔斯顿舞曲，他叮咛在他的葬礼上燃放烟花。罗宾·列宝桑对拉蒙娜小姐说：

“你父亲挽救了你，你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把我从厌倦的情绪中解救出来，这很令我痛心，蒙齐娅，很令我痛心，我对你发誓。”

我舅舅格拉乌迪奥年纪大了，但是却十分冷静地面对一切，人世间发生了什么事，都对他关系不大了。

“我的孩子，都是冒险家，一个人活着可以去做一些冒险的事，这是实情，你看看罗得斯①，比如说吧，或者阿蒙森②，他征服了南极，可是死在了北极，但是，那是另外一码事。糟糕的是到处杀人，西班牙不是屠宰场，那些一文不值的冒牌英雄们不愿意付出劳动，只想去冒险，想一鸣惊人，向上帝和上帝的旨意挑战。你顶多是丢掉自己的性命，我们每个人早晚都是要死的。但是，那些人首先会丧失人格，你会懂得我的意思的，丧失尊严，这是因为冒险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饥饿，从来如此，以后则是灵魂贫困，出卖良心。”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的伤势每况愈下，大腿浮肿，体温升到38.5度，他又被送到医院里，这一次住进了南格拉雷斯·德·

① 罗德斯（1853—1902），英国政治家，殖民主义者，1870年到南非，以开采钻石致富。

② 阿蒙森（1872—1928），挪威极地探险家。

奥卡医院。

“您在南格拉雷斯·德·奥卡医院有熟人吗？”

“有熟人，做什么？我几乎在什么地方都有熟人。”

“太好了！你真行！”

住进南格拉雷斯·德·奥卡医院以后，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和志愿兵班长，即“小宝贝”伊格纳西奥·阿拉纳拉切·埃乌拉特交上了朋友，他身上带着那个吹大号的客栈主人堂科斯麦写给这个人的推荐信。

“堂娜帕乌拉好吗？”

“很好，像以前一样，经营客栈。”

“小帕乌拉呢？她又丑又讨厌！”

“也很好，上个月得了肠梗阻。”

“是吗？”

在奥伦塞，那儿离这儿很远，发生了一场暴风雨。帕罗恰用马尼拉大披巾裹起身子来，大披巾上绣着象牙脸蛋儿的中国人，至少有三百个中国人，可能还要多。帕罗恰做着连祷，大卫圣殿哟，为我们祈祷吧，象牙之塔哟，为我们祈祷吧，圣母教堂哟，为我们祈祷吧。帕罗恰的大披巾很可能是全省最漂亮的马尼拉大披巾，也许是全西班牙最漂亮的。萨拉戈萨的贝皮塔，布尔戈斯的洛拉，科鲁尼亚的阿帕恰，萨拉曼卡的佩德拉，塞维利亚的齐格拉内拉，潘布洛那的土耳其女郎，巴达霍斯的马德里女郎，格拉纳达的比斯科恰，都没有这样的或者类似的大披巾，帕罗恰的大披巾漂亮极了。

“堂娜普拉，你这条大披巾要多少钱呀？”

“先生，您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卖，这条大披巾可不能拿出去。”

马尔科思·阿尔必德为我制作的那幅卡米罗圣像是世界上

最好的圣像，有一张傻脸蛋儿，但是很精灵，看到它让人高兴。

“不要带到战场上去，也不要丢掉，不要弄坏。”

“不会的，我交给拉蒙娜小姐，让她珍藏起来。”

“她不会笑话我们吧？”

“我看不会，拉蒙娜小姐心地善良，很有教养。”

“是这样。”

当局从来没有获悉此事，但是，塞哥维亚人阿纳塔西奥·依盖鲁埃拉，也就是妻子跟摩尔人私奔的那个半个共济会会员，应该说是一个红玫瑰十字教派绅士，胳膊上刺着一个斜十字和四朵玫瑰花，问题是他从来不挽起袖子。堂阿纳塔西奥相信灵魂的轮回，相信人民之间的博爱和万有引力。

“喂，依盖鲁埃拉先生，您应该特别谨慎，不要大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最后一点，说就说了吧，尽管要注意，但是另外两点，就千万别说了。人心总是曲解别人，常常会引发许多不快。”

“您也这么想？”

“对，我如果不这么想，早就把那些事说出去了。”

盲人高登西奥不轻易接受别人的指教。

“高登西奥，拉一支玛祖卡舞曲给一个比塞塔。”

“拉不拉得看情况。”

罗莎利娅·特拉苏尔费，也就是疯婆托拉，对任何东西都不抱怨。

“我很有耐心，上帝奖赏我，上帝看着他像被火车轧死的小猫儿那样死去了。问题是应该等待，永远等待下去，最后上帝会夺去那些老奸巨猾的人的生命，现在已经死了的那个坏蛋并不是老奸巨猾的人，这没有必要让我对您发誓，因为您是知

道的。”

“小宝贝”伊格纳西奥·阿拉纳拉切·埃乌拉特曾在土得拉神学院学习当神父，但是，他并没有去从事那种唱弥撒的职业，而是及时地退了学，现在在巴利阿多里德攻读法律，如今已升入三年级。小伙子人很好，个子不高，对，个子不高，但人很好，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两条腿，不过，现在好多了。

“不幸的堂科斯麦，还在吹大号吧？”

“还在吹，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吹得很好了。”

“他在财政厅的工作怎么样？”

“不知道，我想和以前一样。”

“小宝贝”伊格纳西奥·阿拉纳拉切·埃乌拉特以极为崇敬的心情谈论着他的一位亲戚，一个远房舅舅，即堂何塞·马利亚·伊利巴伦，他是《和莫拉将军在一起的日子；内战中鲜为人知的场景》① 一书的作者。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只是沮丧，因为萨拉曼卡那些隐藏下来的人一直想激怒他，而且险些得逞。”

奴霞·萨瓦德尔继续仁慈地关怀着盲人高登西奥。

“男女睡在一起干那种脏事，有什么不好？您以为盲人就没有感情吗？”

高登西奥很感激奴霞·萨瓦德尔。

“我来拉《蓝色的多瑙河》，好吗？”

“好的。”

“探戈《伊拉，伊拉》呢？”

“也好。”

高登西奥喜欢听奴霞的声音，那声音甜蜜而优美，也喜欢

① 莫拉将军（1887—1937），1936年在纳瓦拉统帅民族主义军队，后死于空难。

轻轻地抚摸她的臀部。

“小宝贝”伊格纳西奥·阿拉纳拉切·埃乌拉特的那位亲戚曾经给莫拉将军当过秘书。在内战中，莫拉将军起过决定性作用，他做得很及时，不久便和他的传记作者一块死了，去另外一个世界栽种锦葵了。据“小宝贝”讲，迫害他舅舅的那个疯狂分子，在一家报纸《就这样》① 上撰文，教给你购买二手汽车时怎样做才不会上当受骗。

“他管那么多？”

“谁知道呢！”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十分惧怕那些隐藏起来的人，布尔戈斯和萨拉曼卡的那些小店铺，对，还有其它地方的小店铺，比前线还危险。那些隐藏起来的人都是狗娘养的胆小鬼，坏透了，他们所希望的就是偷偷地发财，尽管当权的人骑在他们父辈的头上拉屎撒尿。他们到处肆意制造诽谤、痛苦甚至死亡。应该给死人做忏悔，让他们安息。热情很高，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热情很高，当权的人应该注意到你的爱国热情，西班牙万岁！并不需要事事一帆风顺，如愿以偿，事物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不打搅别人就行了。冒险还不如安于现状更实际、更有益，这一点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但是，我知道我要说什么，在小店铺里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告密、暗算、密谋，那些隐藏起来的敌人胆小如鼠。过了一些日子，还是在洛格罗尼奥，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曾对炮团士兵、表弟卡米罗说过：

“在这一切结束之后，舞文弄墨的人非上台统治不可，你会看到这一点的，搞法律的，搞新闻宣传的，还有那些隐藏下来的，会很好地组织在一起。他们不去逛妓院，而是冥思苦想，

① 西班牙教会报纸。

怎样做才合适，还经常祈祷军人的妻室，祈涛上校以上的军人妻室支持他们。他们不愿意听到枪声，他们一心想赚钱，拯救灵魂，而我们依然一贫如洗，把生命当做游戏，有时甚至丢掉生命，但是，那没有关系。”

“小宝贝”也看到前途未卜，面前的一切都处在危险之中。

“只有缰绳才能驯服野牛，这如同清澈见底的水一样明了。我看不到有什么好法子，那很不公平，你怎么看？上帝不应该允许那样做，问题是上帝根本不知道，也许对于他怎么都一样。我在身上中弹后骂了上帝，但并没有因此蹬腿死去，上帝并没有惩罚我。我现在不会死了，这说明咱们在上帝眼里无关紧要，这一点我不能向所有人说明。你是不是想到过自杀？我，我没有想到过自杀；我认为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自杀。”

对所有人来说，时间都是一去不复返的，罗西克莱尔像所有女人一样长大了，女大十八变，就是说越来越富有魅力了。

“我今天要让你戴绿帽子了，蒙齐娅，我知道那个人是谁，你也知道。”

“你真风骚，罗西克莱尔！”

对所有人来说，甚至包括死人在内，时间都是一去不复返的。

“如果人们不能看钟表，该怎样计算时间呀？”

“那我就不知道了，对于发生的事我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很乐于面对现实。”

罗宾·列宝桑认为自己这辈子不走运。

“也许我还算一帆风顺，但是，我不能适应家庭环境，蒙齐娅，我是说我不能适应我的家庭环境。所有人都搞阿谀奉承

那一套，我从来没有学会在城市里生活，这就要付出代价。我家的家规很严，让人烦透了，没有欢乐气氛，缺乏感情，表面上我们是一家人，平时以听神父和修女唠叨打发时光，一个个脾气暴躁，各怀鬼胎。我的家如同威尼斯一样，蒙齐娅，像威尼斯城一样，以回忆为生，并且渐渐地沉陷下去，不知不觉地沉陷下去，这已是不可挽回的了。在我家里，许多年来谁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也许这样反倒好。”

罗宾·列宝桑讲完话便睡着了，拉蒙娜小姐踮着脚尖走出房间，避免打断他的酣梦。

“事实上，我们两个都不走运。”

阿德拉和赫欧希娜，即“懒虫”蒙乔的表姐妹，常常同拉蒙娜小姐和罗西克莱尔跳贴身舞。

“我从领口露出一只奶头，好吗？”

“不要那样，最好把衬衣脱了。”

红十字会发布讣告说，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的母亲莎尔瓦多拉在马德里不幸逝世，属正常死亡。格列托舅舅自以为是个重要人物，欢快地弹起了爵士乐，就是新奥尔良的黑人也不如他呀。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想象着一个比塞哥维亚人堂阿塔纳西奥·依盖鲁埃拉更年轻，也许更有文化的人，早就该给他或多或少讲一讲下面这段话：

“《官方公报》比战争本身还坏几分，这虽然不能言表，但确实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无法怀疑，《官方公报》是伪善者的武器，那些家伙将成为伟大的战胜者，在五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天下是他们的，等着瞧吧。天主教团善于赚钱，瓜分所得，各得其乐，但是，更善于使用其工具：命令没收和销毁黄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的和所有不合要求的书籍（心灵病

痛源于书籍），取消男女同校，市政府由民选省长任命（这有益于团结），清洗官员（公共福利事业不能由叛徒管理），学校里必须尊崇圣母（在做罗马式敬礼[①]时口中必须叨念：万福玛利亚！），建立报刊、书籍、戏剧、电影和广播的检查制度，（不要把自由同自流混为一谈），取缔集会结社自由（这是制造混乱的温床），废除非宗教式结婚（这就是姘居）和离婚（实际上是鼓励卖淫），禁止使用圣徒祭日表（反对异教的十字军）上没有列出的名字，这一切都严重地阻碍了西班牙的历史进程。”

可怜的依盖鲁埃拉并没有发生上面列举的那些事，也没有发生类似的事。依盖鲁埃拉尽量控制自己，不过多也不高声地思考，但是，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很想找个人谈一谈。

“这和您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和我没有关系。”

塔尼斯·加莫索饲养的几条狗很凶，很镇静，从来没有白白出击过。凯瑟被狼咬成了重伤，他不得不砍一刀，帮助它死去，免得它继续受罪，那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但是，他没有别的法子。塔尼斯·加莫索还有四条大猎狗：蝴蝶、珍珠、巫婆和花花，他不常带它们到山上去，因为每一条狗都是价值连城之宝，担心发生意外，也怕它们杂交，改变原来品种的特性。人们把塔尼斯·加莫索叫做“魔鬼”，因为他干事和魔鬼一模一样，心眼多，脑子快，在当地，没有一个人能与他伦比。塔尼斯的妻子叫罗莎，她是“裤头”埃乌特洛的女儿，埃乌特洛因为往盲人高登西奥脸上吐痰而被赶出帕罗恰妓院。他惧怕他的女婿，担心有一天被女婿撕裂嘴巴。

“你这个倒霉鬼，为什么对塔尼斯那样敬而远之呀？为什

① 即采取立正姿势，将手举过头。

么对目光正视你的人不敢正面回敬他一眼呀？”

“魔鬼”很喜欢脱光衣服在路西奥·莫罗的磨坊水塘里洗澡，有时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和他一块儿潜到水底。

“姑娘，当心点，别淹着！”

一个阴沉沉的早晨，路西奥·莫罗死在卡斯莫尼尼奥的路上，不幸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四面八方。人们无法抑制心中的痛苦，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卡塔利娜·巴茵特含着眼泪把磨坊主人埋掉了。

“他是一个大好人，从不伤害别人，他是水和百花的主人，也是岸边芦苇的主人。他的针线筐箩做得好极了，又结实又美观。我知道是谁杀死他的，我总有一天会看到这个凶手死无葬身之地。”

罗莎很邋遢，几个孩子脏得要命，两道鼻涕整天流淌着。她既不关心塔尼斯的整洁，也不关心孩子们的整洁，总是那么肮脏，这已经成了习惯。

“带上我的狗，你什么人和什么野兽都不用怕，凶狮呀，大熊呀，恶狗呀，都不用怕。我的狗谁也不怕，随时听从你的使唤，它们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塔尼斯·加莫索是那一带最强壮的人，一只手可以勒住一匹烈马，在脖子上或胸部给它一拳，能够把马打得连气都不喘一下。他为自己有那么大的力气感到好笑。不管是“葡萄牙女人”玛尔塔，还是阿奴霞西翁·萨瓦德尔，或者帕罗惛妓院的其他女人，都不愿意接待“裤头”埃乌特洛。

“他为了我可以穷死，甚至得麻风病死掉。我不必救他，也不必去看望他。”

塔尼斯还有几条放牧狗，它们像老鼠一样聪明，如百脚虫一样机敏。这几条狗既没有编号也没有起名字，根本没有这个

必要，因为它们的品种不怎么珍贵，它们自生自灭，无声无息地生活。它们都很精，当大猎狗出击时，它们也一个个奔上前去，同野兽打迷魂阵。罗莎喜欢喝茴芹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怪癖，并且为自己的怪癖辩护，竭力保护自己，不让怪癖消亡。荨麻不会扎伤塔尼斯·加莫索，蟒蛇和巨蝎也不蜇咬他。

“那么说他的皮肤一定很坚硬了？”

“并不坚硬，那是因为他不会被扎伤和蜇咬，你舅舅格拉乌迪奥·蒙德内格罗也不会被扎伤和蜇咬，这是习惯问题。这种习惯，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当他想到有人要搜寻他时，他在住宅周围埋下了机关，至少埋了七处，然后等着他们上钩，温塞斯拉奥·卡尔得拉加那个没用的东西被一个机关套住了，你舅舅格拉乌迪奥·蒙德内格罗过了三天才把他弄出来，踝部刮破了肉，骨头都露了出来。其余的人像兔子一样逃走了，另外，也根本没敢吭气。”

“像死了一样？”

“是的，先生，像死了一样。”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出院了，当然不会永远把他留在南格拉雷斯·德·奥卡医院里。“小宝贝”伊格纳西奥·阿拉纳拉切·埃乌拉特也出院了，腿有点瘸，但是保住了命，挺高兴。可怜的乔敏·加尔巴拉·拉劳诺都不如他们两个，他活了下来，这不假，但是失去了双手和眼睛。

时间不停地向前走着，什么纪念会、庆功会——当然要隐瞒事实真相了——也一个接一个地举行过了；我们民族主义者每夺取一个城市，后方的人就都跑到大街上欢呼庆贺，没有攻占的城市越来越少了，战争很可能已接近尾声了。阿尔范布拉战役期间，士兵像苍蝇一样倒下，“沙鱼”阿得利安·埃斯特维兹死在马德里战场上，他身上的子弹像筛眼一样多。战争，

残酷的战争，布尔人战争①，欧洲大战②，梅利利亚战争，内战，这次是一场内战，我们这些战争的幸存者，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讣告栏，每当早晨起来想起死去的人时，都感到惊恐和痛苦。我们所有西班牙人都把伊莎贝尔和费尔南多③当做一面光洁的镜子。“水獭”七姐妹中最小的多洛利妮娅·蒙特塞洛·特拉斯米尔，已经从阑尾摘除手术中完全恢复过来了，现在她健康得像一只红苹果，看见她很让人高兴。许多青年人死去了，临时任命的少尉早就成了一具死尸，幸存者想到每个人将占有四个健康女人和一个瘸女人，也许会得到一点点安慰。特鲁埃尔收复了，阿吉列，我不知他的全名叫什么，死在洛格罗尼奥医院里，他的床位就在旁边，他是在特鲁埃尔撤退时受伤的。费列尼亚妓院的“摩尔女人”法蒂玛记起了她的朋友萨拉姆·本·法拉齐，他是混血摩尔人，嘴上留着小胡子，他不同意把腿锯掉，他说宁愿死去也不愿瘸着腿活着，他这样做也许是对的。堂赫苏斯·曼萨内多的女儿格拉莉塔的未婚夫伊格纳西奥·阿劳露·希德，刚到齐尔齐特就死了，他死了，他不想逃脱死神的魔爪。你们从赤色分子控制区逃出来，在城里找不到住处，而在加利西亚却能够找到便宜的房间。我们的巴莱亚雷斯巡洋舰被击沉了。赫欧希娜的第二个丈夫卡迈洛·门德斯死在奥维多战场上，子弹射进他的太阳穴，这和砍头一样。一个十分寒冷的夜晚，全加利西亚最大的妓女、疯婆巴西利莎对哈维利托·佩尔特加说，他是半个女人，我们女人的构造比男人好，挂着两个肉蛋儿，你不害臊吗？哈维利托·佩尔特加回答说，这不是我的过错，再说你也是个厚脸皮呀！你如

① 经过两年的反抗，非洲南部的布尔人于1902年被英国人征服。

②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③ 伊莎贝尔(1451—1504)和费尔南多(1452—1516)是一对国王夫妇，曾对西班牙历史做出过重要贡献。

果保持良好习俗，穿戴得体，也算效忠于祖国了，亲爱的，下这个决心吧！贝尔齐特收复了。莱昂的大商人佩尔佩托·卡尔内罗·亚马沙莱斯——他曾在遗嘱中表示要将自己收藏的扇子、邮票和金币交给帕罗恰——的儿子佩尔佩托·卡尔内罗·塔斯贡，死在阿尔古别列山上，他腿上中了一弹，子弹并没有打到要害部位，但是由于没有及时取出弹头，因而流血过多。"女强人"皮拉尔满脸麻坑，她很会调情，不对，而是相反，当女人情火燃烧起来时，一切都会变得冲动。男孩和女孩从满两周岁起就应该着整体泳装，每一个人从小都应该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我们越过埃布罗河，会吹风笛的民警弗洛里安·索图略·杜列沙斯，在收复特鲁埃尔时死去了，子弹打中了他的眉心。玛鲁哈·门德斯是萨莫拉人，高个子，满头金发，总是大汗淋淋。她喜欢一个人玩纸牌，喝汽水，经常跑到贝坦索斯酒吧间，喝上一杯汽水。潘普洛纳主教欧拉切亚先生祈祷停止流血都祈祷厌了。夺取了莱里达、巴拉盖尔、特列姆、托尔托沙和亚兰谷地，伊希特罗·苏亚雷斯·门德斯，也就是在洛格罗尼奥医院偷死人东西的那个人，死在布里亚纳战场，那时他正在海里游，每次他从水中探出脑袋，都射过来一颗子弹，最后他淹死了。那位系蝴蝶领结、戴眼镜的先生，您看见了吧？看清楚了吧？好，他就是我的舅舅洛伦索，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放屁，两个、三个、五个，想放几个就放几个。西班牙女人，你的服装，你的饰物，不应该采用反叛不忠的法国低级样式。酒宴那么多，应该有个规定。呆傻妓女永远不会摆脱贫困境遇，她们要好好地利用一切。霍吉娜是个傻妓女，见一次就够了，她的衣服都是粗针大线胡乱缝制的，有两个香瓜那样大的乳房也没用。傻妓女没有好办法，真够受的！西班牙，请你永远记住，唯一的、最好的菜肴不是德国的，而是西班牙的，

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占领了卡斯特利翁和布里亚纳，步兵班长巴斯瓜利尼奥·安特米尔·卡奇索死在佩盖利诺斯，他在战争期间的保护人疯婆巴西利莎继续给他邮寄巧克力和烟丝，会有人享用这些东西的，放心好了，扔掉吗？不会扔掉的。一个摩尔人给“水獭”姐妹中的依内希妮娅染上了严重的淋病，谁也不会死于这种病的，这是实情，但是很受罪。申请加入爱国募捐活动的小姐们披着西班牙披巾，攻打厄斯特列马杜拉，攻占了堂贝尼托、维利西努埃瓦·德·拉塞莱纳和卡斯杜埃拉。走私犯、猎人、斜眼乌尔瓦诺·拉丁·费尔南德斯当过后勤兵，他下套捕兔子，他喜欢干这个，但是有一次他被发现后逮了起来。我们为什么不抽一袋烟丝呀？我已经讨厌指挥棒，讨厌接受训导了，现在已禁止出卖肉体的女人到大街上公开拉客。赤色分子渡过了埃布罗河，还要乱一阵子。里卡多·巴斯盖斯·维拉里尼奥，据说曾是赫苏莎姨妈的未婚夫，在夺取桑坦德的战斗中被打死。不对，不是桑坦德战斗，而是特鲁埃尔战斗，是1938年1月1日打响的，那一天被打死的有加利西亚红旗游击队司令胡安·巴尔哈·德·吉罗加。里卡多·巴斯盖斯那一枪打在心窝上，对，人家都这么说。“葡萄牙女人”玛尔塔珍藏着三颗钻石和三颗红宝石，她总是把装有这些宝石的小铁盒带在身上，谁也不知道。巴利亚多里德市长劝阻人们不要去围观枪毙犯人的场面。在军事法庭执行悲惨的判决命令的那些日子里，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去观看，其中有幼童，有年轻姑娘，还有一些夫人……这些人的出现说明他们不怎么赞成枪毙人，等等。夺取了塔拉戈纳、巴塞罗那和赫罗纳。费利蒙·拉希多·罗沙巴莱斯，即那个非法营业的公证员，曾使兽医麦达多·孔果斯的私奔妻子特雷莎·德·尼尼奥·明盖兹·干达列拉生活得十分幸福，他死在了瓦尔赛吉略战场上。他在大便时，有个

人对他的头部开了一枪，那也许是为了寻开心，也就是说并不是出于恶意。塞瓦斯蒂亚娜！您吩咐吧，堂罗慕洛！你穿着内裙站到阳台上，不感冒别进来。西班牙女人，你那灵巧的双手缝下的一针一线就是对寒冷的一次次征服和胜利，要知道，寒冷正袭击着为了祖国而牺牲生命的战士。攻占马德里，那是1939年4月1日，1939年是胜利之年：内战结束。

雨好像下了一辈子，我不记得以前曾下过雨，不记得还有过另外一种颜色，另外一种沉静。雨不紧不慢地下着，雨点轻轻地滴落下来，一滴一滴地滴落下来。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下的，也不知道何时结束，据说水总是要流归河床的，这是实情。我又听见乌鸦在歌唱，但是，这一次歌声却不同，并不十分细腻动听，比以前凄惨模糊。即歌声像是一只幽灵之鸟从喉咙里发出来的，也就是说，那只鸟的心灵和记忆都处在病态之中，很可能这只乌鸦老了，它的希望破灭了。大气中有点异样的东西，据说有几个人停止了呼吸，那几座山上人头滚动，这是卑劣行为造成的后果，同时，也落下了眼泪，落下了很多眼泪。大地和天空的颜色一样，大地和天空是由一种高尚的、思乡的物质组成的，山界消失在了轻柔的雨滴后面。浅绿色和浅灰色保护狐狸和野狼，战争没有使野狼丧命，战争没有除掉野狼，没有杀掉野狼，战争是人反对人，反对人的欢快形象。现在，人的形象凄惨，看上去很羞愧，我看得不大清楚，但是对我来说，人在战争中打了败仗，这个痛苦的动物很背时，这个痛苦的动物没有吸取教训。如果有谁要求和平、仁慈和宽恕，任何人都不会理睬他，胜利冲昏了头脑，但是，胜利也是一剂毒药，胜利使胜者昏昏然，使他昏睡不醒。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身体有些不适，拉蒙娜小姐对他说：

“你很快就会恢复健康，好起来的，你不要担心，重要的

是活着坚持到最后。”

当出现寂静气氛时，西班牙人说有天使经过那里，英国人则说，又有一个穷鬼出生了。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

“蒙齐娅，你对我很好，你觉得我是和以前一样活着吗？你说说，我是在百分之百地活着吗？”

“你是和以前一样活着，莱蒙多，你在百分之百地活着，百分之百地活着，过些日子你就知道了。”

罗宾·列宝桑送给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一瓶威士忌。

“说不定这是全加利西亚最好的威士忌，是葡萄牙的温塞亚一家的大儿子刚刚给我带来的，你好好收藏起来。”

把清算血债的事交给法律团体是一大错误，步兵本来可以做好这体事，又快又宽容，就是出现一点小问题也不打紧。在《伊尼德》①里有这样的话，神仙也是紧紧拥抱的，这是小节，无关大局。严重的不是胆大妄为、玩世不恭的嫖客和酒鬼去冒险制造混乱和暴力，而是当政的胆小鬼、有权势的胆小鬼制造混乱和暴力。他们谨慎、吝啬，是一群令人作呕的傻瓜。平庸之辈经过深思熟虑而制造的长久暴力是最可憎的，因为它给生命的健康进程糊上了一层厚厚的纸，这不是公正的举动，而是哑巴狂欢节上的假面具。行政机关的蛀虫猛于山间野兽，它更为低级，它更具有复仇性，于是，人失去了方向，精神变得失常，最后倒下。人不是厌烦，不是逃走，不是自杀，他们不是这样，而是惊恐、畏缩、软弱，他们做着最苦恼、最愚蠢的事，他们鼓励鲁莽行动，强化统治，你只要看看报就知道了。这很不公正，也不光明正大，公正依然是相当遥远的梦，光明正大

① 罗马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9—19)的史诗，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齐名。

像一朵不幸的鲜花被暴风雨打得凋谢了。昨天早晨6点钟，军事法庭星期四宣判的七十三名死刑犯被枪毙了，等等。

"蒙齐娅，这如同一场大地震，我的眼睛依然模糊不清，也许过一段时间才能看清楚。"

"不要去想它了。别把威士忌打开，保存好，留着你一个人喝。我来给你配一杯酒，当然咯，也给你配一杯，罗宾。"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喜欢喝现配的酒，但必须是苦艾酒加上杜松子酒，各占一半，再加几滴苦啤酒，一片薄荷，一颗野樱桃。

"我这里只是没有冰。"

"没关系，我们就当它已经冰过了。"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喝着现配的酒，顿时忘却了那些令他失望和痛心的事。

"在科鲁尼亚，美洲咖啡馆和航海咖啡馆都卖现配的酒，美洲咖啡馆坐落在皇家大街的左侧，对堂奥斯卡尔必须备加小心，我只和我的表兄弟去，有时和安帕罗去，安帕罗真是一个好姑娘！我应该回科鲁尼亚看看她去，她也许有男朋友了，很可能有男朋友了。"

贝妮希亚不识字，也不会写字，她没有必要会，会了也没有多大用处，我不敢肯定识字和写字有什么用处。贝妮希亚的奶头像两颗瘦栗子一样，过了这么多年，还没有长大，她总是满面春风。

"贝妮希亚。"

"您吩咐吧，堂莱蒙多。"

"到店里去，给我买一包火柴来，还要一本信纸。"

"邮票呢？"

"也要邮票，给我买四张吧。"

“要虔诚的天主教徒、王后伊莎贝尔的，还是最高长官①的？”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笑了笑。

“有那种就要那种，讨厌鬼，有那种就要那种吧。”

今年去圣巴依拉参加朝圣圣母活动的人不多，圣巴依拉就在拉林过去一点的地方。今年是愚昧的死人年，是惊愕的犯人年，是心中指南针折断了的游牧人年。今年去的坏人少，民警多，据说要改变我们的习俗，去看热闹的少了，吹风笛的少了。

“可以吹风笛吗？”

“白天可以。”

那棵茂盛的大栎树下，一个女人用念珠敲打着一个天真的小伙子，让他把魔鬼从嘴里吐出来。

“猪猡，你是想让魔鬼总那样呆在身体里呀！快吐出来吧！撒旦，魔鬼，你快从这个小伙子身上跑出来吧！”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感到厌倦，他看到一切都有些异样和做作，当然咯，他感到厌倦很自然。

“蒙齐娅，咱们走吧？我觉得在加利西亚连念珠都失去了它的作用，我们为什么不早出生一百年，或者晚出生一百年？”

在回归的路上，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几乎一直沉默不语，表情忧伤。他们坐一辆旧埃塞克斯，那是拉蒙娜小姐从一个葡萄牙人手里买来的。她的那辆庄重的黑色汽车和那辆漂亮的白色汽车，战争一开始就被征用了，自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看见过，一定为某个人效了力。

① 指佛朗哥。

"你在想什么？"

"什么也没想，你已经看到了，有一个讨厌的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

雨点怀着爱轻柔而镇静地滴落在绿色的荒凉田野上，滴落在黑麦上，滴落在玉米上，也许雨点并没有怀着温存的爱，也不是轻柔地、慈祥地滴落下来，很可能是怒冲冲地突然倾盆而落，因为雨也被改变了原来的模样。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坐在拉蒙娜小姐身边，又开口讲了起来，不过，无精打采。

"西班牙是一具死尸，蒙齐娅，我不愿意去想它。但是，对于西班牙变成一具尸体，我感到害怕，我不知道我们要过多长时间才能把这具尸体埋掉，我也许是错的！但愿西班牙没有死去，西班牙只是暂时处在昏迷之中，它还会醒过来的！西班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蒙齐娅，只是命运不好，我知道，这不能用语言表达，可是，你说呢？我们西班牙人已经没有勇气生活下去了，我们西班牙人应该做出巨大的努力，应该付出很多很多精力，才能避免自相残杀。"

太阳还没有落山，拉蒙娜小姐和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就回到了村子里。

"把我放在家里就行了，蒙齐娅，我觉得累极了，我先睡一会儿，不吃晚饭了。"

"好吧。"

生命仍然伴着死亡，看来这是上天的大法，有的人把这叫做没有生气，另一些人则看不见这一点，他们看不见生命，也看不见死亡。

"你的脸色有些苍白，蒙齐娅，脸色不好看。"

"对，我有三四天没睡好觉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是因为月经不正常吧。"

高登西奥懒洋洋地拉着手风琴，外乡人的声音不可能使心脏充满激情地跳动。“葡萄牙女人”玛尔塔是受人尊敬、得人欢心的女人，她很知道自己的职责。

“我做的一切我本人知道，我专心致志，付给我多少钱都可以，我从不过问。”

高登西奥拉起了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旋律非常浪漫、细腻、动听。格莱门特·帕罗马雷斯是军曹，是负责后勤军务的军曹。他喜欢吓唬女人，有时还打骂她们，实际情况是，我们都喜欢干那种事，问题是钱要给得多一些，或者找到一个听你吩咐的。

“对于我，给多少钱都不在乎，给钱就行，知道吗？但是，你如果让我流出血来，我就骂你是狗娘养的，你如果让我流泪，我就杀掉你，这是上帝的意志！”

“我要送给你一块红宝石和一颗珍珠，玛尔塔，红宝石像一滴鲜血，而珍珠是一滴眼泪，是一滴眼泪。”

“好吧。”

堂娜普拉，也就是帕罗恰，浑身大蒜味，她并不喜欢这种气味，而是为了治病。堂娜普拉，也就是帕罗恰，血压高，她吃早饭时总是要食用一点调味蒜油，一心想把血压降下来。大蒜是抵抗瘟疫的良药，还能防备吸血鬼，驱打寄生虫，大蒜的缺点是留在嘴里的难闻气味不容易消失。堂安赫尔·阿列格利亚，矫形外科，修复手术，搜集社会救济总署的徽志，西班牙天才的天才塞万提斯，西班牙步兵，18世纪的步枪射手，马略尔卡，美丽群岛的明亮珍珠。堂安赫尔患睾丸炎，阴囊肿得像棵大菜花，帕罗恰妓院的女人都远远地离开他，仿佛他得了霍乱似的。

“不行，不行，您别过来，您还是和您夫人睡觉去吧。您

如果不愿意，那就忍着点儿吧，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大家都得忍着点儿。堂安赫尔的那东西烂成了脓水，可别让我倒霉一辈子，我还要靠身体谋生呢。”

马麦德·佩特莱依拉被判处死刑，因为他私自带着枪枝跑到山上，被捉到了，那是一桩十分严重的罪行。他妈妈站到佛朗哥经常经过的拐弯处，扔给他一封信，请求他免除儿子的死刑，佛朗哥卫队以为那是一颗炸弹，开枪把她打死了。这时佛朗哥读了信，当即决定赦免，于是把死刑改判为三十年劳役。马麦德·佩特莱依拉在被押往劳役场的路上逃走了，他现在躲在霍尔赫·拉梅依罗家里，谁也不知道，对了，他的妻子是知道的，他妻子很正直，人可靠。马麦德·佩特莱依拉躲藏在一口枯井里，里面有垫子、毯子，至于饭菜，都是用绳子和滑轮送下去的。他每隔两三天趁夜深人静时上来一次，活动一下四肢，洗漱洗漱。

“至于我嘛，你愿意呆多久就呆多久，对卡门也一样，我们都认为这种状况不会持续一辈子。”

“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也许要比我们大家估计的时间更长久。”

许多年以前，年轻人拉萨罗·科德沙尔在这儿座山上活动，他的脑袋像辣椒一样光秃，眼睛如同泉中的清澈水滴。拉萨罗·科德沙尔是被里弗的摩尔人杀害的，现在已经没有谁记起他了。

“他使那么多姑娘受了孕，她们当中也没有一个记起他？”

“没有一个记起他。”

人们保持着沉默，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永远一成不变，永远是原来的模样，现在更是如此，也没有任何东西永远按固有的模式发展下去。帕罗恰妓院的嫖客不再气喘吁吁，不再得到

享受，为什么？他们已经不呼吸不走动了，他们死了，埋了。堂娜根玛的丈夫堂德欧多西奥心脏病突发死去了，可怜的堂德欧多西奥最喜欢的妓女应说是维希，她总是那样温柔，笑脸盈盈。堂赫苏斯·曼萨内多那条老狗死时全身臭不可闻，帕罗恰妓院的女人都躲开他，他经常给她们八九个雷阿尔的小费。“猫脸”卞维尼多·贡萨雷斯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在门廊里被人砍了两刀，一刀在喉咙，另一刀在胸部。人们都把莱苏列克西翁·佩尼多叫做“云雀”，因为她看上去好像随时准备起飞似的。“云雀”看见“猫脸”的尸体时吓了一大跳，“云雀”是第一个发现“猫脸”尸体的。在帕罗恰妓院里，没有一个人为他的死掉过眼泪，那个人的身上有着和他本人背道而驰的东西，这从脸上可以看出来。“葡萄牙女人”玛尔塔善于观察死人的内心世界，“葡萄牙女人”玛尔塔名不虚传，她是一个善良女人，很会动情，明白人介绍说，她的屁股像西瓜那样喀喀作响。我一直注意观察，不止她一个人是这样，还有一两个女人也是这样。高登西奥拉了一支欢快的斗牛士进行曲，《马西亚尔，你是最伟大的斗牛士》。赫苏莎姨妈的未婚夫里卡多·巴斯盖斯·维拉里尼奥，我们大家都说他是赫苏莎姨妈的未婚夫，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也常去帕罗恰妓院，次数不是很多，完全是出于治疗目的，防止体温升高。有时，一个人简直都走不了路呀。对里卡多·巴斯盖斯·维拉里尼奥来说，随便一个女人都是好的，他口味不高，唯一的要求是让他接近她们。路西奥·莫罗很少去奥伦塞，但是，他每次去那里时，都要到帕罗恰妓院看看。路西奥·莫罗喜欢乳房丰满的女人，喜欢喝茴芹酒，喜欢探戈舞曲。

“这个令人讨嫌的高登西奥很会拉手风琴，这我当然相信了！他的手风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拉得好。”

堂赫苏斯·曼萨内多那个婊子养的家伙死了，他女儿格拉莉塔的未婚夫也死了，不幸的伊格纳西奥·阿劳霍·希德，由于忍受不了恐惧，战争期间乖乖地让人打死了，他很可能是心甘情愿地让人打死的。那些婊子养的不三不四的人把别人的性命握在他们的手心里，杀了人还恶毒地哈哈大笑。那些不幸的人死了，一声不吭地让人家活活打死了，太惨了，太令人羞辱了。堂赫苏斯·曼萨内多和他的那个无所作为的女婿也常常去帕罗恰妓院，人们需要放松一下，而放松就要找一个合适的场所；这很自然。我认为唯一没有去过帕罗恰妓院的就是炮团士兵卡米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他也没有死，他的家离这儿很远，他几乎从来不到奥伦塞这边来。

"那么，他一定常去蓬特韦德拉了？"

"是常去那里，还有圣地亚哥，他去圣地亚哥要比去蓬特韦德拉的次数多，帕特隆人可以算是半个圣地亚哥人。"

前面提到的其他人都已经死了，并且埋掉了，但愿上帝早已宽恕了他们。之所以没有再提他们，是因为事情想要结束自己的进程，还有，并非所有死了的人都是帕罗恰妓院的顾客，有好几个就不是，在奥伦塞还有别的妓院。圣蒂斯特万神父在讲道时勃然大怒，他把这些妓院叫做堕落的女人之家、拉皮条的窝穴、人肉市场。

"至少还有一百个名字，但是，那个幽灵并不知道。"

大部分人身上都有反叛的一面，这倒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这是人的一大特征，这个特征人人皆知，知道就行了。堂卡斯托·博莱戈·桑切斯-普恩特降低尿酸指数以后，身上的那股劲大大减弱了。先前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付他，帕罗恰妓院的女人都视他如虎似狼，就是帕罗恰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也不敢小看他，付不付钱没什么关系，最好快些走掉，走掉算了。

堂卡斯托被汽车撞了，没有死，但是，两条腿断了，另外，司机根本没有理睬他。堂卡斯托说司机是意大利人，汽车上的人都是意大利人，天知道是不是！夜间巡逻的人发现了他，把他半拖着送到急救站；看样子，堂卡斯托拉了一裤兜子屎尿。

“喂，堂娜普拉，有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上校，是马拉加人，名字叫费尔敏·朋冬·帕斯，您还记得他吗？总该记得吧，亲爱的，他来这儿什么也不干，只坐在客厅里天南海北地聊大天，舍不得花钱。”

“啊，知道了，我还记得他！他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事，昨天脸上被人用一个老大的汽水瓶子打死了，当场就死了过去，连一口气都没有喘上来。”

“太不幸了！在什么地方？”

“在大街上，从‘独眼母马’妓院出来以后就闹翻了，军事法院正在干预此事。”

“我的天！”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对罗宾·列奎桑·卡斯特罗·德·塞拉说：

“这次该轮到你以卡米罗舅舅的名义召集亲戚们聚会了，依我看，应该请莫兰人，这是当然的，不过也要请古欣德人，多请些人没关系，因为事情很重要，我们大家都应该发表意见。在聚会之前，我们绝不能声张出去，蒙齐娅把她的房子让给我们，她的房子条件好。”

拉蒙娜小姐的父亲堂布雷希英是著名的飞行技巧表演家维得林内斯、加尔涅尔、莱福列斯蒂尔和拉贡贝的好朋友，他们在空中翻滚跳跃，入夜，飞机上亮着彩色的灯光。每个座位25或50分币不等，那要看座位的位置了。贵妇人们戴着宽边礼帽，披着薄纱，十分漂亮，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拉蒙娜小

姐还没有出生呢。

我们所有莫兰人都有一张马脸，牙齿分离开来，有的人分离得很厉害，这一点炮团士兵卡米罗已经提到过一次。还有人说我们浑身都是蜡烛味，朝圣和参加婚礼时都喝得醉醺醺的，但这不是实情。古欣德人不大被人注意，原因是他们同其他人通婚使血液混杂了，也许是这样，我不能说不是这样，但通婚以后，种族不但不会失去自己的特征，反而会更加显现出来，不过，两者的特点有时会混在一起，血统也是这样。常言说得好，一个东，一个西，血统在哪里？你会懂得我的意思的。我们莫兰人并不全是帕尔多·德·塞拉元帅的后代，尽管其中大部分人都是他的后代；在当时，元帅并不是指挥军队的首长，而是管理马夫的领班。埃维利奥舅舅长得很帅，人们都叫埃维利奥舅舅是“野猪”，因为他身材魁梧，生性粗野。“野猪”很少下山来，和外乡人根本不打招呼。战争期间，“野猪”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他很走运，一个个都克服了。

“那是饿死鬼之间的官司，严肃的男人绝不会变化无常、突然自杀的。他们很像法国人，他们做的事情和驯化山羊差不多，除了吉卜赛人以外，谁也不会想到驯化山羊的。”

“野猪”喜欢吃、喝、抽、嫖、玩，“野猪”是一个主张发扬传统习俗的绅士，在这一点上，他和格拉乌迪奥·蒙特内格罗舅舅是一样的。

“这么说您不惜用子弹保护自己的怪癖了？那好，您就保护吧，但是，您应该亲自把子弹射出去，不要叫别人替您射。拿上猎枪，到山上去吧，像个男子汉，放它两枪，看看吧，您如果有胆量，那些人就会退缩，吓得全身哆嗦，向您求饶，而且没话找话说，问您是几点钟了。”

“野猪”已经七十岁高龄了，戴着一副眼镜。

"这都是因为年龄，我年轻时眼睛很好，比谁都看得远，但是这不能保持一辈子，我知道得很清楚；糟糕的不是老了以后而是正当风华正茂时就戴上眼镜，年轻时戴眼镜的，不是神学院的学生，就是女人气十足的男人。"

"哎呀呀，埃维利奥舅舅！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几乎所有人都这样，也可能有例外，我不能否认。"

"野猪"的妻子已经死了好多年，五十多年了。"野猪"的妻子又漂亮又聪明，她总是戴一串珍珠项链，衣着入时。虽然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但他一直没有结婚，整天到处找野花。这个女人我喜欢，那个女人我不喜欢，我让这个给我生个大儿子，儿子进神学院，再让那个给我生个胖丫头，给她开一家店铺，他就是这样打发时光的。"野猪"请人在亡妻墓前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碑，并且在上面写了这样一段墓志铭：正因为你和圣母一样都叫玛利亚，我才为没有给你照张相而永远感到悔恨。

"这也像诗句呀？"

"是不像诗句，'野猪'从来不会写诗。"

"野猪"把自己厌倦的东西和蔑视的东西划分成几类，以厌倦和蔑视的程度而论，从大到小依次排列是这样的：神父、军人、意大利人、缉私队员、掘墓人、矮子和结巴。

"葡萄牙人呢？"

"不包括，葡萄牙人不包括在内。"

萨比尼亚诺·萨格拉蒙·罗依迪斯不但口吃，而且说话时还唾沫四溅，溅到侍童脸上。萨比尼亚诺是个很令人讨嫌的人，他经过这里的苦难谷地时，所有人都被他吐过唾沫，真让人难以忍受。他的妻子胡斯蒂妮塔·塞莱依莎尔·罗依博斯一直让他戴绿帽子，直到一天她厌倦了，不想再争吵、隐瞒下去了，

就一下子跑到大街上，把丈夫送进疯人院，自己跟一个名叫费利佩·阿尔比奥尔·福尔内尔的卡斯特龙人走了。那个人其实是卡斯得龙属下的阿尔卡拉·德·齐维尔特人，他有一家扁桃仁糕作坊。

"还做榛子糕、松子糕和其它硬果糕吗？"

"对，也做，阿尔比奥尔拼命地干，什么样的果仁糕都做。"

胡斯蒂妮塔从来不欺骗她的情夫，尽管有人引诱她，她一直没有让阿尔比奥尔戴绿帽子，据说她对萨比尼亚诺的那股激情已经完全消失了。

"我看萨比尼亚诺很正派！"

胡斯蒂妮塔是"野猪"爱妻的侄女，所以和"野猪"还算沾亲带故呢。胡斯蒂妮亚打扮得和城里女人一样，穿一双红色高跟皮鞋，带子系在踝骨上。

"这倒问题不大，反正什么鞋都要踩在地上，都一样，穿着鞋就行。至于说到穿什么妓女鞋呀，那都是次要的，只要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其它的就不打紧了。"

"野猪"打发人把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叫来了。

"人们的情绪在渐渐冷下来，你想怎么处置那个卑鄙的家伙呀？你知道我在说谁。"

"您可以想象得到，埃维利奥舅舅，但是，还应该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已经告诉罗宾把大家都召集来。"

"好吧，不过，不必着急，事情还没有结束，还有时间！"

玛鲁哈·博德隆·阿尔比雷斯，也就是和塞尔索·巴列拉私奔的那个朋费拉达女人，还保存着堂赫苏斯·曼萨内多的讣告：尊贵的堂赫苏斯·曼萨内多先生，上帝和圣母的虔诚崇拜者，我们天父功绩卓著的使奴、律师、法院代理人，做完忏悔

以后带着教皇的安慰和祝福安详地谢世了。安息吧。凭这份讣告可以得到一公斤面包，圣科斯麦的面包坊在七天内可以供应这一公斤面包，以帮助亡灵。

“有些讣告，让人看了高兴，您说是不是呀？”

“是的，亲爱的，有些讣告让人高兴。”

“说到底，但愿他安息。”

“对，最能证明上帝存在的，莫过于堂赫苏斯·曼萨内多最终获得安息了。”

玛鲁哈·博德隆冷静下来以后，和佛朗哥卫队的一个摩尔人结了婚，那个人叫德里兹·本·高沙法特。

“他对我很好，在床上表现得像个基督徒，我的德里兹有一个驴那样的‘家伙’，他掏出来，简直吓死人。”

“玛鲁哈！”

“请原谅，我刚才说走了嘴。”

在这里，要想让事情都恢复到原来的状况，那可要费好大的力气。现在，人们什么也不干，东游西逛，这怎么能够振兴国家呀，不用多久，我们大家就都非挨饿不可，但愿英国人或德国人别大兵压境。”

阿布·阿拉·阿齐兹·本·梅鲁安，外号叫“葡萄牙人”，也是摩尔人，他已经死了好几百年了。这儿一直有摩尔人，他们当中有的珍藏着黄金，有的珍藏着宝石，还有的把虱子传给别人，整天在麻风烂疮上抓痒。现在有好多西班牙人是患麻风病的伊斯兰教徒的后代，这可以从职业上看出来，堂格列门德·巴里兹，也就是堂娜丽塔那个自杀身亡的丈夫，人们都叫他“富翁”，因为他是一个“全富”的人物：身体重，钱财多，“绿帽子”多，厌世情绪盛，等等，他什么都多，堂娜丽塔想让先前就与她有来往的、后来又同她成婚的神父堂罗申多·维拉尔

在堂格列门德弥留之际给他涂圣油。

“我不能去做那种事，亲爱的，如果死亡的危险不是源于病痛的话，是不能涂圣油的，绝对禁止这样做。”

“他已经是死了的人，而且死因又是多方面的，你还说什么死亡的危险呀？”

“真的，真的！”

可是，堂娜丽塔摆好桌子，铺上洁白的桌布，在托盘里放了许多小棉球，那是从卫生纱布上摘下来的，因为已经没有备用的了，另一个托盘上盛着面包渣、几块柠檬、圣水，等等。堂罗申多神父开始祈祷。

“万能的上帝哟，请您赐福。”

“阿门。”

赫欧希娜和阿德拉是蒙乔·雷克依索·卡斯博拉多的表姐妹。赫欧希娜杀害了她的第一个丈夫阿道夫·佩诺塔·阿乌加莱瓦达，他也许是自己上吊死的，众说纷纭，她让他喝了仙草汁，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爱，而对另一个男人，即卡迈洛·门德斯，他在奥维多受围困时被打死，她每个星期都给他吃导泻药，从而使他变得温顺起来。阿德拉咀嚼魔草，整天像个梦游患者似的。蒙乔非常感谢他的表姐妹的母亲，他的米卡埃拉姨妈，因为他小时候，姨妈天天逗弄他玩，有些事情一辈子也忘不了。

“现在，家庭关系都比较松散，各走各的路。”

很遗憾，“沙鱼”还没有把安蒂奥基亚城的大钟偷走就被打死了，很难找到另一个像“沙鱼”那样善于潜水的人。

“你还记得那天夜里你们去帕罗恰妓院取暖吗？”

“当然记得！为什么不记得呀？有些事情永远也忘不了。”

可怜的阿吉列，他因为吐血而死掉了，他的遗物被伊希特

罗・戈麦斯・门德斯，我是说，被伊希特罗・苏亚雷斯・门德斯统统偷走了，凡是死人的东西他都偷，从不放过一个。伊希特罗・戈麦斯・门德斯是在布里亚纳战场被打死的，当时他正在海里洗澡。我不知道为什么常常记起医院和战争的场面，对了，实际上我什么都记得。

“那不是很好吗？”

“我不敢十分肯定那是好还是坏。”

拉蒙娜小姐也想拜访“野猪”，“野猪”像个老祖宗似的，并不是每次都能见到他。“野猪”在肩胛上方刺了一条美人鱼，但只在自己生日那天露出来给别人看一看。他的生日是5月11日，5月11日就是和他同名的圣神的纪念日，还有别的圣神，安蒂莫圣神，埃维利奥圣神，马克西莫圣神，巴索亚圣神，法比奥圣神，西西尼奥圣神，迪奥格西奥圣神，佛罗伦西奥圣神，阿纳斯塔西奥圣神，甘古尔弗圣神，马梅尔托圣神，马约洛圣神，伊鲁米纳多-佛朗西斯科・德・赫罗尼莫圣神。5月11日是炮团士兵卡米罗的生日，“野猪”风度不凡，满头鬈发。

“喂，蒙齐娅，生活对于所有人都是艰难的，生命抵制死亡，就如同死亡扼杀生命一样。然后，最后总是死亡战而胜之，因为死亡不像生命那样来去匆匆，也不像生命那样羞涩。”

“对，舅舅。”

“当然对了！喂，蒙齐娅，战争已经结束了，许多不幸的人不是倒在山上就是倒在沟渠里，肠子和脑浆都流了出来。但是，我们，我们家的这些人，几乎都健康如初地留在了自己的家乡，不需要去学习别的语言、别的生活习惯。强迫一个人改变固有的东西很不得人心，而且对于心灵来说也是痛苦的。”

“对，舅舅。”

“当然对了！喂，蒙齐娅，我对意大利人，希腊人和土耳

其人没有好感。我本人喜欢英国人、荷兰人和挪威人，他们不是那么活跃，但人可信，不说大话空话。”

“对，舅舅。”

“当然对了！你想喝一杯吗？”

“对，舅舅。”

“你只会说‘对，舅舅’？”

“野猪”斟了两杯甘蔗白酒。

“甘蔗白酒不烈，从不伤人，水手为了同大海搏斗，总是喝这种酒，它对女人也有裨益。你认识矫形大夫安赫尔·阿莱格利亚吗？”

“不认识，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只是问问。”

“水獭”七姐妹避开了风暴，平安无事也好，艰难曲折也好，总算避开了。有些事对男人的震撼要比对女人强烈，这虽然不是规律，但十次也有八九次如此。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糟糕的是自己死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这里不是说灵魂，不是永恒的拯救或者永恒的地狱，而是指肉体和肉体的消失。摩尔人连一根指头都不愿意被割掉，他们要带着完整无缺的身体升入天堂。一具尸体埋葬起来，被蛆虫吃掉，这和扔进大海被鲨鱼吃掉就是不一样，和被野狗撕碎后吞到肚子里也不一样，和火化后飞散空中，变成麻雀的食物也不一样。有的人一辈子靠吃男人的尸肉活着，直至他本人死去。这种可怕的事绝不会袭扰女人，“水獭”七姐妹仍然活着，没有什么大的操心事，她们还是那样漂亮，那样健康。

“多洛利妮娅，她已经从阑尾摘除手术中恢复过来了吧？”

“当然咯！她现在长得像朵花似的，让人看不够。”

罗宾·列宝桑和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对哲学津津乐道，高

谈阔论。拉蒙娜小姐留他们吃点点心，罗宾说得多，因为莱蒙多有些疲倦，他疲倦已经有好几天了。

“生活下去，要学会伪装，莱蒙多，我，我由于身体不太好，身体弱，我在生活中要学会伪装，事实上，和你相比，我的生活不够丰富多彩，比如说吧，我本想活得快活些，但我不得不安于现状，耐心，应该有耐心！我认为，距离我们遥远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是不存在的，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世界的轴心就是我们本人的心脏，就是蒙齐娅的家。距离我们遥远的东西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秘鲁印第安人吹笛子，一个爱斯基摩人捕捉海豹，一个中国人抽鸦片，你想象得出来吗？一个黑人吹奏萨克管，一个摩尔人给蛇施魔法，一个那不勒斯人吃长面条，世界十分狭小，人生短暂。‘懒虫’蒙乔周游了整个世界，是这样，‘懒虫’蒙乔在瓜亚基尔时曾经谈过恋爱，可是你们其余的人就根本没有走出这里的大山一步，而这为的是打仗，我还不如你们呢，对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大部分人如此。当然，谁也不敢肯定，出去见世面就是件好事，最为理想的是，一个妙龄少女坐在小板凳上，面对着暖烘烘的壁炉，弹奏琵琶。在动乱期间，铲除了以前的那些习俗，那些习俗随着动乱完全消失了。现在什么都变了，变得更糟了，一个时代死去了，另一个时代诞生了。莱蒙多，黑麦年年生，黑麦年年死，然而栎树比人活得长久，没有沉湎于不足挂齿的小事里，莱蒙多，你是懂得我的意思的，还不如在太阳穴开一枪呢。”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神情悲凄。

“你谈到了动乱，罗宾，是这样，有些事是永远无法挽回的，我们无论如何看，都不能看得真真切切，被动乱铲除的那些习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到我很悲哀？我没有在年轻

时就死去，也许这是个很大的错误，对，我现在年纪大了，应该年轻时就死去……我请求你们二位谅解我，蒙齐娅，给我杯白兰地，好吗？”

“好的，莱蒙多，我来弹钢琴，你想听吗？”

雨点滴落在阿尔内戈河上，河水流淌着，带走牙齿，驱走癞蛤蟆和毒蝾螈制造的大脖子一类怪病患者，也冲刷着危在旦夕的病人。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卡塔利娜·巴茵特却赤着身子，在埃斯巴拉多山丘上打着口哨，她的胸前吊着两只大乳房，头发像垂柳枝条一样披散开来，手里紧紧地握着一只麻雀。

“你要得肺炎的，卡塔利娜，肚子也会痛的。”

“不会，先生，寒气不会吹到我的身子里。”

这一切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可是，在人们记忆中留下痛苦的那场风暴已经过去许久了。

“我们为死人能做些什么呢？”

“和以前一样，亲爱的，三件事，以前一直做三件事：把他们的脸洗干净以后掩埋起来，为他们做祈祷，为他们报仇，死亡不能再白白地重演。”

“是这样。”

雨点滴落在贝尔木小河的水流上，这条小河呻吟着，如同一个还没有最后淹死的小孩子。雨点滴落在五条河的水流上：从瓦尔多·瓦尔内依罗平原流过来的维尼奥河，发源于格列戈山上的阿斯内罗斯河，为神父皮肤降温的奥塞依拉河，沿着拉波沙·兰加达公路向北流去的科梅索河，阿格罗圣蒂尼奥的姑娘们洗头巾的布拉尔河。雨点滴落在栎树和栗树上，滴落在樱桃树和柳树上，滴落在男人和女人身上，滴落在荆豆、蕨类植物和茂盛的常春藤上，滴落在活人和死人身上，滴落在大地上。

“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的唯一一样东西。”

“感谢上帝。”

我舅舅堂格拉乌迪奥·蒙德内格罗的葬礼，我们大家都在场，当民选省长出现时，气氛曾一度很紧张，万幸的是人们很快镇静了下来。我舅舅堂格拉乌迪奥·蒙德内格罗从来没有惧怕过任何人，他曾经用套狼的夹子把那个不幸的温塞斯拉奥·卡尔特拉加夹住了，他一连嚎叫了三天三夜，没吃没喝，没有面包，也没有水，我舅舅把他放开时，他像一只家兔那样温顺了。

“他是跑着走开的吧？”

“对，先生，他腿瘸了，但却是跟着走开的。”

杀害“蛮子”和西得朗·塞加德的那个死鬼还没有死去，但是，离死已经不远了。三年前的玛尔塔圣神日和路易斯圣神日期间，他至少杀了十二个或十五个人，可能还要多。他现在浑身都是死人气味，人们一看到他都躲得远远的。

“你没注意到他身上有死人味吗？”

一天早晨，盲人高登西奥听完弥撒回来时，突然晕倒在大街上，好像得了癔病似的。

“他是帕罗恰妓院的手风琴手，可能是饿晕的。”

盲人高登西奥被送到警察局，喂了他一杯咖啡以后，便苏醒过来了。

“摔坏什么地方没有？”

“没有，先生，我感到眩晕就坐了下来。”

他回到帕罗恰妓院时，还没有人知道发生的事，因为所有的女人还都在睡大觉，是一个警察陪着他回来的，那人咳嗽得厉害。

“到了。”

“让上帝报答您。”

盲人高登西奥躺到床上，蒙上脑袋，想发点汗。

“出点汗就好了，看来我是不注意，身上有什么地方被风吹着了。”

“高登西奥。”

“听您吩咐，堂萨莫埃尔。”

“把那支漂亮的玛祖卡舞曲再拉一遍吧，你知道我是说的哪一支曲子。”

“知道，先生，我知道，但是，您应该原谅我，今天不是拉那支玛祖卡舞曲的日子，我看再也不会有拉那支玛祖卡舞曲的日子了。”

疯婆巴西莉莎是科鲁尼亚的托纳莱依拉妓院的妓女，人们都说她是世界上最大的妓女，但那不是事实，这种事谁也不会知道。疯婆巴西莉莎一直在给已故步兵班长安特米尔邮寄巧克力和烟丝，最后厌寄了才停下来。疯婆巴西莉莎始终不知道安特米尔已经死去，她还以为他见异思迁、反复无常呢，所有男人都是这样，只有哈维利托·佩尔特加除外，他是一个女人气很重的人，只能干干小事，再就是让人踢屁股。

“你裤裆里吊着那么一大串东西不觉得害臊吗？”

堂莱斯梅斯·卡维松·奥尔蒂盖依拉，也就是那个给人看病，做些小手术，担任科鲁尼亚骑兵团首领之一的人，掉到渔船码头的海水里淹死了，那儿以前曾发现过一条鲸鱼，但他也有可能是被人推到海里去的。“水獭”姐妹多洛利妮娅听到这件事以后，觉得很好笑。

“那个大傻瓜蛋对女人太狠了，淹死了倒好。”

老太婆贝尼托妮亚·卡尔多埃罗斯活着时就是一个废物，现在被杀人凶手曼努埃尔·布兰科·罗马桑塔咬死了，他的幽

灵依然在满是夜莺的普拉多·阿瓦尔栎树林上空游荡。

“栎树林里还有黄雀和红雀。”

“对，太太，另外还有碛鹨和乌鸫，土色云雀，普拉多·阿瓦尔栎树林里什么都有。”

死人节应该平平静静地度过，先前，那一天人们习惯到公墓去，吹奏风笛，吃小面包圈，死人令人心情沉重，谁也不该参加娱乐活动。

“是不是把死去的人统计个数字呀？”

“永远统计不出数字来，有人说，死人还生死人哪，有这种可能，不过，我认为不可能。”

1939年的死人节那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死人节过后不久就是卡洛斯圣神日，1939年的卡洛斯圣神日那天，在罗宾·列宝桑的召集下，二十二个人——他们都是同一血缘的亲戚——聚集在拉蒙娜小姐的家里，他们是：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从来没有人称他的姓，因为那会勾起令人痛心的往事，这事说来话长，并且让人悲痛欲绝，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一段时间以来没有心思多说话，他的心情有些沉重；加莫索四个身体正常的兄弟，也就是说，“魔鬼”塔尼斯，他能用一只手推倒一头大黄牛，他的妻子从楼梯上摔下来，断了一条腿，一定是身体里茴芹酒积存过多的缘故；克梅沙尼亚修士罗克（也称罗基尼奥），他的那个远近有名的大“家伙”现在有些肿胀，尽管看上去依然令人惊异；“活宝”马蒂亚斯，他有好几个月没有跳舞了；“机灵鬼”胡里安，怀表、手表、闹钟、装饰表、台钟和挂钟，一应俱全；“玉米穗”塞莱斯蒂诺和“耗子”塞费利诺没有来，因为他们是神父；“南蝎”贝尼托和“牢骚狂”萨路斯蒂奥，因为身有残疾，可以不来参加；住在布里尼德洛的马尔维斯三兄弟，塞贡多、埃瓦利斯托和卡米罗，他们生性

勇猛，善于骑最野的马驹，不用鞍子，不用缰绳，他们的父亲罗克因为上了年纪而没有来，留在埃斯佩列洛陪伴他的“葡萄牙女人”；堂卡米罗和炮团士兵卡米罗，堂卡米罗耳朵痛，耳朵痛得很厉害，但是，因为那是一般感官的病痛，他没有声张；堂巴尔塔沙尔和堂埃杜亚尔多，他们是堂卡米罗的兄弟，一个当律师，另一个是工程师；路西奥·塞加德和他的三个大儿子——路西奥、佩尔费克托和卡米罗，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们拉住，因为他们要报仇，谁的话也不听；格列托舅舅，怕沾染细菌而不和任何人握手；马尔科思·阿尔必德，他是让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推着小车一路颠颠簸簸地赶来的，马尔科思·阿尔必德一声不吭，他打着伞，好像是被我们的上帝赶到水里受苦受难的灵魂；高登西奥·贝拉因为没有眼睛，没有要求他来；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他在衣兜里装着一只温顺的老鼠，只是出于礼仪而没有掏出来；“懒虫”蒙乔，是他发现了那棵名叫“欧姆别尔”、长着蜗牛叶子的树；德高望重的埃维利奥舅舅，依然一副刚毅表情；再有就是罗宾·列宝桑了，他当然在场。有些人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每个人都戴着礼帽、遮舌帽和贝雷帽，一些人以“你”相称，另一些人则以“您”相称。堂卡米罗戴一顶圆顶礼帽，穿着狼皮毛领大衣。接待他们的是拉蒙娜小姐、阿德加、她女儿贝妮希亚、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和蒙乔的两个表姐妹，即赫欧希娜和阿德拉，拉蒙娜小姐的几个佣人已经指望不上了，因为一个个年事已高。他们的晚饭是肉汤、肘子肉和肉饼，可随意挑选，还有高级奶酪、榅桲汁和桃脯。12点整，堂卡米罗打了个手势，在场的人立刻静了下来，默默地坐下，点着香烟，堂卡米罗拿来许多香烟，让大家随便抽。这时，女人们走上前来斟咖啡和白酒，然后转身回到厨房里，没有一个女人留下来，躲在门后听男人们讲话，

因为只有男人才能决定有关他们生死存亡的大事。女人们明白这一点，她们尊重习俗，有些关于打官司的事，女人们只是在睡觉时，只是和一个男人谈论一下，有时，甚至和自己的男人也不能谈。

“起立。我们的上帝，你在上天……”

“我们每天的面包……”

大家重新入座以后，对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入座，因为椅子不够，应该说差不多都入了座，堂卡米罗把目光转向罗宾·列宝桑。

“我们的亲戚罗宾·列宝桑·卡斯特罗·德·塞拉给我们讲话，他不会讲假话，也不会隐瞒实情。”

罗宾的声音好，他详细地讲述了我们大家早已知道的那些事，讲完以后问道：

“你们是不是想让我告诉你们是谁杀害了巴尔多梅罗和西得朗呀？”

“是。”

罗宾低下头，用眼睛看着地板。

“但愿上帝原谅我。他是法比安·明盖拉·阿布拉干，人们都叫他莫乔·卡罗波，前额上有一块猪皮印记，你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什么人，从现在起，我们谁也不要说他的名字。”

“野猪”埃维利奥舅舅打破了沉默。

“你说吧，卡米罗。”

堂卡米罗没有开口，表情非常严肃，注视着地面，他的决定尽管在人们的预料之中，还是使在场的每个人都有些震惊。

“你派谁去？”

堂卡米罗一直沉默不语，这时他把眼睛转向“魔鬼”塔尼斯，塔尼斯站起来，摘下帽子，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但愿上帝和我们的亲戚圣者费尔南德斯帮助我。阿门。当你们听到炸弹爆炸声时，事情就办完了。"

与会者逐渐地、秩序井然地散去了。布里尼德洛的马尔维斯三兄弟立刻骑马上路，他们要去很远的地方。堂巴尔塔沙尔和堂埃杜亚尔多去拉林的远房亲戚、神父弗莱依希多家过夜，他们乘汽车，那天夜里天气不好，这也好，因为民警巡逻也就少一些，不会到处检查通行证。堂卡米罗和"野猪"埃维利奥舅舅一块儿走，炮团士兵卡米罗则睡在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家里。从外地赶来的加莫索三兄弟和他们的兄弟塔尼斯一块儿过夜，大家都很注意，谁也不多说一句话。唯一留在拉蒙娜小姐家里的是"懒虫"蒙乔和马尔科思·阿尔必德，前者缺一条腿，后者缺两条腿，瘸子在夜里走小路太困难了。卡塔利娜·巴茵特蜷缩在门廊里，拉蒙娜小姐家顿时被深沉的宁静气氛包围了。堂卡米罗临行之前，叫人给渔夫、"耗子"塞费利诺·加莫索带去了一道命令，圣彼得① 也曾经是渔夫。

"叫他为我知道的那个人的灵魂做一场弥撒。他不必问，也不要猜测，他有义务做弥撒，他要像死人那样保持缄默。"

"是，堂卡米罗。"

在拉蒙娜小姐家上方，在男人和女人的身上，降下了一团浓雾，浓雾把刚刚说过的，此刻仍在空中回荡的话语一个个抹掉了，记忆抵不住浓雾的考验，这样也好。

"咱们明天再说吧，好吗？"

"好，最好后天，明天我还去卡尔瓦利尼奥呢。"

"据说拉蒙·诺那托圣神保护乞丐、骗子、赌棍、雇佣赌徒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流氓无赖。"

---

① 耶稣的使徒。

“为什么？”

“不知道！”

疯婆托拉和随便一个男人睡觉，这没有什么可非议的，您知道谁吃过疯婆托拉的奶头，但是，请不要说出他的名字，吃就吃吧，谁也不必操那份心，她和这个男人睡觉还是和那个男人睡觉，都是她自己的事，所有女人都有权和她们喜欢的男人在一起。不是说那个小子是婊子养的吗？对，可能是，婊子养的多了，不过，那都一样。

“你说疯婆托拉会和野猪干那种脏事吗？”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从拉蒙·诺那托圣神日那天起就一直下雨，拉蒙·诺那托在靠近里瓦达维亚公路的卡尔瓦利尼奥有一家赌场，说不定哪一天民警会把他们都抓起来，关到监狱里。”

“请您原谅，里瓦达维亚公路上那家赌场的主人不是拉蒙·诺那托，而是马卡里奥，不要把两位圣神弄混淆了。”

“都一样，反正都是他们圣神之间的事。”

雨一个劲儿地下，不紧不慢地滴落在小草、房瓦和玻璃上。雨在下，但是天气不冷，我是说不很冷。假如我会拉小提琴的话，一定会一个下午一个下午地拉小提琴，假如我会吹口琴的话，也一定会一个下午一个下午地吹口琴，假如我会拉手风琴的话，我一定会一个上午又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又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地拉手风琴。高登西奥的手风琴比谁都拉得好，由于我不会拉小提琴，不会吹口琴，又不会拉手风琴，由于我什么都不会，我其实应该很小的时候就死掉，而不必让大家为我哭泣。我每个下午都跟合得来的人干那种脏事，上午和晚上我比较开心，有时不能跟别人干那种脏事，不过也一样，对那个我可有两只手了。男人们应该接受命运安排，因为一切

甚至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写在纸上了。堂萨莫埃尔·伊格莱希亚斯·莫列在费依霍神父大街经营一家蜡烛店，堂萨莫埃尔像个蜡人，他的夫人也一样，人们把堂萨莫埃尔叫做“天国之人”。堂萨莫埃尔有时下午去帕罗恰妓院消遣，听会儿手风琴，问题是他没有运气听到好曲子，他非常喜欢高登西奥很少拉的那支玛祖卡舞曲。

“你为什么不经常拉那支曲子呀？”

“这和您有什么相干？”

“天国之人”常常和“葡萄牙女人”玛尔塔睡觉，喜欢给她讲些胡编乱造的事儿。

“她乳房大，很舒服，给人以快感，葡萄牙女人的确名不虚传。”

“对，先生，人们都这么说。葡萄牙女人有礼貌。”

“是这样。”

堂塞尔万多比堂萨莫埃尔有特权，堂塞尔万多不必排号，因为他是省议员。堂萨莫埃尔给“葡萄牙女人”玛尔塔带去了礼物，是一只毛边大蜡烛。

“我们点燃它，好吗？”

“不要点，我想就这样新着带给耶稣。你稍等一会儿，我脱掉衣服洗一洗，你的时间不会少。”

堂塞尔万多总是对“裤头”埃乌特洛拳打脚踢，而对堂萨莫埃尔却常常很热情。

“不难看出来，堂萨莫埃尔是位绅士，他的面色有些苍白，但他是绅士。他的妻子堂娜多莉塔是位真正的贵妇人，堂娜多莉塔慷慨解囊，救济穷人衣物。他们夫妇都是好人，忠厚、老实、可信。”

堂伊萨克是堂萨莫埃尔的弟弟。堂伊萨克开一家通心粉作

坊，他的维苏威牌空心粉在全加利西亚都是有名的。堂伊萨克早就是个同性恋者，一生下来就是，他可以和随便一个人搞那种事，和您和我都行。但是，他从来不到很远的地方去，他不失人格，不干太越轨的事，所以从来没有被人捉住过。人们把堂伊萨克·伊格莱希亚斯·莫列称做“抽绣”。堂伊萨克被邀请参加婚礼时，便在圣母玛利亚教堂或其它教堂弹风琴；在自己家里，堂伊萨克则拨弄七弦琴，能奏出优美动听的旋律来。“抽绣”堂伊萨克的家里供着一尊教皇皮奥十世的半身石膏彩色塑像，胭脂红、金黄、蓝色、肉色，等等，教皇塑像就摆在七弦琴上面，那儿有个角柜，塑像上面罩着西班牙国旗。

“我弟弟是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他很有音乐天赋，我认为他是因为感情原因才去搞同性恋的。”

“也许是这样，我不能说不是，常有这种事。”

可以肯定地说，杀害磨坊主人路西奥·莫罗的，也就是杀害那两个人的同一个凶手。

“是谁呀？”

“别再说了，他妈的！难道你还不知道他是谁吗？”

“请原谅，我没有注意听。”

路西奥·莫罗背上被打了一枪，脑袋上也被打了一枪。他被打死时，帽子上还戴着一朵花呢，人们说那朵花是一枚金扣子。

“他是个大好人，卡塔利娜，你还记得他吗？”

“为什么不记得？”

罗西克莱尔第一次逗弄猴子“赫列米亚斯”时才十岁，也许还不到十岁呢。

“现在提那个干什么？”

“不知道，有些事是该知道的呀。”

“也对，那事是真的。”

“再说，那些事总是不知不觉地在脑袋里转游。”

罗西克莱尔发现猴子也和男人一样有小鸡儿，只是小一点儿，她心中很高兴。

“我要把这件事告诉蒙齐娅，她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一天，蜡烛作坊老板，即“天国之人”，也就是堂萨莫埃尔·伊格莱希亚斯·莫列，到村子里去办一件事；他和马尔蒂尼亚村的疯婆子在马尔科思·阿尔必德家的阁楼上嬉闹时，被当场捉住了。

“卡塔利娜，你这个不幸的人怎么能束手就擒呢？”

“这事您是知道的，我去给马尔科思刷尿罐，堂萨莫埃尔给了我一个比塞塔，就把那‘家伙’掏出来了。”

“就这样？”

“对，先生，就这样。我对他说，不行，不行，这样会遭诅咒的。噢，光荣的圣徒哟，圣犹大哟，你这个巴比伦的第一个国王哟，我向你祈祷，快把我心中的苦痛变成快乐吧，他说着就把我按到了草垛上。”

“魔鬼”塔尼斯对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说：

“堂卡米罗的命令一定要执行，有上帝保佑，任务一定能完成！我一切都想好了，现在我所需要的是思索再三，下定决心，不动摇，这样，以后就什么都好办了。问题不大，因为他还有没生疑，他很可能认为一切都结束了，大局已定，但愿他这样看，失去警惕才好呢。”

“魔鬼”塔尼斯在石头上磨那两把大刀，一把镶着鹿角柄，另一把是银柄，两把刀上面都刻着他的缩写名字。塔尼斯·加莫索的这两把刀已经使用好几年了，但是，还可以继续使用，因为都是好钢，保存得又好，平时总是擦得干干的。

“问题是这两把刀吃肉不多，因为我很少出去，刀不吃肉，就会变软。”

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已经没有兴趣去公路看颠簸行驶的圣地亚哥公共汽车了，他咳嗽得厉害，像葡萄牙哮喘病患者一样。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虽然右手少了三根指头，烟卷却卷得很好，现在烟丝里有很多硬梗，必须把烟丝倒在报纸上，将硬梗挑出去。把硬梗点燃放在烟缸里，气味很好闻，因为散发出一种香气来。在圣地亚哥的公共汽车上，总是有两三个神父，他们吃着无花果干和杏干，神父们喜欢吃甜的东西，喜剧演员也喜欢吃甜食。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说他会驯化青蛙，但是我有点怀疑，青蛙很难驯化，因为青蛙不听话，而且愚笨，这是最糟糕的了。只要让女人喝醋，她们也是可以驯化的，困难的是她们不喝醋，现在她们的脸皮很厚，有了反抗精神。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为自己发生的那种事儿偷偷发笑，甜食店老板门德斯的妻子、甜蜜的乔妮妮亚很令他着迷，但是，表面上好像没事儿似的，甜蜜的乔妮妮亚根本不理睬他。安东·贡蒂米尔，也就是费娜·拉蒙德的亡夫，是在奥伦塞火车站被一列货车轧死的，对了，不是轧死，而是被火车分尸两半。安东·贡蒂米尔说话结巴，是个半呆子，他妻子一直这么说。

“慈善学校的学生那‘家伙’很大，看了让人吃惊，人家也是上帝的造物，可是，那东西有你的两个大，呆子，你真是个呆子，不觉得害臊吗？”

“不要这么说，亲爱的，你让我怎么办呢？”

洛尔德斯舅妈染上天花以后，法国人把她弄死了，他们完全会干出这种事来。另外，他们还把她的尸体连同波兰人、吉卜赛人、摩尔人和印度支那人一齐扔到一个大坑里，在这种事情上，法国人太特殊了，做事不近情理。曼努埃利尼奥·雷梅

塞依罗·多明盖斯的外号叫“乌鸦”，也许不叫“乌鸦”，他的表弟蒙乔得了百日咳，六七岁时就死了。

“没活多久？”

“对，没活多久，据说是身体不好。”

“乌鸦”蒙乔会用口哨声吹出盲人高登西奥那首玛祖卡舞曲的一些节拍，但是，不能吹出整个曲子。

“玛利亚·阿乌希利亚多拉·波拉斯，在快结婚时把她的未婚夫阿道夫抛弃了，因为她发现他有一副死人表情，后来，曼努埃利尼奥·雷梅塞依罗·多明盖斯和她有了来往。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时顺利，有时曲折，真的是这样吗？”

“太可怕了！这是谁给你讲的呀？”

在和男人的关系上，拉蒙娜小姐很不走运，对了，我是说她在和可能成为她丈夫的那几个男人的关系上很不走运。看来，她把准星瞄得太高了，这当然打不中了，在这种事情上还是谦虚为好，时间往往同自己的想法和意志作对。拉蒙娜小姐一直以为爱上谁就能和谁结婚，男人都任她挑选，听她摆布呢，但是她错了，现在可要当一辈子女光棍了。

“对，当一辈子女光棍，但不是当一辈子老处女，这事很清楚。我最不理解的是她为什么那么晚才失去贞操，25岁时还把自己的处女膜保护得完好无损，这种事在谁身上也不会有。”

罗宾·列宝桑用加利西亚文写诗，但是，他不愿意把诗拿给别人看。

“我认为把自己的诗念给别人听是不合适的，谁理呀？”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还没有把头抬起来，他依然很沮丧，不愿意讲话，他的良好教养挽救了他。

“我一直盼望听到炸弹爆炸声。明天我要去拜访埃维利奥舅舅，从他那儿获得一些勇气。真让人笑话，要一位老者安慰

一个年轻人！卡米罗舅舅的命令一定要执行，这我知道，命令就是命令，但是，我盼望听到炸弹声。死了一个人，只有再死一个人，才能取得平衡，这不取决于任何人的好恶。我们大家都要在帽子上缝一枚金扣子，或者戴一朵荆豆花，每个星期天和弥撒日，诺列加·瓦列拉都往公墓送几朵荆豆花。”

“给哪个人送？”

“不是专为某一个人送的，堂安东尼奥的荆豆花是送给所有死人的。死人也是上帝的造物，死人很喜欢鲜花，请您注意观察一下，公墓里生长的鲜花特别好看，死人的灵魂就是通过自己坟墓上的鲜花逃走的，如果在死人墓上压一块石头，灵魂就会喘不过气来。”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沿着崎岖的小路走着，表情阴郁不快。

“死人从这里一边哼唱着一边走过去了，他们的血管里流动着和我一样的血液，他们和我一样，也许他们就是我本人，这事我不得而知。当他们的鲜血洒在大地上时，当他们的鲜血流出来时，野狼嗥叫着、痛哭着逃走了。有的人本来就不应该生下来，我一直盼望听到炸弹声。塔尼斯很尊重卡米罗舅舅，该听谁的就听谁的嘛，对，我们都很尊重卡米罗舅舅。塔尼斯点燃炸弹的导火线时，一定要好好喘一口气。但愿上帝保护我们每一个人，法律得到兑现以后，和平就会降临。所谓法律，就是许多年前已经在这里的山区颁布并执行了的那种法律，家里的所有死去的人都要求兑现那种法律，一些人是这种血统，另外一些人是那种血统，这并不是巧合。”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和罗宾·列宝桑下棋，总是赢。

“你走神了。”

“没有，我就是这样，我不是玩这个的材料，这你是知道的。”

佩贝尼奥·波沙达·科依雷斯，即“鲹鱼”佩贝尼奥，在当电工，对，他在“安息”棺材厂做助理电工。这一带有许多棺材厂，有黑棺材，有白棺材，白棺材是给小天使们用的，豪华棺材都是用栎木做的，还有用仿桃花心木做的，就是没有绿棺材、红棺材或者黄棺材。“鲹鱼”佩贝尼奥总是张着嘴巴，“鲹鱼”佩贝尼奥爱摸小男孩或者说小天使的小鸡儿。“鲹鱼”佩贝尼奥和孔齐娅·德·科娜结了婚，他还算幸运，他们婚后生了两个傻女儿，但是很小就夭折了。孔齐娅·德·科娜离开了他，据说是对他厌了，孔齐娅·德·科娜很活泼，会敲响板，还善于唱民歌。一天，人们看见“鲹鱼”佩贝尼奥和“小绵羊”西蒙希尼奥在一起。“小绵羊”是一个聋哑孩子，也就是五六岁的样子，身体十分瘦弱。那孩子满脸惊色，一看就知道，那个样子让人哭笑不得。“鲹鱼”佩贝尼奥站在孩子身后，抱住他的脖子，差一点儿就把他勒死。“鲹鱼”佩贝尼奥先是被押到监狱，后来被送到疯人院。

“在疯人院打人比在监狱打得还厉害，看来他们以打疯子取乐。”

“对，可能是那样吧。”

后来，“鲹鱼”佩贝尼奥被放了出来，条件是他同意阉割，可实际情况是，他阉割以后，那毛病也没有改多少。战争爆发时，“鲹鱼”佩贝尼奥每天早晨都去望弥撒，为某个不幸的人祈祷，祈求怜悯、仁爱、宽容，等等。南蝎呀，长蝎呀，蛤蟆呀，也应该让它们活下去，让它们逃走，人也是一样，对于那些小动物，獴呀，猞猁呀，獾呀，猞猁也叫鹿狼，应该在死亡的界河上竖一根桤木桩子，用圣水而不是用枪弹吓跑它们。

“为什么人一定要成为这样忧虑、紧张的动物呢？大概是魔鬼影响的缘故吧。”

罗宾·列宝桑找到了他母亲给他的那只大海螺，高兴极了。大海螺就放在书的后面，已经十多年没有看见了，把大海螺放在耳边，可以听到海浪声，也可以听到盲人高登西奥那支玛祖卡舞曲的旋律声，我是说那支他几乎从来不愿意拉的玛祖卡舞曲，那支禁止拉的玛祖卡舞曲，对了，不是禁止，但几乎可以说是禁止。

“咱们再下一盘棋吧？”

“听你的。”

罗宾·列宝桑很晚才能入睡，这种现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有时半夜两三点钟醒来，以后就再也睡不着，很久很久才能入睡，有时眼睁睁地看着黎明降临。

“你为什么不在睡觉之前喝一杯椴树花浸剂呀？”

“你说得对，我得想个法子，失眠真让人难受。”

谁也没有杀小狗维斯波拉，没有必要杀它，小狗维斯波拉死于严重的肠病，很可能是格列托舅舅最近两次的呕吐物里含胃酸过多，小狗吃了不好受，原来还以为能挺得住呢。不过，“沙皇之子”却表现非凡，很有生气，现在根本不叫它的名字了，狗能听懂人的话，更能听懂声音的语调。

“您知道‘母狼’佩帕和胡安·金托的故事吗？”

“知道，先生，我还知道特鲁克、娄沙奥、温托塞列的故事呢。”

“那么，马麦德·卡萨诺瓦的故事呢？他穿那种已经死了埋了的印第安阔佬一样的衣服。”

“知道，我都知道，我小的时候，收养我的亲戚马尔塞诺·安特拉德都教给我背下来了，我能够一口气讲出来，您想听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讲。”

“不必了。”

罗宾·列宝桑夜里醒来时，用油灯照明，电灯好像一个痨病鬼，有气无力，没有一点用处。罗宾·列宝桑阅读那些已经写好的东西，改正个别不通顺、重复或者不清楚、不准确的词句，也纠正一两个拼写错误，这儿用逗号比冒号合适，这儿不应该用括号，等等。罗宾·列宝桑认为一切都在走下坡路，小说这种东西就如同生命本身，情节有时突然中止，有时骤然停止，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生命结束，便从眼睛逃走，也从嘴巴逃走，故事总是在某个关键时刻结束，把那个婊子养的杀了，事情就完了。你再想想爱伦·坡吧，我们的思维迟钝凋谢，我们的记忆常常失真凋谢，我真希望没有思维，没有记忆，但是，我不能做到这一点。我希望自己变成玫瑰和忍冬，它们所有的只是一点点知觉，也许弱小的虫子，蛞蝓，也就是鼻涕虫，同玫瑰和忍冬一样，有一颗空的灵魂，一颗没有得到安慰的灵魂。

“睡吗？”

“不睡，我刚才只打了一会儿盹。”

堂格拉乌迪奥·布兰科·雷斯皮诺坐下来以后，叮嘱索莫沙的遗孀堂娜阿根娣娜·维杜埃依拉不要说话，然后把身子转向他的妹夫赫拉多·巴加米安，对于他，他不怎么使用尊称“堂”。他对他说道：

“你能想象出中世纪一位国王举行盛大典礼庆祝一次军事胜利时，在满朝大臣面前被他自己的滑稽演员杀死吗？这种事真有，那就是迪诺五世，即贝得加伯爵。他头戴假发，有一只玻璃眼，一只铁手，一条假腿。他的七个儿子把那个演员乱棍打死、碎尸万段并准备喂老鹰时，几乎笑破了肚皮。他们把父亲的死当做一件大喜事来庆贺。他们闯进修女院，使修女无一例外地受了孕，《麻风病人亚里斯地德记实》收入了这件事，并

且列举了人名地名，材料翔实，那一家人的冒险举动我真无法用记忆再现出来。”

拉蒙娜小姐一直怀疑堂格拉乌迪奥·布兰科的话。

“我觉得这事有些滑稽，您讲的话有一大半不可信。”

格列托舅舅去看望拉蒙娜小姐，他比任何时候都沮丧和古怪，他用脚尖走路，生怕把瓷砖踩出直线裂纹和十字裂纹来。格列托舅舅哼唱着《西班牙民警战歌》，每唱一小节，都放个响屁做句号。格列托舅舅笑一笑，皱皱鼻子，把眼睛眯缝起来，活像一个中国人。格列托舅舅比任何时候都肮脏，比任何时候都干净，这不免难以理解，但确是事实，他满面愁容。格列托舅舅很讲究卫生，他觉得什么都是脏的，这事谁都知道，他爱干净，无病防三分，他使用大量酒精消毒，但看上去仍然是个脏人，他从来不换洗内衣内裤，旧了脏了，随便扔在一边，格列托舅舅一厌烦就呕吐，吐在痰盂里或者立柜后面，有时吐在墙壁上，有时也吐在自己身上，因为他坐得很舒服，不愿意动弹。格列托舅舅看望拉蒙娜小姐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战争开始不久。

“蒙齐娅，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可怕的时刻，有一大堆重要问题摆在面前。我们把赫苏莎葬在什么地方呀？我们的家人都葬在墓里了，各就各位，各有其墓。但是，现在墓地里已无插锥之地，幸好我把可怜的洛尔德斯丢在了巴黎！我如果不把可怜的洛尔德斯丢在巴黎，你能想象出她的命运该是怎样的吗？第二个问题，我马上讲给你听，到处都是问题。我们从什么地方把赫苏莎的尸体抬出去呀？埃米莉塔坚持从正门抬出去，对了，你知道埃米莉塔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脑袋从来都是空空的。如果从正门抬出去，那就要把那些东西清扫一番，太脏了，叫人看了恶心，至少已有十五年没有任何人来过这个家，也没有

任何人把地板打扫一下，把墙壁擦一下。老鼠在柜子里安了家，蜈蚣和蟑螂大大方方地呆在画的后面，画后面潮湿，那里是它们的好去处，在阿尔瓦罗纳，气候潮湿。”

“我们能不能雇个人呀？”

“当然可以，这事由我来办好了。我只要说一声，就会有人来，把门厅里的东西都搬出去，箱子呀，书呀，书最沉了，把所有东西都搬出去，一把火烧了。烧完以后，你再进去，只让你一个人进去，别人不能进。”

“好吧。”

死亡是经常发生的顽固现象，是一种渐渐失去声誉的习惯势力。古老的种族蔑视死亡，死亡是一种规律，它看着女人在葬礼上如何洋洋得意，指手划脚，规劝这个规劝那个，女人参加葬礼时总是随便坐在地上。神父圣蒂斯特万镇静自若地谈论着死亡，说不定还要为它举行宗教仪式呢。《圣经》里说到，活狗胜于死狮，这是百分之百的真理，活蚯蚓胜于死美女，你如果没有了灵魂，就是整个世界都属于你，那又有什么用呀？这也是真理。格列托舅舅弹奏爵士乐，用一根小木棍敲着桌子、茶杯、瓶子、痰盂、窗框，每样东西都会发出声音，问题是如何让它们按着节奏发出声音，不能提前，也不能拖后。赫苏莎姨妈已经再也不能听见格列托舅舅的响屁了，从天上听不见难听的声音，埃米莉塔姨妈很孤独。

“从来没有人潜到安德拉湖的幽深的水底，谁渡过安德拉湖，谁就会失去记忆，并且永远无法恢复，失去记忆的人不能保住自己的生命，因为上帝和诸神非常重视记忆，在记忆中刻着痛苦，也刻着快乐。”

堂格拉乌迪奥·布兰科·雷斯皮诺不用好眼看索莫沙的遗孀阿根娣娜·维杜埃依拉。这个女人多嘴多舌，背后议论别人

是个很坏的毛病，会给社会造成许多灾难，背后议论能说什么好话呀！背后议论甚至可以引发战争、传染病和其它灾祸。独眼龙巴加米安的大舅子堂格拉乌迪奥默默地沉思着，就连苍蝇飞动都能听见。安德拉湖里全是蚊子、青蛙和水蛇，安蒂奥基亚的死人在约翰圣神日的夜里敲响大钟，大钟在水底发出奇怪的响声。

“怎么会有那样的想法呀？我好像受到了良心的谴责。”

堂布列希莫·法拉米亚斯，即拉蒙娜小姐的父亲，很喜欢弹班卓琴，遗憾的是他已经死了。傻子罗基尼奥被关在色彩鲜艳的铁皮柜子里长达五年之久，铁皮上画着各种各样的曲线饰纹，现在他母亲不时地用棍子敲打他。只要没有人看见，塞孔蒂娜就抽烟，她用醋把烟头洗干净，将烟丝清理出来。为格列托舅舅打扫前厅的并不是男人而是塞孔蒂娜，她是劳科酒馆老板娘雷梅迪欧斯推荐来的。

“她真是个蠢驴，但是干起活来很卖力，傻子不打扰她，因为她把他安顿在屋角，他总是安安静静地呆着，有时甚至不喘一口气。”

拉蒙娜小姐对格列托舅舅说：

“雷梅迪欧斯说没有男人，塞孔蒂娜能够把房子打扫干净，她明天一大早就能来。”

“好吧，那就让她明天12点整来，不要早来。”

拉蒙娜小姐的母亲是在阿斯内罗斯河淹死的，有的人就是在脸盆里也能淹死，拉蒙娜小姐的母亲是一位很高贵很受人尊重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总是想自杀的。

“我记得她很喜欢贝克尔的诗。”

“这不奇怪。”

格列托舅舅的家里乱七八糟，七零八碎，井里的水泵坏

了，玻璃碎了，几乎没有一块好玻璃，窗户都用硬纸板和铁皮钉着，水烛椅面也是这样，没有灯，电话切断了，蜘蛛网一层又一层。小狗维斯波拉吠叫得累死了，小狗维斯波拉之所以吠叫，是因为嗅到两个死者的气味，赫苏莎姨妈的死和它自己的死。塞孔带娜把箱子和书堆成了山，还有衣物和便鞋。一块油布至少有十米长，她请示之后就点火烧了，不能不请示就烧东西。有的人迷信，有的人不迷信，这是因为每个人的爱好不同，有的人相信会出现奇迹，相信温泉疗法，而另外一些人则不相信，这也许是每个人受教育不同的缘故。有性情温柔、教养有素的神明，胡须非常稠密的苏塞琉斯①和长着犄角的塞奴诺②神，还有性情粗暴、缺乏教养的神明，这些神明只要说一声他们的名字就会带来厄运。愚昧的黑潮朝我们大家涌来，无法阻挡，也无法躲避，罗宾·列宝桑前一天夜里提醒了拉蒙娜小姐。

“蒙齐娅，这股愚昧的黑潮将要引起痛苦的反响，我不知道什么药物能够解除这种毒剂。”

“我不知道，罗宾，我们必须等待黑潮退去，不要被它卷走。”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一边刮着胡子一边哼唱《圣心》：圣心，你终将得胜，你永远是我们的魅力所在。

“你不会唱别的歌了？”

“会不会和你有什么关系？”

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也哼唱《面向太阳》和《我的小马驹》，至于《奥利亚蒙迪》③，他只能用口哨吹出节拍来，因为他不记

---

① 罗马神话人物。

② 凯尔特人崇拜的主管财富的神。

③ 1837年3月17日，卡洛斯派军队在奥利亚蒙迪大胜，为此作歌纪念。

得歌词。《雷科进行曲》① 也一样，应该特别注意这首歌，因为有可能引起别人的反感。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不会忘记拉蒙娜小姐那朵白色茶花，看来悲痛没有进攻他的记忆。

“蒙齐娅，拿着，这就如同一份证明，让你看到我是把你永远记在心上的。”

“兜肚”巴尔多梅罗·马尔维斯·卡萨雷斯，即加莫索兄弟的父亲，总是说输和赢同样都是困难的，在生活的道路上应该把脚步走得坚实一些。对，是应该这样，但是，不要闹出乱子来，也不要加害他人，加害他人可能引出灾祸来，因为有些人会亮出匕首，而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愈伤能力的，有的人有，有的人就没有。奴霞·萨瓦多尔想见见世面，但是连布尔加斯都没有走出去。一个人可能心想，人家给什么都要吃到肚子里，但是后来发现事情却并非如此，有时连个面包圈也吃不上，而且必须低三下四，以避免被人用棍子打死，失败和逆来顺受的滋味可真不好受，蒂帕雷里郡的青蛙没有什么可令安德拉湖青蛙嫉妒的。

“你收到堂娜阿根娣娜的信了吗？”

“收到了，就是在那封信上，她给我讲了飞行表演的事。您看她是怎么说的：这是维德林内斯航校，维德林内斯是个很有名的飞行员的名字，庆祝活动委员会聘任他，让大家观看他驾机在空中做各种杂技动作，入夜，飞机上的彩灯闪烁，这我已经对您讲过了。那场面真壮观呀！付25分币就可以找个活动椅子入座，位置好一些要付50分币，其他人，特别是小孩，集中在场地四周。您听厌了吧？”

“没有，没有，接着念下去。”

---

① 此歌谱写于1820年1月27日，后来成为西班牙第二共和国（1931—1936）国歌。

"好吧。在场的女人，一个个打扮得漂亮极了，宽边礼帽上绣着花鸟，裙子拖到地面。飞行员是……好了，我不念下去了，那些事您都知道。"

历史宛如脱缰的野马奔驰，又似猎狗追捕野兔那样飞跑，也像多脚虫快速爬动，日历上白色和黄色的纸页像无花果树的绿色和金色的叶子一样，一张张地落下去，这就像无花果树那凋谢的叶子到最后落光了一样。人们发明用冷冻精液使母牛人工受精，而不必求助于公牛，可是从上帝创造母牛和公牛以来一直是雌雄交配的呀！历史在发展，也在践踏，有时，由于历史的过错，事物落在了时代的后面，反之，也如此，为什么阿尼巴尔① 的大象没有跑出诺亚方舟？堂娜阿根娣娜的孙子诺贝托·索莫沙·冬弗列安是个现代兽医。

"对，对，我知道那是科学进步，我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诺贝托搞人工授精那种玩艺儿也太下流了，简直不堪目睹。我看见他带着那么多圣油去帮助做弥撒时，不禁自问：他既然以扒母牛屁股为职业，做了弥撒又有什么用处呀？"

这种局面还需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历史并不永远是时代、真理之光，记忆生命的见证人，在这里有许多流言蜚语。

"我什么也不能干，一心想听到炸弹声。听不到炸弹声，我什么也不能干。再说，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致，再给我一杯白兰地，好吗？"

"好的。"

赫苏莎姨妈和埃米莉塔姨妈一直哭得很厉害，她们至少大半辈子是在痛哭中度过的。格列托舅舅从不理睬她们，她们也不值得他理睬，她们不是喜欢哭吗？那就哭好了，哭不会影响

① 公元前2世纪西班牙卡塔赫纳人民反抗罗马帝国的将领。

任何人，对了，有时还是影响的，不过，都一样，也许赫苏莎姨妈在炼狱里还哭呢。

“或者说她在天堂里哭泣。”

“在天堂，谁也不哭泣。”

“野猪”埃维利奥舅舅听到桃花村人维森特·恰布罗住进了奥伦塞医院，便说：“在他恢复健康以前就干掉他。”说完就又去抽他的带有约翰牛① 形象的瓷烟斗了。第二天，维森特·恰布罗就被用枕头闷死了，是的，两个人按住他，另外一个人坐在他身上直到他窒息身亡，没有人打一颗子弹。事实上，维森特·恰布罗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只是一头不足挂齿的可怜猪猡而已。

“一个小人物死了，尽管他是本地人，您认为会有什么反响吗？”

“我不知道；反响大概不会大，也许根本不被人注意。”

雨点滴落在阿伦特依罗十字路口和利克贝洛小溪上，年轻姑娘们常常潜到这条小溪里消暑去热。那时，主教区最聪明的猎手托贝略的牛车正沿着莫斯特依龙土路往上滚动，车轴发出刺耳的吱吱呀呀声。

“您还认得莫斯特依龙那五个被吊死的孩子吗？”

雨点滴落在犯有罪恶的人和道德高尚的人身上，滴落在学者、清白无辜的人和普通人身上，滴落在我们莱昂人和葡萄牙人、男人和女人、动物、树木、植物和岩石上，滴落在皮肤、心田和灵魂上，也滴落在灵魂上，滴落在灵魂的三大威力的光环上。

---

① 此说源于英国作家阿布什诺特(1667—1735）在1727年写的《约翰·布尔的历史》中创造的形象——一个矮胖愚笨的绅士。因为英文“布尔”又有“牛”的意思，故又译为“约翰牛”，后来，这个名字就成了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

“您还记得福米盖依罗斯山那边马拉尼斯村的两个小姑娘被闪电击死的事吗？”

拉蒙娜小姐、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和罗宾·列宝桑各自打着一把雨伞，在雨下漫步，也许他们愿意被雨淋湿。

“你可以在一个无雨的国家里生活吗？”

“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什么都可以适应，你看英国人和荷兰人。在无雨的国家里也有生命，也有感情，我很难想象这一点，然而我敢肯定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桃花村人维森特·恰布罗无声无息地死去了，下层人和粗鄙人死了根本没有人给他们涂圣油，甚至不进行尸体解剖，那有什么用？尽管是窒息而死，腿还在颤动，但并没有施涂圣油礼，没有这个习惯，谁也不想那么做，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浪费。蠢驴死了，随便祈祷一下，扔到坟坑里算了，两个人一个坟坑。维森特·恰布罗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坏人，得到了报应。

“通知家里没有？”

“没有，他们大概也不会发现他不在了，您应该知道这个。”

罗宾·列宝桑谈论着孤独，拉蒙娜小姐和卡山杜尔费人莱蒙多听着，三个人都淋湿了。他们慢慢地走着，表情很沉静，也许心中很快活，罗宾·列宝桑犹如一个小有名气的哲学家，不时地张开嘴巴，高谈阔论。

“孤独并不是件坏事，上帝就是孤身一人的，他也不需要伴侣。当然了，人不是上帝，这一点我知道。《圣经》说，孤独是件坏事，但是，我的看法却不一样，孤独使灵魂感到清爽，而相伴却使之肮脏，伴侣常常玷污灵魂，魔鬼在孤寂无伴的人心中造巢筑窝。但是，把它吓走驱走并不困难，寂寞的环境比

喧闹的场面更能容下欢愉，平静永远伴随着孤独者。莫非寂寞只在令人讨嫌的伴侣面前才存在？当人们惧怕自己、厌烦自己的时候，便逃避孤独。手淫者，蒙齐娅，请原谅，手淫者不可能感到自己受到良心谴责，也不可能独自忍受厌烦，手淫者必须骄傲地要求得到独立的光荣的孤独。马查多①说过，一颗孤独的心不称其为心，这是很漂亮的诗句，对了，言简意赅，但是，仅此而已，这并不是实情。现在不能谈论马查多，即安东尼奥·马查多，但是，可以谈论另一位马查多②，秘诀是背向一切生活。这很难做到，那几乎是天福，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让孤独自我祝福、自我寻找，要么让孤独自己惧怕自己，不管我们如何痛苦，孤独依然存在。第一种情况，可说是一种奖赏，第二种情况则是一种代价，独立的代价，诸神可以赠给人的最珍贵福音就是自身独立，请原谅我，我打扰你们了。”

塔尼斯·加莫索带着他的四条狗——花花、珍珠、巫婆和小蝴蝶——从路上走过去。他把它们放出来散散步，活动一下筋骨。他不常唆使这几条母狗去和野狼搏斗，因为每一条狗都值很多钱。公狗比较皮实，苏丹、莫里托③、莱昂④、马里涅依罗⑤，沙尔⑥断了一条腿，对了，公狗也并不是总那样皮实，问题是它们很便宜，便宜不便宜倒无关紧要，塔尼斯不把公狗放出来遛，因为一放出来，它们就互相咬架。公狗只有在面对敌人时才合力相助，它们高尚、平静，但是感到厌倦的时候，便常常互相咬架。这也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它们咬起架来就可

① 马查多（1875-1939），西班牙诗人。
② 这里指前者的弟弟，即曼努埃尔·马查多，也是诗人。
③ 有“小摩尔人”之意。
④ 有“狮子”之意。
⑤ 有“水手”之意。
⑥ 有“沙皇”之意。

能变得很危险，因为一个个都拥有难以想象的体力。塔尼斯的那几条公狗的体重都在80公斤以上，马里涅依罗可能快到一百公斤了，不能让它们跑得很远。母狗体重轻些，但也相差无几。

“我们什么时候能听到炸弹声呀？”

“魔鬼”塔尼斯微微笑了笑。

“快了，亲爱的，快了。”

塔尼斯对他的几条大猎犬关心备至，精心饲养，选择食物十分严格，还要清洗身子，消除扁虱，按时注射疫苗。他常常把它们放出去活动活动，塔尼斯的大猎犬是那一带的骄傲，人人羡慕，个个称赞，方圆几莱瓜都找不到一条哪怕和它们近似的猎狗。

“塔尼斯，你这条狗值多少钱呀？”

“值多少钱和你有什么关系？我不卖。”

阿德加把杀害她亡夫的死鬼挖了出来，她女儿贝妮希亚帮了她。贝妮希亚有一对栗子样的奶头，这样的奶头让人看不够。现在，那个死鬼还没有死，但是，他活不长了。不要着急，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炸了，他越放松警惕越好。阿德加把事情讲给堂卡米罗听，他不是唯一知道此事的人。

“您，堂卡米罗，是个古欣德人，我的亡夫也是古欣德人，对了，您是个莫兰人，现在莫兰人比以前少了，人们说死了一些，这很有可能。我用自己的双手和一把为了不染上疫病而祝福过的铁镐，亲自下手把杀害我亡夫的死鬼挖了出来。我女儿贝妮希亚帮助我，就她一个人帮助我，没有别人。我知道，上帝会原谅我偷死人，所有死人都是上帝的造物，这我知道，但是，那个家伙不是一般的死人，与其说他属于上帝，毋宁说属于我。萨巴斯圣神日那天夜里，我去了卡尔瓦利尼奥公墓，把

铁镐藏在车上散发着香气的荆豆秧下面。我用了很长时间，一共三个多小时，才把死鬼从地里挖出来。死鬼身上的蛆虫劈里啪啦地往下掉，臭气熏天，幽灵下到地狱里的死人格外臭。我把腐肉扔给了后来被我吃掉的那头猪，猪肉味道不错，前时放在一边，腊肠和猪头放在另一边，火腿在灶火上熏烤，还有里脊、猪油，什么也没剩下。每当我记起那个死鬼而胃里觉得恶心时，我就尽量去想别的东西，想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想我的哥哥高登西奥，想身着神学院校服或者已经失明而拉着手风琴的哥哥高登西奥。他有许多事值得我去想，我还要喝口葡萄酒，我把一部分猪肉分给了亲戚们，肉香四溢，他们一个个连声称赞好吃好吃。只有拉蒙娜小姐听我说了此事，她没有开口，但是让一颗泪珠淌了出来。她亲了我一下，并且送给我一盎司金子。”

拉蒙娜小姐伤感地笑了笑，我对阿德加讲了几句并不含多少秘密的话。

“阿德加，可不能碰我们的人呀，你很快就会看见，想逃避山野法规的人将会有怎样的下场。”

芬科酒馆老板对民警法乌斯托·贝林琼·贡萨雷斯解释说，高登西奥只拉了两次玛祖卡舞曲《我亲爱的玛利亚娜》，一次是1936年的霍阿金圣神日，另一次是1939年的安德列斯圣神日。

“我听说是1936年的马丁圣神日和1940年的依拉里约圣神日呀。”

“那是您听错了，人们有意把什么都颠倒了，看来这是有缘由的。”

托佩略的小胡子往上撅着，一副肃穆而威严的表情，他一边唱着一边从福西尼奥山坡上走下来。

“你没有看见人？”

“我看见谁呀？”

“谁都行。你没有看见人？”

“没有，先生，谁也没看见。”

“那么，你得向我发誓。”

“我如果看见了，不得好死。”

托佩略估计古欣德人要打仗，他们沉默不语，但是要打仗，古欣德人默默地行动起来时，最好远远地离开他们，而要是莫兰人跟在你身后，那就干脆别出家门，特洛伊城起火了。

“你有多久没有喝宝沙·德·加戈泉水了？”

“少说也有一个月了，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呆在西雷和圣马利纳那一带，最后一条狼我是在圣彼得罗·德·达丁看到的，那条狼钻到瓦尔杜依德路上的科巴斯山里去了。”

“嗯。”

高登西奥刚刚失明便被赶出了神学院，看来校方不愿意背上这个慈善包袱，也不愿意瞎子给他们带来麻烦。

“一个人只有开始唱弥撒才能称得上是神父，他唱弥撒了吗？没有吧？那就去他妈的吧！神学院不是收养所，宗教的航船应该在没有任何障碍物的航道上航行。”

“对，堂基梅诺。”

堂基梅诺是奥伦塞的圣费尔南多神学院的教务长。堂基梅诺一向以心肠狠毒、缺乏怜悯感情而著称，他也是满嘴大蒜味，时不时地说一两句拉丁语，堂基梅诺是个百分之百的拉丁语言学家。堂基梅诺特别喜欢天使博士圣托马斯·德·阿基诺① 的论证透辟的学说，他在《论反对异教徒》一书中收入了中世纪的

① 圣托马斯·德·阿基诺（1225-1274），意大利天主教神学家。

全部智慧。眼下，到处是魔鬼般的、不伦不类的学说，共济会的不三不四的思潮。盲人高登西奥有运气，实际上，他不会有什么埋怨情绪，他如果有这种情绪的话，不会得到上帝的宽容。他会拉手风琴，生性又快活，可以在帕罗恰妓院找一处落脚之地。堂娜普拉是个好人，虽然她的生活之路违背上天之法，但是，从本质上看，她是个好人。

"不要到大街上流浪了，您不是会拉手风琴吗？那就留在这儿拉手风琴吧，手风琴给人以快乐。"

阿奴霞西翁·萨瓦德尔比"葡萄牙女人"玛尔塔温柔，这两个女人都很喜欢盲人高登西奥，眼睛瞎了倒有助于和女人打交道。门德斯照相馆老板布利塞普托·门德斯给帕罗恰拍了二十多张艺术照片，有年轻时的，有裸体的，有披着马尼拉大披巾的，可惜高登西奥看不见。瞎子不能靠视觉，而是靠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特别是触觉，点燃自己的情火。帕罗恰披着马尼拉大披巾，露出一只奶头的半逆光照片美极了，和她相比，现在那些女人简直是些傻大姐。艺术终归是艺术，而现在太不幸了。维希要比费尔米妮塔淫荡，两个费尔米妮塔也抵不上一个维希，我真不懂，可是事实就是这样，人太怪了。堂德欧多西奥常常去找维希寻欢作乐，这个女人对他很了解，他爱讲谎话，有怪癖，堂德欧多西奥总是心满意足地返回家去。

"根玛，别再喝茴芹酒了，我早就给你说过，茴芹酒对肛门痛痒有百害而无一利。"

"你呀，给我闭上嘴吧！"

"那就随你便吧，是你自己遭罪。"

弗洛里安·索图略·杜列沙斯在巴尔科·德·瓦尔德欧拉斯警察局当过民警，会吹奏风笛，精通巫医和魔术。他是在特鲁埃尔战场被打死的，他刚刚到了那里，就啪地挨了一枪，子

弹正好打在眉心上，即刻丧了命。弗洛里安·索图略·杜列沙斯的连鬓胡子一直长到板斧样的大嘴两侧，胡髭也很有风格。他身上的半盒香烟没有被带到另一个世界去，而是被神父拿去抽了。

“上帝哟，让他永远安息吧，让光明永远照耀着他吧。”

这是战争，到处都被死亡的气氛笼罩着，不跑，那就得飞。在班长帕斯瓜利尼奥·安特米尔·卡奇索死去以后，疯婆巴西莉莎仍然给他寄香烟和巧克力，她不知道帕斯瓜利尼奥·安特米尔·卡奇索已经被打死，还以为他把她遗忘了呢，总是有更好的女人冒出来，疯婆巴西莉莎已经卸去了负担。很多时候形势不被人们所认识，在战争期间更是如此。有的人先死了，有的人后死，还有的人活了下来，他们活下来讲述发生的事情。死人留下的香烟和巧克力，总是有人享用的，这儿，什么都不会扔掉。

“您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吗？”

“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几点钟，几点钟不几点钟，和我毫不相干。”

“猫脸”被打死了，没有悲痛，也没有荣光，帕罗恰妓院的女人没有一个为他掉一滴眼泪，而是相反，她们一个个拍手称快，有的人拍得重些，有的人拍得轻些。

“他和堂赫苏斯·曼萨内多一样，都是狗娘养的吗？”

“差不多，也有点不同，但是，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拉萨罗·科德沙尔在成年之前就被杀害了，死神有时突然降临，说夺去谁的生命就夺去谁的生命。拉萨罗·科德沙尔是在里弗战役中被摩尔人杀害的，子弹上没有写着是摩尔人还是基督徒的，子弹本性残忍，不管你是谁，子弹没有长眼睛，它是瞎子。几乎所有瞎子都拉一手好手风琴。拉萨罗·科德沙尔

被杀以后，山界就消失了，再没有人看见它，就是野狼和猫头鹰，包括老鹰，也没有再看见它。拉萨罗·科德沙尔长着一头胡萝卜颜色的头发，眼睛碧蓝，神秘得像两颗绿松石，太遗憾了，那个可恨的摩尔人偏偏打中了他，谁也不知道那个摩尔人是谁，就是他本人也不知道。

“喝咖啡吗？”

“不喝，喝咖啡睡不着觉。”

罗宾·列宝桑重新拿起写好的东西看起来，有些文字他能整段地背诵下来，哪些地方做过涂改也记得一清二楚。拉萨罗·科德沙尔是这个真实故事中的第一个死者，故事伊始就交待：罗布斯蒂亚诺·塔鲁略死在摩洛哥的贝尼·乌利谢克阵地上。根据最可靠的消息，他是被贝尼·乌利西盖尔部落的一个摩尔人杀害的。罗布斯蒂亚诺·塔鲁略很有本事让姑娘们受孕，也就是说，他善于干这种事，并且有那种嗜好，等等。最后一个死者还没有死，在这个永远不会完结的死亡统计表中，总有个把死者等待列进去，其实，这就是被惯性推动着的一个没有尾环的死人链条。拉萨罗·科德沙尔·格洛瓦斯有可能就是罗布斯蒂亚诺·塔鲁略·格洛瓦斯，也可能不是，那场战争已经过去许久了，一方是基督教军队，另一方是摩尔人军队，这一点是不会记错的。那时，消息很慢，人们不像现在这样恐惧，也不像现在这样互相残杀。那时疫病多，但是不会无故地流这么多的血，现在流的血不以重量计算，而是以百分比计算，我弄懂了。

“你知道他还在这儿吗？”

“不知道。”

“我告诉你他在什么地方，好吗？”

“好吧。”

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手上少了三根手指，那是被一匹烈马咬掉的。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可以驯化山上的野兽，包括凶猛的和温顺的，瞪着眼睛咬人的和善于伪装逃走的。巴加涅依拉人玻利卡波压低了嗓音。

“他在维哥·德·阿巴霍，住在‘夏至草’多明戈家里，明天去西尔瓦博亚。”

“你怎么知道的？”

“是多明戈的女儿埃乌赫妮娅告诉我的，我想是她父亲打发她来告诉我的。”

“很可能。”

塔尼斯·加莫索力大如牛，一只手就能拉住一头大骡子。塔尼斯·加莫索的几条大猎犬是好品种，安静、沉着、勇敢、强壮，它们呆厌了，就互相咬架，这大家都知道。苏丹和莫里托这两条猎犬就足以吓跑萨古梅依拉山上的野狼，也能吓跑瓦尔达斯·埃戈西斯山上的野猪，那只狼、那头野猪常常跑到栎树林来吃果子。苏丹和莫里托老远就能嗅到那个婊子儿子的气味，辨认出婊子儿子的九个特征，有些特征并不散发出浓重气味，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特征散发出气味，对了，有两个，手上的汗液和龟头的尿碱，但是，嗅觉就是嗅觉，苏丹和莫里托训练有素，“百发百中”，能即刻变得十分凶猛。这两条狗几乎不需要使出一半力气，它们的力气太大了。

“你干什么去？”

“和你没有关系，问这个干什么？”

塔尼斯·加莫索像半疯似的。塔尼斯·加莫索思考问题一向敏捷，但是，他现在像半疯似的，看来他思绪翻腾，脑袋里有，心里有，嗓子里也有，都是些迟钝的、凋谢的想法。同时，往事也如同马蜂一样簇拥在一起，这些往事都是些可怕的、凋

谢的回忆。

“你牙齿真痛吗？”

“谁告诉你的？”

“你耳朵真痛吗？”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塔尼斯·加莫索竭力把翻腾着的思绪和众多的往事回忆梳理一下，当然也包括他的希望、他的义务和他的行为。恐惧如同一条象鼻虫，正在逐渐地蚕食着灵魂的各个部位，这样蚕食着灵魂的各个部位也许已经有好多年了，只是没有人知道而已。应该迈出的脚步正在轻盈地迈出去，而且如果有必要那就闭上眼睛，谁也不必问什么。人之上还有上天之法呢，那是管理我们的上天之法呀，仿佛上帝从两片云朵中间开的小窗窥视着我们，上帝手中总是握有一束光线的。

“我什么都想好了，但愿上帝原谅我，但是，我什么都想好了，现在只差实际体会一下了。良心上一定会感到不安，首先是感到一点不安，然后是大为不安，最后连牙齿和耳朵都痛了起来，再后就一切都得心应手了。牙齿和耳朵痛一点儿，那没关系，对了，现在牙齿和耳朵痛得很厉害，但是没有关系，疼痛很快就会过去的。

塔尼斯·加莫索来到拉米尼亚斯山时天还黑着，这座山坐落在西尔瓦博亚、福尔戈沙和莫斯特依龙之间。那时人们还在睡梦中，狗迎着晨露汪汪叫个不停。塔尼斯·加莫索身边只带两条狗，带多了的话，在狗出击时难以指挥。据说狗的眼睛会模糊不清，从而疯狂起来，如果有三条以上的狗在一起，并且任它们自由行动的话，狗就不再听主人的话了。

“我如果愿意，可以丢下这事不管。现在雨还在下，事实上雨一直在下，现在，我的牙齿和耳朵痛得很厉害，但是，我

肯定地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吩咐我去干他们想要干的事，但是没有告诉我一定要在星期二、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干，没有给我指定时间，我如果愿意，我可以丢下这事不管，问题是我不愿意丢下。”

雨点滴落在山上，滴落在小溪和泉水的水面上。雨点滴落在荆豆和栎树上，滴落在绣球花上、水磨坊的芦苇上和公墓的忍冬上。雨点滴落在活人身上、死人身上和将要死去的人的身上。雨点滴落在男人身上和凶猛的动物身上，滴落在女人身上和野生植物、家养植物上。雨点滴落在善吉尼奥山上和宝沙·德·加戈水泉上，那只野狼就是喝这孔清泉的水，有时个把迷路的、永远归不了队的山羊也在那儿喝水。雨好像下了一辈子，甚至要下到来世；雨好像在战争期间下个不停，在和平时期也下个不停；看着雨不停地下真让人高兴，也许雨停了，生命也就完结了。雨好像在上帝创造太阳以前就开始下，雨不紧不慢地下，雨点里含着浓厚的同情心，雨在下，天空并没有表现出被雨下厌的征候。

塔尼斯·加莫斯带着两条狗在雨中行走，无声的云低垂在他头上，法比安·明盖拉在西尔瓦博亚山间小路上往前走，他在维加·德·里巴渡过奥塞依罗河，心中很害怕，一段时间以来他就心怀恐惧，身上总是带着手枪。

“如果有坏蛋跑出来挡住我的去路，我就干掉他，就是上帝，我也要杀死他！”

塔尼斯·加莫索坐在一块岩石上，两只手各牵着一条大狗。塔尼斯·加莫索卷了一支烟，镇静地深深吸了一口气。

“对婊子儿子完全可以像打狐狸那样打死他们，根本不要事先告诉他们，是吧？”

莫乔·卡罗波在天放亮时停了下来，在宝沙泉水里喝水，

塔尼斯·加莫索凑了上去。

“我现在告诉你，我要杀死你；你虽然不配，但我还是事先告诉你。”

莫乔用手去摸手枪，塔尼斯立刻把他的手枪夺了过去。莫乔跪下，哭着乞求，塔尼斯·加莫索对他说：

“并不是我要杀你，杀你的是山野法规，我不能对山野法规置若罔闻。”

塔尼斯·加莫索闪开身子，苏丹和莫里托立刻扑上去咬了起来，它们只咬了那么几口，一口也不多。

“够了！”

苏丹和莫里托放开死人，摇着尾巴，一副欢快的神情。法比安·明盖拉死了，没有悲痛，没有荣光，过了不久，大约两个小时吧，或者说几乎两个小时，一声炸弹爆炸声响彻云端。

拉蒙娜小姐笑了。

“太好啦！”

那天夜里，盲人高登西奥，这个心灵纯净如同圣约瑟百合花一样的妓院手风琴手，以异常欢快的心情奏起了《我亲爱的玛利亚娜》那支玛祖卡舞曲。他一直拉到清晨。

“你不会拉别的曲子？”

“不会。”

推销员堂坎迪多·维利亚·桑切斯问盲人手风琴手：

“请您告诉我一件事，把那个家伙干掉了，您高兴吗？”

“高兴，当然高兴，再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事了！”

“那么，我们的上帝还要把他打发到地狱去，扔到油锅里炸，您也高兴吗？”

“高兴。”

·附 录·

法医报告

地点和时间已经交待过了，等等。

死者姓名：法比安·明盖拉·阿布拉干

尸体外部检查

死者男性，成年，25岁左右，身高1.60米，体重约55公斤。体质较弱。营养状况正常。额头和前头顶处皮脂溢较多，秃顶初期，发色深栗。额头部位头发稠密。

尸体呈俯状平卧，上肢弯曲，着棕色灯芯绒裤，半新，有撕口，特别是下部渗血和溅血污迹较多。外套为浅绿色，左侧衣袖及同侧肩部有破口和撕裂。翻领上有干血迹和几处溅血。右侧衣兜撕裂。灰色半新纯棉衬衣衣领脏污，并且缺一枚领扣。衬衣衣领上有大片大片的渗透血迹和干血迹，右侧的血迹已经浸透套在衬衣里面的蓝色羊毛衫。白色哔叽内裤脏污，且带有粘性大便和尿湿痕迹。同是哔叽布料的背心，在右肩及肩前部也有血迹。棕色皮靴和黑色棉袜都已破旧，没有血迹。

尸体具有下列外伤：颈部右侧有撕裂伤口，此处肌肉翻露。甲状腺软骨下方二厘米处和胸骨端部一厘米处吊着一片

肉，上面仍然挂着皮下细胞组织和颈部皮肤纤维。撕裂伤口有一段延伸到锁骨前端弯部，约七厘米，另一段一直伸到舌骨前部肌肉，约五厘米长。伤口边缘不整齐，呈撕裂状，距离受伤部位中心有一厘米。另外，还清晰地发现规整的角形牙齿（不是人牙）伤痕；颈部右下方，即胸锁突后侧和斜方肌下缘前方，也有牙印。右侧锁突肌肉、胸甲状腺及同侧甲状腺处严重撕裂，血管神经束解剖关系已经完全脱离，颈部动脉严重撕裂。

此外，右侧外耳和右侧眼窝区也有牙伤，一道严重撕伤始于颧骨，终于右侧嘴角附近。鼻子也有擦伤和小块撕裂，此处撕裂同其它伤痕不同，并不属于同一病源性质，因为没有牙印，从形状及长度看，可能为跌倒和拖拉所致。尸体头部沾有大量现场枯叶。嘴部和鼻部有血迹。

左小臂同样有咬伤，尽管该处由于衣服作用而伤势较轻。左手内侧边缘和指根以及无名指和小指都被牙齿严重撕裂，小指伤势较重，第一骨节几乎断离。左腕部位也有撕裂，但因手表表带保护，撕裂程度较轻；表盘已经破碎。右手指根只有一处咬伤痕迹，但掌骨末端有多次擦伤。右手满是血迹，指甲间有几根笔直的毛发，长度约为五厘米，末端尖削，呈灰白色。肉眼观察，确认不是人发。

右小臂有黑色文身图案，绘制粗糙，一枚写着字母R和T的利箭穿过一颗心脏。

两条小腿均有严重牙伤，双腿都留有干血迹。

尸体已经完全僵硬；双侧角膜均有云翳，右侧髋骨凹陷处隐约辨认出一块青斑。从胡须长度看，死者最后一次刮脸约在六十几个小时之前。

尸体内部检查

使用玛塔① 改进术对尸体进行解剖。

头颅：无论颅骨还是颈骨均未发现任何形式的骨折。脑膜正常，蛛网膜轻度水肿。脑正常，解剖发现局部缺血。脑表膜血管正常，威路斯② 多边区发现几处小块粥样病灶。小脑、隆凸和脑髓体均正常。

胸腔：肺部轻度充血，表面及内部附有大量碳化物质。右侧肋膜有粘连，右侧外膜有重度纤维性变现象，这很可能是以前肺结核钙化痕迹。心脏后缩，乏力，右心房还存有沫状残血。心脏瓣膜和动脉血管均正常。

腹腔：胃中残留着尚未完全消化的食物(豆科食物、肉纤维和煮鸡蛋)。肝局部肿大，没有硬变征候，但是，含有大量酒精。胆囊紧缩。肾脏颜色暗淡。膀胱无尿。其它内脏正常，不必进行法医检查。

颈部解剖：颈部前区以H形刀口切开后，我们外部检查时所看到的伤情得到了证实。细心解剖发现甲状腺软骨骨突和右侧边角有骨折，气管有三根环骨受到压迫而断裂，造成泡状出血，侵入喉、咽、嘴。此血呈浅玫瑰色，并和支气管分泌物混杂在一起。喉管完全断裂，断裂边缘不规则，颈部被撕开一道一厘米半的口子，血肿已扩展一半，颈动脉附近的伤痕具有阿姆桑特③ 特征。

① 玛塔（1811-1877），西班牙法医之父。
② 威路斯（1621-1675），英国医生。
③ 阿姆桑特（1796-1856），法国医生。他对吊死和勒死尸体的颈动脉内壁特征有专门研究。

通过验尸，法医认为：

1．不是自然死亡，而是暴力致死，死前有过反抗和搏斗（右手指关节有擦伤，衣服多处撕裂）。

2．凶手看来不像是人，因为我们找不到一处人力致伤的痕迹（刀伤、挫伤、刺伤、擦伤、内伤、勒伤等）。只发现有咬伤，造成死亡的最大咬伤位于颈部右侧。

3．从伤口形状、大小、分布区域、严重程度和现场地理环境，以及受害者右手指甲中的毛发来看，该动物可能是狼。

4．咬伤分布广泛而严重，这说明死者不是受到一只动物而是至少两只动物的攻击。

5．如果把搏斗情景真实地再现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文字作出综述：

a．受害者在山上行走，在遭受袭击前几秒钟发现一只狼向他的颈部直扑过来。受害者没有来得及抽出随身携带的武器——该武器扔在离尸体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而是下意识地抬起左臂，想用小臂保护面部和颈部，但这时，颈部已遭到第一次咬伤。然后，狼又咬了左侧几厘米手的部位，从而造成了上面描述的那些伤痕。当时，受害者已经摔倒，在地上同狼搏斗，企图用右手抓住它，同时用右拳猛击，以便抓住它的颈部或头部（手上有伤，同一只手的指甲处有毛发）。这时，另一只或几只狼看到受害者倒下，便一齐扑了上去（小腿有伤，裤子被撕裂），在潜意识的导引下，想咬住其比较活动的部位（双腿）。在搏斗中，衣服撕裂，钮扣丢失，等等。最后，另外一只狼，或者是开始攻击受害者的那只狼，咬了两次（乳突下方两处有牙印）颈部右侧部位，造成我们在上面描述过的肌肉撕裂。颧骨部位的伤迹是在颈部受伤之后牙咬留下的，狼在该处曾咬过两次（有两处牙印）。

b．受害者倒地以后发生了大出血，当时他仍然处在某种清醒状况。他放开狼，抚摸受伤部位(双手有浸血印迹)，直到最后死亡。

6．非常奇怪的是，受害者身体虽然有多处被牙齿撕裂的伤痕，但是没有一块肉被野兽吞食，因而受狼猛烈攻击的可能性难以理解。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狼击倒受害者以后，被响声、喊声、枪声或其它目前难以想象的声音惊吓，丢下猎物逃走了。

经过尸体解剖研究，法医的结论是：

1．死亡是外部，即右侧颈动脉大出血造成的。

2．在上述死亡致因中，很可能还有其它因素，如颈动脉血管挤压(阿姆桑特特征)，该处神经急遽收缩。

3．看来各处伤痕均为狼咬所致。

4．我们估计死亡时间为昨日7时左右。

5．由于没有人为因素，也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搏斗痕迹，所以从法医角度分析，应是事故死亡。

法医　马西亚尔·门德斯·桑托斯

(签字　草体)

1983年初夏写于西班牙

帕尔马·德·马略尔卡

·附　录·

授　奖　辞

〔瑞典〕　**克努特·安伦德**

陛下、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卡米洛·何塞·塞拉所写的书已逾百种，它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文库。在这些书中，充满最令人惊讶的对比，粗俗的幽默故事与欧洲文学中的一些最阴郁、孤独的作品比肩而立。

西班牙内战将临之时，塞拉是马德里的一个年轻诗人。作为事件的参加者和一名抵抗战士，他几乎比任何作家都更置身于那些令人痛苦的事件的中心。在战壕中服役、负伤并在战地医院躺过一阵之后，在战争结束、他回家、西班牙开始在新政权下度过漫长而沉闷的岁月之后，他作为一名散文作家——开始初次登台。那时上层想要看到有益教化的书，最好是描写歌舞升平、太平盛世的书。而塞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的却是一个具有多重人格的杀人犯临刑前叙述其生活史。《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于1942年在布尔戈斯[①]的一个汽车库里秘密印刷出来，当它引起官方注意时，这一版几乎已经售罄。书

① 西班牙布尔戈斯省省会。

刊审查官对此书渐渐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这本书肯定是所有西班牙语小说中仅次于《堂吉诃德》的、最广为人读的作品。这个杀母者的故事，可以作为一个寓言，一个关于西班牙的巨大苦难和激烈内部斗争的神话故事来阅读。

这本书打开了闸门。塞拉的作品源源而出并且日益引人注目。如果说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这些作品中出现的众多人物；一般小说中司空见惯的那种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分类在这里几乎无足轻重。这位作者让生活的戏剧、西班牙的戏剧在冷酷的星光下自主表演，人们可以略带夸张地争辩说，在这个舞台上只有次要人物。

《蜂房》有三百多个人物，描写了佛朗哥时代初期那些悲哀岁月中的马德里生活。这是塞拉对于官方压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最英勇的挑战。虽然它被译成多种语言，但是西班牙人自己却长期无缘读到它。

十八年后，1969年，当塞拉写完长篇《圣卡米洛，1936》时，书刊检查网出现了诸多漏洞，因而这本书终于在其写作地出版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蜂房》中的马德里在《圣卡米洛，1936》中依然故我，只不过是被梦幻的条条光带照亮，并在天启的红光中零碎显现罢了。故事发生在西班牙内战爆发前一周的马德里。我们在这里碰到了那个长着一双悲哀而燃烧的眼睛的年轻人，看到他混在马德里城的人群中，或者凝视着镜中自己辛酸的映像。在很大程度上，这段描写是一种咒语，一种祓魔术，一种祈求，因而它也就指向了塞拉那部最晦涩的作品《寻找阴暗面的职业，5》——这是一部诗的启示录，一首长达1194行的长诗，一个展示生活黑暗、荒谬和不合逻辑的全景图。它采取了一种同于弥撒曲的形式。

塞拉在涉足语言和现实都陷入混乱的边缘地带之后，在《为亡灵弹奏玛祖卡》中，他又回到了西班牙生活的现实之中，对这个现实他曾在很多方面予以描述。此书是生活在绿色、潮湿的加利西亚的普通人的生活纪事。他儿时在加利西亚生活过。但也许，它主要是关于死亡的故事，主要是一幅描写骚动、疯狂和人类生活悲喜剧的意象主义壁画，它总是以死亡为背景，死亡最终把一切、把所有的人收为己有。它那种伟大而粗鲁的幽默感是一个传统的一部分，可以追溯到阿里斯托芬、拉伯雷和莎士比亚，然而它又不同于我们以往在这行列中读到的任何东西。

在他四五十年代所写的经典性的游记中，有一种较为平静的幽默感，我们遇到的是一位较为文质彬彬、圆通世故的塞拉，是流浪者塞拉，他在寻找那时正在消逝中的环境和文化。

作为一个整体，摆在我们面前的作品异常丰富、沉重而坚实，它野性十足、狂纵奔放而又激烈慷慨，然而它又不乏同情心或通常的人类情感，除非我们要求那些情感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塞拉使西班牙语得到了复兴，使它生气勃勃，正如我们这个时代中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个杰出人物所做的那样。作为一个语言的创造者，他继承发扬了塞万提斯、贡戈拉、克维多、巴列—因克兰和加西亚·洛尔卡的传统，自从这些作家把他们的印迹打进这部大书以来，西班牙语作为一种语言已面貌一新。

亲爱的卡米洛·何塞　塞拉，

我已用简短的几分钟描述了一个作品的整体，它如此伟大、丰富，绝非任何概括所能企及。对于进行创造性想象的权利，您的贡献几乎横跨半个世纪，包括在困难条件下的那些漫

长时期，但是最终，它排除万难取得了胜利。近年来，拉丁美洲文学的繁荣已经到处传扬，然而，对于这个首先讲西班牙语的国度中的它的相对物，以往也许注意得太少了。请允许我个人，并代表瑞典学院，最诚挚地祝贺您，并请您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海　仑译）

受奖演说

虚构颂

卡·何·塞拉

诸位院士先生：

我的那位没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故交兼师长——皮奥·巴罗哈①（幸运的烛光并不总是照亮贤人的头），有一座挂钟，钟盘上有几个意味深长的字，组成了一句表明时光流逝的动人心魄的格言：每一下钟声都将你损伤，结束你生命的是最后一下。这座不知倒退的时钟已在我的灵魂及心中敲响过多次；今天，我一只脚踩着我度过的漫长岁月，另一只脚踏着希望，站在你们面前，用语言的言语讲话，尽我的努力，但愿也是成功地谈论自由和文学。我不知道老年的王国会在何处放人入境，我只把堂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②的话作我的盾牌：谁都想活到老，但谁都不承认已经活到老。我很清楚，谁也不能无视现实，

---

① 皮奥·巴罗哈（1872—1956），西班牙"98年一代"的著名小说家。

② 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17世纪的杰出作家、诗人。

而且明白岁月是无情的利齿，所以我打算说出我该说的一切，不凭灵感，也不作即兴之谈，因为我对此二者一向不以为然。

在孤独中

在今天这样的场合，登上这个如此难登的讲坛向你们致词，我不免产生这样的疑问：会不会是语言的光彩(这一回是我的语言)使你们目眩，从而对我的真实价值产生错觉？因为我自知才学甚浅，配不上你们授予的至高奖赏。用西班牙语写作并非难事，这种语言是神的赐予，我们西班牙人其实知之甚少。我感到欣慰的是，诸位所要褒扬的是一种辉煌的语言，而不是这种语言的一个普通祭司，一个侍奉这一语言的种种表达手段的仆人。人们可以感到高兴并引以为训的是，文学是属于所有人并为所有人享用的艺术，尽管它不屈从于任何人，只听从我们自己的角落以及我们时代的低沉和不知名的声音。

我在孤独中写作，也在孤独中讲话。马特奥·阿莱曼①所著的《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以及几乎与此同时的弗兰西斯·培根的随笔《论孤独》，都说过寻找孤独的人很像神或牲畜。使我欣慰的是，我并未寻找孤独，而是与之不期而遇，我在孤独中——并且自认为是恬淡而心甘情愿地——思考、工作、生活，也在孤独中写作和说话。始终与我的孤独做伴的是我的另一位故交与师长毕加索的这样一个推断：只有巨大的孤独才能产生永恒的作品。由于我以斗士的面貌游历人生，所以我能坦然地甚至带着某种感激和痛苦的梦幻来谈论孤独。

① 马特奥·阿莱曼（1547—1614），西班牙经典作家，其主要著作《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为西班牙黄金世纪最重要的流浪汉小说。

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大奖赏莫过于知晓我们能够说话，能够发出连贯的声音，说出用来标明物体、事件及情绪的词语。

哲学家在给人下定义时，历来求助于邻属及种差这些手段，即指出我们的动物特性及诸种差别的发端。从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动物”到笛卡尔的“理性灵魂”，所有这些概念从来都是区别人与兽的必不可少的标志。我倒认为不难找到足够的根据来论证人的本性的最终根源——使我们有幸和不幸地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这一根源——应追溯到语言这一特点，尽管品性论者对此深表怀疑。

语言的进化

我们与动物不同，但自达尔文始，我们都知道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语言的进化因而有了一种我们不能忽视的基本方面。人类发展史包含了一种进化过程，发声和识别声音的器官以及使这些声音具有意义的大脑，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这是一个包括人类诞生在内的缓慢过程。其后发生的一切，无论是《熙德之歌》①、《堂吉诃德》还是量子论，其意义都不能与首次给最基本的事物取名这件事相比拟。但是，出于明显的原因，我不想从这个首要的最基本的意义来谈语言的进化，而是从另一个也许是比较次要和非本质的方面来谈，这些方面对我们生在一个有着千百年文学传统的社会中的人来说极为重要。

一些有名的人类语言学家如A·S·戴蒙德②，认为语言——

① 西班牙文学史上最古老的英雄史诗之一，约写于1140年。

② A·S·戴蒙德（1897—　），英国著名法学家和人类学家，著有《语言的起源与历史》（1959）一书。

所有语言——的历史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最早形成的句子全都是简单原始的句子，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句法及以所能提供给我们的语义内容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从可由历史证实的趋势推断，在这个由简而繁的发展过程中，交际的重担起初大部分落在了动词上面，后来才发展成现在这样由名词、形容词和副词来点染充实语句内容的情形。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稍微运用一点想象力便不难猜到，第一个词语是一个以其最直接、最急迫的形式出现的动词，也就是用作命令式的动词。

很显然，命令式在交际中至今仍极其重要，这是一个应该小心对待的难用的时态，要求我们熟悉那些并不总是那么简单的游戏规则。一个不恰当的命令式会给我们带来恰好相反的结果，因为约翰·兰肖·奥斯汀① 将语言分成表现语、非表现语与高表现语的著名论断，已经十分机敏地指出，高表现语是要在交谈者身上激起某种行动。如果被命令的对象佯作不知或照自己的意思行事，那么下什么命令都是徒劳的。

畜与人

从"社会动物"到"理性灵魂"的种种概念，足以清楚地界定畜与人的范围(二者分别在各自的领地上吃草或歌唱——歌者的声音并不总是那么适当)。

在柏拉图《对话集》② 的《克拉底鲁篇》③ 中，克氏将赫拉克

① 约翰·兰肖·奥斯汀（1911—1960），英国语言学家、哲学家。

②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前427—前347），用对话体写成的哲学著作。

③ 柏拉图《对话集》之一，写于公元前386年，阐述语言的起源。克拉底鲁(前5世纪），古希腊爱非斯学派哲学家。

利特①罩在他的衣袍中；而借克氏对立面赫耳摩革涅②之口说话的，则是创立“实”与“虚空”说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③，或许还有反原则学家普罗塔哥拉④，后者甚至渎神地提出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克拉底鲁关注语言问题——那个既是存在又是不存在的存在，并就此与赫耳摩革涅作了饶有兴趣的谈话。克氏认为一切事物的名称都与该事物有着天然的联系。万物一诞生——或创立，或发现，或发明——其生命中便蕴含着标志这一事物并用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合适的名字。他好像是要告诉我们，所谓“能指”即是生于每个事物的胚胎的特有的概念。除了词源学可以大显身手做出合理解释的情形之外，在每种古老的语言中，自有狗的时候起，狗就是狗；同样可以看到，自有爱情时起，爱情就是爱情。作为赫拉克利特化身的克拉底鲁的思想矛盾就埋在对立不可分(或对立统一)的榫接处，埋在对立面(如白昼与黑夜)的协调及其本质的互为依存的永久的运动中。词语作为客体也是如此(没有猫便没有狗，没有恨便没有爱)。

柏拉图的谨慎

赫耳摩革涅却与此相反，认为词语仅是人们为达到相互理解的合理目的而认定的。事物出现或显露在人面前，人便为这

① 赫拉克利特(约前540—约前480与470之间)，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
② 赫耳摩革涅(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
③ 德谟克利特(约前460—前3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④ 普罗塔哥拉(前481—约前111)，古希腊智者派哲学家。

新生的事物命名。事物的“能指”不是森林之泉，而是人工挖掘的井。以赫耳摩革涅的面目出现的德谟克利特（有时又是普罗塔哥拉）关于体验与表达的比喻在好几个地方过了头：衡量万物（并给予名称）的“人”是指人类还是个人？所谓万物的尺度是否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万物”仅指客观存在的物体，还是也包括感觉和概念？赫耳摩革涅把“是”变成“似”，也就把真实扼杀在摇篮中了。另一方面，把人自己提出的论断当作唯一可能的论断这一做法，又把真实和非真实统统变成了真实（并且仅仅是真实）。应该提醒的是，根据著名的维克托·亨利①限界，人给事物命名，但不能取消它的名字；人使语言发生变化，却又不能随心所欲。

柏拉图谈到正名时也许过于小心，他虽然没有直说，却似乎同情克拉底鲁的观点：事物叫什么名字，就因为它该叫这个名字（一条几乎可以被当作准则接受的天衣无缝并且可敬的定理），而不是由人们根据风向的变化认定它该怎么叫法（这种认定不能持久，或更确切地说，会随着对每一事物当时所作的——事先又无法预见的——不稳定的假定而转向）。

以贺拉斯②为首的拉丁诗人便是以这后一种有着浪漫本源却流为蛊惑性的观点为依据的；我们从那时起在这一领域不得不遭受而又无法补救的一切灾难都由此而来。

《诗艺》第70至72行歌颂了“习惯”在抗拒语言变化的较量中取得的胜利（这一胜利起码不总是有益的）：

许多词汇已经衰亡，

---

① 维克托·亨利（1850—1907），法国语言学家，在希腊—拉丁文及英文—德文的比较语法方面颇有建树，并关注多种地方语及稀少语种。

② 贺拉斯（前65—前8），古罗马诗人。

　　但将来又会复兴；
现在时行的词语，
　　将来又会衰亡；
这都看“习惯”喜欢怎样，
　　“习惯”是语言的裁判，
它给语言制定法律和标准。

这枚表面上宽容因而讨人喜欢的“定时炸弹”，产生了极其长远、复杂的影响，其最近的结果便是臆断人民——而且糟糕的是唯有人民——造就了语言，任何使语言服从于合乎逻辑的、纯正的和合理的规范的努力全都是徒劳无益的，应该趁早打消此念。贺拉斯的这一大胆论断——“习惯”是语言的裁判，给语言制定法律和标准——将小路上丛生的杂草除尽，使之拓为大道，人就在这条大道上行进，高擎着迎风飘扬的语言自由的旗帜，固执地将这一胜利与被胜利的外表遮掩着的不自由混淆起来。

如果说贺拉斯有他的部分道理，也有他缺乏理性的一面——我们既无必要在此贬斥前者，也不必避讳后者——那么，我们在对克拉底鲁和赫耳摩革涅的论据稍作调整之后，也应肯定他们的部分道理。克拉底鲁提倡的就是人们一直所说的自然语、一般语或语言，是天荒地老的历史及心理历程的产物；而赫耳摩革涅主张的则是我们称为人为语、特殊语或专门语的语言，它由人们约定而成，近乎规范，或以某种方式与规范相符，有逻辑基础，但至少在其形成时，缺乏历史和心理传统。著有《逻辑哲学论》的早期的维特根斯坦① 便是赫耳摩革涅观点

① 维特根斯坦（1889—1951），奥地利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

的人所共知的现代模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克拉底鲁语"（或自然语、人类语）及"赫耳摩革涅语"（或人为语、副人类语）这两个概念，大概不能说是不理智的做法。很显然，我要像贺拉斯那样谈论前者，即生活及写作的语言，既不作技术性修饰，也不作辩护。

舍累尔①和一般的现象主义者在谈到语言的预示、提述及表达作用时，也涉及我现在所说的"克氏语"，而卡尔·比勒②在列出语言的表达、称谓、描绘这三种功能时，也牵涉到这种概念。

毋庸赘言，"赫氏语"理所当然地承认其根源的人为性、而"克氏语"也不拒绝把它放在并非独具的摇篮里摇晃——这个摇篮里常常潜伏着违背其纯粹精神的种种偶然现象。

人民与语言

一口咬定自然语（即"克氏语"）产生于人民与偶然性的奇妙结合是有风险的。不，人民并没有创造语言，而是制约了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民是"悟出"了语言，"悟出"了万物的名字，但又使之搀和混杂（虽然我对这个提法不无保留）。如果人民没有受到我前面提到的那些违背其精神的偶然现象的影响，那么问题的表述就不这样绕弯子了。但是，那个虽未提出却隐藏着问题真实胚胎的题目却是不可分割和明确的，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无法将它更换。

① 舍累尔（1874—1928），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现象主义者。

② 卡尔·比勒（1879—1963），德国心理学家。

“克氏语”、语言、索绪尔①的结构或体系，是在人民中间(这里强调的是“中间”，而不仅仅是指出来源)产生，为作家们确定并承认，又在大多数情况下经研究院调整并加以规范了的。然而，这三个层次——人民、作家、研究院——并不总是各司其职，常常侵犯或插足别人的领地。似乎研究院、作家和人民这三者都不安于自己的角色，偏要反串他人的角色，总是(甚至可能是不可避免地)将这角色弄得模糊、走样；而更糟糕的是，最终涂抹并遮盖了所关注的对象本身，即语言——本质上必须是纯粹的语言，也可以说是代数式的，并且照乌纳穆诺②的《爱与教育》的极端说法，是纯粹工具式的语言(以使用价值为其唯一的固有价值)。

最后的限定因素，即政府——这个既非人民，又非作家、研究院，却对所有的人都起着制约和束缚作用的机构，通过成千种分散的渠道(行政用语、执政者的演说以及电视等等)干预这个问题，与其说是通过制约，倒不如说是用其坏榜样，使之乱上添乱，更其纷繁、复杂了。

对于大众、文学界、学术界以及政府的这种任意行为，谁都不置可否，于是，语言不是顺着它所要走的道路——那倒是一条原则上合宜的道路——前进，而是被汇聚到它身上的各种对立的力量推着走。

听惯了贺拉斯诗句的民众，以为无处不是坦途，企图引入并非凭直觉或下意识悟到的(若是那样，也许倒是——或起码显得——可行和可以接受的)，而是有意生造的词语、词组或习语，更糟糕的是，还不合时宜地胡乱搬用外来词语。

---

① 索绪尔(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

② 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作家、哲学家，“98年一代”的代表作家。

被牵着鼻子走的作家

作家们被包围着他们的常常是不恰当的“习惯”牵着鼻子走(不排除随处可见的例外)，接受并认可与语言实质不尽相符或者干脆背离语言精神的说法。这后一种情况就更加危险了。

研究院的问题则是在两根轴之间摇来摆去，那就是它的保守倾向和对于遭受指责的恐惧。

“赫氏语”对“克氏语”的侵蚀随时间的推移而加剧，这就隐含了这样的危险：活生生的东西会变得僵硬，自然的东西会变得做作。我要重复一遍，这种危险是由生造以及无端搬用，或通过再生以及不合时宜的复古造成的。

似乎是一些不足道的政治原因促使或造成语言——所有的语言——在其围攻者的一次次进攻面前，赔着笑脸步步退却。我以为与那些不知何时方能获得的乌托邦式的好处相比，所冒的风险实在大得不成比例。我全无语言纯正癖，并非要从这个角度论事，但我的确想提请作家——首先是作家，然后是研究院，还有政府——注意，要制止威胁着我们的这种混乱现象。毫无疑问，语言具有一种超越我们所要作的种种分类的连续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语言的自然界线丢在一边。否则，岂非等于不战而降？

让我们想方设法捍卫语言(我再重复一遍：是指所有的语言)，并随时记住，把法律程序混同于法律本身，就像把字面含义当作字句精神那样，只会引向不合理的状况，这既是混乱之源，又是混乱造成的结果。

思想连同其形影相随的附属物——语言，以及可能同样与

某些语言和概念形式相联系的自由，组成了那种包容一切人类事业的大范畴，既包括那些旨在勘明和拓展人性境界的活动，也包括其他截然不同的恰恰是要摈弃人的属性的活动。思想和自由一视同仁地造就英雄与常人的精神，但是如果我们必须弄清思想和自由究竟是什么意思，那种笼统的界说却只会帮倒忙。思想对于人来讲，如果就识别意识现象这层意思而言，原来就是“想自由”。人们提出过许多论据，不是论证这种自由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实的东西，便是论述它在何种程度上只不过是狡黠地在人的思想上打进楔子的又一意识现象。但这一争论也许是无用的。某位西班牙哲学家曾经一语破的，指出自由的幻影及其真实影象其实是一回事。如果说人是不自由的，受到一些因果链的束缚(这些因果链植根于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或历史学所涉足的物质基础之中)，那么，作为人的属性，他又有自身自由的理念，这种理念虽说虚幻，却人皆有之。而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那我们就要像真是自由的那样去组织我们的世界。我们赖以或好或坏地建造起我们社会的复杂构架的那些建筑原理，确立了人类自由的基本准则，我们就是以它的名义——把自由的光辉化作精神注入道德法则、政治原则和法律标准——来评价、颂扬、诋毁、惩罚并受苦的。

我们知道我们有思想，而我们有思想，是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实际上，思想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好似一条咬自己尾巴的鱼，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一条拼命追咬自己尾巴的鱼，因为自由既是思想的直接结果，又是它的基本条件。人在思考时，可以脱离自然的法则，愿离多远就多远；当然也能接受并服从这些法则。冲破燃素说①界限的化学家大概就是以此为基础赢得了成

① 18世纪对于燃烧的一种错误理论，至18世纪末被科学的燃烧氧化说所取代。

功与声望的。但是，思想同时包容了逻辑的王国及虚妄的王国，因为人不仅能够思索现实的与可能的事物的意义。人的头脑能够将自己的营造物打得粉碎，然后出于求异之目的重建起一个畸变的影像。就这样，在自由的前提下，思索者无论心血来潮生出什么念头，都可以加到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的对于世界的理性解释中去。在这个与经验世界相对的狭隘意义上，自由思想可以理解成虚构。一向连胡言乱语都算不上的东西自从有了虚构，竟能登大雅之堂，而虚构的能力也因此摇身一变，简直可与思想及自由并列为人的属性的第三成员。

虚构的存在

通过思想，人可以逐渐发现踪迹不定的隐藏着的真理，但是虚构的存在又使人能够创造一个与其所处世界和希望达到的境界不同的世界。真实、思想、自由和虚构，就这样被一种艰深的、有时是含混的关系及一条分出不少歧路（甚至有如迷宫）的永远走不出的黑暗通道所联结。但是，处境越危险就越有理由去冒险，历来如此。

虚构与科学真实不是思想的两种形式，二者互相排斥，构成了不同质的并且无法相互比较的两种存在，因为二者遵循不同的规则，适合于截然不同的方法。因此，即便在不得不以文学来抗拒科学的最新奴役之时，在有待完成的精神解放的事业中，也似乎不宜挥舞文学的旗帜。我认为恰恰应该极其小心而认真地识别那种狼狈为奸将人禁锢于四堵高墙之内，并使一切自由与意志的观念最终碰得粉碎的科学和文学，并且敢于以另一种追随希望的科学和文学体验与之抗衡。坚定不移地相信自

由与人的尊严的最高意义，不受那些最终消融在一大堆推论中的可疑“真理”的影响，是在这条道路上跨出了一步的明证。但这还不够。如果说我们学会了一点东西，那就是：科学不仅无力为自由的要求鸣锣开道，相反倒要其他东西来做它的拐杖。只有人类自由、人类意志这些价值观念的最根本的要求，才能支撑科学，并使之利用上述武器摆脱陷于量与度的泥淖而无力自拔的功利主义。基于这一观点，有必要承认文学与科学虽然是不同质的范畴，但绝不能采用划分势力范围的“预防性”做法彼此隔绝。之所以不能隔绝，是因为有双重的原因：一是因为语言——这个思想的基本工具——的属性，二是因为必须逐步标定并区分哪些事物值得褒扬，哪些应该遭到一切具有责任感的人士的谴责。

审美柱石与道德态度

我认为作为虚构机器的文学依靠两个柱石，那是使文学作品具有价值的必不可少的支架。首先是审美柱石，它要求故事（或诗、悲剧、喜剧）一定要保持在最低质量标准之上，因为在那标准之下的是一个次文学世界，那里的创作是很难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的。从现实主义到所谓实验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新名堂，因为缺乏审美才能，使这种次文学变成了色彩单调的一连串词语，无法称作有效创作。

但是，对文学现象的衡量还有另外一个柱石，那就是道德态度，它是审美品质的一个补充，与以上谈到的有关思想与自由的一切密切相关。不言而喻，道德与审美这两个前提，意义既不同，价值也各异。文学可以保持一种以唯一的审美尺度为

基础的艰难的平衡——这一尺度使“为艺术而艺术”得以成立，甚至从长远来看，审美情感的品质还可能成为一种比道德责任更为持久的属性。我们至今仍能欣赏荷马的诗歌以及中世纪的史诗，却已忘却——至少不能自动联想起——这些作品在古希腊城邦及欧洲领地的道德意义。但是，“为艺术而艺术”本身是一种高难度的游戏，始终受到一些足以歪曲其本意的冒牌货的威胁。

我认为道德前提是使文学作品能真正与虚构的崇高职能相符的要素。但是似乎应该正确理解我所说的意思，因为文学虚构是人的思维能力与自由人的或许是乌托邦的生活经历之间那些纽带的外化形式，并不能反映任意一种道德责任。我认为文学作品只承认人，即作家对自己关于自由的直觉所负有的道德责任。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人，包括最狡黠和最持重的文学作者，都永远不能(或者更确切地说，并不永远能)超越他自己的人的属性；我的意思是，任何人都有陷于盲目的危险，而自由的意义又是那么含混，足以在它的名义下犯下一切最致命的错误。另一方面，审美品质也无法凭教科书的指点学到手。但是，文学虚构注定要同时射中道德直觉与审美责任之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具有一种可以接受的意义，而不至于变成昙花一现的时髦或瞬息万变的大杂烩。由于人类历史是曲折变化的，所以无论道德直觉或审美意识都很难超前于历史。有些作者捕捉集体情感相当敏锐，所以成了大众潮流的杰出代表，这些作者赋予他们的作品某种条件反射式的特征；另外一些作家则与此不同，他们肩负起费力的而且常常是不太受欢迎的任务——沿着那条或许同样走不通的道路，去进一步提高自由与人的创造性。毋庸赘言，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文学才履行了它的职能——与它的带有人性标记的责任完全合拍的职能。而如果我

们必须绝对严格地对此作出判断，那么可以说，只有这后一种文学才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文学。可惜人类社会不可能只依从天才、圣贤和英雄。

乌托邦的旗帜

在寻找自由属性这一任务中，恰恰是文学叙述的内部可延展性赋予虚构明显的优势。虚构不必受制于任何可能限制雄心和标新立异的外力，这样，它就可以高高地举起乌托邦的旗帜，而这是任何其他思想方法所无法企及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最明智的政治哲学著作家们才决定，给那些当时若不披上杜撰的外衣就不容易被接受的乌托邦见解罩上文学叙述的假面。虚构是乌托邦的自由天地，因为虚构本身必须泊于乌托邦属性的海湾内。

然而文学表现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容易阐释乌托邦的见解。叙述的内部可塑性以及场景、人物与事件的可延展性，简直是一个绝妙的坩埚，可以用来不冒什么风险地试办一个真正的工场，或者说是一个可以容人们在最好的实验条件下检验其行为的实验室。虚构不囿于说明乌托邦的主张，还能用创造性思维所能提示的一切可能的手段(从明智的预见到胡言乱语)，仔细分析乌托邦的发展变化与结果。

科学幻想和对未来时代的推测——我们后来恰好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无数次地突出了文学的实验室作用。文学批评曾不厌其烦地称赞一些小说家的预见才能，这些小说家能够在他们的虚构作品中勾勒出一个未来世界的基本座标，而这个未来世界后来果然遵循作品中阐明的准则。作为实验坩埚的虚构

的真正用处不是技术性预测的碰巧应验，而是能够确切地、直接地或是从反面描摹一个可能出现或可能存在的世界，并使之变幻各种颜色。文学这个实验室从事的探索构成一幅宏伟画面，探索的对象是人类的责任、悲剧性的体验以及能够揭示我们的困惑的那些境遇，因为，面对周围世界的诱惑，我们总是不知所措，作出盲目选择。实际上，文学作为人的行为的一种试验，其价值与预见并无多大关系。因为人的行为只有特定和有限意义上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相反，我们的行为方式中倒另有一些稳定得令人吃惊的基本方面，使我们能因为一个时间上与我们相距甚远的动人故事而激动万分。赢得文学虚构的这种最高奖赏的是置身于既无国界、也无时间的实验室中的“世界人”。是堂吉诃德、奥赛罗、唐璜们向我们表明，虚构只不过是用命运随时可能推到我们面前的棋子玩了千万次而变化无穷的一种棋。

似乎可以把我所鼓吹的所谓自由的实质理解为绝对独立的意志。要不是有作家这个不完美的、反复无常和惶惑的角色——一个既一般又具体的人——参与其中的话，情况无疑会是这样。夏洛克①是因那位天才的诗人而获得魅力的，而诗人不详的生平比起他所创造并使之不朽的角色来，当然给人的印象要淡薄得多。更不要说那些不知名的教士和行吟诗人了。他们给我们留下的仅是他们的才华的结晶。毫无疑问，不管我们必须接受什么样的社会学或历史学的推论，有一点是应该提请注意的：到目前为止，包括在我们所能想见的人类未来，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作者，一个我上面提到的那些道德和审美直觉的个人源泉，以过滤无疑是来自周围整个社会的那股洪

① 莎士比亚剧本《威尼斯商人》中的角色。

流。也许正是人与社会的这种联系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人的这样一个固有悖论：一方面人为自己的独立存在而深感骄傲，另一方面人又被裹在一个集体的外壳中，不冒疯癫的危险便无法挣脱它。从这里也许能引出一个隐含的道理：文学的界限恰好就是人性的边界，它标明了神和魔鬼属性之外的天地（从另一方面来讲，这后两种属性又极相似）。我们的思维能够想象造物主，人类文化轻而易举地创造了宗教这一事实便是一个明证；我们的虚构能力能为阐明这些宗教提供有用的文学基础，从荷马史诗的时代起，我们就一直如此行事。然而即便这样，我们也绝不会混淆了我们的人性，并把一个奴隶内心深处跳动着的微弱的自由之火一下子扑灭——可以逼迫这个奴隶服从，但不能迫使他去爱；可以使他受尽折磨而死，却无法改变他深层的思想。

当盲目骄傲的唯理论让《圣经》中的那一诱惑（指许诺"你们便如神"①）在受过启蒙的人心中死灰复燃时，没注意到人类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超出这个目标很远了。多少世纪以来，人为"变成神"而奋斗，贫困和骄傲是其里程碑，它们给了人们一个很好的教训：通过努力与想象，人最终可以成其为人。我不能不骄傲地宣告：在这个很大一部分尚未完成的事业中，虚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工具：它能够在通向自由的无尽的征途上为人们指引方向。

（盛　力译）

① 典出《创世记》。蛇对女人说："……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生平年表

1916年　5月11日，卡米洛·何塞·塞拉·特鲁洛克出生于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地区拉科鲁尼亚省帕德隆市伊里亚—弗拉维亚县。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英国人，有意大利血统。

1922年　开始在加利西亚著名港口城市维戈上小学。

1925年　随全家移居首都马德里。先后在埃斯科拉比奥斯神父中学和马里斯塔斯修士中学念书。

1934年　入马德里大学攻读法律、医学与哲学。

1935年　第一部诗集《踏着白日犹豫的光芒》问世。

1936年　西班牙内战爆发，辍学从军，参加佛朗哥的部队，当了一名士兵。

1939年　内战结束，退役回到马德里。先后当过小公务员、画匠、电影演员、记者、柔道教练、斗牛士。

1942年　第一部小说《帕斯库亚尔·杜阿尔特一家》出版，轰动西班牙文坛。

1943年　长篇小说《憩阁疗养院》问世。

1944年　长篇小说《小癞子新传》出版。

1945年　出版诗集《修道院与语言》及短篇小说集《飘过的那几朵云彩》。

1948年　游记《阿尔卡里亚之旅》和诗集《阿尔卡里亚之歌》出版。

1951年　长篇小说《蜂房》问世，再次轰动西班牙文坛，奠定了作家在文学界的地位。

1952年　游记《阿维拉》发表。

1953年　长篇小说《考德威尔太太和儿子谈心》问世。短篇小说集《关于发明的争执》出版。

1954年　出访英国，在一些名牌大学举行文学讲座。

1955年　短篇小说集《风磨》、长篇小说《黄头发姑娘》、游记《漫游卡斯蒂利亚》相继出版。

1956年　获“西班牙评论”文学奖。游记《犹太人、摩尔人和基督徒》出版。

1957年　当选为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

1963年　短篇小说集《十一个有关足球的故事》出版

1964年　出访美国，在各大学举行文学讲座，获得纽约一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称号。

1965年　游记《比利牛斯山脉莱里达地区之行》出版。

1969年　推出长篇小说《圣卡米洛，1936》。剧本《牧草车或铡刀发明人》发表。

1973年　获智利圣地亚哥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称号。

1974年　当选为马德里文学协会主席。

1976年　获英国伯明翰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称号。

1977年　被任命为参议员。推出长篇小说《寻找阴暗面的职业，5》。

1980年　被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授予“天主教伊莎贝尔女王大十字勋章”。获西班牙帕尔玛德马略尔卡大学、波多黎各美洲洲际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称号。

1983年　长篇小说力作《为亡灵弹奏玛祖卡》问世。

1984年　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文学奖。

1989年　10月，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至今，西班牙已出版其全集凡15卷，其重要作品已被译成30余种外国文字。

（何　榕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为亡灵弹奏
作者＝（西班牙）卡米洛·何塞·塞拉著　　李德明　　林一安译
页数＝４２５
ＳＳ号＝１１４６９９０３
出版日期＝１９９２年０４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